

出曜经 30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[卷第十一](#) [卷第十二](#) [卷第十三](#) [卷第十四](#) [卷第十五](#)
[卷第十六](#) [卷第十七](#) [卷第十八](#) [卷第十九](#) [卷第二十](#)
[卷二十一](#) [卷二十二](#) [卷二十三](#) [卷二十四](#) [卷二十五](#)
[卷二十六](#) [卷二十七](#) [卷二十八](#) [卷二十九](#) [卷第三十](#)

目录

[无常品第一](#)，[欲品第二](#)，[爱品第三](#)，[无放逸品第四](#)，[放逸品第五](#)，[念品第六](#)，[戒品第七](#)，[学品第八](#)，[诽谤品第九](#)，[行品第十](#)，[信品第十一](#)，[沙门品第十二](#)，[道品第十三](#)，[养品第十四](#)，[忿怒品第十五](#)，[惟念品第十六](#)，[杂品第十七](#)，[水产品第十八](#)，[华品第十九](#)，[马喻品第二十](#)，[恚品第二十一](#)，[如来品第二十二](#)，[闻品第二十三](#)，[我品第二十四](#)，[广演品第二十五](#)，[出曜经亲品第二十六](#)，[泥洹品第二十七](#)，[观品第二十八](#)，[恶行品第二十九](#)，[\[雨/只\]要品第三十](#)，[乐品第三十一](#)，[心意品第三十二](#)，[沙门品第三十三](#)，[梵志品第三十四](#)。

No. 212

出曜经序

《出曜经》者，婆须密舅法救菩萨之所撰也，集比一千章，立为三十三品，名曰法句，录其本起，系而为释，名曰出曜。出曜之言，旧名譬喻，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。有罽宾沙门僧伽跋澄，以前秦建元十九年，陟葱岭、涉流沙，不远万里来至长安。其所闻识富博绝伦，先师器之。既重其人，吐诚亦深，数四年中，上闻异要，奇杂盈耳。俄而三秦覆坠，避地东周。后秦皇初

四年，还辕伊洛，将返旧乡，伫驾京师，望路致慨，恨《法句》之不全、《出曜》之未具，缅邈长怀，蕴情盈抱。太尉姚旻，笃诚深乐，闻不俟驾，五年秋请令出之，六年春讫。澄执梵本，佛念宣译，道嶷笔受，和碧二师师法括而正之。时不有怙，从本而已。旧有四卷，所益已多，得此具解，览之画然矣。予自武当，轩衿华领，咨询观化，预参检校，聊复序之。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。

出曜经卷第一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无常品第一之一

昔佛在波罗[木*奈]国。佛告诸比丘：「当来之世，众生之类寿八万四千岁。尔时寿八万四千岁众生辈，于此阎浮利内，众生共居一处，谷米丰熟人民炽盛，鸡狗鸣唤共相闻声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汝等当知，尔时人民，女年五百岁，便外适娶。尔时有王，名曰蟻佉，七宝导从，以法治化无有阿曲。有自然羽宝之车，高千肘广十六肘，竖立修治众宝瓔珞，在大众中，分檀布施无恚悔心，造立功德为众导首，与诸沙门婆罗门诸得道者，远行住止经过居宿皆悉给施，有所求索无所恚惜。尔时众生寿八万四千岁，有如来出世，名曰弥勒，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。世尊；如我今日，成无上正真等正觉，十号具足。常当将护无数百千诸比丘僧；如我今日，将护无数百千诸比丘僧。与诸大众，广说深法上中下善，义味微妙，具足清净修于梵行；如我今日，与诸大众广说深法上中下善，义味微妙，具足清净修于梵行。广说如弥勒下生。如佛所说，有经名曰六更乐道，若有众生生其中者，若眼见色，尽见善色不见恶色，见爱不见非爱，见可敬不见非可敬，见可念不见非可念，见美色不见非美色。诸有众生耳闻声者，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乃至天帝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世尊游毘舍离猕猴池水大讲堂上，尔时众多毘舍离诸童子等，各生此念：「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问讯礼觐。」其中童子，或有乘载青马青盖被服皆青，或有乘载青黄赤白，被服皆白，搥钟鸣鼓作倡伎乐，前后导从至世尊所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知，若有不见诸天游观至后园浴池者，今当观此诸童子等，所著法服乘载輿辇，与彼诸天亦无差别。所以然者，诸天被服与此无异。」

尔时座上数百千众生之类，各作是念：「我等宜可发真诚誓，使我等后生生天上人中，恒着此法服永已不离，使当来世有佛兴出，闻甚深法，永离苦恼入泥洹界。」如来以知众生心念，求生三有不离苦恼，便与大众而说此偈：

「所行非常， 为磨灭法， 不可恃怙，
 变易不住。」

尔时众生闻此一句偈，不可称计百千众生，于现法中漏尽意解，皆得道果。

昔有婆罗门四人皆得神通，身能飞行神足无碍。此四梵志自相谓言：「其有人民以肴馔食，施瞿昙沙门者，便得生天不离福堂，有闻法者入解脱门，我等今日意贪天福，不愿解脱不须闻法。」是时，四人各执四枚甘美石蜜，一人先至如来所，奉上世尊。如来受已，告彼梵志而说此偈，所行非常；梵志闻已以手掩耳。次第二人至如来所，贡上石蜜。如来复说此偈，谓兴衰法；梵志闻已以手掩耳。次第三人至如来所，贡上石蜜。如来受已，复说此偈，夫生辄死；梵志闻已以手掩耳。次第四人至如来所，贡上石蜜；如来受已，复说此偈，此灭为乐；梵志闻已以手掩耳，各舍之去。

如来观彼心意念，知应得度，便以权便隐形不现，四人各聚一处自相谓言：「我等虽施瞿昙沙门，意不决了，瞿昙沙门有何言教？」先问前者：「奉上石蜜得何言教？亦不闻法乎？」对曰：「我从如来闻一句义，所行非常；闻此义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。」次问第二人：「至如来所得何言教？」其人复自陈说：「吾至如来所贡上石蜜，如来与我而说此偈，谓兴衰法；吾闻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。」次问第三人：「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？」其人复自陈说：「至如来所贡上石蜜，如来与我而说此偈，夫生辄死；吾闻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。」次问第四人：「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？」其人对曰：「至如来所贡上石蜜，如来与我而说此偈，此灭为乐。」四人说此偈已心开意解，得阿那含道。

尔时四人自知各得道证，还自恳责，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，须臾退坐白世尊曰：「唯愿如来！听在道次得为沙门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善来比丘！快修梵行。」尔时四人头发自堕，身所衣服变为袈裟，寻于佛前得罗汉道。

佛临欲般泥洹时，告大迦叶及阿那律：「汝等比丘当承受我教、敬事佛语，汝等二人莫取灭度，先集契经、戒律、阿毘昙及宝杂藏，然后当取灭度，广说乃至供养舍利。」尽耶旬竟，便共普会集此诸经，五百罗汉皆得此解脱，

捷疾利根众德备具普集一处，便与阿难敷师子高座，劝请阿难使升高座。已升高座便问阿难：「如来最初何处说法？」时阿难便说：「闻如是一时。」说此语已，时五百罗汉皆从绳床上起，在地长跪：「我等躬自见如来说法，今日乃称闻如是一时。」普皆举声相对悲泣。时，大迦叶即告阿难曰：「从今日始出法深藏，皆称闻如是，勿言见也。」「佛在波罗[木*奈]仙人鹿野苑中，尔时世尊告五比丘：『此苦原本，本所未闻、本所未见，广说如经本。』」是时，众人已集契经。是时，尊者迦叶复问阿难：「如来最初何处说戒律？」时阿难报大迦叶：「吾从佛闻如是。一时佛在罗阅城伽兰陀竹园，时迦兰陀子名曰须陈那，出家学道在比丘境，最初犯律，至不度法，广说如戒律。」是时，迦叶复问阿难：「如来最初何处说阿毘昙？」

阿难曰：「吾从佛闻如是。一时佛在毘舍离猕猴池侧普集讲堂所。尔时世尊见拔耆子因缘本末，告诸比丘：『诸无五畏悲恨之心者，便不堕恶趣，亦复不生入地狱中，广说如阿毘昙。』」初夜集阿毘昙竟，后夜便说出曜，而说此偈：「睡眠觉寤，何以故说，睡眠觉寤？如世尊等，正觉所说：『夫睡眠者，损命愚惑，有所伤坏，不成果证，没命无救，不至明处。所以然者，如人觉寤，便能修德，造立善本，耽着睡眠，便失此法，故谓愚惑。』」

时座中复有说者：「如佛所言：『若有众生，觉寤之中，所念众事，于睡眠中，澹然无想。』世尊告诸比丘：『宁睡不觉，此云何通？』是故佛说除去睡眠常念觉寤，如佛说偈，睡眠觉寤，宜欢喜思，言欢者内心踊跃，喜怡欢乐善心生焉，是故称说宜欢喜思。听我所说者，专意一心无有乱想，意定无误堪任承受，是以故说听我所说撰记出曜。言出曜者，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皆共赞叹出曜法义，如来世尊亦名最胜。云何为最胜？胜诸结使不善之法，胜淫怒痴，胜一切生死结缚，胜外道异学尼干子等九十六种术，于中特出，故曰最胜。演说畅达无有留滞，布现演吐为诸天入，义味成就，是故说撰记出曜。如世尊所说，演说畅达无有留滞，如世尊说一切通达，仙人慈哀一身无余，如世尊所说者，畅达演说言无留滞，故曰世尊说也。一切通达者，一切智达、一切示现、一切通了、分别一切义。游六神通成无上道，如来六通亦非罗汉所能及逮，佛为诸度最胜最上，于诸法相悉能分别，故曰一切通达也。仙人慈哀者，一切充满生死悵望如父母之想，拥护心慈哀之意，诸佛世尊亦言仙人，修神足道亦名仙人，众德具足亦名仙人，长夜修善亦名仙人，是以故说仙人慈哀也。一身无余者，所谓身者，依四大根本更无复有，亦无边际，亦无出生，如佛存在躬自演说。阿难！当知末后境界，末后无胎末后

所受形分如我。阿难！更不复见天地方域，更受此身，此是苦边，故曰一身无余也。」

所行非常， 谓兴衰法， 夫生辄死，
此灭为乐。

昔诸梵志各诵师法，分为二部，所见万物皆有，一部自称万物皆无。诸言有者，如来分别除去犹豫断其悵望，便与演说所行非常。诸言有者，自有赞诵：

以利轮剑， 杀害众生， 恒知惠施，
无有善恶： 亡形不变， 身体中间，
利剑来往， 不伤其命： 地大恒在，
风界无着， 火受苦乐， 命根亦尔：
正使利剑， 通达来往， 亦不见有，
善恶之报： 设害父母， 无善恶报，
况当余者， 而有其果？

犹如以瓶盛雀，有人打瓶，雀便飞逝；伤害众生，命自远逝，无所伤损。如来世尊，欲去彼邪见众生，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，迁转不住为磨灭法，命如朝露暂有便灭，故曰所行非常。

一部自称万物无者，共相庆贺成我等义。如来观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：「谓兴衰法，夫兴衰者，夫盛有衰，合会有离，无身则已，受身有何可避？」梵志复作是念：「设衰耗法更不生者，则成我义。」是故世尊重与说义：「夫生辄死，轮转不住，诸受阴持共相受入，慧眼观察乃能分别，犹如日光尘数流驰难可称计。」此五盛阴身，众行所逼流转生死，无有懈怠，故曰夫生辄死。此灭为乐者，所谓永尽无余，无欲着意，常息安宁最第一乐，无生灭想成第一义，无欲乐、无为乐、无漏乐、尽乐、灭乐，故曰此灭为乐。

何憊何笑， 念常炽然， 深蔽幽冥，
而不求寔？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食后日晡，有众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辈弟子，欲听如来说甘露法。有异方道士异学婆罗门七人，头须皓白拄杖呻吟来至佛所，稽首作礼叉手白佛言：「吾等远人伏承圣化，久应归命道术有简，今乃

得来覲觐圣颜，愿为弟子得灭众苦。」佛即听受，悉为沙门，勅七比丘共止一房。然此七人覲见世尊，寻得为道，不计无常变易之法，共坐房中思惟世事，小语大笑不念成败，命日促尽不与人期，但共戏笑恣意放逸不念无常。尔时世尊起至房中，而告之曰：「卿等为道，当求度世无为之道，何为大笑？一切众生自凭五事。何谓为五？一者恃怙年少，二者恃怙端正，三者恃怙力势，四者恃怙才器，五者恃怙贵族。卿等七人小语大笑，恃怙何等？」于是世尊即说颂曰：

「何喜何笑， 念常炽然， 深蔽幽冥，
而不求锭？」

何喜何笑者？尔时世尊告七人曰：「汝等七人来在道境，亦复不在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」复告比丘：「我先有教，未能尽漏不可有所恃怙，汝等受形未脱结缚，蛇虺共居成五盛阴，云何于中小语大笑？当念此苦永劫不除，方兴戏笑以成尘垢，苦哉难悟，卿等是也。」故曰，何喜何笑，是世尊教勅之言。念常炽然者，云何为炽然？以无常火而为炽然，亦以苦火而为炽然，愁忧苦恼而为炽然。又以何等而见炽然？爱欲瞋恚愚痴憍慢，嫉妬恚疑所见炽然，故曰念常炽然。深蔽幽冥者，犹人夜行不覲颜色，生盲无目不见玄黄，如此幽冥盖不足言。所谓大幽冥者，无明缠络遍人形体无空缺处，是谓大冥覆蔽众生，不别善恶趣要之本，不别白黑缚解之要道俗之法，亦复不知善趣恶趣出要灭尽，故曰深蔽幽冥。而不求锭者，云何为锭？所谓智慧之锭，以智慧锭为照何等？答曰：知结所兴以道灭之，分别善趣恶趣出要之本，能别白黑缚解之要道俗之法，善能分别善趣恶趣出要灭尽，普曜诸法无不明照，而更舍之乃趣冥道故，曰而不求锭。

诸有形器， 散在诸方， 骨色如鸽，
斯有何乐？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有异比丘，日至城外旷野塚间，路由他田乃得达过，其主见已便兴瞋恚：「此何道士日此往来不修道德？」即问道人：「汝何乞士，在吾田中纵横往来，乃成人踪？」道人对曰：「吾有鬪讼来求证人。」时彼田主宿缘钩连应蒙得度，便逐道人私匿从行，见旷塚间尸骸狼籍膨胀臭烂，鸟豺食噉散落异处，或有食噉尽不尽者，有似炙鸽蛆虫啞[口*束]臭秽难近，乌鵲狐狗老鸢鷃鸺噉死人尸。比丘举手语彼人曰：「此诸鸟兽是我证人。」其人问曰：「此诸鸟兽可为证人，汝今比丘与谁共诤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心之为病多诸漏患，我观此骸分别恶露，便还房室还自观身，从头至足与彼无异，然此心意流驰万端，追逐幻伪色声香味细滑之法。我今欲诚心之原本，汝心当知，兴起是念，无令将吾入地狱饿鬼之中。我今凡夫未脱诸缚，然此心贼不见从命，以是之故日住旷野，为说恶露不净之想，复与心说，心为卒暴乱错不定，心今当改无造恶缘。」时彼田主闻道人教，以手挥泪哽咽叹言。然彼田主于迦叶佛十千岁中，修不净想，寻时分别三十六物恶露不净。尔时比丘及彼田主，即往旷野大畏塚间，得须陀洹道。

尔时世尊天眼清淨无瑕秽，观见二人成其果证，因宿本缘，亦欲示现后学之徒，使将来世现其大明，正法久存无能中灭，便自称庆而说此偈。诸有形器者，或有手脚臂肘腰膂髀膊、膝踝足跟髀髀支节，各在异处，是故说曰诸有形器。散在诸方者，犹木无识，本所爱乐不去心怀，庄严文饰香花脂粉芬熏其身，今皆散落，各在异处。骨色如鸽者，本所众生亿百千数，而见爱念观无厌足，如今亿百千众所见薄贱，覩皆怖慄身毛为竖，是故说曰骨色如鸽。斯谓何乐者，世言有乐则是凡夫愚惑之人，智者所弃，愚人所乐，智者怀愧但有丑陋，愚者翫习甘乐不舍，藏匿怀抱。

若如初夜， 识降母胎， 日涉迁变，
逝而不还。

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为，有为之相兴衰变易。问曰：「故当万物恒有常者，死尸骸骨不久存乎？百二十时谓之一日一夜，若当形骸久存世者，一人形体遍满世界。」答曰：「以其众生与根共生、与根共灭，以是之故骸不久存。设当众生与根共灭与根共生者，骸骨便当久存于世。复次与识共生与识共灭，是时形骸不久在世，若当众生与识共灭与识共生，尔时形骸久存于世。」问曰：「若当老耄久存世者，人初出胎头发恒不白乎？」答曰：「所谓头发皓然白者非衰老义。」「此义云何乎？」答曰：「依彼受形分时，便有衰色之变，有白发生犹酒酥麻油必有浊滓，受形分时亦复如是，便有衰色白发生焉。」是故说曰若如初夜。识降母胎者，犹如男识女识降在母胎，据在一时之内，或生或灭，经百千变起灭不息犹如轮转，不可称计，唯有天眼乃得见耳。时识过去及还来者，亦非神呪技术能制，去自永逝来亦无迹，识处母胎生灭不停亦复如是，犹河东流终不西顾，胎识去过终不还反，唯有天眼，见胎识还见胎识去。

晨所覩见， 夜则不现， 昨所瞻者，
今夕则无。 我今少壮， 无所恃怙，
少者亦死， 男女无数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尊者阿难，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，遥见门外有众男子作倡伎乐而自娱乐。尊者阿难入城乞食讫欲还出城，见此伎人忽已命终，众人舁举号哭相向。时尊者阿难便生此念：「奇哉变怪无常对至，何其速乎？我向晨朝入城乞食，见此男子五乐自娱，像如天子，如今受对取无常耶？」时尊者阿难出舍卫城祇洹精舍，收摄衣服净洗手足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。尔时尊者阿难长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我向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，见有男子作倡伎乐五欲自娱，便入城乞，还出在外，见此男子忽已命终，众人舁举号哭相向。时我，世尊！便生此念：

『奇哉变怪无常对至，何期速乎？我向晨朝入城乞食，见此男子五乐自娱，像如天子，如今受对，取无常耶？』我今所见甚为奇特，未曾所覩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，阿难！有何奇特？我曾所覩乃为奇特，出过汝今所见者上。我曾昔日到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分卫乞食。时我，阿难！见有男子在祇洹门外作倡伎乐五欲自娱，时我入城乞食讫还出城外，见此男子作倡伎乐如本不误。我见奇特出汝者上。」尔时阿难即白佛言：「此是常仪，有何奇特？」佛告阿难：「命速于风，逝难制御，汝今方言，有何奇耶？」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欲使比丘明鉴此法，为将来众生现大光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尔时世尊便说出曜之偈：

「晨所覩见， 夜则不现， 昨所瞻者，
今夕则无。 我今少壮， 无所恃怙，
少者亦死， 男女无数。」

前所覩者夜则不见者，晨朝所见众生之类数千百众，暮则不见，诸有众生思惟校计善根具足，意不错乱，则自觉知命如琢石闪现已灭，谁当兴意贪着此乎？唯有无闻凡夫愚人，乃兴此心生贪着意。昨所瞻者今夕则无，如昨所见进止行来，设彼有念思惟善本殖众功德，心便勇猛能自改悔，内自兴发不可乐想，是故说曰，晨所覩见夜则不现，昨所瞻者今夕则无也。我今少壮无所恃怙，如有愚人无所闻知，自怙强壮气力炽盛，苟得自纵随其所如不顾后虑。自称端正颜貌殊特，余者卑贱非我等友，色力财富出众人表，既自盛壮独步无侣，所愿者得无能拒逆，所欲自恣不避豪强，亦复不思无常对至，不覩生死苦恼之患，是故说曰，我今少壮无所恃怙。少壮亦死男女无数，正使

无数众生之类，男女大小受形分者，气力殊特财富无数，所欲自恣年皆盛壮，于世间壮者命终多于老者皆为无常，所见蹈藉，然彼终者先在世时不修功德，诸善之本无所恃怙，从今世至后世流驰五趣无有懈怠，是故说曰，少者亦死男女无数。在胎自败初出亦殤，既生子坏孩抱而丧，诸老少壮乃中间人，渐渐以次如果待熟。

六十千生六十百生，于生藏坏斯由害人，所谓人者国王一亿则害导师商人父母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兴心起意害此辈人，或入阿鼻地狱或热，大热，啼哭，大啼哭等，活黑绳等，会地狱毕此罪已生六畜中，经历劫数往来周旋，乃复人身，于其中间在生藏中不卒其命，是故说曰，在胎自败也。初出胎亦坏者，或有众生始出胎门而命终者，或有众生，始欲造福功业未果，便于胎门中天命者，斯由前身兴心伤害彼造福人，是故说曰，初出亦殤。既生子坏者，或有众生施功立德，在诸塔寺施設园菓浴池桥梁清厕，功业未就为人所害，斯由先世害福德人，死入地狱畜生饿鬼，经历久远乃还复人，既生离胎于中逝殤，是故说曰，既生子坏也。孩抱而丧者，或有众生于塔寺中施功立德，施設园菓浴池桥梁清厕，功业已就余功未几，便为人所害，斯由前身兴心殤害彼造福人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，于中毕罪生畜生中，虽得为人未别白黑，便于孩抱夭其命也。

诸老少壮， 及中间人， 渐渐以次，
如菓待熟。

昔日尊者马声说偈曰：

「或有在胎丧， 已生在外终，
盛壮不免死， 老耄甘心受。
犹树生狂花， 结实时希有，
志故必欲舍， 伺命召不忍。」

犹彼菓树随时繁茂，狂华生长遇风凋落结实者少，或已结实遇雹堕落，或有未花而凋落者，或有已华而凋落者，其中成实待熟落者，少少耳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于百千生其中身，若一若二处胎出胎少壮老疾，悉归斯道无免此患，于百千生老寿命终若一若二，少壮死者不可称计，是故说曰，诸老少壮及中间人，渐渐以次如菓待熟。

命如菓待熟， 常恐会零落，
已生皆有苦， 孰能致不死？

昔恶生明王严驾翼从诣后园游观，众菓树木行列相当，彼国常礼，菓熟乃食终不噉生。时王有教勅守园者，若有菓蓂堕落地者不应献上，有犯此制当梟其首。时守园人内自思惟：「此恶生明王暴虐无道，杀害生类无慈愍心，若当我今犯制者，死在旦夕不免其困。然今此园树菓众多，在树既少堕落者众，设责我菓更无于出。且自逃走求出家学。」即踰墙出至世尊所，五体投地愿为沙门。佛即然可，得在道次，静寂无为，不兴巧便坐禅诵经，亦复不习戒律阿毘昙，谓为行道齐是而已，亦复不惟空闲旷野经行讽诵十二难得勤劳之要，自凭三事不虑后缘，内自喜庆：「我今已脱形急之患，今且自安焉知余者。」尔时世尊观其人心，欲使免苦济众厄难，欲使安处善法妙堂，欲拔根本离生死原，将入解脱无退转道。尔时在众便说此出曜偈曰：

「命如菓待熟， 常恐会零落，
已生皆有苦， 孰能致不死？」

尔时比丘闻佛所说，内自怨责，怀惭愧心，在闲静处思惟恶露止观之道，即于彼处成阿罗汉。

譬如陶家， 埏埴作器， 一切要坏，
人命亦然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有一陶师造作瓦器，触物不却随其形状亦无疑难。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，勅诸瓦师使造器皿，彼人事猥竟不成办。时波斯匿王内怀恚怒，勅语傍臣：「至瓦师家毁坏其器。」时彼瓦师惧失命根，窃自逃走至迦尸国界，复于彼土造作瓦器。波斯匿王闻彼造器，复遣臣佐至彼国界，悉使坏破所造瓦器。时彼瓦师复自逃走至拘萨罗国，复于彼土造立瓦器。波斯匿王闻彼造器，复遣臣佐使坏其器。时彼瓦师财产竭尽无复生理，食不充口衣不盖形，恒惧波斯匿王当取杀之，便复逃走入深山中，往至世尊所求为道人。时佛默然听在道次。然彼人内不思惟，谓为永离困厄之难，不复惧彼为王所害，在闲静处不思道德，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毘昙，亦复不分别义理，诸度世道亦复不习，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永离三事不勤采习，谓为行道齐是而已，不增翘勇进求上人法，然未得证不勤求证，然未得果不勤求果。如來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，以渐化彼无疑网意，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，更不惧丧身之恼，唯有五盛阴为瓦之形，此为大畏无免其患。瓦器

虽坏，不惧当堕地狱饿鬼畜生之道，五盛阴为形瓦器，先不造诸功德福业修诸善本，无所恃怙亦无归趣，恒畏地狱饿鬼畜生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观了此义已，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，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尔时在众便说此偈：

「犹如陶家， 埏埴作器， 一切要坏，
人命亦然。」

诸有生熟之器要当归坏，渐成粪聚无可贪者，诸有生类受五盛阴为坏之器，及刹利、婆罗门、旃陀罗种受形分者，短寿长寿、饶财贫匮、端正丑陋、豪族卑贱、有颜无颜、智慧愚闇，尽归于死，无常变易皆当捐弃在旷塚间。时彼比丘闻如来所说教训之道，知无常之要，达罪福之源，解兴衰之变，遵灭度之行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。

犹如张综， 以杼投织， 渐尽其缕，
人命如是。

昔日有人善能织罽，兼有一息意常惰懒，数劝语公：「作应舒迟何必速疾？此功适讫后更无作。」父告其子：「此功虽讫更有余务。」如是语公往来数十，儿神识错，寻于父前肝裂命终。时父见子命根已断，即舍居业出家学道，虽为沙门念子在心不能舍离，亦复不思惟道德专定坐禅求增上法，亦复不思惟契经戒律阿毘昙，亦复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唯心存在念彼亡子。尔时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彼人心意所向，寻究本末观了此义已，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，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在于众中便说出曜之偈：

「犹如张综， 以杼投织， 渐尽其缕，
人命如是。」

一切万物皆当归死，无常变易皆当捐弃在于旷野塚间。时彼比丘闻如来所说教训之道，知无常之要，达罪福之原，解兴衰之变，遵灭行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。

犹如死囚， 将诣都市， 动向死道，
人命如是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勅典狱者，诸有盗贼罪应入律诣市杀之，时有一贼在大众中逃窃得脱，外假法服私为沙门。然彼人内

不思惟，谓为永离困厄之难，不复惧彼为王所害，在闲静处不思道德，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毘昙，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道，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永离三事不懃采习，谓为行道齐是而已，不增翹勇进求上人法，然未得证不懃求证，然未得果不懃求果。如来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，以渐化彼无疑网意，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贼寇之难故有余怨，五盛阴身轮转五趣无有解已，为诸结使所见残害，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，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于大众前便说此偈：

「犹如死囚， 将诣都市， 动向死地，
人命亦然。」

时彼比丘在闲静处，思惟计较内自恳责，解知万物皆悉无常，生不久存尽归于灭，兴衰之变斯来久矣，非适今也，即于佛前悔责自改，成阿罗汉道。

如河驶流， 往而不反， 人命如是，
逝者不还。

昔有众人在江水侧坐，而观看瞻水成败伤害人民无复齐限，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堕水死者亦无有量，其中得解脱者万中有一。于深水得解脱者，往至佛所求为沙门。佛便然可，听在道末。内不思惟，谓为永离困厄之难，不复惧彼为水所溺，在闲静处不思道德，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毘昙，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要，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永离三事不懃采习，谓为行道齐是而已，不增翹勇进求上人法，然未得证不懃求证，然未得果不懃求果。如来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，以渐化彼无疑网意，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贼寇之难，故有余怨五盛阴身，轮转五趣无有解已，为诸结使所见残害，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，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，于大众前便说此偈：

◎出曜经卷第一

出曜经卷第二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无常品之二

「如河驶流， 往而不返， 人命如是，
逝者不还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闻此语已，内自惭愧，解知一切万物皆当归死，无常变易不可久居，恩爱别离怨憎会苦，思惟无我无人无命，心意专正趣泥洹门，江水所漂盖不足言，死河所溺永劫不解，当求方便去离驶流。尔时比丘闻佛切教，心开意解淡然无想，即于佛前离生死难成阿罗汉，三自称善，快哉福报所愿者得。尔时坐上无数众生，闻此比丘成道果证，皆发无欲清静之行，皆得须陀洹果。

所造功劳， 永世乃获， 如杖击水，
离则还合。

昔佛在毘耶离城甘梨园中。尔时众多比丘观见土界，国丰民盛所居平正，谷食丰贱纵情恣意，不随法禁上下相慢各谓真正。尔时世尊愍彼愚惑，以种种方便导引法味，即集大众告诸比丘：「夫为智者以譬喻自解，犹如地界水满其中，东西南北地无空缺处，有一瞎鳖无数千劫不可称计生长于水，有一薄板纵广一肘唯有一孔，为风所吹，然彼瞎鳖经历百岁一举东看，风吹板在南方，云何比丘！彼瞎鳖者为值孔不？」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复经百岁复得南看，风吹板复在西方。云何比丘！彼瞎鳖者为值孔不？」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如是四方隅角亦复如是，云何比丘！彼瞎鳖者会当值孔不乎？」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此瞎鳖身会当与孔相值不耶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此事极难，时乃有相值期耳。受畜生身复难，于此畜生求人复甚难。于此如是，比丘！人身难得，虽得为人值命促短，不类古人寿命无量。毘婆尸世尊出现于世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自佛去世人寿七万岁，复有佛出，名曰式弃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．明行成为．善逝．世间解．无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师，号佛．世尊。彼佛去世后人寿六万岁，尔时有佛，名曰毘舍浮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．明行成为．善逝．世间解．无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师，号佛．世尊，出现于世。彼佛去世后人寿五万岁，尔时有佛，名曰迦鸠留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十号句义出现于世。彼佛去世后人寿四万岁，尔时有佛，名曰迦那迦牟尼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十号句义。彼佛去世后人寿二万岁，有佛出世，名曰迦叶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十号句义。彼佛去世后人寿百岁，我今出世，名释迦文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十号

句义。比丘当知，极寿百岁出者无几，寿百岁者时时乃有，是故说曰，所造功劳永世乃获。古人积德，寿命无量众行备具，亦无疾病凶疫恶气，人寿八万四千岁，时有三疾患：一曰所欲，二曰饥渴，三曰衰老。如今，比丘！五浊鼎沸，世人寿极短，四百四病缠裹人体。尊者马声亦作是说：

「『诸患集为体， 为老死所伺，
 毒剑炽火逼， 万患守营卫。』」

「是故说曰：『所造功劳永世了获，以杖击水离则还合。』」如今，比丘！人命危脆不可久保，谁当贪慕愿受此生？唯有凡夫无知之人愿生三有。」时诸人民闻佛所说，皆发清净不退转行。

譬人操杖， 行牧食牛， 老死犹然，
亦养命虫。

昔佛在摩竭国界罗阅城中，佛将阿难着衣持钵，道见有人驱牛千头，就其美草放烟瞻候。佛问阿难：「汝见有人驱放群牛不乎？」对曰：「唯然见之。」佛语阿难：「此群牛本有千头，在外瞻守掌不牢固，为虎恶兽所见噉食死者过半，余不觉知方相抵触跳踉唤吼，伤其无智何乃甚哉？」佛语阿难：「众生处世亦复如是，计于吾我不知非常，贪着五欲养育其躯，快心极意共相残害。无常宿对卒至无期，矇矓不觉，何异于彼群牛者乎？虽好水草长养其肤，但促其命无益于己。」佛还精舍，以此因缘诫励众会四辈弟子，中有二百余人闻法意悟，得六神通成阿罗汉。佛告比丘：「或有众生应闻切教而得度者，或有众生应闻妙智思惟分别而得度者，或有譬喻而得度者，或有愚闇趣闻一句便得度脱。应闻喻者，此偈则是。其义随时料量而得度者，是故说曰，譬人操杖其事如斯。

「是日已过， 命则随减， 如少水鱼，
 斯有何乐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夫人处世，所行不同所见亦异，一日过去人命随减，虽寿百年卧消其半。」便与众会而说此偈：

「夫人欲立德， 日夜无令空，
 日夜速如电， 人命迅如是。」

时来会者观察此义分别修行，日夜已过死缘难计，愚人依凭染着受有，当念勤如兴勇猛心无失躯体，是故说曰：

「是日已过，**命**则随减，**如**少水鱼，
斯有何乐？」

汝等比丘当明此理，大海江河犹有枯竭，万刃大鱼曝脊在外，况是少水而不然乎？或有时沟涧暴雨溢满？流疾趣下声震四远，彼岸人唤此不闻声，此间人唤彼不闻声。或时沟涧水尽无余，四趣众生虽受形分命则随减，如少水鱼斯有何乐。或有众生寿命极长，诸天寿八万四千劫，地狱寿一劫，畜生与地狱同寿，饿鬼寿命无有限量。如尊者满愿至时持钵正服，入弗迦罗国。时有饿鬼倚城门立，比丘满愿问饿鬼曰：「汝今在此何所求索？」鬼报彼曰：

「汝今见我耶？」比丘报曰：「我先见矣。」鬼复语曰：「我夫入城于今未还，故于此立，自待夫主耳。」比丘问曰：「汝夫入城为何所求？」时鬼报言：「今此城中有大长者患痈积久，今日当溃脓血流溢，夫主将来二人共食以济其命。」比丘复问：「汝夫主入城经几许时？」然彼城郭逼近江河，举手指城语比丘曰：「此城于彼，此岸成败以来今为第七，我夫入城经尔许时。」饿鬼受形寿不可称亦无齐限，然人受形极寿百岁虽出无几，是故说曰，如少水鱼斯有何乐？故别说人不堕四趣。

不寐夜长， **罢倦道长，** **愚生死长，**
莫知正法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夜，睡眠者少觉寤者多。云何为四？女与男想，睡眠者少觉寤者多；男与女想，睡眠者少觉寤者多；三曰盗贼，睡眠者少觉寤者多；比丘求定勤修正法，睡眠极少觉寤者多。三觉夜长修正法，比丘不觉夜长，罢倦道长、愚生死长，莫知正法。」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那律邠阿蓝，有一梵志缘本宿世造立功业缘至应度，暂闻此偈愚生死长。然彼梵志多饶财宝仆从给使居业成就，所纳妻室颜貌殊特与世无双，女人姿容一以无阙。时，彼梵志内自思惟：「我宜往彼至如来所，当来诸佛为有几乎？」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，共相问讯在一面立，叉手合掌白世尊曰：「愿欲所问，若见听者敢自陈启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恣汝所问，如来为汝敷演其义。」梵志白曰：「云何世尊！于当来世，为有几许等正觉耶？」世尊告曰：「将来世诸佛数如恒沙。」时彼梵志闻佛所说，瞻仰喜踊不能自胜，善心生焉。「当来诸佛数如恒沙，于诸佛所善修梵行，兴功

立德为福不倦。然吾处世饶财多宝，仆从给使居业成就，所纳妻室颜貌殊特与世无双，我依此业便当分檀布施，有所求索不逆人意。」尔时梵志闻佛教诫，戢在心怀，绕佛三匝举手辞让便退而去。尔时梵志行道未远，复作是念：「我向所启问将来佛，然吾退忘不问过去诸佛世尊，我今宜还至世尊所问过去佛。」梵志即还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在一面立，尔时梵志白世尊曰：「过去诸佛为有几所？」佛告梵志：「过去诸佛数如恒沙。」梵志复前便自悲泣，并自举声而作是说：「愚处生死缠绵积久，恒沙诸佛吾不及覩，斯何苦哉？」复自投地宛转自责：「斯由放逸，行不从本，使我退在处凡夫地，或在泥犁地狱畜生饿鬼长夜受苦，刀山剑树火车炉炭，或伏雪山劫败乃移，或处炙狱受痛无量。虽出为人值生边地，有佛兴世不值不覩。先有比丘教诲我言愚生死长，诚哉斯言！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归如来，复待将来诸佛为乎？田业妻妇斯是外役，何必贪慕毁败圣教？」尔时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长跪白世尊曰：「唯然世尊！听为道次得修梵行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将此梵志，教授威仪度为比丘。」比丘受教即度为沙门。在闲静处思惟按计修上人法，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于家出家，修无上梵行，洁身受证以自娱乐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，已得为道，在无余境得阿罗汉果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思惟本末，亦使诸比丘速取灭度，为后众生现其大明，然炽正法久存于世，重与梵志而说此偈：「不寐夜长，罢倦道长，愚生死长莫知正法。非有子恃，亦非父兄，为死所迫，无亲可怙。」

昔佛在摩竭国道场甘梨园北石室精舍中。时，有一男子将从严驾随大导师入海采宝，余小贾人以类相从，饮食[饥-几+燕]乐施诸贫穷沙门婆罗门。以得入海采致珍宝，还至平岸共相娱乐，饮食欢[饥-几+燕]日日不断。时，彼一人饮食麤恶唯服麩而已，不改常仪，然复多财珍宝所获无量。时，大导师语其人曰：「汝今处世饶财多宝少有比类，何为自困不肯食噉？夫人处世当行二业：一者广施，二者自食。」彼人闻已心不纳受，乃更怀恨渐生忧悴，语导师曰：「吾设食噉，无以济彼妻妇男女，后遇疾急，竟不至家，中道无常。」彼大导师说斯偈曰：

「夫人慳贪， 贮聚财产， 念家怨讎，
 不觉命终。」

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彼导师兴功采宝中道无常。尔时世尊以此因缘，观察此义思惟本末，欲使诸比丘示现灭度，为后众生现其大明，然炽正法久久于世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非有子恃， 亦非父兄， 为死所迫，
无亲可怙。」

时诸大众闻佛所说，心开意悟兴功立德，拯济穷乏持斋修戒，岁三月六未始有阙，四事供养，衣服、饭食、床座卧具、病瘦医药，须衣与衣须食与食，财宝七珍，金银珍宝、车璩马瑙、真珠虎珀，有求索者不逆其意，远来久住经过人者皆悉供给，华香脂粉亦用给与无所悋惜。无数大众厌患生死，除贪着意执信坚固，出家修道，修增上法无退转意，各以次第成阿罗汉道。

◎

◎千百非一， 族姓男女， 贮聚财产，
无不衰丧。

众生居世驰趣四方，贪求财货兴欲无厌，盛夏冒焰冬履严霜，饥寒勤苦艰难忧虑，万失一获犹用自庆，施心难果意不开悟，既自不食复不施人，虽饶宝货与无不异。坐禅之人装以七宝，虽目视之意不甘乐，以慳贪故流转生死，从今世至后世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观了众生驰趣四方贪求财货不顾后虑，皆为愚惑所见迷误。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诸比丘导引法味，亦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，然炽正法久存于世，三世诸佛尽见将护。尔时世尊于大众中，而说此偈：

「千百非一， 族姓男女， 贮聚财产，
无不衰丧。」

时世坐上数千万人，闻佛所说，专意听受，各随所念成得果证。

常者皆尽， 高者亦堕， 合会有离，
生者有死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有异梵志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在一面坐。尔时梵志白世尊曰：「愿欲所问，若见听者乃敢陈启。」佛告梵志：「恣汝所问，如来当为敷演其义。」梵志白佛：「云何世尊！以何因缘，今世众生

转微转薄遂成减损，于人间世不见炽盛？」佛告梵志：「有三因缘，使众生类转微转薄遂成减损，于人间世不见炽盛。云何为三？于是梵志！今世众生贪欲无道、慳嫉坚固、习邪倒见。时彼众生为此三事所见染污，风雨非时灾害毒流，所种谷子各失时节，转不成熟。若彼众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，饶诸疾疹疫气纵横，死者填路不可称计，是谓梵志最初因缘，使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，于人间世不见炽盛。风雨非时灾害纵横，所种谷子失时不收，转不成熟苗亦不生，人民饥馑饿死者众，是谓梵志第二因缘，使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不见炽盛。复次梵志！如今国王贪欲无道、慳嫉坚固、习邪倒见，治化失度托境无厌，越界攻伐共相伤害，刀剑铍箭共相斫射，杀者无数不可称量，是谓梵志由三因缘使此生类灾害横起，饥馑饿死攻伐无道。」佛说此已告目连曰：「吾患脊痛还诣静室，汝今专意与梵志论，兼与来会永除狐疑。」对曰：「如是世尊！」尔时世尊褰鬘多罗僧、枕僧伽梨，右胁倚地，脚相累系念在明。时，大目连：「汝今谛听善思念之。」梵志对曰：「愿乐欲闻。」目连以偈告曰：

「今观此土境，	及诸众菓树，
山河流泉源，	江海逝不停。
昔人瞻固守，	今为斯所在？
宁转尊法轮，	示现天世人，
不乐取命终，	竟知趣何方？
欲觅昔旧人，	如今不见一。」

广说如旧文。梵志闻偈心开意解即履道迹，是故说曰，常者皆尽，高者亦堕，合会有离，生者有死。此是其义。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有一孤母而丧一子，得此忧愁愁愤失意恍惚倒错，譬如狂人意不开悟。出城至祇洹精舍，转闻人说佛为大圣天人所宗，演说经道忘忧除患，无不照鉴无不通达。于是孤母往至佛所，作礼长跪白世尊言：「素少子息唯有一息，卒得重病舍我丧亡，母子情愍不能自胜。唯愿世尊！垂神开化释我忧结。」佛告孤母：「汝速入城遍行衢巷，有不死家者求火持还。」孤母闻已欢悟踊跃，入舍卫城至一街巷，家家告曰：「此中颇有不死者乎？吾欲须火还活我息。」诸人报曰：「我等曾祖父母今为所在？汝今荒错，何须至巷狂有所说？」所至之家皆言死亡。形神疲倦所求不克，便还归家，抱小小儿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白佛言：「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丧，是故空还。」佛告孤母：「夫人处世有四事因缘不可久保。何谓为四？一者常必无常，二者富贵必贫贱，三者合会必别离，四者强健必当死。趣死向死为死所牵，无免此

患。」佛告孤母：「汝今何为不自忧虑？何不广施持戒修斋？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，任力堪能，给施孤穷、沙门婆罗门、远行久住暂停止者，果获其福不可计量。」孤母白佛言：「我今爱子入骨彻髓，为彼子故不惜身命。」尔时世尊欲化彼人令得开悟，即化作四大火坑围绕孤母之身，火气逼身以儿自障，儿复呼唤不堪火痛。佛语孤母：「汝向自陈爱子情重入骨彻髓，宁自丧身不使子亡；火气逼己酸痛难堪，但当自受？以子障乎？人间微火盖不足言，地狱火然痛苦无量。畜生愚惑怀痴为苦，饿鬼福渺以饥为苦，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诸善本，分檀布施持戒忍辱，不生地狱畜生饿鬼受诸苦恼，受天人福渐近泥洹。」时彼孤母闻佛所说极深之法，还自思惟，内心恳责，厌患恩爱除去想着，便念世间不可乐想，思惟分别五盛阴苦，即于佛前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成须陀洹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为后众生开演法门，便于大众而说此偈：

「常者皆尽， 高者亦堕， 合会有离，
生者有死。 众生相克， 以丧其命，
随行所堕， 自受殃福。」

一切众生蜎飞蠕动蚊行喘息有形之类，皆归磨灭无免死患，随行所造而受其报，为善受福恶则祸随，如影随形有何可免？以此因缘故说此偈耳：

「恶行入地狱， 修善则生天，
若修善道者， 无漏入泥洹。」

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时，彼城中疫气灾害毒出纵横，人民死亡不可称限。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诸行恶者死入地狱。复有比丘厌患生死，观此四大无可贪慕臭秽难近，便入无余泥洹而般泥洹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为后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。时，诸大会闻佛所说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间，
无有地方所， 脱止不受死。

昔者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所。时，有梵志兄弟四人，各得五通，自知命促近在不远，却后七日皆当命终，思共议言：「我等弟兄五通通达，以己神力翻覆天地，现身极大手扞日月，移山住流无所不办，宁当不能避此难耶？」第一兄曰：「吾入大海，上下平等正处中间，无常杀鬼安知我处？」第二弟

言：「吾入须弥山腹中间，还合其表使无际现，无常杀鬼焉知我处？」第三弟言：「吾处虚空隐形无迹，无常杀鬼安知我处？」第四弟言：「吾当隐大市之中，众人猥闹各不相识，无常杀鬼趣得一人，何必取吾四人？」议讫相将辞王：「吾等计算余命七日，各欲逃走欲求多福。」王寻告曰：「善进其德。」于是别去各适所至，七日期满各从其处而皆命终，处虚空者犹如熟菓自然凋落。市守白王：「有一梵志卒死市中。」王乃醒悟：「祸灾无常，四人避对一人已死，其余三人岂得免乎？」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知四梵志避无常对，各求度世免济其难，然其宿命终不可避。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欲使后人示其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，而说此偈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间，
 无有地方所， 脱止不受死。」

老见苦痛， 死则意去， 乐家缚狱，
 贪世不断。

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众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如来今日为观何义，有何事故，舍人间之乐极世之美，出家学道？」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广演生经：「汝等谛听善思念之，戢在心怀，吾今当说极微之法。」诸比丘对曰：「愿乐欲闻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尔时世尊广与比丘生经。比丘当知！父真净王敕诸臣佐：『吾今欲出后园观看，可速严驾羽宝之车。』尔时臣佐至真净王所而白王曰：『太子欲出后园观看，被敕严驾羽宝之车。』时王闻此语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告臣佐曰：『听太子出后园游观，或能除去愁忧乱想。』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，左右翼从各十五部，除前后导引。比丘！我时至后园观看，见有老人形衰色变皮缓面皱，拄杖呻吟气力枯竭，时问御者：『斯是何人，形衰色变乃至于是斯？』御者报曰：『此是老人。』太子问曰：『何谓为老？』御者报曰：『所谓老者形衰年迈伺命旦夕，衰耗之法渐近死趣，故谓为老。』我时，比丘！复问御者：『吾亦当复有此衰耶？』御者报曰：『尊及人天皆有斯患，无免此者。』时我自念：『夫人受形皆有此患，贫贱富贵皆当有此。』便敕御者回车归宫，清净自守思惟道德。时，真净王问彼御者：『太子出游观看，得遂意乎？』御者曰：『太子出游竟不至园。』王问御者曰：『以何因缘不至园观？』御者报王：『太子出游中道见老人，形变色衰忧思而还。』时真净王得此罔然。『吾先有教令敕语街巷，诸有不净秽污之物，无令太子见之，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。』即遣寻究而无有

家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净居天所化故也。时我，比丘！复作是念：『衰老年迈非适今有，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则有衰老，及出胞胎行步出入、年盛力壮渐微转衰，皆有此患。』时我，比丘！窃说偈曰：

「『少时意盛壮， 为老所见逼，
 形衰极枯槁， 气竭凭杖行。』」

「是时，比丘！吾出游观先见此变，如是数日，复告御者：『吾欲出游至后园观，速疾严驾羽宝之车。』」

「尔时御者至真净王所而白王曰：『太子欲出后园观看，被敕严驾羽宝之车。』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告臣佐曰：『听太子出后园游观，或能除去愁忧乱想。』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，左右翼从各十五部，除前后导引。比丘！我时至后园观看，见有病人，形羸吐逆卧大小便，蝇嚼其身，水腹痿黄臭秽难近。时我，比丘！问彼御者：『斯是何人？』御者对曰：『病人也。』『何谓为病？』对曰：『病者风差火错心无欢乐，众疹集聚食则不消，恶闻人声，故谓为病。』时我问彼御者：『吾亦当复有此患耶？』御者报曰：『尊及人天亦有此病。』时我，比丘！复作是念：『夫人受形不免此患，至园观看竟何求乎？』即敕御者回车归宫，静寂自修欲除其患。时真净王问彼御者：『太子出游后园观看，为适意乎？』御者报曰：『太子出游竟不至园。』王问御者：『以何因缘不至园观？』御者报王：『太子出游中道见病人，形羸吐逆卧大小便，蝇嚼其身，水腹痿黄臭秽难近。』时真净王得此罔然。『吾先有教敕语街巷，诸有不净秽污之物，无令太子见之，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。』即遣寻究，无有家聚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净居天所化故。时我，比丘！复作是念：『夫人受形必有此病，古来有是非适今也。』时，真净王便作是念：『太子出游所见瑞应，忧念世间必不乐家，会当出学。吾今当倍彼直卫侍护左侧娱乐其志。』」

「复经数日敕告御者：『吾欲出游观看，速疾严驾羽宝之车。』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告臣佐曰：『听太子出后园游观，或能除去愁忧乱想。』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，左右翼从各十五部，除前后导引。我时，比丘！至后园看见有死人，宗族五亲散发蓬头，呼天扣地围绕啼哭。时我，比丘！问彼御者：『斯是何人？宗族五亲散发蓬头，呼天扣地围绕啼哭。』御者报曰：『死人也。』问曰：『何谓为死？』御者报曰：『所谓死人，恩爱已离无复命根，妻子五亲永与世别，风逝火灭水消土散各在异处，魂神迁转

形如干木无所觉知，故曰死也。』我时，比丘！问彼御者：『吾亦当复有此死耶？』御者报曰：『尊及人天皆有此患无有免者。』时我，比丘！复作是念：『夫人处世不免此患，至后园观竟何求乎？』即敕御者回车归宫，静寂自修欲除其患。时，真净王问彼御者曰：『太子出游后园观看为何？适意乎？』御者报曰：『太子出游竟不至园，中道见死人于是便还。』时真净王得此罔然。『吾先有教令敕语街巷，诸有不净秽污之物，无令太子见之，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。』即遣寻究而无有家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净居天所化故也。时我，比丘！便作是念：『咄老病死无免之者！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学道。』时我，比丘！即舍家出，求无上道成最正觉，今得为佛度脱万民，皆由积行无恋慕心，今我出现自致正觉。」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老者苦痛， 死则意去， 乐家缚狱，
 贪世不断。」

诸比丘，闻佛所说踊跃欢喜，即从坐起，礼佛而去。

老则形变， 喻如故车， 法能除苦，
 宜以力学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如来今日年已耆老，肌肤舒缓不与常同。」佛告比丘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，我年已老。设当持戒梵行比丘，以如来身安处高床周行四海，虽与恭敬以报重恩。然我本修无憍慢心自证成佛，吾不说是。老则形变喻如故车。所谓故车者。王家所造，或以金银刻镂作车，或水精琉璃杂厕其间，经年积岁犹有朽败，况四大身筋缠血浇，众事合集乃成此形？父母所造。十月怀抱推温去湿，随时瞻视乃名为人。唯有明智能除此苦，以法自将训诲未悟，加以权化应适无方，宜以力学，称佛世尊诱导之言，以无谗谄蠲除妄见，不犯身口意行，以第一义充饱一切，将育众生，行不漏失无惧畏者，谓佛世尊如来弟子，教训弟子以禁防非。」尔时世尊知彼内心有所趣向，寻究本末，亦与后世众生示现大明，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在大众中便说此偈：

「老则形变， 喻如故车， 法能除苦，
 宜以力学。」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咄嗟老至， 色变作耄， 少时如意，
老见蹈藉。

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尔时尊者阿难着衣正服，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观如来形变色微，诸根舒缓形状转朽，眼根耳鼻舌身诸根不与常同。」佛告阿难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。所谓老者，能使极妙殊特之容变为异色，诸根具满能使缺漏，与病结伴与死并流；色力豪贵财富盈溢能使阙减，身体平正内理充满，能使偻步凭杖而行；发如紺青亦如蜜王犹如纯黑，能使变白发落不住；眼如牛眸白黑分明，能使目中生肤眈眈；额如油光晃昱照耀，能使面皱状如皮焦；齿如白珂亦如白雪新[谷·禾+牛]牛乳，如乌贼鱼绝白胞满，上下齐平观无厌足，能使凋落虫齧疼痛。取要言之，于捷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甄陀罗、摩休勒、人及非人，能使衰耗无少壮心，痛中之苦莫甚于老。是故说曰，咄嗟老至，色变作耄，少时如意，老见蹈藉。如来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缠络，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圆光七尺无冥不照，八种音声远震十方，犹为老病所见蹈藉，况处凡夫得免此乎？」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后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于大众中故说斯偈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二

出曜经卷第三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无常品下

虽寿百岁， 亦死过去， 为老所压，
病条至际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为天人龙鬼众生之类广演法教。时，国王波斯匿母年过百二十，卒得重病，非医药所疗，神祇不能救，不经日夜遂便命终。王及大臣如法葬送，油酥华香事事供养，安措神庙给人瞻守。葬送已讫，还过佛所，如故王法除去五饰前礼佛足，佛命令坐而问之曰：「王所从来，衣服尘土、形变色异，何所施設乃至于是？」王白佛言：「国大夫人年

过百二十，间得重病奄忽无常。向送灵柩殡葬始讫，今还城池过覲世尊。」佛三达智知而问曰：「云何大王！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？」王白佛言：「人生于世无有不死。」佛告王曰：「自古迄今，大畏有五不可得避：应老之法欲使不老者，此不可得；应病之法欲使不病，此不可得；应死之法欲使不死，此不可得；应磨灭之法欲使不磨灭，此不可得；应尽之法欲使不尽，此不可得。是谓大王！此五不可得法，不与人期，万物无常难得久居，一日过去，人命亦然，如五江流昼夜不息，人命驶疾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世尊渐与波斯匿王说微妙法，论讲不退转要，所谓论者，施论戒论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。大王当知：「生则老至，病无光泽，合会必离，是世常法，如电历目击石现火，人命剧是，有何可乐？衰变之法，欲使久存者，此事不然。」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后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，与波斯匿王而说斯偈：

「虽寿百岁， 亦死过去， 为老所压，
病条至际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世皆有是，无长存者，皆当归死无有脱者。古者国王、诸佛真人、五通仙士，亦皆过去无能住者；空为悲恋亡者，为福不倦，福追魂灵如饷田夫。王由此缘广设福业，福祐助人如凭强杖。」佛说此已，王及四辈诸来会者，莫不欢喜，忘忧除患[火*霍]然启悟，寻从坐起遶佛三匝，作礼而去。

是日已过， 命则随减， 如少水鱼，
斯有何乐？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南大海卒涌大洮，越海境界有三大鱼，随上流处在浅水，自相谓言：「我等三鱼处在厄地漫水未减，宜可逆上还归大海。」有碍水舟不得越过，第一鱼者尽其力势跳舟越过，第二鱼者复得凭草越度，第三鱼者气力消竭为猎者所得。时猎者便说此偈：

「第一虑未然， 必当被伤害，
凭草计现在， 彼命得脱死。
二鱼俱得免， 以济危脆命，
愚守少水池， 受困于猎者。」

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彼三鱼逐洮波，二鱼得济、一鱼受困，复见猎者而作斯颂。因此缘本寻究根原，为后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即集大众说斯颂曰：

「是日已过， 命则随减， 如少水鱼，
斯有何乐？」

所谓是日已过者，或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，若复少壮盛年老迈，俱同此日共有损减之逝，昼夜不停，命变形羸气衰力竭，速迅于彼。如少水鱼者，或为虚空飞鸟[寿*鸟]河白鹇鸛雀青鹤水鸟黑鸡，亦为世人男女猎师，罗网捕取钩饵悬弜，处在浅水一命万虑，受形于水丧命在水，众苦难寻有何可乐？是故说曰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？

逝者不还， 昼夜勲力， 鱼被炽然，
生苦死厄。

昔佛在摩竭国界善胜道场，集诸修行之士。处高山者，或在深窟隐形不出，然彼行人随时行道瞻相时气，春节以至观诸树木悉皆蓓蕾，色如水精渐转敷花，复见沟涧水流澄清静无声响。时彼行人心则念言：「时不假借，万物并生。」尔时行人下山诣村家家乞食，见诸男女饮食欢燕共相娱乐，行人问曰：「斯是何人？」前人对曰：「某村某家姓号如是，某家子者某父所生。」时修行人复自念曰：「今此内物悉皆孚乳。」知其万物日滋日长，还入深山静默自修。复至秋节，下山诣村人间乞食，见诸树木渐皆凋落，霜雪加被叶落凝冻，复见沟涧水竭枯涸指刺不[而/火]。时，修行人内自忖度：

「今外万物皆悉凋落，时不再鲜华不重茂，诚哉斯言！」复见人间村落城郭，男女大小共相携抱，散头垂发椎胸自搥，高声啼哭不能自止。时修行人问彼人曰：「此是何人，哀号啼哭乃至于斯？」「某村某家，儿亡女死或父母终，是故村落号悲如是。」行人闻已而自思惟：「今此内物亦复凋落。」已知内外衰耗法至，即还深山，内自校计结跏趺坐，或坐绳床或坐树下，专心定意不兴乱想，观内外性实皆无常，便兴日转不停住想。云何为日转？计春至秋至岁，计岁至月，计月至半月，计半月至日数，计日数至时，计时至昼夜，计昼夜至动转，计动转至出入息，计出入息至尽无余，以至于尽，方知尽空万物无有。已知无有则知何起本、灭亦无迹。或时行人行起有踪、灭无有迹，方自觉悟，忆如来一切无常亦无窠窟。有时行人观察前行，积时累日乃得消灭，复忆佛语，如来亦说无常者苦也。时，修行人内自忖度：「生

死如是，谁肯乐者？」心已厌患不染四流，愿于泥洹速取灭度，或于中间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彼行人处在深山，精勤学道不断圣族，因此缘本寻究根源，为后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即集大众而说斯偈：

「逝者不还， 尽欲慙力， 鱼被炽然，
生苦死厄。」

人名如日夜， 或住或周行，
犹如驶流河， 往而不复反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诸佛世尊凡常说法，相时相宜观察人意，或有众生计身是常，昨五阴身今日不异，愚者意迷，谓阴不衰犹河逝驶，前非后流、后非前流，去者永逝来者不停。人亦如是，前行非后行、后行非前行，造功德人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观四大身以譬流河，分别思惟至无漏境，优婆塞优婆夷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，比丘比丘尼得阿罗汉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彼四部众分别五阴成败所趣。尔时世尊寻究本末，为后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。尔时世尊集于大众，而说颂曰：

「人名如日夜， 或住或周行，
犹如驶流河， 往而不复反。」

四部之众闻佛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老则色衰， 所病自坏， 形败腐朽，
命终其然。

昔佛在毘舍离城弥猴池侧普集讲堂所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或有众生自怙盛壮力无俦匹，或恃无病自保康宁，或恃财富生业无量，或恃豪贵宗族成就，或有老者集在众中，为人所毁称为弃物。」尔时世尊观察其人心有是非，欲使众人改往修来故说斯颂。时，毘舍离诸童子等闻此教诫，或起无常无我之想，或起不净止观之心，或念安般守意、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，或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或有兴发求无上道，或有求辟支佛、阿罗汉道。尔时世尊以此一偈，化毘舍离无数童子，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后世人现其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即于大众而说颂曰：

「老则色衰， 所病自坏， 形败腐朽，
命终其然。」

时诸童子闻佛所说，作礼而去。

是身不久， 还归于地， 神识已离，
骨干独存。

昔佛在毘舍离甘梨园中。尔时阿梵和利自怙色貌与世无双，进过人貌退及天形，形范端严视无厌足，然家里财富不可称限，饶财多宝七珍备足。时，阿梵和利严饰羽宝之车，自严庄校饰沐浴澡洗香华芬熏，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住。是时，众多比丘欲爱未断在凡夫地，见阿梵和利来至佛所，皆兴爱欲起不净想，佛知其意即告之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，臭处秽污无一可贪。比丘当知！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，当卧好高广床上，衣裳芬熏价直一亿，于彼床上忽然命终，舁诣冢圻取耶旬之。」时诸比丘闻之愕然。「无常迅急不避老少，此人形貌世之希有，受如是形便当弃捐在于冢间。」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后人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即于众中而说颂曰。其中四部众闻此教诫，或起无常无我之想，或起不净止观之心，或念安般守意、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，或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或有兴发求无上道，或有求辟支佛、阿罗汉道。尔时世尊以此一偈，化毘舍离无数童子。以此因缘而说颂曰：

「是身不久， 还归于地， 神识已离，
骨干独存。」

时诸大众闻佛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是身何用？ 恒漏臭处， 为病所困，
有老死患。

昔佛在迦维罗国尼拘类园中。彼国人民，恒自恃怙豪族富贵躯力强壮，所行自由夸无俦匹。彼有一人，族姓最强，身生疮痍脓血流溢，昼夜不息臭秽不净，见皆掩鼻，疼痛苦恼，众人见者无不厌患。佛知其心而告之曰：「夫人受身四大一类，六门流溢与彼不异，一切人身患苦之室，安止苦恼忧畏万端。」时诸释种闻佛教戒，或起无常无我之想，或起不净止观之心，或念安

般守意、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，或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或有兴发求无上道，或求辟支佛道、阿罗汉道。尔时世尊以此一偈，化彼释种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有一长者请佛及比丘僧。时比丘僧往彼家，如来不往遣信迎食。所以如来遣信迎食，有二因缘。云何为二？一者欲与诸天说法，二者瞻视病人。是时，世尊遍观比丘皆悉受请，即取钥母开一房门，见一比丘抱患顿笃，卧大小便不能转侧。尔时世尊知而问曰：「汝有何患，卧着床褥大小便利，不能转侧？」时彼比丘受性质直内无奸宄，报世尊曰：「受性闇钝恒怀懈怠，初不劝佐瞻视余人，是故今日无看我者，今实孤穷所怙无处。」尔时世尊躬抱出在门外，除去不净湔浣坐具，复取净水用洗其身，便与着衣敷新坐具还卧房中，如来躬自舒手为枕，告比丘曰：「汝不加勤求增上法，未获者获、未得者得，未受果证令受果证，设不用意受此法者，便当更受剧是苦恼。」尔时世尊渐与说极妙法，无数方便劝使勇猛思惟道德，即从座起还闭房门，诣普会讲堂，勅语侍者：「汝今速集舍卫城中诸现在比丘即诣普会讲堂。」比丘已集，世尊告曰：「汝等比丘！无父无母无弟无兄，亦无姊妹，亦复无有宗族五亲，不相瞻视各相捐弃，此非其宜，便为外道异学梵志所见嗤笑：『瞿昙沙门乃无毫厘慈心，视人形命如视瓦石，死者孤穷无瞻养者。』我法齐整上下和顺，汝设尔者便屈于彼。自今已始，弟子侍师事如父母至死不舍，师看弟子视如己息，随时将息至死不舍，师徒相慈恩流永劫，所有什物平等分布，设无什物当诣广施之家劝令修福。若少知识当诣贾家分卫乞食，好者给病、恶者自食。其瞻病者则瞻我身，所获功德亦无差降。」

时病比丘，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：「受此四大众苦凑集，是身何用？漏诸不净，为病所困不脱老死？宜可自谨承修佛语。」即舍形寿入无余泥洹境而般泥洹。尔时众多比丘持钥母开门，见彼比丘已舍形寿，即白世尊：「抱患比丘今已命终，不审魂神为生何处？在何道种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彼病比丘素积善行，吾与说法意寻开悟，后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别深法。此族姓子已取泥洹，汝等宜可供养舍利。」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已，欲使正法久存于世，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，于大众中而说颂曰：

「是身何用？ 恒漏臭处， 为病所困，
有老死患。」

众生闻法，欢喜奉行。

是身漏臭处， 众疾集普会，
无患第一灭， 安隐永休息。

是身漏臭处者，众患秽污人所恶见，疮痍苦漏诸不净众刺之首，无常变易法应磨灭，苦中之苦莫甚于阴，当求巧便离四大身，善谋权慧求于出要，一切众恼永息无余，故曰尽也。已尽虚者空寂，亦无生灭着断之二。无患第一灭者，安隐无忧喜想，安隐永休息，第一灭尽无余泥洹。时诸会者闻说此义，欢喜而受，作礼而去。

暑当止此， 寒雪止此， 愚多豫虑，
莫知来变。

昔有长者造立屋舍，春秋冬夏各立堂室，任情自用不奉禁戒，岁三月六初不防制，财富无数慳贪不施，亦不给与沙门婆罗门；亦不信有今世后世，放逸自恣慳贪难化，不识道德不计无常，更作好室前庑后堂，清凉之台冬温之室，东西起舍数十余间，刀风解形忽然无常。佛以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见此长者卒便命终，存在之日无有慈恩加被众生，但有劳役于余人民，意所规郭竟不充愿。尔时世尊在诸大众中，欲现其义宣畅本原，亦使将来众生善解无疑，复现过去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寻集大众而说颂曰：

「暑当止此， 寒雪止此， 愚多豫虑，
莫知来变。」

时诸会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生子欢豫， 爱染不离， 醉遇暴河，
溺没形命。

昔有居士，财富无数，家里库藏七宝充满，金银珍宝、车璩马瑙、真珠虎珀七珍具足，奴僮仆从、象马车乘、谷储仓库一以无乏，唯阙无息以系后嗣。彼以子故求祷诸神，或跽舍神城神阶陌诸神，或跽诸神先祖父母、山神树神天地神，下至墓堆秽恶之神，尽向跪拜，意不充愿亦不生子，昼夜愁忧渐以生疾。「今我家里财宝无数，难得之宝尽在我家，又复无息承继我后，若我命终，所有财货尽没入官，念此伤惋知复如何？」斯人有幸疾渐瘳降，未经旬月便生一息，端正无双世之希有，面如桃华众相具足。父母见已，欢喜踊

跃不能自胜，复请比居诸村落人，饮食欢宴作倡伎乐终日自娱，或耽醉睡眠无所觉知。时有大水暴漲驶流，尽漂没死无存活者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此长者成败所趣，因此缘本寻究根原，欲使后世众生善解无疑，复现过去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寻集大众而说颂曰：

「生子欢豫， 爱染不离， 醉遇暴河，
溺没形命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有子有财， 愚惟汲汲， 命非我有，
何有子财？ 愚蒙愚极， 自谓我智，
愚而称智， 是谓极愚。

昔佛在毘舍离猕猴池侧高讲堂上。尔时众多童子等，善知射术箬箬相拄，于射术上彼最为第一，自恃高族与世无双。「处阎浮利内无及我等，正使有忧虑者，子今与世无双，岂有奸贼侵欺我等？」儿复自惟：「吾父有伎必胜众人。」各相凭俟竟不自济，无常对至进在异处。是故颂曰：

「在众疾姓流， 目视兄弟亲，
为死使所迫， 被害无有退。
死使有数种， 亲族所在救，
积财无有数， 为贼所娆触。
火炽以水灭， 以盖除彼明，
恚以毒药去， 呪术除非邪。
暴象以钩牵， 牧牛以杖将，
此众皆有乐， 无常难可保。」

「无常力势， 不可恃怙， 知死命终，
然不久住。 一切皆尽， 无觉知者，
为世所毁， 流转诸趣。」

时诸迦维罗越国释种闻佛所说，知己射术无有罣碍，与流离王共鬪以箭相射，或残眉毛或残须鬓，无所伤损。流离王寻欲退还，诸臣前谏：「诸释种等，奉修戒律皆成道果，虽有射术无所损害。」时流离王渐皆前进，诸释退

还固守城门，遣使白佛：「今日穷急，为流离王所攻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若开门者有所伤损，不开门者无所伤损。」时彼信使还至释所，而语释言：「如来有教，若开门者为王所害，不开门者不为王所害。」诸释闻语已，重关闭固瞻守门户。时流离王屯守城门，语释种曰：「速开城门，两家共和无所伤损。」其中释种宿缘牵者皆称开门，无宿缘者承如来教不肯开门。舍马释种先在城外与流离王战，杀七万众生，拔象牙伤杀无数众生。舍马释种语流离曰：「室婢生子要莫退还，须我入城更备战具。」是时，城中诸释，闻舍马释伤害人民不可称计，即遣唤舍马释呵止责数：「非释自称释，污染我释种，汝今已毁名，速出国去，不须住此城，速去不须住。」

时舍马释即出城去。时流离王复开门，宿缘释种语诸释言：「但速开门，此婢生子何所堪办？」无缘释种等语诸释言：「如来有教，若开门者有所杀，不开门者无所杀。」时流离王复逼城门。时摩诃男释语流离王曰：「听我一愿，若见许者便当自陈。」王报释言：「恣汝所说，吾不相违。」

时摩诃男释前白王言：「听我入水经时，令诸释种各得免脱。」时摩诃男释即入水，以发系树根没死水底，时诸释皆得逃走。时流离王遣人入水看，舅男释入水何乃稽迟？寻入水云：「摩诃男释已死于水。」时流离王取七万释种成须陀洹果者，生埋在地暴象践杀，宿缘对至无所恃怙。尔时世尊语毘舍离诸童子等：「空可为地，地可为空，宿对因缘，不可逃避。」以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后世众生现示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在大众中而说颂曰：

「非有子恃， 亦非父兄， 为死所迫，
 无亲可怙。」

时诸四辈之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为是当行是， 行是事成是，
众人自劳役， 不觉老死至。
饥饿乏浆水， 如穷鹿奔驰，
为猎者所射， 不念断欲爱。
如是求方便， 分别此形体，
老死忽然至， 不至究竟界。

众多众生志行不同所作各异，所修善本亦不足言，意着外役不念内法，不念死命意恒计常。昔罽宾国兄弟二人，一人出家得阿罗汉道，一人在家修治居

业。尔时兄数至弟家教诲弟言：「布施持戒修诸善本，生有名誉死堕善处。」弟报兄曰：「舍家作道，不虑官私、不念父兄妻子，亦复不念居业财宝。若被毁辱不怀忧戚，若遇欢乐不孚用喜。」数数谏诲不从兄教。弟后遇患忽便无常，生受牛形，为人所驱馱盐入城。时兄罗汉从城中出，即向彼牛而说偈曰：

「脊负为重担， 涉道无懈怠，
为人所驱使， 今日为闲剧。
穿鼻为靽系， 破脊痈疽疮，
为蝇所嚼[口*束]， 今日为闲剧。
食以刍恶草， 饮以雨潦汁，
杖捶不离身， 今日为闲剧。
以受畜生形， 为行何权计？
为可专意念， 三耶三佛德。」

时牛闻已悲哽不乐。牛主语道人曰：「汝何道说，使我牛不乐？」道人报曰：「此牛本是我弟。」牛主闻已语道人曰：「君弟昔日与我亲亲。」罗汉说曰：「我弟昔日负君一钱盐价。」是时，牛主即语牛曰：「吾今放汝，不复役使。」时牛自投深礪，至心念佛，即便命终得生天上。或有众生深慕世累恋着财货，不修善行，身坏命终生饿鬼中；或复有人出家学道，捐弃恩爱舍世八法修清净志。犹王太子旃陀罗女，身佩香璎颜貌端正，像如天女意欲纳娶，其王报曰：「夫王者法不娶外类，不与细民为婚，常与长者居士共婚。」太子白王：「设不与婚此女者，今当自杀，不堪生世。」王闻此语如食遇噎，既不入腹又不得吐。王遣出适到旃陀罗家，语女父母曰：「汝当嫁女与我太子。」女母报曰：「随我种类习杀法者，当嫁女与王太子。」王还语太子曰：「汝今要习杀生法，舍王种类习凡细事，何为要杀女为婚？」太子白王：「意所贪乐，要习杀法不以为难。」即舍王宫出诣杀家计婚姻。如是积久，担负薪草持筐扫，第一大臣出行见之，问王子曰：「竟得女不？」王子报曰：「吾役使烦多，早忘失女不复忆之。」臣复问曰：「香璎贯珠今为所在？」太子报曰：「吾亦忘不复忆也。」臣语王子：「既不得女，亦不得珠，复失王位，无所果获欲何方宜？」王子堕泪悲感不乐。此譬在众有所长益。或有王子长者居士出家学道，建功立德求为阿罗汉，离世缚着于欲离欲，彼此解脱分别无明，智慧解脱无疑解脱成珍宝义。父母兄弟呵制，语出家者言：「人中薄贱莫过于道，家家乞求以此为常，为人嗤笑何可堪乐？人相呪诅使汝作乞儿，不如在家五欲自娱。分檀布施作福不倦，供给当来过去

现在，给施孤穷裸贱之人沙门婆罗门侨客远行，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医药，须衣与衣须食与食，香熏华鬘手巾六器在家可办此物，出家极辛苦。」时诸学人语五亲曰：「我等志趣必欲学道，不乐在家理俗因缘。」五亲报曰：「不乐俗者随意出家。」即舍家为道，所习非要，不修正业经历数时，五亲往见语诸道士：「汝等得罗汉道耶？」道人报曰：「自学道以来，今乃闻阿罗汉名。」五亲复问：「于欲无欲，彼此解脱，除去无明，智慧解脱无疑成就珍宝，具足如此众法为得不乎？」道人报曰：「如此众法我等悉失，不识其名况理行耶？」五亲问道人：「汝等何为舍家财业捐弃五亲与恩爱别？所习非法，与世人不异。」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彼五亲与道人论，知习非法不顺正要，佛欲往化因现道力。因此因缘寻究本末，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在于世，在大众中而说颂曰：

「为是当行是， 行是事成是，
 众人自劳役， 不觉老死至。」

尔时尊者马声，复说颂曰：

「沐浴庄严身， 愚弊不习善，
 无常忽然至， 如母抱死女。」

众生相克互相是非，所习非要不顺正法，犹昔夫妇二人，姿貌端正威颜具足，众相备悉诸根寂静，共相待敬终日无厌。如是经曰，夫妇二人忽然失明目无所覩，夫妇相恋恐为人所欺，夫恐失妇、妇恐失夫，坐共相守不远斯须。时诸五亲远方求医，将至失明夫妇所，拊药治目寻得开明。夫见妇颜变易非故，举声而言：「谁易我妇去？」妇见夫颜状变易非故，举声而言：「谁易我夫？」五亲晓曰：「少壮之容随日迁转，气羸力竭皮缓面皱日异日变，以老朽颜望比少壮，钻冰求火不亦谬乎？何为啼哭自不相识？」以镜自照容颜变易，咄嗟老至色不久停，威容挺特一朝色异，愁思忧虑遂增苦恼。尊者昙摩也世利，因此而说颂曰：

「如人眠寐睡， 贼窃开墙盗，
 失财不觉知， 觉乃周旋觅。
 愚少习放恣， 自陷没冥池，
 不见贼失财， 为老贼无势。」

是故说曰：「习不真要违道失法，不觉老死至。」时诸人民闻说斯语，欢喜而去。

是故习禅定， 生尽无热恼，
比丘厌魔兵， 从生死得度。

如来宣昔无常迁转，诸比丘闻皆兴患厌，去离阴持诸入之本，世尊教诫指授正业教习正法，或在冢间树下，或露处经行坐禅念定，勿怀懈怠，今不精勤后悔无益，是谓比丘我之禁戒。是故说曰，是故习禅定，生尽无热恼。清旦日中向暮、初夜中夜后夜，佛告比丘：「若行若坐若来若去若睡若觉，当念行此三昧使无漏失，生尽无热恼者，身口意不恼，不为结火所恼，勇猛精勤。」佛告比丘：「然头然衣以何防之？」比丘白佛：「救头护衣乃可防之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不如来言观头观衣，更求方便以善法消灭恶法，用意坚固，于诸善法永不越绪，生尽无热恼，生者犹生有，老病死犹生有，忧恼苦患周旋往来皆由有生。」当说无常品时，时阿难便说颂曰：

「吾闻一时事， 如来说出曜，
众生怀愚闇， 以慈往拔济。」

说无常者，名身味身句身义身充足，口说无瑕。

闻是一时，吾者阴持入相尽能分别人士，夫众生寿命生形祸身。吾从佛闻一时，事如是，专意不乱亦不他念，求诸善本，为愚闇众生开示径路，众生处世生盲无目，便与开目使得视瞻，以大慈哀拔济其苦，视彼众生如父如母，敷演其义。

以解深句义， 善修其道德，
便得尽诸苦， 得逮无余处。

或以义除结，不以味身句身，佛经亦说不施无漏等见顺正，无结去漏勿生便说生，非余是佛经，或诵佛经不尽结使，是故世尊说当深解句义。时，尊者罗云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，时尊者罗云白世尊曰：「唯愿如来！与我说法，使有漏心疾得解脱。」尔时世尊告罗云曰：「汝当思惟因缘杂诵，已诵讫，来至如来所。」是时，罗云便诵因缘杂诵流利上口，至世尊所，白世尊曰：「唯然世尊！已诵因缘杂诵，有漏不得解脱。」世尊告罗云：「汝讽诵五盛阴杂诵。」尔时罗云即受教诫便诵五盛阴，复于余时至世尊所白世

尊曰：「已诵五盛阴已，有漏心不得解脱。」尔时世尊告罗云曰：「汝当诵六更乐杂诵。」时罗云受佛教已复诵六更乐，复余时到世尊所白世尊曰：「已诵六更乐已，有漏心不得解脱。」是时，世尊告罗云曰：「汝当思惟观察其义。」尔时罗云承受佛教，即自思惟分别其义，渐尽结使，得阿罗汉果。皆由分别义，故越次取证，尽有漏成无漏。是故阿难说曰：「以解深句义，善修道德，以道断结，去诸七使缠缚，永尽无余。」道者谓泥洹，灭尽无生灭着断安隐快乐，是故说曰，善修其道德。便得尽诸苦者，所谓苦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恩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。得逮无余处，无余者，第一义，无上无有过者。

出曜经卷第三

出曜经卷第四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欲品第二

欲我知汝本， 意以思想生；
我不思想汝， 则汝而不有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并侍者阿难，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中，乞食已周还出城外。有一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，有一男子颜貌端正，座井右边弹瑟自娱。时彼女人欲意偏多耽着彼人，彼人亦复欲意炽盛耽着女人，女人欲意迷荒，以索系小儿颈悬于井中，寻还挽出小儿即死，愁忧伤结呼天堕泪，而说颂曰：

「欲我知汝本， 意以思想生；
我不思想汝， 则汝而不有。」

尔时世尊告阿难曰：「向所闻偈，过去恒沙诸佛所说，汝善诵习。日晡集众，在众人中宣畅此偈。」尔时世尊食后收摄三衣，即集大众诣普会讲堂，在众人中坐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向清旦将阿难入城乞食，已复周遍还出城外，见有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，去井不远复有一人弹瑟自娱。二人相

见各兴欲意，熟视相看目不移转，错系儿颈悬于井中，寻还挽出儿已命终。愁忧号悲，寻说颂曰：

「『欲我知汝本， 意以思想生；
我不思想汝， 则汝而不有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淫火炽盛，便能燔烧诸善之本，淫荒之士不识善恶，亦复不别清白之行，不知缚解出要之道。如斯辈人遂无惭愧，宁丧亲族分受形辱，不阙淫性以违其志。或因淫欲，杀害父母兄弟姊妹，斯受其殃。或因淫逸罪及五逆，王者所戮死受恶报，犹野火行傍树为焦，既罪自深复及宗亲。人由淫欲违佛慢法、谤毁圣众，为诸圣贤之所嗤笑。我今当说犯淫之本，汝等善听！昔有一人奸淫不止，父母所生唯此一子，夜非人时天阴雷电，带刀持箭至他淫女村中。时母觉知，即捉晓谕：『今夜冥暗阴暄雷电，设不果者便为人所害，吾宿眇德唯有一子，会遇恶者吾无所恃。』子报母曰：『子要当去，不得复住。』母知意正便向儿拜。『今暮且住，须明日乃往。』儿语母曰：『速放我去，若违我情当取母杀。』母报儿言：『宁取我杀，不忍见汝为他所害。』儿复语母：『可时放我，及闇至彼，若不见听正尔杀母。』母语儿曰：『死死不放汝。』儿即拔刀取母刺杀，不虑后世殃罪深重，即至彼家打门微唤，女人应曰：『汝是何人？』其人以颂报曰：

「『淫恚诸根羸， 为想所谬误，
不虑众事业， 为愚闇覆盖。
念汝取母害， 折伏犹汝奴，
翹立在门外， 如客附使役。』」

「尔时女人复遥见问曰：『审杀母耶？』报曰：『审杀。』女人问曰：『何故杀母？』男子报曰：『母不见放来至此间。』女人报曰：『不须入家裏。』是时，女人以颂报曰：

「『咄嗟背恩养， 害母种罪灾，
何忍见汝颜？ 宜速远吾家。
父母抱育养， 为子历众苦，
害母行地上， 地不陷汝杀。
立身无慈仁， 加害诸亲族，
我是外种类， 岂能恩德将？』」

「尔时彼男子复报曰：『由汝害母造无边罪，小见宽恕见为开门，暂得言谈便复还家。』女人报曰：『听我偈言：

「『宁入投炭炉， 从山投幽谷，
生把七步蛇， 不与愚从事。』』

「是时，二人各各共相别离。男子还家，道逢恶寇为贼所害，死入阿鼻地狱，受罪无数劫。淫之为病受殃无量，以微积大渐致烧身，自陷于道亦及他人，不至究竟，犹自饮毒复饮他人。是故说曰，淫不可从。」

爱欲生忧， 爱欲生畏， 无所爱欲，
何忧何畏？

爱欲生忧，或遭妇丧为人所夺，或抱久患，夫或远行积久不归，是故说曰，爱欲生忧。爱欲生畏者，为豪贵见夺其妇，或抱久患命在旦夕，或适他方。是故说曰，爱欲生畏。无所爱欲者，云何无所爱欲？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别二人者无忧无畏。何以故？已离诸忧无所畏难。有忧畏者，欲界色界，阿那含者欲界忧畏尽，阿罗汉者三界结使尽，于中不生忧畏想，是故说曰，无所爱欲，何忧何畏？

好乐生忧， 好乐生畏， 无所好乐，
何忧何畏？

好乐生忧者，作倡伎乐五欲自娱，为王所嫌，欲夺乐器，缘此起忧。或为王所使远适他方，于中生忧。或抱久病，缠绵着褥于中失明，恐丧命根便生畏惧，缘此乐器以致丧身。或有王者种亡国失位，事不由己，忆本豪贵所游戏处，便生愁忧遂致笃疾。或为宿讎欲害其命，昼夜伺捕，复于其中生忧恼想，是故说曰，好乐生忧，好乐生畏也。云何无所好乐者？阿那含、阿罗汉舍诸五乐，以法乐自娱。犹如难陀前白佛言：「不覩我孙陀利，意终不乐。」世尊告难陀曰：

「无厌有何足？ 不足有何乐？
无乐有何爱？ 无爱有何乐？
汝今放意， 无有厌足， 志常炽盛，
何时当息？

「是故汝今思惟内观不净之想，便当自悟意中得解。汝今所以不得解者，斯由不思惟想故。」以不思惟淫怒痴炽盛，是故难陀忍精懃一意，思惟恶露不净。何以故？求人身难，与贤圣相值亦复难，得诸根不缺亦复难，遇诸佛兴出亦不可遇。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，欲闻正法亦不可值。休息无为常乐安宁，皆由正法得至彼岸。是故难陀念自谨慎，思惟正法兴不净想，便当得至处无为境。是故说曰，好乐生忧，好乐生畏，无所好乐，何忧何畏？佛复颂曰：

「菓先甜后苦， 淫怒亦如斯，
后受苦痛报， 经历无数劫。
愚者受烧煮， 恒在盛火焰，
为狱伺所执， 如钩制伏象。」

昔佛与诸弟子说苦阴。契经云：「着欲之人自共叹说：『沙门瞿昙婆罗门，恒自谈说豫防未然，虑将来欲秽污不净。不如我等意染妙色，五欲自娱细滑更乐，有何可失？』若有众生固猗此法造不善行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，已生地狱方自觉悟共相悔责：『我等为人不信沙门婆罗门语，云欲秽污不净之行。由此淫秽，受无量苦求出无期，己身自造向谁怨诉？』」是故说曰，菓先甜后苦，犹如有菓入口甘美，当时悦意后必患生。即说譬喻悦解智者，或有智人由劝励成就，或有智人呵制禁止，或有智人观其志趣而得受化，或有智人渐诱劝进而得度者，或有智人远游观俗意自悟者。世尊观察随意所染，以何疗治，即投其药，众生渐渐意得开悟。承如来教羞意愆负，渐尽诸结，有漏心得解脱，然后乃知淫欲之为病，先甘而后苦也。

坚材铁铜锡， 此牢不为固，
好染着彼色， 此牢最为固。

昔有人遇事闭在铁牢，窃作方宜以自免罪，或依豪强、或用财货、或依姓族，用免其愆。欲爱牢缚，非凡夫所能解，唯有诸佛出世，以智慧之赫焰，烧燔山野之结藂，以刃利剑割断七使原本，然后乃得解脱。昔有一人遇事被系，会遇众僧在讲说法，罪人求吏暂诣讲听法，值一比丘夜半寂静诵经：

「为老所缚、为生所缚、为病所缚、为死所缚，今世后世所缚。」时人宗族求王脱过，即得免罪。时诸五亲知识朋友，至罪人家共相庆贺：「闻汝得出甚用庆贺。」其人报曰：「汝等何为见诳？如我昨暮闻比丘诵经，我所被系甚过王者。」众人问曰：「汝虽得出，故复荒错耶？」其人报曰：「我不荒

错，但诸君自误耳，我所被缚非王者所解也。汝等诸亲设见爱我者，愿听出家得在道次。」诸亲劝谏为说留难：「父母宗亲男女成就，何由捐舍苟贪为道？」其人报曰：「我先誓愿要出家学。」诸亲重求且停住止。复经七日并解疲劳还服气力，其人出门复遇道人静寂诵习，而说斯偈：

「坚材铁铜锡， 此牢不为固，
好染着彼色， 此牢最为固。」

复还入屋语诸五亲：「我意志趣不乐在家，愿听出学修无上梵行。」时诸五亲即听出学。进修其行昼夜不息，得阿罗汉果，永离缚着不复流转生死。

缚中牢固者， 流室缓难解，
能断此为要， 不观断欲爱。

缚中牢固者，恩爱恋着皆是缚着，唯有诸佛兴，出执金刚心，牢固难沮坏，众德自纓络，捐弃诸恶不兴罪缘能断诸恶，是故名曰缚中牢固。流室缓难解者，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，今当与汝说譬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昔有国王，恩惠普润大赦天下，诸在牢狱重系者皆悉放出。其中生类，厌患缚着不堪牢狱，志常远离速出离狱，心不愿住。复有生类乐在狱中，心意恋慕，乐闻苦恼之音，即住狱中不肯去离，是故说曰，流室缓难解。所以缓者，遭赦被恩而不肯离。昔所积善作诸功德乃能断之，故言能断此为要。不顾慕兄弟家业宗亲，不观断欲爱，欲爱已断永无遗余。度世八事以二盟誓。何谓为二？一者智誓，二为尽誓。以此二誓，誓度众生。

世容众妙色， 此不名为欲，
世欲久存世， 唯贤能觉知。

昔佛在世，诸比丘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宜可舍众僧食，在人间乞求。所以然者，诸乞求比丘者游观人间，便得覩见极妙之色，耳闻极妙之音，鼻嗅极妙之香，身近极妙细滑。」尔时世尊以天耳清净寂寞无尘垢，闻诸比丘自相谓言，各生恋慕染着世荣。尔时世尊即遣信唤集普会讲堂，诸比丘即集讲堂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！我曾与汝说诸乞食，比丘游在人间便得覩极妙之色，耳闻极妙之音，鼻嗅极妙之香，身近极妙细滑？云何比丘！心为轻飘？汝等方念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犹如炽火焰极隆盛，复以脂酥而益之倍复增益，汝等倍益色声香味细滑之法。诸有比丘能自禁制，在外乞求心恒怀惧：『受他信施为可易不？令诸檀越奔趣四方，劳情役思乃得财货，信有后世减

割布施；我今眇德恐不消化。』观彼檀越当施之时，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，自观己身如抱重病想，施物如药想，念空闲处如遭死亡想，意常系念修诸善本，观诸妇女如塚墓想，如是比类人间乞求。诸有贪着色声香味细滑法，依猗道者是谓大贼。」时尊者舍利弗问摩诃拘絺罗曰：「云何拘絺罗！眼为色相色为眼相，耳鼻舌身细滑法，法为意相意为法相？」时摩诃拘絺罗报舍利弗曰：「眼非色相色非眼相，耳鼻舌身意，意非法相法非意相。所谓相者，贪欲自用是谓与相。」复引喻自解：「犹如白牛黑牛同系一处，或同一轭与缚系相应。云何舍利弗？颇有人说白牛系黑牛、黑牛系白牛，为平等系不？」对曰：「非也。」「舍利弗！非白牛系黑牛、非黑牛系白牛，所谓缚者，或索或鞅或轭，是谓缚也。如是舍利弗！眼非色相色非眼相，耳鼻舌身意，意非法相法非意相，于中生贪欲自用者，是谓为相。」是故说曰，世容众妙色，此不名为欲也。

人间欲无常， 内欲缚是常，
此灭不受有， 余趣不受生。

人间欲无常者，欲是无常为衰耗法，变易不停不可恃怙，人间欲者不久停住，或亡或失、或为人所夺，是故非常不可久保。内欲深固与神相染，心为祸首殃及身口，是故说曰，内欲缚是常。或为豪强伺命所害，如是欲者难制难禁，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诸有，亦不愿生世后世，是故说曰，世欲久存世，唯贤能觉知。

欲生无漏行， 意愿常充满，
于欲心不缚， 上流一究竟。

欲生无漏行者，欲亦是善亦是不善，欲善者或是有漏、或是无漏。无漏欲者灭一切爱，此中不说有漏。意愿常充满者，一切诸善之法，普充满体中。于欲心不缚者，心于彼心不染着亦无所污，是故说曰，于欲心不缚。上流一究竟者，即阿那含是。所以然者，因说阿那含果，因说五下分结，因说断欲爱，此亦复说上流一究竟。

智者不越次， 渐渐以微微，
巧匠渐刈垢， 净除诸秽污。

智者不越次者，博古明今分别是非，于慧无减损，受性不懈怠，是故说曰，智者不越次也。渐渐以微者，渐渐日进勿怀中止，犹如巧匠除刈重垢积日乃成。人去心垢亦复如是，为诸天、阿须伦、真陀罗、摩休勒等，所见称誉。

犹如车巧匠， 善能修治朴，
随欲能灭欲， 后必受永康。

犹如彼巧匠者，观彼朽车严治修饰，远致重载无所缺损，便成二义。云何为二？一为名誉远布，二为得其财货。彼巧比丘亦复如是，唯舍于欲便得二称，名声远布、诸天所誉，于现法中受无量乐。是故说曰：

「犹如车巧匠， 善能修治朴，
随欲能灭欲， 后必受永康。」

时诸众会闻佛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欲受一切乐， 当舍诸爱欲，
已舍诸爱欲， 永受无穷乐。

若有众生欲受一切乐者，当念四支五支禅乐、行神通乐、道出要乐，彼人当念舍一切欲，已舍诸欲倍获功德受乐无穷，得游戏乐，遇诸福业乐，于现法中俗财无乏。昔外道异学各作是说，二二合会者，彼即清净寻得解脱亦得出要。复有说者，欲妙欲净，当与欲共相娱乐，欲无厌足，欲除彼狐疑故，是故说曰，随欲能灭欲，后必受永康。

不念欲有厌， 岂能修禅定？
变悔寻行本， 智慧疗乃止。

若有众生，念欲不去，心怀遂生尘垢，犹如有人近大火坑，遂近遂热，欲避其热，当求巧便求灭彼火。人亦如是，遂不念欲欲自然灭，犹如毒药，颜色成就香美且甘，若人遇病而服此药，咽喉通利，入腹未久即丧命根。贪欲亦如是，当时悦意非法行欲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。今当引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昔阎浮利地，有顶生王出现于世，寿十四亿。时顶生王四方游观，至忉利天，三十六释取命终故住彼天宫。时彼人王经历久远心作是念：「我今寿命过于天寿，躬自眼见三十六释尽取命终，我今宜可杀释提桓因，即于此治遥王四天下，领人天王，岂不乐也？」以生此念便失神足，还堕世间住阎浮利，患身疼痛受诸苦恼。时王大臣问讯王曰：「王今患重或就后世，若有人

民来见问者，顶生王临欲终时有何言教？」时顶生王告诸大臣：「若有人民来问卿等，当以此语报：『顶生王者，贪着五欲七宝无厌足；顶生王者，生千子无厌足；顶生王者，领四天下无厌足，而取命终；顶生王者，七日七夜于宫殿上雨七宝而无厌足，而取命终；顶生王者，游观至忉利天宫，兴意欲害释提桓因，而取命终。』是故说曰：

「不念欲有厌， 岂能修禅定？
变悔寻行本， 智慧疗乃止。」

尔时诸来会者，皆离爱欲无贪着心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智慧厌足者， 不复观欲爱，
人以智慧厌， 不随爱踪迹。

智慧厌足者，何以故言智慧厌足者？与诸世尊共同法室，与真人罗汉观不净行起厌患心，除诸患苦知苦原本。诸佛世尊思惟智慧，是故说曰：「智慧厌足者，不复观欲爱，欲者知其体，实而不亲近。曾所爱着，今已远离，智者谨慎，不染着欲。」是时众会闻说此欲兴不净想，即于坐上逮得摠持。

人贪着爱欲， 习于非法行，
不观死命至， 谓命为久长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有一男子居业贫匮多乏财货，躬自困苦劳功役力，周遍四方而乃获宝。所获无量从远归家，与父母五亲共相娱乐，在大众中而自夸说：「吾今获宝价直数亿，今当娉娶豪族女，人中盛壮不肥不瘦不白不黑，妇女姿态一以备悉。」既自端正面如桃华色，复以香华脂粉庄严其身，日共娱乐不能舍离，肴馔饮食日日不同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，纵情放恣独胜无匹，会复遇疾即便命终。见妇去世心迷意乱，遂致狂颠游诸街巷，称怨而行。「一何酷毒？杀鬼无道害我妇命，亦是诸人宗族五亲怀嫉妬心，各兴斯意欲夺我妇，恐事彰露窃共阴谋中陷我妇。」如是怨诉日日不止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静无瑕秽，见此男子怨诉街巷，心意迷惑不识正真。尔时世尊欲现其义寻究本末，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过去如来神口印封而印封之，在大众中，而说颂曰：

「人贪着爱欲， 习于非法行，
不观死命至， 谓命为久长。」

尔时众会闻说此偈，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

愚以贪自缚， 不求度彼岸，
贪为财爱故， 害人亦自害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长者名曰难陀，饶财多宝金银珍宝，车璩马瑙珊瑚琥珀，象马车乘奴婢仆使，服饰田业不可限量，居一国之富无有过者。虽处荣富无有信心，慳贪妬嫉，门合七重立守门人，有人来者不妄得入于中庭，虚空上安铁笼疏，恐有飞鸟食噉谷米，四壁墙下以白噉泥，恐鼠穿穴伤缺财物。然彼长者无常对至，唯有一子名栴檀香，即唤子前勅告子曰：「吾今患苦必不济度，设我无常后所有财宝七珍之具勿妄费耗，亦莫施与沙门婆罗门，有乞匄者莫持一钱施与，此诸财宝足七世父母食噉。」作此教勅已即取命终，即生舍卫城中处盲栴陀妇腹中，经八九月出生在外，生盲无目。左右人问：「为生男女耶？」母报：「生男。」自念：「若生男者，吾今目冥须儿扶侍供养。」左右报曰：「虽遇此儿，生无两目。」母闻此已，倍增愁忧悲泣说曰：

「子盲吾亦盲， 二俱无两目，
遇此衰耗物， 益我愁忧苦。」

尔时世尊将侍者阿难，在祇洹精舍门外经行，奋手而说曰：「祸灾祸灾！」是时，阿难叉手长跪白佛言：「向者世尊称言祸灾，有何因缘？愿闻其意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汝颇闻舍卫城中有长者难陀不耶？」阿难白佛：「舍卫城里曾有长者，久以命终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此长者神还处舍卫城里，为盲旃陀妇作子，生无两目。昔所居业豪富无量，今故观者斯为所在？象马七珍不可称计，然复慳贪妬嫉禁忌，是故说曰祸灾。」阿难白佛而说颂曰：

「生死有畏惧， 幻化非有真，
有成必有败， 智者谁可乐？」

是时，盲母养儿年八九岁堪能行来，母以杖一枚、食器一具而告子曰：「吾今养汝堪能行来，宜求自活不须住此；吾亦无目，复当乞求以济余命。」此盲小儿家家乞求，渐至栴檀香长者家，在门外立而自说曰：

「饥饿切已困， 兼复无两目，
众苦无端绪， 谁当愍而施？」

时守门人闻此语已，瞋恚炽盛，即前捉手远掷深坑，寻伤左臂复打头破，所乞饭食尽捐在地。其中有人临坑见者，甚怜愍伤，往语盲母：「汝子为守门人所打，甚见困苦，伤臂破头痛不可堪。」时母闻已，匍匐拄杖到盲儿所抱着膝上，而说颂曰：

「汝今有何愆？ 子今速说之，
与谁谁与子？ 遭此苦厄难。」

子报母曰：

「母我向者乞， 至此栴檀家，
暂立此门外， 便遇恶人手。」

尔时世尊慈育众生如母如父，兴大慈悲欲有所济，过食后着衣端严，比丘僧前后围绕，入舍卫城至栴檀长者门外。尔时城里长者人民，见如来非时入城，必当有缘，或能演说过去当来现在事，尽共翼从随如来后，普共至栴檀门外，至盲小儿所。栴檀香闻如来至，寻出门外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。尔时世尊观大众已集，复见栴檀长者集在门外，复欲演说慳贪妬嫉受罪无量，加说惠施受报无量，欲使离有不著三界，指授泥洹趣无为道。尔时世尊告小儿曰：「汝是难陀非也？」小儿报曰：「实是难陀。」佛复重问：「是难陀耶？」即报佛言：「实是难陀。」其城中人民闻佛小儿相问字，皆共愕然。「云何难陀长者乃受此形？」尔时世尊，欲与栴檀长者拔地狱苦，除慳贪心安立福田，佛告栴檀香而说偈言：

「昔父今难陀， 慳贪意缠裹，
本不造善行， 遭此众苦恼。
设当从此终， 当入无择狱，
成恶众生室， 系以宿缘强。」

尔时栴檀长者，悲泣堕泪不能自止，头面礼足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慈愍见怜拔济罪根，于如来所得蒙遗福，唯愿世尊！今请佛及比丘僧。」尔时世尊为彼长者默然受请。时世尊明清旦着衣持钵，比丘僧前后围绕，至彼长者家，各次第坐。长者躬自行水清净饭食，供养饮食已讫，行清净水取一小床，在如来前坐欲得闻法。尔时世尊以权方便，渐与长者说微妙法，论讲如来深奥之藏，所谓论者，施论戒论生天之论，欲不净行，淫为秽浊，如是说法不可思议。尔时长者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长者自察得法见法，

分别诸法，得无所畏，即从坐起礼世尊足。「我今于如来受三自归，归命佛法僧，自今已后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复杀生。」尔时世尊欲呵难陀长者，而说此偈：

「愚者丧财货， 亦非自为己，
愚者贪财货， 自没沟为狱。
如是贪无利， 当知从痴生，
愚为此害贤， 首领分于地。」

愚者丧财货者，所谓丧者已尽已灭更无有余，是故说曰，丧财货也。愚者无智无所觉了，或贮聚财产，不能自食，复不施人，愚中之愚不过此人。人有财货，一者施与，二者自食。然彼长者自既不食，又不施人。自不为己者，慳嫉是也，缠裹心本，不能自解不能自为，愚者贪财货，爱心染着不能舍离，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静，是故说曰：

「如是贪无利， 当知从痴生，
愚为此害贤， 首领分于地。」

时诸大会闻佛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天雨七宝， 犹欲无厌， 乐少苦多，
觉之为贤。

昔佛与顶生王而说此偈。是时，顶生王宫天雨七宝七日七夜，时王临见心无厌足，贪欲者苦多乐少。是时，彼王游在天上，受天五乐，游四方域快乐无穷，临知欲命终受无量苦，智者观察恒防未然，是故说曰，觉者为贤也。

虽有天欲， 惠舍不贪， 乐离恩爱，
三佛弟子。

昔佛在摩头罗国尼拘类园中。尔时有一比丘，静室坐禅形不移动，复有毒蛇床下蟠卧，比丘为睡所屈，或低或仰。毒蛇自念：「此人见恐必欲害我。」毒蛇即举身投掷螫坐禅比丘。比丘命终即生忉利天上，诸天玉女各来卫侍，天子告曰：「汝等诸妹莫近我身，设当近者必犯于戒。」诸女自念：「此天前身，必是沙门，故生此间受天之福。」时诸天女，各执镜前照，天子见镜，衣天之服头串天冠，天自念言：「咄嗟形变！云何吾身舍人形今来生天？」即自悲泣从坐而起，行诸天阙，见诸卫从，有端正者有丑陋者，渐从

行至园坐一树下，端坐思惟求定三昧。池水之中有异类奇鸟，相对悲鸣声哀响响，鸟形若干形色不同，欲求成道不能得办。是时，天子尽其天寿，从三十三天至阎浮利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叉手向佛，以偈问义：

「天女无数众， 侍卫有丑陋，
后园名迷惑， 何由而拔济？」

「然我，世尊！竟不见谛而取命终，虽生为天受天之福，福尽还入泰山地狱，如是流转无有穷已。如今处穷所向无趣，唯凭如来当见愍念。」是时，世尊以偈报曰：

「道名直一向， 彼方名无畏，
车名无曲戾， 观法所成就。」

尔时天子闻佛所说，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尔时天子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绕佛七匝作礼而去。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，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虽有天欲， 惠舍不贪， 乐离恩爱，
三佛弟子。」

尔时众会闻佛所说，欢喜而去。

众山尽为金， 犹如铁围山，
此犹无厌足， 唯圣能觉知。

尔时世尊亦与顶生而说此偈。未断欲之人，意所规郭境界方域，得一复念一，意贪无厌足。彼顶生王由贪着故，山中大者莫过此铁围，尽化为金弥满世界，犹无厌足也。

不观苦原本， 爱生焉能别？
解知世爱刺， 进意修学戒。

不观苦原本者，诸有众生奔趣四方经历险难，或遇虎狼盗贼、毒虺恶鬼、荆棘深林无人踪迹，或遇刀剑所见屠割，复入大海遭诸众难，或遇暴风回波曲折伤坏大船，或遇黑山鬼魅堕罗刹界。由此因缘，是故说曰，不观苦原本也。爱生焉能别者，皆由贪欲展转相生也。解知世爱刺者，结使亦名为刺，

四大亦名为刺，人有此二刺，不离生死受诸苦恼。刺者亦名爱刺，亦名见刺。进意修学戒者，进名为智，演说幽奥，舍非就是，智慧成就。

◎出曜经卷第四

出曜经卷第五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爱品第三

夫人无止观， 多欲观清净，
倍增生爱着， 缚结遂固深。

夫人无止观者，如有人不善观，染着身心缠裹不解，于其中间不能思惟善法，是故说曰，夫人无止观，不得至于道。多欲观清净者，或有众生，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，或有染着于结不染着于欲，或有亦染着于欲亦染着于结，或有不染着于结亦不染着于欲。云何众生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？于是有人，初习于欲，后更不犯，是谓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。或复有人数数习结而不去离，是谓习结不习欲。云何亦习结亦习欲？或有众生数数习欲亦习结，是谓习欲亦习结。云何亦不习欲亦不习结？或有众生，恩爱意断不着世累，亦不专意数数习近。或复有人从头至足，观身万物，计齿白净手爪殊妙发绀青色，于中起想不能舍离，遂增爱根，缚结转复坚固，为诸结所缚。今当引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犹如有人，而被二系：一者革索，二者龙须索。将至火边，以火炙之，革索便急、龙须索缓；若将入水，革索便缓、龙须索急。未断欲众生亦复如是，为二缚所系。云何为二缚？一者爱缚，二者见结。或时众生思惟不净观，爱结便缓、见结便急。有时众生思惟安般守意，见结便缓、爱结便急。是故说缚结遂固深。

若有乐止观， 专意念不净，
爱此便得除， 如此消灭结。

若有乐止观者，若使有人乐舍观不善、思惟善观，恒常亲近修学，不离系念，在前修行不净念，自校计前所意着，发毛爪齿从头至足，皆是我所。后复思惟秽污不净，三十六物无可贪者，一一分别，寻得不净观，身观身意止

内外意法也。爱此便得除者，以慧证尽证而除去爱。思惟不净者，便能去爱着，亦不能缚着，永弃诸结，更不习近，是故说曰，如是消灭结也。

以欲网自弊， 以爱盖自覆，
自恣缚于狱， 如鱼入于狱，
为老死所伺， 若犊求母乳。

以欲网自弊者，网者覆弊人目损智不明，不能出要至无为道，网者不能专意思惟校计，以无明自覆弊。以爱盖自覆者，以爱自缠裹求出无期，犹如刚火灰覆不现，无智之士，以脚踏践烧足乃觉。爱所覆盖亦复如是，犹如刀剑仰向，无目之士，以手把持即自被伤。诸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以爱结自覆，不观善不善法，缘是兴起忧悲苦恼，轮转生死不离五道，是故说曰，以爱盖自覆也。自恣缚于狱者，诸有自恣不顺正教，为爱缚所缚；不自恣者，便离于缚。如鱼入于狱者，犹如鱼猎执罗网捕鱼，以入罗网无有出期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舍于善法，习于秽浊，不要之道，如来说法，时会众生大众之中，有如鱼入于狱求出无有期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爱结所缠，不能得至泥洹无为之道，时彼猎人闻佛说颂，各自惊愕：「如来说法，不为余人正为我等。」各自悔责，改所修习更不为恶，是故说曰，犹鱼入于狱。诸佛常说说法，接有缘众生不唐举义，犹如医师，审病根原，而后授药。是时师瞻知病轻重，相颜视色然后授药，当授药时，不增不减处中瞻视。所以然者，恐病不除。诸佛世尊为人说法亦复如是，观察众人心意所趣，知病轻重然后说法，使得开解，心无减少要处中说，除诸结使。观众生心，须一偈者便说一偈，须五句者与说五句，须一句半者与说一句半。尔时世尊观察猎者意故，说斯偈，其中自恣放逸意者，便与说此，为老死所伺，如犊求母乳也，犹如新生犊子，其心终不离母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老死所追，如影随形。若利根众生善察分别，便得离此众患苦恼，增益善本；若钝根众生不作此观，则无所成。是故说曰，为老死所伺，如犊求母乳。

意如放逸者， 犹如摩楼树，
在在处处游， 如猿游求菓。

意如放逸者，若刹利长者居士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少壮处中长老，未至于道者，意增于放逸，增爱欲根，如摩楼树初生，为葛藤所缠，长便枯死。爱欲之意亦如是，使诸众生根本焦尽，是故说曰，犹如摩楼树。在在处处游者，地狱饿鬼畜生流转五趣犹如坏轮，是故说曰，在在处处游。如猿游

求菓者，犹如猕猴求诸菓蓂，从树至树，从林至林，是故说曰，如猿游求菓。

夫从爱润泽， 思想为滋蔓，
爱欲深无底， 老死是用增。

夫从爱润泽者，此爱流溢，如泉出水漏，诸色声香味细滑法，忆本所造五乐自娱，是故说曰，夫从爱润泽。夫为润泽，酥麻膏油不为润泽，如此所润，可以灰土澡尽除去膏油。爱欲润泽者，唯有诸佛世尊出现于世，以智慧刀乃能割断，是故说曰，爱为润泽。思想为滋蔓者，火之炽热不过于思想，火所烧疮可以药疗，思想火被烧不可疗治。若有杀父杀母、不与取淫逸，作众罪过，诸佛世尊所不能疗治，是故说曰，思想为滋蔓。老死是用增者，生有分身忧，老有四百四病痛，死有刀风恼，是故说曰，老死是用增。

众生爱缠裹， 犹兔在于罟，
为结使所缠， 数数受苦恼。

众生爱缠裹者，爱恒在前导，流转生死不得出三界。犹兔在于罟者，犹如兔在罟网，驰走东西无有出要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爱迷惑流转生死，周旋五道沈弱四流。为结使所缠者，此众生类，为爱系所缠，不能离生死，愚者受苦，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别善恶，受于地狱饿鬼畜生形，是故说曰，数数受苦恼也。

众生为爱使， 染着三有中，
方便求解脱， 须权乃得出。

众生为爱使者，为使所使，为结所结，为缚所缚，是故说曰，众生为爱所使。染着三有者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故说曰，染着三有中。方便求解脱者，云何求方便？欲使、有使、无明使、见使，如此众生染着诸使，云何得免生死苦恼？犹如两牛共一轭，有人随后捶，岂得不挽重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以四流为重，安处四轭，岂得免生老病死也？须权乃得出者，以求方便与父母兄弟宗亲和同，无常对至，各自离别，是故说曰，为生老病死所逼，须权乃得出。诸有众生欲爱未尽，恒有生老病死追在于后。欲爱已尽者，无复生老病死，是故说曰，生老病死须权乃得出。

若能灭彼爱， 三有无复爱，
比丘已离爱， 寂灭归泥洹。

若能灭彼爱者，爱之为病众苦凑集，诸天世人所见叹誉，是故说曰，若能灭彼爱。三有无复爱者，已除爱、已除热、已除众恼、已除去愁忧。三有者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是故说曰，三有无复爱。比丘已离爱者，诸有爱所缠所裹所持，比丘破诸结使是名为比丘，着弊衣持钵亦名为比丘，是故说曰，比丘已离爱。寂灭归泥洹，亦无是意处，是不受是都无想着，是故归泥洹，亦无结使影，亦无更生影，是故说曰，寂灭归泥洹。

以为爱忍苦， 贪欲着世间，
忧患日夜长， 薤如蔓草生。

以为爱忍苦者，诸有心趣不能去离，多诸患害，无处不染着，是故说曰，以为爱忍苦。贪欲着世间者，难舍难离怀抱不忘。世间者，五阴亦名世间，受盛亦名世间，是故说曰，贪欲着世间。忧患日夜长者，常有忧患、有热恼、有疾痛。今引譬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薤如蔓草日，薤如蔓草生。

人为恩爱惑， 不能舍情欲，
如是忧爱多， 潺潺盈于池。

人为恩爱惑者，恩爱牢固永劫不朽，戢在心识不能舍怀，以此恩爱不能越次取证，一往不还，不可制持，亦不可灭，是故说曰，人为恩爱惑。如是忧爱多者，由此恩爱增诸苦恼入骨彻髓，犹如流水流入于池，亦如莲花池水不着。此亦如是，恩爱缠结深固心怀，以解脱水洗其爱心，亦复不着，是故说曰，潺潺盈于池也。

诸贤我今说， 众会咸共听。
共拔爱根本， 如择取细新，
以拔爱根本， 无忧何有惧？

诸贤我今说者，我者如来，一切智、三达六通、众相具足，分别诸法。诸贤者，大众之名，成就圣贤诸法，所行众法仁贤过于三界，所为皆办，是故说曰，诸贤我今说。众会咸共听者，众会者，刹利波罗门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尽集一处思惟法本，志所趣向皆得其愿，是故说曰，众会咸共听。共拔爱根本者，何者是无明？是如所说，诸向此五趣，从今世至后世，无明

为根本，皆由贪欲生。更有说者，前有痴心后爱染着。是故说曰，拔爱根本者。如选择细新者，所以称说择细新者，有二因缘：一者除病，二者贩卖。思惟选择好者便取，病者得愈，贩者得利，彼修行者亦复如是，爱根深固须慧分别，应行众生寻得受化，便成就大事，已拔爱根便得阿罗汉。是故说曰，如择细新者。已拔爱根本者，所谓爱根本，根本是无明，枝叶余结使，故曰爱本也。无忧何有惧者，有忧当有惧，无忧何有惧？忧者欲界，非色无色界。何以故忧欲界，非色无色界耶？答曰：「以其彼界性无忧故。」所以生忧者，有父有母、国城妻子、仆从奴僮、田宅财谷，此诸居业皆亦为忧。永无此者终无有忧，是故说曰，拔爱根本。

有爱以有死， 为致亲属多，
涉忧之长涂， 爱苦常堕厄。

为道行者， 不与俗会， 先诛爱本，
无所殖根， 勿如刈苇， 令心复生。

有爱以有死者，犹如未断欲众生，众结使具足，爱在其中，说曰：「凡此众生贪求无厌，皆由爱心。」求三有者，亦是爱心，意所贪着妻息财货，皆由爱心，是故说曰，有爱以有死，为致亲属多。涉忧之长涂者，前过不可寻，此诸众生，流转回趣五道生死，地狱饿鬼畜生死此生彼，缘此四大身爱结所缠，是故说曰，涉忧之长涂。爱苦常堕厄，数数处胎受形无量，处生熟藏间，屎尿所染污，臭秽不净数数入胎，亦无厌足亦无惭愧，是故说曰，当以巧便修其道。会不与俗会，数数者，生生不息来往不已，于此生在彼没，此生者此现身分，彼生者彼异趣也，此生者此人身，彼生者彼五道也，是故说曰，先诛爱本，无所殖根。恒处五道生处，五道复有轻重，有福便轻、无福便重，虽有轻重莫若于道。无为道中都无轻重，无生灭着断，设不求道染污秽者，如刈芦苇及刈[𦵏/((女/女)*干)]草，生生不息。

无欲无所畏， 恬憺无忧患，
欲除使结解， 是为长出渊。

无欲无所畏者，圣人已离于欲，无畏无忧，志性恬静，是故说曰，无欲无所畏。恬憺无忧患者，已离诸欲永尽无余，若有众生不能离爱，犹河趣海昼夜不息，是故说曰，恬憺无忧患。以能尽爱，名灭体尽，无复根本，欲除使结解。是为长出渊，不复处有累，亦不作行非作不行，是故说曰，长出于渊。

诸天世人民， 依爱而住止，
爱往众结随， 时流亦不停，
时过复生忧， 入狱乃自觉。

诸天世人民者，何以故说天及人民乎？以其为爱所使，若生为天，玉女营从共相娱乐，视东忘西；若生为人多所染着，养妻育子心不舍离；若入地狱受诸苦恼无复爱心；饿鬼畜生虽有爱心，微少不足言。诸天及人爱心最多，是故说曰，诸天及人民。依爱而住止者，众生之类依爱住染污，与爱共俱，是故说曰，依爱而住止。爱往众结随者，犹如有人渡江河海，导正从亦正。爱亦如是，趣三恶道众结亦随，是故说曰，爱往众结随。时流不停者，一时中间生处人中，处在中国平正之土得种善本，无有山河石壁，饶出珍奇异物，得信坚固，于佛法众有反复心，慈愍一切殖众德本，诸佛出生皆与此国，虽处中国亦是过去不得久住，是故说曰，时流亦不停。时过复生忧者，边地佛后在八无闲处，追本寻末，自耻不及于中，便生愁忧苦恼，椎胸唤呼念过去事，是故说曰，时过复生忧。入狱乃自觉，咄嗟老苦！我等在世间时，闻诸学道之人修善得福，为恶入狱，习爱心者殖三界病，沙门亦说，奉持五戒修行十善，得生天上人中。我等愚痴不从教诫，今反入狱受诸苦恼，刀山剑树火车炉炭，皆由爱心种此诸根。是故说曰，入狱乃自觉。

缘爱流不住， 阴根欲网覆，
枝叶增饥渴， 爱苦数数增。

缘爱流不住者，为缘何等？缘者，地狱饿鬼人及诸天缘爱，未来有阴持入诸爱，亦缘境界出法所由，是故说曰缘也。爱流者，犹如驶河流逝于海，此爱流者亦复如是，漏出诸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曰爱流也。不住者，犹如谷种子，入地即变易，随时溉灌萌芽得长。爱谷种子亦复如是，遍满人身随气回转增诸不善根，不住三界流转四生奔趣五道，是故说不住也。阴根者，五盛阴身，是谓五盛阴深固难动，如说阴根痴刺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，是故说阴根也。欲者，有二事欲，上至空际下遍十方境界，地狱饿鬼畜生缘欲不断，故曰欲也。网覆者，犹如世人以罗网捕鸟，以置弮捕鹿，以深窰捕虎，其有鸟兽遭此难者无有出期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以欲网所覆，不见善恶，意常甘乐妙色香味细滑法，为爱所缠不能去离，其有众生堕于爱网者，必败正道不至究竟，是故说爱网覆也。犹如葛藤缠树至末，遍则树枯。爱亦如是，遍满人身从头至足，无空缺处，犹如人堕厕，尽污人身体。有智之士欲济彼命，遍观其人颇有净处挽而出之，彼无净处可挽出之。然此人身，爱

心遍满不可疗治，是故说曰，枝叶增爱也。饥渴者，世人饥渴，可以水浆以济其命，或食草根菓蓂，或以消息服气，或以药草神呪，可得延寿。此爱心饥渴者，饮四海水，犹不渍爱一尺之地，是故说爱渴而难济也。爱苦者，爱未除尽，数数增多，长诸苦原，是故说曰，爱苦数数增。

伐树不尽根， 虽伐犹复生；
伐爱不尽本， 数数复生苦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有守园人瞻守官园，当园中间生一毒树，诸有男女入园游观停息此树下者，或头痛欲裂，或腰脊疼痛，或即于树下便命终者。时，守园人知为毒树，复见众人遭诸苦难，即施[金*斧]柯，柯长一丈余，遥斫毒树，未经旬日即生如故。然彼毒树枝叶团足树中之妙，众人见者，无不欢喜。其中众生，不知忌讳未遭此难，共往奔彼自荫其身，影未移间复遭苦厄。时，守园人复于异日以[金*斧]往斫，树生如故，倍复殊妙，如是数斫生生如旧。彼守园人宗族五亲妻息仆使，贪乐树荫尽取命终。其人单孑一己，昼夜愁忧号悲，而行路遇智者，自陈酸苦其痛万端。是时智者告园人曰：「此众苦恼，卿自为耳。夫欲止流，莫若高隐，欲伐树者，当尽根原。卿所施功，但种生栽，何言伐树？汝今速往掘出根本。」其人意迷复虑死至：「设我往彼掘出树根，定死无疑。若我死后，官当更立守此园者，我族正尔灭尽无余，亦无继嗣续我后者，宜自逃走出家学道。」至舍卫国祇洹精舍，诣诸道人得作沙门。然彼园人昔种善福根栽，垂熟应入律行，是时，世尊还顾视彼比丘，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伐树不尽根， 虽伐犹复生；
伐爱不尽本， 数数复生苦。」

时彼比丘闻说斯偈，便自追本自所经历，即自心悟，内自克责，思惟四大秽漏之患，念彼毒树数数往伐生生不息。今四大身与彼无异，爱根深固不伐根者，枝流不断，便当就于生老病死，没彼生此没此生彼，如是流转永无休息。犹如毒树自伐其根复害众人，此爱结使亦复如是，自毁其命，复能外损智慧之性。尔时比丘，反复重迭观此五阴，从头至足无一可贪，即于座上，得须陀洹果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果，六通清彻。在大众中，心自感激，三自称善：「快哉！大道不距微细，今蒙圣恩，得尽诸漏。」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还复本座，现十八变，于无余泥洹界而取泥洹。

犹如自造箭， 还自伤其身；
内箭亦如是， 爱箭伤众生。

昔佛在摩竭国甘黎园中城北石室窟中。有众多猎师，入山游猎，广施罗网，杀鹿无数，复还上山。时有一鹿，堕彼罗中，大声唤呼，猎师闻已，各各驰奔，自还堕罗，伤害人民不可称数。虽复不死被疮极重，痛不可言，各相扶持劣得到舍，求诸膏药以傅其疮。室家五亲各迎尸丧，归还耶旬之。其中被疮众生，自知疮差，厌患游猎，宿缘应度种诸善本，便自舍家学道作沙门。尔时世尊，与无央数百千众生，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尔时世尊，为彼众生，欲拔其根，修立功德示现教诫，永离生死，常处福堂，于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犹如自造箭， 还自伤其身，
内箭亦如是， 爱箭伤众生。」

时彼猎者，虽为沙门不自觉知，如来今日证明我等定为猎师，内自惭愧，自省本过，在闲静处思惟止观，系意不乱。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，自身作证而自娱乐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生死，如实知之。尔时诸比丘，皆得阿罗汉，六通清彻，无所罣碍，是故说此偈：

「能觉知是者， 爱苦共生有，
无欲无有想， 比丘专念度。」

能觉知是者，爱者众病之首，犹如城郭，聚集人民凭地自怙。云何爱众病之首？如佛所说：「泥梨受苦其数难量，皆由爱所造。」凡在地狱受诸苦恼，皆由爱病。诸杀生者，亦由爱致；不与取淫佚妄语，十不善行亦复如是，皆由爱心造斯诸恶。十恶已具死入地狱，十三火炙烧炙其身。云何为十三？有二火山当前向身入腹穿脊过，又二火山从背后来入脊从腹出，又二火山从左肋入右肋出，又二火山从右肋入左肋出，又二火山从下入上出，又二火山从上入下出，第十三火山何者？是自身所造，渴爱者是也。十二火山其痛可忍，自身所造渴爱火山者，不可疗治。如佛契经：「狱卒阿旁问诸罪人：『汝等为从何来？』罪人报曰：『我等饥困，亦不自知为从何来？』尔时狱卒，即以热铁丸，强令使食。狱卒斯须复问罪人：『汝等为从何来？』『我等甚渴，亦不自知为从何来？』尔时狱卒，偃卧罪人，洋铜灌口烧口咽喉皆悉下过。」取要言之，地狱苦痛忧恼万端，受畜生形众苦无数。云何为畜生受苦？如佛契经所说：「于是比丘！生畜生者，多诸苦恼。比丘当知，若有

众生堕畜生者，生冥长冥于冥无常，此等何者？是所谓入地蛰虫，是皆由前身贪乐爱欲，身口意行恶身坏命终，死为地中蛰虫，是谓冥生冥长于冥命终，是谓比丘！畜生甚苦甚痛难忍。或有众生，缘四大生缘四大长缘四大终，此何者是？所谓庖生是，皆由前身贪着爱味故，身口意恶，身坏命终生庖虫中，缘四大生缘四大长缘四大命终，是谓比丘！畜生甚苦甚痛难忍。比丘当知，复有众生生畜生中，闻人大小便臭气驰走奔向，我等食是饮是。此等何者？是所谓鸡狗猪豚驴野狐鸟等是也。比丘当知，饿鬼甚苦。云何饿鬼苦？或有饿鬼食噉须发或食身毛，或食指爪齿身垢薄膜至厚皮，至革筋骨心脾肾肝胆、大小肠胃、屎脑髓泪汗涕唾、脓血脂腻胆尿。如此众类，饿鬼所食。受此众苦，皆由前身贪着爱味慳贪独食，设施人食呪诅骂詈：『汝等噉我食，如食脓血大小便亦复如是。』后为饿鬼食此众秽。复有饿鬼本为人时，独食无耻，初不施人一粒之米，若见人施者抑遮使止，后为饿鬼经历久远，耳曾不闻饮食之名，况得食乎？此饿鬼苦不可具宣。」此三恶趣受苦无量，斯由前身爱心坚固种此诸苦，是故佛说爱者众病之首也。爱苦共生有者，无欲无有想，欲已去离，永尽无余，已吐已舍，无有热恼众患之本，是故说曰，无欲无有想。比丘专念度者，比丘专意初不错乱，离边至无边，从此彼岸入泥洹境，清无热恼，一切恋爱心寂然不起，是故说曰，比丘专念度也。

◎

◎无放逸品第四上

戒为甘露道， 放逸为死径，
不贪则不死， 失道为自丧。

戒为甘露道者，不放逸人虽死亦不为死。昔一比丘行满德充，六时行道无毫厘减失，初夜中夜后夜精懃汲汲斯须不倦。如是经久，胸满结气得心痛患，众医疗治竟不除差便忽命终。有一优婆塞聪明高才无事不知，到比丘僧中而说此偈，学禅修定者，虽身变败坏，宁败就后世，不败令存在。何以故尔？不学禅定者，自既不染神复不度人。何以故不自染神？受他信施，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不能消化毕其施恩，命终之后当复报偿。不能济彼者，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报，不能显扬，佛法虽存日损日耗，大法隐没外道炽盛。如此之类丧法原首，是故说曰，戒为甘露道，放逸为死径。复重说曰，放逸为死径者，放逸之人多诸愆咎种，今世后世不善根栽。尊者马师亦作是说：

「智者舍放逸，犹如捐毒药，放逸多愆咎，今世亦后世。」智者返其原，寻究放逸本，咄嗟放逸，如鼠溺酥瓶。昔有长者家持酥高楼上，覆盖不固鼠入酥瓶，昼夜飡噉不出瓶口，身体遂长。酥既尽渐，鼠满瓶里，状似酥色。有人至长者家欲得买酥，是时长者寻楼上取酥持着火上，鼠在瓶里头在于下身体在上，便于瓶中命终，便于瓶中复化为酥。卖与买人，得酥量取升斗，骨沈在下，髑髅脚骨各自离解。长者见已内自思惟：「吾取酥时瓶口无覆，必有鼠入噉食此酥。即住瓶里不肯出外，酥尽鼠死事必尔耳。」长者复念放逸多愆，其事如是。道俗不异，俗不异者，其事云何？慳贪不施、不持禁戒、不修八关斋法，岁三月六恒不奉持，虽处于世无益于道，死就后世，神受殃痛堕恶趣八不闲处，受诸苦恼不可称计，此是俗之放逸众恼如是。云何道之放逸？于是学道之人，外猗法服内怀奸宄，亦复不修习经典承事受正教，不念禅定思惟戒律，唐劳其功不获其报，于现身中不获果证，于后世方更积行，是故说放逸为死径也。不贪则不死者，虽死亦不言死。何以故？不放逸人，迁神生天受福无量，延寿无败心猛不惑，亦不中天无失命之忧，是故说曰，不贪则不死。失道为自丧者，习放逸行，不虑前后中间之恶，不习善寿如圣贤寿，述非自是不从人谏，谓已所行真正余者不真，不以智慧以自营命，是故说曰，失道为自丧也。

慧智守道胜， 终不为放逸，
不贪致欢喜， 从是得道乐。

慧智守道胜者，于诸功德最胜最上，智者自修身，无复缺漏善，能分别诸趣诸道，智者聪明无有愚惑，常为天人所见叹誉，增益诸佛正法不断，是故说曰，慧智守道胜也。终不为放逸者，已离于放逸更不造故，心悦意欢，于诸善法心无厌足，是故说曰，终不为放逸也。不贪致欢喜，从是得道乐者，贤圣道者无放逸行，习本因缘尽，不复乐生处在三有，是故说曰，从是得道乐。

常当惟念道， 自强守正行，
健者得度世， 吉祥无有上。

常当惟念道者，夫坐禅者从朝至夜、从夜至朝，系念在前心无错误，从初至后、从后至初，思惟恶露此人身中不净之观，是故说曰，常当惟念道也。自强守正行者，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，未获者获、未得者得、未得证者疾令得证，是故说曰，自强守正行。健者得度世者，所谓诸佛世尊及佛弟

子，坚住正法心难沮坏，除诸恶法不净之行，渐近泥洹永寂安隐，是故说曰，健者得度世也。吉祥无有上者，如来所化吉无不利所行吉祥，皆悉降伏外道异学，一切生死谓不吉祥忧恼万端，如轮行辙初无停息。过是上者，更无有法出此法者，是故说曰，吉祥无有上也。

放逸如自禁，能却之为贤，已升智慧堂，去危而即安，明智观于愚，譬如山与地，是故舍憍慢，智者习明慧。是故舍憍慢者，有目之士观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，是故说曰，当念舍放逸。所谓知者，不由他受，应对无外不禀受他相色即觉，是谓为知。意性捷疾触事能报，内虽博学外现咨受，是故说曰，智者习明慧。昔尊者大目犍连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学道，一者从漈浣家出，二者从铁作家出。时，大目犍连渐教二人曰：「先告铁师当习此禅法，善念思惟不净恶露观。」次告浣衣者曰：「汝今习安般守意。」此二人等昼夜精勤所愿不果，经十二年不能得之。时，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愿不获，语目连曰：「汝训弟子不以正行，训当用法乃训放逸，汝今未了应时法行。此浣衣出家者，当以说不净观，所以然者，其人意净意洁来久，若当闻说不净观者，心即解脱无所罣碍。复当与彼铁作比丘者，教训以安般守意，所以然者，其人恒习手执鞞囊了气多少，然后心意乃得悟觉。」时，目犍连随舍利弗语训二弟子，即得开悟。是故说曰，放逸如自禁，能却之为贤。以升智慧堂者，诸贤圣得升此堂者，观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，以大慈心广润无外，犹如人间豪族堂舍，庶民所羨。诸贤圣等亦复如是，升贤圣堂，观诸众生所习非真，忧念众生未脱其苦习着放逸，或于智慧放逸者，心在于禅意习于禅，随师教诫不违其训，是谓智慧放逸也。方知不习禅者无由得度，是故说曰，去危而即安。明智观于愚，譬如山与地，犹如有人登高山上，遍观下人无不照见，下人观上而无所覩。愚者与贤亦复如是，愚心迷固不能解了，要由贤圣乃得开悟。

发行不放逸，约己自调心，慧能作锭明，不反入冥渊。发行不放逸者，发行用心不倦，虽复发行意怯弱者不为发行，但有勇猛所愿必果，是故说曰发行。不放逸者，心虽精勤犹有放逸，不能成办无上道果，是故说曰，不放逸也。约己自调心者，约己者，戒具清静，调心者，执意不乱终无邪念。是故说曰，约己自调心。慧能作锭明者，处在弹指之间成办四事。云何四事？除去无明，烧五阴形，然生脂膏，永灭爱本。犹如慧明弹指之顷，成此四事亦复如是，成办四事除去无明，烧五阴形，然生脂膏，永灭爱本。贤圣道明亦复如是，弹指之顷成办四事，除去无明，然生脂膏，永灭爱本，烧五阴形。

不为愚者所屈，以其成就贤圣道明故，以有道明，众邪外道，不能倾动其心，是故说曰，不反入冥渊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五

出曜经卷第六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无放逸品第四下

正念常兴起， 行净恶易灭，
自制以法寿， 不犯善名增。

正念常兴起者，或有行人兴起想念，所欲为事则不成办。尊者童子辩说曰：「意念施設事，心悔则不办，识猛专一念，何愿而不得？」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，是故说曰，正念常兴起也。行净恶易灭者，身行清净口行清净意行清净。何者不净者？四颠倒是，无常谓有常是一颠倒，苦谓曰乐是二倒，不净谓净是三倒，无我谓我是四倒，与此四倒不相应者是谓为净，是故说曰，行净恶易灭。诸结使尽身体清凉而无热恼，亦名为恶灭。自制以法寿者，所以言制者，制身口意，以法养寿非为非法，以法求寿非为非法，是故说曰，自制以法寿也。不犯善名增者，名称闻于八表，德量彻于十方，其有闻者莫不笃信承受其教者，是故说曰，不犯善名增也。

专意莫放逸， 习意能仁戒，
终无愁忧苦， 乱念得休息。

专意莫放逸者，夫欲习行意极炽盛者，于禁法中复有缺漏。昔佛世尊弟子二十亿耳比丘自说教诫曰：「诸佛世尊弟子之中，勇猛精进者吾为上首，然我于无漏法中心未解脱。若我先祖父母，财业居产不可称计，我今学道而不克获，宜还归家舍三法衣，修于俗法五乐自娱广施贫乏，修戒精进何为自苦不果我愿。」尔时世尊以天耳彻听清净无有瑕秽，闻彼二十亿耳比丘欲得还家修白衣行，即从祇洹没至亿耳比丘所，问比丘曰：「云何二十亿耳！汝发此念又自陈说：『诸佛世尊弟子之中，勇猛精进吾为上首，然我于无漏法中心未解脱。然我先祖父母，财业居产不可称计，我今学道而不克获，宜还归家

舍三法服，修于俗法五乐自娱广施贫乏，修戒精进何为自苦乃至斯？」汝审有是语乎？」对曰：「如是世尊！」佛告二十亿耳比丘曰：「我今问汝内法之义，一一报吾。云何二十亿耳！汝本在家时善调琴，琴与歌和、歌与琴和，声响一类乃成其曲不乎？」对曰：「尔也。世尊！」「云何二十亿耳！若琴弦急缓者，为成曲不乎？」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云何二十亿耳！若琴弦不急不缓，为成曲不乎？」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修行比丘勇猛精进便生慢怠，若懈怠不精勤者复生懒惰，是故汝今亦莫极精勤亦莫懈怠，处中行道乃成其果，有漏心便得解脱。」尔时世尊说此语已，便从座起而去。尔时尊者二十亿在闲静处专念思惟自感恳惻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修无上法，尽有漏成无漏，于无余泥洹得阿罗汉。是故说曰，专意不放逸也。习意能仁戒者，能仁者诸世尊，所谓戒者，二百五十戒。威仪内禁、诸佛训诲一句一义，尽为禁律尽为戒，当习是舍是、当离是就是，是故说习意能仁戒。终无愁忧苦者，夫修行人内心懈怠不修无上道法，深着世累不离于俗，故生愁忧。复次，违法失禁，亦生愁忧。复次，行人受他信施贪饕无厌，亦不讽诵坐禅定意，不修念道德，亦不教化佐助众事，如此之人便生愁忧。何者无愁忧？所谓五根得力于禅法无所缺损，便得越次至无为境，入无忧堂寂然快乐，是故说曰，终无愁忧苦也。乱念得休息者，所谓休息，永灭不起，亦无生灭着断，诸有热恼阴持入病吟而不起，由善习定乃至无忧之室专念不乱，恒有善念与善因缘，是故说曰，乱念得休息也。

不亲卑漏法， 不与放逸会，
不种邪见根， 不于世长恶。

不亲卑漏法者，卑漏法者何者是？一切诸结、一切诸恶行、一切邪见、一切颠倒。若有众生亲近如斯法者便具众恶，是故智者不当亲近，亦莫与从事，亦莫与谈对言语，亦莫与坐起行步，常当远离如避火灾，是故说曰，不亲卑漏法。不与放逸会者，夫放逸人所修行业动生患祸，以恶知识为徒侣，以十恶法以为援助，实非亲欵，像如朋友，佯涕堕泪谋图其罪，辞为甘美内如剑戟。如此放逸之人，常当远离不与从事，先甘后苦圣人不习，是故说曰，不与放逸会。不种邪见根者，夫邪见之为病其事万端，如契经所说，无今世后世，亦无父母世，无罗汉等得道者，舍佛真言随俗美辞，造立诗颂虚称诈逸。行不合已舍本就末，离实居诈所习颠倒，云佛世尊、辟支佛、阿罗汉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须陀洹非真非有，谤毁六度称言非行，如斯之比最为邪见。何以故尔？谓真非真谓不真是真。佛在世时神口说曰：「愚痴之人，不

应受者而受，反见诽谤云何言非？自陷于渊，复堕他于深渊中，诸天世人不致其敬。若习外道异学符书呪术镇压、求觅良日役使鬼神幻现奇术，如此辈事皆为邪术，有目之士不当修习也。」佛譬喻说，犹有人须蛇食噉，处处求索之乃克蛇，以手捉尾，蛇反螫手，毒遍身体忽便无常，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丧其命。今此愚人亦复如是，以非为真以真为非，是故说曰，不种邪见根也。不于世长恶者，所谓世者有三。云何为三？一者众生世，二者阴世，三者三界世。众生世者，一足二足四足乃至众多足，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、亦非想非不想，是谓众生世。阴世者，欲界色界五盛阴，无色界四阴，是谓阴世。三界世者，三千大千至无边界，复从一起数至三千大千世界，是谓三界世。若有众生习邪见者，便长于世生诸秽恶，长地狱世饿鬼世畜生世；不种邪见根者，不与此三世从事。是故说曰，不于世长恶也。

正见增上道， 世俗智所察，
更于百千生， 终不堕恶道。

正见增上道者，诸有分别邪见根原永舍离之，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，演说颠倒谓为正法，持心坚固终不承受。何以故尔？以其正见难沮坏故，正使弊魔波旬及诸幻士，化若干变来恐善男子，不能移动其心，倍修正见意不移易，此是世俗正见非第一义，是故说曰，正见增上道，世俗智所察也。于百千生者，如佛所说，吾未曾见行正见人，于百千生堕恶趣者，吾未闻也。所生之处贤圣相遇，亦不堕地狱饿鬼畜生中。是故说曰，于百千生终不堕恶道。

修习放逸人， 愚人所狎习，
定则不放逸， 如财主守藏。

修习放逸人者，执意迷固不顺正理，谓己所行是、彼所行非，亲近翫习周而复始，如获重宝不能舍离，是故说曰，修习放逸人也。愚人所狎习者，犹如愚戇小儿，亦不别真伪白黑，所不应捉者便捉，何者是火毒蛇也？定则无放逸者，禅定摄思内外清彻，经七大、七禅睡、禅毬法杖捡心坐禅，随时进趣不失禅法。云何名定？所谓定者，意不退还日进不却，三七二十一日寂然无想。大七者，七七四十九日，于中精勤意不错乱，便得禅定。意乱失次，复从一始至七大。七禅睡者，以珂着头上，以绳属耳，睡则自寤。禅策者，禅师手执禅策伺，于睡者以毬往击，得策转击余者，用自觉寤。法杖，复以杖寤于余者，展转相寤求于禅定。是故说曰，定则无放逸也。如财主守藏者，

彼守藏者，彼禅定比丘守护不舍，设有错乱寻摄其心。彼守藏主亦复如是，寻时瞻候伺察库藏，七珍杂宝、众物牛羊、仆财奴婢、金银珍宝、车璩马瑙之属、真珠虎珀，寻时瞻候不使漏失。是故说曰，财主守藏也。

修习放逸人，愚人所狎习，定则无放逸，便能尽有漏。便能尽有漏者，彼修行人内自思惟：「有漏之病多诸愆咎，漏诸结使布在三处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我缘此愆缚着生死，实见欺诳不至究竟，我今方宜要当捐弃。现者使尽未来未生，亦不造新，复不习故。」是故说曰，便能尽有漏也。

莫贪莫好争，亦莫嗜欲乐，思念不放逸，可以获大安。莫贪莫好争者，不习放逸亦不与俱，见有习者心不好乐，复劝进人使离放逸亦不亲近，是故说曰，莫贪莫好争也。亦莫嗜欲乐，外道异学叹说欲乐，异学自说欲为鲜净清静无瑕，当共食欲使诸根充足，习欲无罪，以秽法为净。所以然者？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，无欲者岂有我乎？如来说曰：「此非真义，当共毁咎，何复叹誉？所以然者，为欲谓母主生欲乐。」是故说曰，亦莫嗜欲乐也。思念不放逸，可以获大安，尽脱出诸结使，恬然欢乐，国王大臣长者居士，积财巨亿恣心自娱谓为受乐无穷，此习非安之法，当时甘心后必受苦，求出无期实为峻危。一切诸使永尽无余者，是为乃获大安者。不可移动，更不涉历四境之难，以三达六通，虽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峻。是故说曰，可以获大安也。

不为时自恣， 能制漏得尽，
自恣魔得便， 如师子搏鹿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未得尽有漏，莫有所恃。」此偈亦说不为时自恣，长养四大如虺同居。汝今比丘当念精勤求离牢狱，何缘放逸永失道裁？死经无数苦多乐少，云何于中复兴尘劳？生死炽然无回避处，云何于中仍兴放逸？是故说曰，不为时自恣。能制漏得尽者，汝等虽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诸漏未尽欲爱未泯，虽不入地狱畜生饿鬼，欲未尽者未可有所恃怙，犹有大畏存在。何者？魔是也。弊魔波旬昼夜伺察人短，世间放逸，心怀踊跃追逐人后使人退转。是故说曰，自恣魔得便。如师子搏鹿，犹鹿母初乳，儿小逐母东西，恋其子不能远逝。时师子兽王审知鹿母不能离子，时往搏撮，鹿母子俱丧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鹿母恋其子故，师子得便。欲未尽者亦复如是，闻此切教生厌患，观诸法如幻如化，在闲静之处静寂思惟志不移易，欲爱心尽无复尘染，欲爱尽得阿那含道，即复前进亦不

中悔，共相率励精究苦原，尽诸缚着逮漏尽通得阿罗汉。是故说曰，不为时自恣，能制漏得尽，自恣魔得便，如师子搏鹿也。

放逸有四事， 好犯他人妇，
危峻非福利， 毁三淫姝四。

放逸有四事者，着欲之人所游居处，心常悦习畜以宝用；明者观察以为秽漏不获其德，卧则不安好喜骂詈。地狱为四事，好犯他妇者，众恶不可计，今身亦后身，现世为人所见憎嫉。云何现身为人所憎？所以为人所憎者，或为王法所拘，或为夫主所捉，或闭在牢狱，榜笞万端拷掠荼毒其恼无数，身坏命终生剑树地狱中。罪人在狱，见剑树上有端正妇女，颜貌殊特像如天女，时诸罪人见彼女端正无双，心欢意乐欲与情通，相率上剑树枝下垂，刺坏身体毒痛难计，欲至不至；诸端正女忽然在地，罪人遥见诸女在地，复怀欢喜复缘树下，剑枝逆刺，破碎身体肉尽骨存，高声唤呼求死不得，罪苦未毕复还生肉，皆由贪淫致此苦毒，如此经历数千亿万岁，受此毒痛亦不命终，要尽罪。贪淫人狱其事如是。若复贪淫之人堕畜生中，或有时节淫起，或无时节淫起，淫有时节，众生辈虽犯于淫不犯他妻，淫意偏少不大殷懃。淫起或无时节众生者，在人间时淫意偏多犯他妇女，今为畜生欲意甚多，以是之故淫无时^节。生在畜生受罪如是。贪淫众生堕饿鬼中，为淫姝故共相征伐，乃至阿须伦与诸天共争皆由贪淫。犯他妻妇生饿鬼中受罪如此。贪淫之人生人中者，已妇妻女奸淫无度，游荡自恣不可禁止。若复强犯越法淫姝，或尊或卑不避亲疎，虽得为人亦无男根，或有两形或无形者，或有一形亦不成就。如此淫姝之类，皆由犯淫无高下故。贪淫之人若生为天，遭五灾疫瑞应之变，已天王女与他娱乐，天子见已内怀忧戚如被火然，我身犹淫玉女离索，心意炽然生不善念，于彼命终生地狱中。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，随形受苦其罪不同。是故说曰，危峻非福利也。毁三淫姝四者，是时淫姝之人恒怀惧心，知犯淫罪重没命不改，具三口意骂詈恶言，或淫姝之人先不与女人相识，往便犯之为女人所骂，或与女人相识先有言语，夫主见者夫主所骂。是故说曰，毁辱骂詈三。地狱四也，入地狱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，是故说曰，地狱为四也。

不福利堕恶， 畏而畏乐寡，
王法重罪加， 制意离他妻。

不福利堕恶者，所趣恶道，饿鬼畜生地狱道，受苦无量。畏而畏乐寡者，今出其事。昔阿育王弟善容，出城游猎入深山中，见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，劳神苦体望获梵福，服食树叶，其精进意勇猛者，日服一叶，劣软弱日服七叶，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。食七叶者服七合水，六者六合，五合三二一亦复如是。若不得水七过吸风，六者六吸五者五吸，四三二一亦复如是。其中梵志或卧荆棘刺或卧灰土，或卧石上或卧于杵。王弟善容问梵志曰：「汝等在此行道，何患最盛？」梵志报曰：「王子当知！在此行道更无余患，唯有群鹿至此两两合同，我等欲意实时炽盛不能禁制。」王子闻已寻生恶念：「此等梵志劳形苦体日曝火炙，命根危峻如有如无，犹尚淫欲不悉除尽；沙门释种子服食甘美，在好床坐着好衣裳者，香华自熏，岂得无淫嫉意乎？」阿育王闻弟论议，即怀忧戚：「吾有一弟与福同俱，云何反更生邪见心？我当方宜除其恶念，备受其报罪我不少。」即入宫里勅诸伎从，各自庄严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娱乐，豫勅大臣：「吾有所图，若我勅卿杀善容王子者，卿便谏我：『须待七日随王杀之。』」时诸侍女即往娱乐未经时顷，王躬自往语弟王子：「何为将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娱？」奋赫威怒以轮掷空，召诸大臣即告之曰：「卿等知不？吾未衰老，亦无外寇强敌来侵境者，吾亦曾闻古昔诸贤有此谚言：『夫人有福四海归伏，福尽德薄肘腋叛离。』如我目察未有斯变，然我弟善容诱吾伎女妻妾，纵情自恣事露如是，复有我乎？汝等将诣市杀之。」诸臣谏曰：「唯愿大王！听微臣言。王今唯有此一弟，又少子息无继嗣者，愿听七日奉顺王命。」时王默然听臣所谏，王复宽恩勅语诸臣：「今听王子着吾服饰，天冠威容如吾不异，内吾宫里作倡伎乐共娱乐之。」复勅一臣：「自今日始着铠持仗手拔利剑，往语善容王子曰：『王子知不？期七日终正尔当到，努力开割五乐自娱，今不自恣，死后用悔无益。』」一日适过，臣复往语：「余有六日。」如是次第乃至一日，臣往白言：「王子当知六日已过，唯明一日当就于死，努力恣情五乐自娱。」至七日到王遣使唤：「云何王子？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乐不乎？」弟报王曰：「大王当知！不见不闻。」王问弟曰：「着吾服饰入吾宫殿，众伎自娱食以甘美，何以面欺不见不闻？」弟白王曰：「应死之人，虽未命绝与死无异，岂当有情着于五乐、游意服饰间耶？」王告弟曰：「咄愚所启汝今一身忧虑百端，一身断灭不容食息，况沙门释种子忧念三世？一身死坏复受一身，亿百千世身身有苦，追忆彼恼心意炽然。或复自忆入地狱中受苦无量，虽出为人与他走使，或生贫家衣食穷乏。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，求于无为度世之要，设不精勤当复更历劫数之难。」是时王子前白王言：「今闻王教乃得开悟，生老病死实可厌患，愁忧苦恼流转不息，唯愿大王见听为道，谨慎善修梵行。」王告弟

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即辞王出家得为沙门，奉师教诫昼夜不息，次获证得须陀洹果、阿罗汉果，六道清彻无所罣碍。是故说曰，畏而畏乐寡也。王法重罪加者，时彼贪淫之人恒行秽浊，王法所加，所有财产尽没于官，髡笞榜拷毒痛无量，或闭在牢狱经年不出，加以五系鞭杖日加，疮痍脓血臭秽难近，蝇虫嚼螫避无处所，卧大小便求死不得，斯由淫佚不净之行，死入地狱求出甚难。

放逸品第五之初

本性不自造， 情知不自为，
不虑邪径路， 愚者念力求。

本性不自造者，所应造者不造，所不应造者反更造，为人所讥，或随人语不自任己，由此致乱习放逸行，是故说曰，本性不自造。情知不自为者，目自见事于己有损，毁败正业牵致冥室，是故说曰，情知不自为。不虑邪径路者，不可以思虑而获财产，昼夜忧念身不行者，所愿不果无所成办，是故说曰，不虑邪径路也。愚者念力求者，愚者所行少于智虑无有慧明，不能有所判断无有方便，处俗无俗义、处道无道义，是故说曰，愚者念力求也。

如车行道， 舍平大涂， 从邪径败，
生折轴忧。

如车行道者，昔有众人与十贾客相随采宝归家，时有一人乘车载宝，无价明月杂宝无数，车重顿蹶失伴在后，进不见伴，退畏盗贼，便随邪径御车涉路，行未经里数车坠深涧轴折毂败。又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椎胸唤呼怨诉无处，对车啼哭无方自致，不求方计道为远近，复不修治朽车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彼失伴之人，在于旷野毂破轴折对车啼哭。尔时世尊知彼众生应得度脱，即遣化人诣彼旷野，在虚空中结加趺坐。厄人仰见人坐空中，即向求愿：「我今在厄难之中，愿见救拔得至安隐方处。」尔时化人即以神力，接彼财产及彼人身，忽然便在祇洹门外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应受化人今在门外，汝等导引将诣世尊所。」比丘受教即将入覲，其人见佛心开意解求为沙门，即得为道，闻微妙法，解身无我万有皆虚，世间皆苦唯道是真，此大法中无复热恼，所有财宝尽施三尊，是我宿福遭遇福田，水火灾异不能伤害，心倍欢喜善心生焉。尔时世尊渐说妙法，所谓论者，施论戒论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秽行，无数方便劝进修学，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如车行道， 舍平大涂， 从邪径败，
生折轴忧。」

时彼比丘闻佛说偈，内自思惟：「今日世尊独为我说法不为余人。所以然者，如偈所云，尽为我身所涉勤苦，如来悉知。」倍兴恭敬于佛法众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六通清彻，所愿者果，已离三有不处生死。时彼众中复有众生，执意不固欲犯禁戒，习爱欲行违远威仪，不随正真之道。尔时世尊知彼众生心中所念，欲使大众忘忧除患，去彼恶心安处无为，重与大众而说此偈：

「离法如是， 从非法增， 愚守至死，
亦有折患。」

是时，世尊重告大众：「犹彼商人舍平大涂而就邪径，道路顿蹶折轴之忧。今此众中异心众生亦复如是，欲离正法习增非法，愚人守死堕入恶趣。云何诸比丘！在如来前而复面欺？审尔不乎？若当老死对至无所恃怙，号天啼哭无益神识，泪如江河投于四海，不能制神不趣恶道。我今出现为诸众生除诸苦恼。夫人贪欲烧身灭族，今世后世所往不安。汝等比丘！彼当犯戒于现法中不获度世，恒沙诸佛所不能疗。」诸比丘闻佛所说，肃然毛竖心怀战慄内自悔责。佛知其心应得受化，渐与说法去诸尘劳得法眼净，以次得证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六通清彻，不处三有永离八难。尔时大众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行亦应正， 非事莫豫， 邪径增垢，
诸漏兴盛， 漏已炽盛， 除邪漏尽。

行亦应正者，一切众善德本善法者，是谓行也。众法要藏，昼夜亲近遂至无为。然彼群类舍正就邪，不应行者便行、应行者而舍离之，方更翫习不善之法，已习非法离于善道，与地狱相近，是故说曰，行亦应正也。非事莫豫者，非事者，放逸贪淫习于不要之行，是故说曰，非事莫豫也。邪径增垢者，意习邪业心如猿猴舍一捉一，心如流河意不真实不住于善法，如头落发华无从住，是故说曰，邪径增垢也。诸漏兴盛者，犹如芦苇竹聚，亦如溪谷河涧水流盈溢，意不专一心恒放荡漏诸尘劳，是故说曰，诸漏兴盛也。漏已炽盛者，前漏后漏有何差别？报曰，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，不专其念放逸自娱诸漏更兴，是故说曰，漏已炽盛也。除邪漏尽，永求远离不与同

处，诸佛恒沙过去不住，放逸众生被系不解，明者观此行已，知为失道之本，复当思惟求获善法，欲自敬者先当敬法，是故说曰，除邪漏尽。

诸有猗权慧， 常念于身患，
非事亦不为， 应为而不舍，
有念思智慧， 永无有诸漏。

诸有猗权慧者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，适前人说不唐举事，或隐事而说不显其名，或与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又时显名而说、又时隐名而说。然此一偈隐显不定，是故如来说法不指事而说，统为一切故说此偈。或为教授比丘比丘尼、沙弥沙弥尼、优婆塞优婆夷，意常勇猛不怀怯弱不舍本誓，意常劝励不及道者，是故说曰，诸有猗权慧也。常念于身患者，如佛经所说，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，诸有念身自致甘露，不念身者犯于甘露，思惟身本一一分别者，则致甘露所愿必果，有念身者广说如契经。尊者昙摩尸梨亦作是说，夫人一生中，不怀众想念，彼人得善利，多所饶益处。世无众患由念身想故，在山有山想、在家有家念，不离身念者，是谓无上之人，若行若坐不离其念，是故说曰，常念于身患。非事亦不为者，夫人意正所向皆达，所非法事亦不随顺，不应亲近亦不亲近，不应广布者亦不广布，复不向人演说非法，常念舍离不与同俱，是故说曰，非事亦不为也。应为不舍者，常顺时节不失明教，前后中间初不违失，是故说曰，应为而不舍者也。有念思智慧者，诸有形类专其一意，思惟智慧以智断结，犹如田家子左手执草右手刈除，智慧之士亦复如是，执念坚固心不移易，智能分别慧能割断，识物别真谓之智，畅演玄鉴是谓慧，是故说曰，有念思智慧也。永无有诸漏者，智慧所照明，是时诸结皆悉消灭，已尽已除拔其根本，更无生死，是故说曰，永无有诸漏也。

所谓持法者， 不必多诵习，
若少有所闻， 具足法身行，
是谓持法人， 以法自将养。

所谓持法者，尔时佛告尊者大迦叶：「汝今迦叶！当诣大众教诲后学，分别演说深法之义。所以然者，汝所教诲则我教训，汝演法味则我演法味。」是时迦叶白世尊言：「如今新学比丘难可觉悟，今日晨旦有二比丘与共竞诤，一人论无，是目连弟子；一人善说，是阿难弟子。此二人者各执所见共相是非，我等二人当共诃义，谁有胜负义理多少。」是时，世尊勅一比丘：「速

唤论无比丘目连弟子，善说比丘阿难弟子，将至如来所。」比丘闻佛教已，实时唤二比丘，将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是时世尊告二比丘：「卿等云何曾闻如来吐此言教，在大众中与人诤义诤于胜负。见此不耶？」比丘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汝等愚人！何为大法诤于胜如？」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斯颂，所诵持法者，不必多诵习，若少有所闻，具足法身行，是谓持法人，以法自将养也。若有利根众生诵一句义思惟分别，尽诸有漏越次取证，得其道果永无爱欲能尽诸结，未获求方便使获，未得果证求方便令得果证，如此之人乃名多闻也，名曰持法。以法次法证法向法，一一思惟如法教诫无所违缺，是谓持法，不必多诵习也，虽少所闻，具足法身。

虽多诵习义， 放逸不从正，
如牧数他牛， 不获沙门正。

虽多诵习义者，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有异比丘从远方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尔时比丘须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我闻多闻比丘，齐几名多闻比丘？如来说多闻比丘，限齐至几许，名为多闻比丘？」佛言：「比丘！吾前后所说不可称记，一者契经，直文而说义味深邃。二者诵，比次言语不失本文。三者记，诸四部众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，复十六偈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，二人不取，弥勒、阿耨是也。四者偈，偈散在诸经，义味深广义丰理弘。五者因缘，缘是故说是，不缘是故不说是。六者出曜，所谓出曜者从无常至梵志，采众经之要藏，演说布现以训将来，故名出曜。七者成事，所以言成者，如持律人记律所犯，故名成事。八者现法，所以言现者，记现在事，目覩耳闻故名现也。九者生经，所以言生经者，如孛鹿母前身，所更一生数生至百千生，故名生经。十名方等，方等者前略后广，无事不包，故名方等。十一名曰未曾有法，若尊者阿难以未曾有法叹如来德。十二者义经，所以言义者，契经义偈义一一通达无复滞碍。多闻比丘齐此而止。复次比丘！若族姓子信心笃信，受四句义！讽诵通利法法成就，次法向法以法证法，一一思惟如法教诫无所违阙，比丘齐是名曰多闻。虽复多诵包识众经，不顺其法如其教诫，违法自用者于法有损，不名多闻。」如来引喻告诸比丘曰：「昔有一人多牧群牛，舍己群牛数他群牛以为己用，己所有牛，或遇恶兽或失草野，日有损耗不自觉知，便为众人所见嗤笑：『世之愚惑莫甚于卿，认他群牛以为己有。』多闻比丘亦复如是，自不随顺正法言教，能劝进他行四事供养，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医药，复劝进人奉戒修福，行善得报习罪受殃，此多闻比丘不随沙门禁律，为诸梵行所见嗤笑。皆共重集至比丘所，呵止谏曰：『汝为多闻，古今分明演折幽奥，不能自正安

能正人？犯沙门律违法越教，虽尔，人生一世谁不志？乱世谁无过？诸天神仙皆闻有愆，唯有智士百虑千失犹是上行。』」尔时梵行说此偈曰：

「虽多诵习义， 放逸下从正，
如牧数他牛， 不获沙门正。」

尔时多闻比丘素自聪鉴，犹如新衣易染为色。时多闻比丘改往修来洁心净意，诸漏已尽得阿罗汉果，六通清彻存亡自由，所愿成就。

出曜经卷第六

出曜经卷第七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放逸品之二

◎吾观远来士， 众相不缺漏，
此必王世界， 终不宗奉师。

是时，菩萨问阿兰曰：「汝学积久涉苦无数，为获何证而自娱乐？」阿兰报曰：「吾所游学，度于色想上至空处，于其中间而自娱乐。」是时，菩萨便作是念：「阿兰无智独吾有智，阿兰无信独吾有信，阿兰犹尚得此空定，况我进学不成无上等正觉乎？」是时，菩萨思惟色想，反复校计即获空定，即问阿兰：「汝所获定齐是空耶？复出空耶？」阿兰曰：「菩萨所学定意齐是而已，更无余定可狎习者。」是时，菩萨内自思惟：「吾今宜可至鬻头蓝弗所。」即至蓝弗所问蓝弗曰：「汝今在此学来积久，为获何定而自娱乐？」蓝弗报曰：「吾所游学，从不用处至有想无想处。」菩萨闻已即自入定，便获不用处至有想无想处。是时，菩萨便作是念：「蓝弗无智独吾有智，蓝弗无信独吾有信，蓝弗犹尚能获此定，况我进学不成无上等正觉乎？」菩萨舍此定已不由此法，得成无上等正觉，内自思惟说此偈曰：

「众生贪自丧， 乐获世俗定，
轮转堕生死， 祸灾入世冥。」

是时，菩萨复自思惟：「此非至要泥洹之道，我当更求出要之路。」复向蓝弗说此偈曰：

「我当暴尸骸， 露现钩鏹骨，
要当方便求， 生老病死本。」

是时，菩萨便复前进在闲静处，勤形苦体日进一麻一米，六年苦行，意欲起行，起则前倒坐则却偃。是时，兜术诸天下降卫侍菩萨，观见菩萨无出入息，或言命终或言灭度，悲哀感结而说斯偈：

「本执弘誓心， 拯世无边境，
舍彼忉利宫， 今方取命终。」

尔时有天前问菩萨：「若使尊人厌患人间饮食精气，当以天上自然精气益菩萨力。」是时，菩萨复作是念：「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气，断人间食者则非其宜。」是时，菩萨便不受诸天所贡饮食精气。菩萨勤苦苦行已经六年，便自校计：「身中我今气力羸劣，夫成无上等正觉道，不以苦行劳身然后成道。我今宜可饮食人间之食，食粳米蜜麴膏油涂身。」是时，菩萨便说此偈：

「煎熬湿爱本， 以心智断别，
心为万想本， 计身无有仇。」

尔时菩萨即如所念，人奉蜜麴乳糜膏油涂身。时，菩萨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给所须，时彼二女[谷·禾+牛]五百牛乳饮二百五十牛，复[谷·禾+牛]二百五十牛乳饮百二十五牛，复[谷·禾+牛]百二十五牛饮六十牛，[谷·禾+牛]六十牛饮三十，复[谷·禾+牛]三十饮十五，[谷·禾+牛]十五饮七，复[谷·禾+牛]七，便为菩萨作食，乳沸出釜上一切复还入釜。时，有相师梵志，见釜乳沸还相，谓言：「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，便成无上等正觉道。」时二女人以金盂盛糜贡上菩萨。菩萨纳受，食已澡漱，以金器投于水中，释提桓因接取持诣天上。菩萨气力充体，渡尼连禅水。是时，水侧有一人，名曰吉祥，执剑刈草，菩萨直前语吉祥曰：「见与少草敷地结跏趺坐。」吉祥奉上草。往诣树下躬自敷草结跏趺坐，发大弘誓：「我今已坐此树下，终不坏坐，要成无上等正觉道乃起于座。」是时，弊魔将十八亿众并魔子萨陀至菩萨所，或兽头人身或一头两体，或为猿猴师子、虎兕毒蛇、恶兽魔鬼形体若干，担山吐火，手执刀剑戈矛戟楯，侧塞虚空跳踔吼唤来恐菩萨。菩萨慈力一毛不动，便成无上等正觉道，魔即退还。

是时，如来熟视道树目未曾眴，时有三贾客远涉道来欲还本土，诸天固遮不使时过，牛车顿蹶，诸天告曰：「如来成道已经七日，可往奉献饮食。」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来所贡上饮食。是时，如来不欲纳受。所以然者？「若我舒手取食者，与外道梵志不别？我今当观过去诸佛世尊为用何食？」适作是念，诸天空中曰：「过去诸佛皆用钵食。」发语已讫，四天王奉上四钵，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。是时，如来复作是念：「今四天王奉上四钵，若我取一舍三、取三舍一则非其宜，今尽取四钵。」拍为一钵。时，彼贾人以蜜酥酪奉上如来，即为囑愿：「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气力，当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无病，终保年寿终受吉祥，两足安隐四足安隐，远来安隐现在安隐，夜安隐昼安隐日中安隐，一切诸[谷-禾+卯]子安隐，居家尽安隐无病内安隐，及诸一切眷属安隐，多诸净洁饮食，治百秋见百秋。」

尔时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说话，内自思惟：「欲使前人自来请受。」时，摩竭人民闻菩萨已成佛道，昼夜恳惻追念如来，摩竭国界疫气纵横，应度众生八万人死尽生天上。尔时世尊渐复前进，先降五、次二五、次三十七、次十三村人，尔时阎浮利地有六十罗汉，如来六十一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人间分卫，两两为伴慎勿独行。所以然者？众生处世或有利根或有钝根，不遇沙门者便失泥洹。」

尔时世尊转诣鬻毘黎梵志村聚。尔时世尊降千梵志，转向罗阅城，瓶沙王闻如来转诣罗阅城人间分卫，即严四种兵欲出城外。诸天闭城门不使王出，王问左右：「何故不出城？」虚空报曰：「大王当知！有缘众生幽系在狱，若王放大赦者，乃得见如来耳。」尔时大王寻放大赦，牢狱系囚悉得开解，是时王寻得出城往迎世尊。如来遥见瓶沙，即下道诣尼拘留树下坐。时瓶沙王即下步进往趣如来头面礼足，三自称字姓名：「我是摩竭国界瓶沙王也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我先以知摩竭王耳。」尔时世尊命王复坐渐与说法，使摩竭人民万二千人、诸天八万，诸尘垢尽法眼得生。是故说曰，不逸摩竭人，缘净得生天。

不欲致名誉， 智者分别义，
无逸义丰饶， 智者所承受。

不欲致名誉者，为诸贤圣正见之人，复为诸佛贤圣弟子所见叹誉，如此之人能去放逸习清净行，不放逸之人于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饶益。夫人处世从今世至后世，与善法相遇、遭贤遇圣、闻法辄得蒙度，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誉，

在在处处绍继佛种正法久存，是故说曰，不欲致名誉。智者分别义者，广学之人亦知俗义复知道义。云何知俗义？或习耕田种作、或入海采宝、或学书文辞、或算计历数、或学刻印封藏、或为王者执使通致远近、或和合二寇各处无为，如此俗义皆由不放逸得办此事。云何智者解了道义？坐禅诵经佐助众事。云何坐禅？夫坐禅入定者，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，复得四等慈悲喜护，神足、天耳、知他人心智、自识宿命，复见众生逝者生者。不憍慢之人入禅定意，办此诸法成第一义，斯由不放逸也，放逸之人终不成办，是谓坐禅之人所获功德。云何诵经？堪任诵习契经、律、阿毘昙、杂藏，及外异学所诵经典，有人禀受不悞其义，若有外学来诘问者，便能酬答无有狐疑。放逸人不能习此法，放逸人者不能成办。云何佐助众事？是时无放逸人能劝四辈供事三宝兴起塔寺，或起讲堂冬温夏凉，或作食堂，修治补缺，散华烧香香汁洒地，供给当来过去现在众僧，不放逸之人能成办此事，放逸人者不能成办，是故说曰，智者分别义。无逸义丰饶者，不放逸人饶财多宝，于世技术无所乏短，意欲施行出众人表，采致真珠车璩、马瑙虎珀、水精琉璃、无价摩尼珠，此是俗间不放逸所得。出家学道得阿罗汉，获第一妙智见致身证，得空入空三昧，得无愿入无愿三昧，得无想入无想三昧，得此泥洹要路者，皆由不放逸也，是故说曰，无逸义丰饶也。智者所承受者，所以言智者，言无漏失，语常含笑不怀憍慢，便能兴致如此之德，无智之人不能成办，是故说曰，智者所承受。

现在所存义， 亦及后世缘，
勇士能演说， 是谓明智士。

现在所存义者，不放逸人于现在法中，多获财宝自然受福，为人所念，言从语用承受其教，放逸人则无是也，是故说曰，现在所存义也。亦及后世缘者，不放逸人得为人次，便能布施持戒守齐，见诸行道者代其欢喜，以诸善法香熏身体，于百千世颜貌端容，是故说曰，亦及后世缘也。勇士能演义者，随时应适不失其所，所谓勇士者，佛及弟子是也，是故说曰，勇士能演义也。是谓明智士者，能成就众法分别思惟，为人导，将示人之善、除人之恶。

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能免深海难， 如象拔淤泥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国王波斯匿有一暴象，恒入军阵所在征伐无不降伏。然彼暴象饮酒过多没在深泥，将诸大象人众数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动。有一智人见而问曰：「汝等众人何等作为？」众人报曰：「王家大象暴战没在深泥，以数千象力及以人众共挽，不能移动。」智人问曰：「此象先时力为多少？」众人报曰：「此象战鬪力无涯限。」智人复告众人：「汝等还舍象众，吾能拔出使得无他。」是时，智人即集鼓角椎钟鸣鼓，像如战鬪，复使众人皆着器仗，象闻鼓声谓为大寇入境共相攻伐，即从深泥越奔趣军众，驰奔四面求索战鬪。时，波斯匿王问左右：「拔象淤泥是谁之力？」左右白王：「有一远侨智人，设此权谋得免象难。」王寻赏用以为辅佐。时有众多比丘眼见耳闻，便自校计：「象为六畜无有慧明，堕无闲处，闻战鬪声便从淤泥而自拔济。然我众人没在生死之海，不离五道之难，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，不能自拔，共相追逐一身灭坏，复受一身动与罪连，还转六趣求出无期。」是时，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，如救火然如避劫烧，炽然诸法焚烧结使，如铁百炼成器必利。人亦如是，结去心存矐然大悟，得阿罗汉果，六通清彻存亡自由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知诸比丘执志坚固信不怀倦各相克励，复知战象自拔淤泥。为后众生作大炬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阐扬大教远近听闻，在诸大众而说此偈：

「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能免深海难， 如象拔淤泥。」

比丘谨慎乐者，持行比丘心不放逸，内外清彻无有瑕垢，游志无为无染无污，是故说曰，比丘谨慎乐。放逸多忧愆者，众畏之原首多诸愆咎，亡国破家无不由之，犹火犹贼亦如毒药，放逸之人心意倒错，堕入恶趣自入深渊，复教人入渊，多诸恐畏初无欢乐之心，是故说曰，放逸多忧愆也。能免深海难者，云何名为深海难？饿鬼畜生地狱是，欲从三趣求毫厘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济者。得须陀洹果能拔饿鬼畜生之难，以离世患不与罪俱，是故说曰，能免深海难也。如象拔淤泥者，是时战象内心自念：「吾前后来受王宠待，甘美饮食吾先服食，与王鬪战无不降伏，设我今日没在淤泥不自拔出与王进鬪者，则我失由来之名，亦使一国被其毁辱。」是故说曰，如象拔淤泥。

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散洒诸恶法， 如风飘落叶。

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。是时，众多比丘在彼众中日夜行道，树木繁茂荫厚昼闇各不相见，贼寇纵逸在彼暴虐，恐怖诸行道比丘。及至秋节风飘叶落，各得相见，贼自隐藏。时诸比丘复作是念：「荫厚叶茂寇贼纵逸，外事如是内亦当尔，毛发爪齿形容殊妙，覆诸结使奸爱游荡，得伺其便劫善本财货。」众多比丘到时，持钵入城乞食，还诣精舍自敷座具，端意正心系念在前，思惟方便伐结使贼，渐渐除垢，断欲爱色爱无色爱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，各在闲静思惟校计，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。尔时世尊，欲使大法久存于世，为后众生作大炬明，阐扬大教远近听闻，在诸大众而说斯偈：

「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散洒诸恶法， 如风飘落叶。」

结使大聚，智慧火然，斯不由师自然觉悟，后学众生能法此者学中之上，从师承受学不进者学中下也。如是比丘！当求上学，勿为下学。

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结使所缠裹， 为火烧已尽。

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。是时，众多比丘日夜行道，地中众草极大茂盛各不相见，贼寇纵逸在彼暴虐，恐怖诸行道比丘。及至秋节风飘叶落，各得相见，贼自隐藏。时诸比丘复作是念：「荫厚草茂寇贼纵逸，外事犹然况复于内！发毛爪齿形容端正殊妙，覆诸结使奸爱游荡，得伺其便劫善本财货。」众多比丘至时持钵入城乞食，还诣精舍自敷座具，端意正心系念在前，思惟方便伐结使贼，渐渐除垢，断欲爱色爱无色爱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，各在闲静思惟校计，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。尔时世尊，欲使大法久存于世，为后众生作大炬明，阐扬大教远近听闻，在诸大众而说斯偈：

「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结使所缠裹， 为火烧已尽。」

犹如野火烧尽茂草永灭无余，此亦如是，除欲界结使亦无遗余。

「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各各以次第， 得尽诸结使。」

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。是时，众多比丘日夜行道，到时入城分卫，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诣王藏。诸比丘见已内自思惟：「王者教令民悉靡从，况今如来有无量之藏。何者是耶？所谓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直行，有此诸道之法，得尽结使，为良为美无过上者。」是故说曰，各各以次第，得尽诸结使。

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义解分别句， 行息永安宁。

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。是时，众多比丘到时着衣持钵，入罗阅祇城乞食。见诸王子及长者子数十之众，共学射御箚箚相拄无空漏者。时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：「此诸贵族子，学此射术者，希望称誉，兼俟外寇令敌不入国，虽学是术不成学术；能以毫厘四谛分别思惟系在心者乃为学术。」众多比丘乞食讫，还出城到精舍，澡洗手脚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系念在前，昼夜不息便获四谛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惻其心，各在闲静思惟校计，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。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，为后众生作大炬明，阐扬大教远近听闻，在诸大众而说斯偈：

「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义解分别句， 行息永安宁。」
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恋净小致大， 积恶入火焚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佛弟子名拘提，于罗汉果六反退还，至第七头自觉得证，即求利剑，复恐退还，自害其命。是时，弊魔波旬驰奔四面求觅比丘，神为生何处？不知神所生之处，往至问佛：「奔趣四方求觅神识不能知处，求觅拘提亦不知处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拘提比丘已取灭度，神识处空与空合体。」弊魔闻已，心兴鬻毒，举身自投青莲香浴池中，池水涌沸，水性鼃黿之属尽皆命终。是时，拘提比丘求于道果七反退转，诸罗汉等见其退转复恐却退，昼夜精勤修贤圣道而现在前。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，于证恐退复还，欲使大法久存于世，为后众生作大炬明，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比丘谨慎乐， 放逸多忧愆，
恋净小致大， 积恶入火焚。」

「恚怒隆盛，冷水扬沸，
恶至罪牵，受报无穷。」

「昼夜当精勤，牢持于禁戒，
为善友所敬，恶友所不念。」

昼夜当精勤者，何以故说精勤远离非法之相貌，去离不善法，精勤于善法，精勤灭有漏，邪见颠倒狐疑犹豫皆悉除尽，复求方便去诸习结，是故说曰，昼夜当精勤。牢持于禁戒者，身口意威仪善念修习，心如金刚不可沮坏，执戒牢固不为外邪得其便。禁戒者，二百五十戒。牢持守护不为慢怠，防戒当如不度弃捐法，淫怒痴起息令不起，是故说曰，牢持于禁戒。为善友所敬，恶友所不念者，善友者，正见之人，修于真正之法等成就者，尽为彼人所敬念，恶无放逸，是故说曰，为善友所敬也。恶友者，恶知识，离彼此岸，见诸善人修道德者，心怀嫉妬不欲闻见，是故说曰，恶友所不念。

无念及放逸，亦不习所修，
睡眠不求悟，是谓入深渊。

无念及放逸者，多喜忘误，性意错乱，心所施为尽为不善，善念遂灭恶念增生，已生恶念便堕恶趣，为人所憎嫉。放逸之人昼夜思念，吾当舍此至彼，或生害心起若干念，是故说曰，无念及放逸。无念及所修者，意常慢惰，已生慢惰为道俗所弃。云何为俗所弃？如佛契经说，长者子慢惰之人，有六非义受罪之法。云何为六？事应速行而不行，事应挽行而不行，饱食应作而不作，极饥应作而不作，极热应作而不作，极寒应作而不作。是谓长者子慢惰之人，有此六非义受罪之法，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，是谓俗所弃。云何为道所弃？于是比丘不诵契经律阿毘昙及以杂藏，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于现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习，于道俗中永无所习。云何于俗无所修习？意不汲汲修习命财非命财。所谓命财者，象马牛羊奴僮仆使是谓命财。云何非命财？金银七宝谷食田业养生之具，是谓非命财。藏置不牢为贼所侵，是谓俗所不修习。云何于道所不修习？不守护诸根，前念生后念续，念念恶随不容善想，如河于山而下流，有人意欲中断绝而不流者，终不可得。放逸之人亦复如是，念念恶随，有人欲于前念后念中间生善心者，终不可得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恶念念念相随，是故说曰，亦不习所修也。睡眠不求悟者，犹如有人或时在众听法，为睡眠所逼不能觉寤，或时与人言语辄便睡眠，唯有智者方宜谏谕，或以苦言谏谕，或以骂詈加彼，或以方便先瞋后喜。是故世尊出五鼎沸

世，为人演说生死炽然之法。设能分别知苦原本，则无复此众患之法。不求巧便于诸善法，日衰日耗增有漏行，是故说曰，睡眠不求悟。是谓入深渊者，戒有二业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二百五十戒，清净如真金；二者于诸善法不广修学，求尽有漏得无漏证。亦复不求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，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，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，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果。于斯诸法不肯狎习，便自堕于深渊不至究竟，是谓道者入深渊也。云何俗入渊？若人处俗，不习乘象御马执钩掷索、相鬪峻伪应进应退，尽不修习，便自沉没不能显其名德，家业不成就，是故说曰，是谓入深渊也。

常求除前愆， 使不失其念，
随时不兴慢， 快习于善法，
善法善安寐， 今世亦后世。

当求除前愆者，犹如曾入海人，谙知入海孔穴道路，所经过处，某处某处水浆、某处博戏家、某处淫种家，如此诸家当念远离。设至海中，有菓名摩檀那，亦莫取食，设食此菓者便不能采致珍宝。彼执律者亦复如是，示人径路常念避去非法之聚，设入非法聚者则不能采致深法。犹如有人素不明道，意欲所趣则有留碍亡失财物，能按大道不从邪径者便安隐归家。内法亦复如是，守护善法使外恶不入，常念思惟不去心怀，是故说曰，当求除前愆，使不失其念。云何随时不兴慢者？常念随时不兴于嫉慢，恒有勇猛心不怀懈怠，志离放逸诸法，并集众善具足，犹如勇士能却外难着铠持仗，心不怯弱手执弓矢脚不移转，便不复畏外敌。比丘亦复如是，执心牢固兴弘誓意而自缠络，除结使贼亦无疑难，是故说曰，随时不兴慢也。云何快习于善法？所谓法者，善不善无记。世尊说曰：「念除不善无记，当修于善法。何以故？不善法者令人入恶，无记法者令人堕愚惑之中，善法者令人生善处天上人中，或入无为泥洹境界。」是故说曰，快习于善法。云何善法善安寐者？不复畏堕地狱饿鬼畜生。若人毁辱不怀畏惧，卧寐恬淡寤则常安，是故说曰，善法善安寐。今世亦后世，若在今世无有愁忧苦恼。何以故尔？以其善修法故。若生后世，遭遇贤圣不离善处，斯由身身相续习善所致。是故说曰，今世亦后世也。

思惟不放逸， 为仁学仁迹，
从是无有忧， 当念自灭意。

思惟不放逸者，去五缚着，不住五处，终日思惟导引比丘修持禁戒。戒有二业。云何为二业？一者二百五十戒，二者柔顺戒业。出言柔软不复害人，受诸梵行人教诲之法，所闻法教闻能遵奉，不失贤圣出要之路，是故说曰，思惟不放逸也。为仁学仁迹，从是无有忧者，定意不乱，内怀慈仁加被众生，不习欲爱瞋恚愚痴，但念思惟去离出爱，求入寂定之室，是故说曰，为仁学仁迹。从是无有忧，云何？当念自灭意，常当专念守意不乱，莫求彼短幸望其行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。或变其被服作父母兄弟来入，诡烧善男子者，不能得其便，心已得定终不忘失无漏善法，已得善法便受如来名号，已受名号佛法便得久存，是故说曰，当念自灭意。

善求出要， 顺从佛法，
当灭死众， 象出华室。

善求出要者，疾求方便善求伴侣，厌患生死贪欲远离，复求思惟恶露之观，虽处生死心不染着于生死。出要者，出生死也，亦出三有更不受生。出要者，所谓出家学道，修无上道离于家业。出要者，露精自暴不求覆盖。是故说曰，善求出要也。顺从佛法者，云何顺从佛法？守一正见不着邪部，与行相应不缺道心。行相应者何者是？谓得阿罗汉。不缺道心何者是。谓除诸结诸不善法，无邪倒见。违此法者则不与佛法相应，是故说曰，顺从佛法也。当灭死众者，云何名为死众？百八结是也？求方便灭使不生。复重说曰，云何为死众？所谓生老病是，亦求方便灭使不生，竖弘誓幢击四等鼓，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，悬解脱幡布大音声遍满世界，普告蜎飞蠕动之类：「吾今已成等正觉道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汝等亦当如我尽生死原入无畏城，无复众恼涉历生死。」是故说曰，当灭死众也。象出华室者，昔有一人捕得大象系以铁锁属王波斯匿，象甚凶暴伤害人民不可称计，或还害象破坏市肆生拔菓树不可禁止。波斯匿王即遣人众围捕缚束闭在华室，系鞅不与食，犹暴难禁制。是时，王家更被暴象，皆着器仗有所征伐。夫象战法，有所攻伐必同声唤。时彼系象闻知有外寇来侵境者，象怀瞋恚顿锁自掷踏坏华室，驰走东西命敌而行，众人见已皆怀恐怖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此暴象被系得脱，自命大敌欲摧灭之自求永安。如来将欲现其勇猛，为彼众生现其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在大众中而说斯偈：

「善求出要， 顺从佛法，
当灭死众， 象出华室。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龙象出现必有所益，虽为畜兽宿识极深，生八难处离于仁义，闻众多象被钾着仗，欲攻外寇奉教齐唤，象王闻者顿系驰奔恐不免难。畜兽愚暗犹尚乃尔，况汝等比丘躬从如来，闻句义味义句身味，身不能断缚着结使远离生死，自系牢狱。」复告四部众：「夫世间系者无有牢固，为危为脆为磨灭法，不能舍家断慈慕心去俗因缘，自不念道复不教人自行其道。象之被系未经旬日，便自求脱得处无为。汝等众生染着生死，追忆受身积如十方山岳，目覩死者泪如十方四海，人之遗发计如十方生草，犹尚不能得免众难，犹如重罪之人一岁三移，出狱复入狱，不自改愆求出无为，何为贪着放逸不求解脱？常处在家业多诸秽污养妻畜子家之重鞬，念求方术舍慈着心。」时诸人民僉然心悟，心开意解求出为道。「我等以断世俗羈鞬，复当方宜断生死羈鞬。」用意精勤昼夜不停，各各以次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是时，如来见诸比丘各获道迹，叹说：「善哉！为大族姓子行应真正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被三法衣，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更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受人信施不唐其功，堪能为人福田。不但我今赞叹汝身，诸得道者皆赞叹之，亦能自利复能利人，展转相利则佛种不断，正法亦久存于世。若有众生以其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时惠施者，获福无量不可称计。」

若于此正法， 不怀放逸意，
断生老病死， 越苦度彼岸。

若于此正法者，内所修学皆谓正法。不怀放逸，纵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，虽复受生生于中国，尽其苦原，是故我说苦之原本。是故说曰：

「若于此正法， 不怀放逸意，
断生老病死， 越苦度彼岸。」

放逸品竟

出曜经卷第七

出曜经卷第八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念品第六

念喜生忧， 念喜生畏， 无所念喜，
何忧何畏？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，唯有一子卒便命终，昼夜追忆不能饮食，脱衣露形在塚啼哭，恒忆亡儿行来进止处所。是时梵志出舍卫城到祇洹精舍，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。是时世尊告梵志曰：「汝今梵志诸根不定心意倒错，有何事故乃至于是？」梵志白佛：「唯有一子舍我命终，不能逐亡苟存而已，诸根岂能得定意不倒错耶？少小养育冀望得力，今便舍我无常，心意懊恼不能去怀。自死已来昼夜追忆不离食息，脱衣露形在冢啼哭，恒忆行来进止处所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如是梵志！如汝所言，皆由恩爱生愁忧苦恼。」梵志白佛：「不如瞿昙所说，世人恩爱皆生欢乐。」时彼梵志闻佛所说亦不然可，即从坐起俨头而去。道经戏村，见有二人对坐博戏，梵志见已便兴斯念：「夫人处世高才智慧，博古揽今敷于幽奥，无有出此博戏之人。我今可以瞿昙所说向彼二人宣耶？」时梵志即向二人说瞿昙所说言教，时彼戏人谓梵志曰：「如是如是如汝所言，恩爱合会皆生欢乐。」梵志心自生念：「我之所念与彼不异。」即从坐起欢喜踊跃涉道而去。如是展转闻波斯匿王，时波斯匿王语末利夫人曰：「卿颇闻瞿昙沙门所说，恩爱合会皆生愁忧苦恼耶？」夫人白王：「如王所说，恩爱合会皆生愁忧苦恼。」王告夫人：「汝是瞿昙弟子，瞿昙是汝师，岂得不说恩爱合会生愁忧苦恼耶？末利当知！恩爱合会皆生欢乐，喜情内发共相娱乐，何以故说生愁忧苦恼耶？」是时夫人前白言：「愿听微言，以自陈启，若见听者敢有所宣。」王报夫人：「恣汝所说。」夫人白王：「云何大王！颇念婆耆利王女不耶？复念流离大将军不？复念禹翅刹利夫人不？」王告夫人：「我甚爱念婆耆王女、流离大将军、禹翅刹利夫人，不去心怀斯须顷。」夫人白王言：「云何大王！斯诸人等设当变易各就后世，当有愁忧苦恼不耶？」王告夫人：「彼等诸人变易迁转，甚怀忧愁痛切叵言。」夫人白言：「王念爱我不？」王报夫人：「甚爱于卿。」夫人白言：「设我迁转变易不住者，王复当愁忧不？」王告夫人：「甚怀愁忧，不去食息心意倒错，或成狂病。」「云何大王！颇念迦尸拘萨罗国界人民不？」王报夫人：「甚爱敬念。所以然者，如我今日五乐自娱，皆由拘萨罗国界人民得此欢乐。」「云何大王！若使拘萨罗国界人民变易迁转，当生愁忧苦恼不耶？」王告夫人：「若无彼人民则无我身，那得不生愁忧苦恼乎？」「如今大王以自证明，恩爱离苦、怨憎会苦。如来所说，正谓此义耳。」时波斯匿王心开意悟，即勅夫人：

「自今已后，我为瞿昙弟子，瞿昙为我师。」「我今未利，遥归命瞿昙沙门归命法归命比丘僧，尽我形寿不复杀生。」是故说曰，念喜生忧，念喜生畏；无所念喜，何忧何畏？念喜生畏者，人得疾患，瞻养病者恒生忧畏恐病不差，或欲至他方、或为王使、或入海采宝，家人畏惧恐行不全济，家人谏喻：「家有余财足毕命生活，何为远涉艰难采致贵货？设汝去者两头俱衰，或行安住衰、或行衰住安。」是故说曰，念喜生畏也。无所念喜，何忧何畏者，云何？设无所念喜，能除欲爱。何以故？以其欲界忧根坚固掘根甚难，是故说曰，无所念喜何忧何畏。有忧则有畏，无忧何有畏耶？忧尽则畏尽，五灭十八灭，此之谓也。念喜生忧、念喜生畏，念喜已离，遂舍狂惑。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有梵志大种稻田，唯有一子在田守卫，时天大雹雨，伤杀稻子并杀其儿。时彼梵志心怀苦恼驰走城市，裸形露跣不避豪贱，展转以次到祇桓精舍。然彼梵志应得受化，如来玄鉴知应得度，即化祇洹门外尽为稻田，复作化人如梵志子。梵志见已意即开悟，稻田我子今故存在，横自劳苦在外驰走。心意还定不复狂惑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是时如来见彼坐定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，苦习尽道四谛真如，尽为彼梵志一一说之，逆顺三昧空无想愿一一分别，使彼梵志矐然大悟，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彼已得法成法，无虚妄法、无狐疑法，自处如来众无所畏法，即从座起礼如来足：「自今已始受三自归，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，尽形寿不复杀生。」是故说曰，念喜已离便舍狂惑。心意还正皆由佛力，不遇佛者则不成办。

夫人怀愁忧， 世苦无数端，
斯由念恩爱， 无念则无畏。

夫人怀愁忧者，众生之类昼夜愁忧相对号哭，或时失性遂致狂惑，皆由恩爱恋慕所致，是故说曰，夫人怀愁忧也。世苦无数端者，衣不盖形食不充口，颜色萎黄身体垢坳，五亲分离废诸伎术，皆由恩爱致此灾患。人在世间遇诸苦恼，亦由恩爱不能舍离，是故说曰，世苦无数端也。斯由念恩爱者，生死久长苦本难寻，愚者处中不自觉知，人相恋慕非徒一类，或念父母兄弟宗亲知识，死者生者于中兴念，追号啼哭，是故说曰，斯由念恩爱也。无念则无畏者，人去想念无所恋慕则无愁忧苦恼。有家忧家有财忧财，有车乘鞍马则忧车乘鞍马，无车乘鞍马则无所恋。无想念者，何者是？所谓欲爱尽人永断无余。何者断欲爱人？所谓径取阿那含不由二道，是谓断欲爱人，无有想念永处究竟不还欲界，凡夫爱未尽，虽获五通不离三有，若失神足悲怒隆盛，弹指之顷还堕恶趣，方当经历劫数乃还复身。是故说曰，无念则无畏也。

是故不生念， 念者是恶累，
彼则无诸缚， 无念无不念。

是故不生念者，人生世间，由念生恩爱、由念变易，诸有愁忧苦恼皆缘念而生，是故说曰，不生念也。念者是恶累，云何？犹世有狂夫身抱困病，以其病故，或杀五生或杀百生以救病者谓蒙瘳降，不知病者受罪无数。或有病人杀生祠祀亦望救命，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铁笼里者，于一重间尽安卫守共相括证，不听司命来录死者。此事不然。皆由恩爱致此灾变。或复有人知亲别久，远来归家念彼人故，杀害虫兽不可称计共相庆贺，以积殃祸之根。是故说曰，念者是恶累也。彼则无诸缚者，所谓缚者，羁绊人神不至无为，如契经所说，夫人染着爱心未尽者，有缘有因所趣生处，或彼终生此，有因有缘系所系、缚所缚、结所结。犹如智人及智弟子，若能作华鬘，先作长绳为本，因上织华鬘，以花为缘得成华鬘。爱心未尽者亦复如是，有缘有因所趣生处彼终生此，有缘有因得果证之人，不复经此诸缚之难。是故说曰，彼则无诸缚。无念无不念也，以离恼热念，而无恩爱、无为乐，游戏第一义，是故说曰，无念无不念。

念为求方便， 非义未设权，
权慧致大义， 自致第一尊。

念为求方便者，欲得修习无上智慧，分别深义无有欺诈，已成此慧终已无乱，是故说曰，念为求方便也。非义未设权者，云何？非义与此深义亦不相应，令人堕恶不兴善根，为诸智人所见嗤笑。若能改已往失者，令作将来福也，便为天人所叹誉，权得消咎于当时，殖善本于来世，是故说曰，非义未设权也。权慧致大义者，云何？与善知识从事，教人正见不顺邪业，亦复不习外道异术，承受其义，所谓义者，无漏慧义禅义观义，是故说曰，权慧致大义也。自致第一尊者，诸佛世尊奉持禁戒，不放逸人执心牢固不入邪聚，恒以禁戒训诲众生常求三业，是故说曰，自致第一尊也。

莫与爱念会， 亦莫不念俱，
爱念不见苦， 不念爱忧戚，
于中生愁戚， 消灭人根原。

莫与爱念会者，昔有二人共相爱敬不能相离，行则俱进食则同甘。中共离别各在异处，后复追忆思共相见，屡遣信唤欲得同处。「卿若不来益吾愁矣。」此人怨家与彼人亲亲，彼其来唤宁可共赴其命耶？遂便从命相与共

往，别久相见内怀欢喜，见彼怨家情愤不悦，在其隐处亲亲义言：「奚复与我怨家游止同行，我不喜见。」得此言说，爱着偏多便共俱还，其后思想复遣信唤，如是再三，复语亲亲：「何故与彼人游处耶？」其人报曰：「爱至待厚退忘来言。」即复报曰：「思见所欢复见恶缘，我今何为乃尔恋着亲亲，两不相适耶？」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学道。复有一人唯有一子，为罗刹鬼所持，昼夜忧念不能舍离。时罗刹鬼全举小儿诣鬼住处经十余日，彼人不见其子，昼夜忧念死而复稣。罗刹鬼复将儿还，父见儿喜不能自胜，终日抱弄视无厌足，若见罗刹复怀愁忧衣毛为竖。复经十日，罗刹鬼复将小儿还诣鬼国，父后追忆不离食息，如是数反遂成忧疾。其父思惟：「人生忧恼其苦万端，我今宜可舍家为道。」即便出家得在道次。尔时世尊欲度彼人等，示现权慧安处无为，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莫与爱念会， 亦莫不念俱，
爱念不见苦， 不念爱忧戚，
于中生愁戚， 消灭人根原。」

世尊说曰：「恩爱犹尚不可恋慕，况非恩爱而可亲近？」时二比丘内自思惟：「如来所训正为我等，宜自谨慎修无上梵行。」昼则经行夜则坐禅，未经旬日即获道迹，身能飞行眼能彻视，六通清彻无所罣碍。于如来佛法为有反复，咄嗟恩爱不可恃怙，诸结使尽得罗汉果，善哉福报如影追形，福业冥报如油津衣，身自衰丧罪福不朽。

爱念就后世， 朋友知亲多，
长夜愁忧思， 念离甚为苦。

爱念就后世者，父母兄弟姊妹中表，及诸知识男女大小，从今世至后世流转不停，是故说曰，爱念就后世，朋友知亲多也。长夜忧思啼泣号哭，蓬头乱发搥胸懊恼，是故说曰，长夜愁忧思。念离甚为苦者，恩爱已离，或在他方、或复命终，所求不得所念不从，是故说曰，念离甚为苦。

念色善色容， 天身而别住，
极乐而害至， 为死王所录。

念色善色容者，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上空界有天名欢乐，过差展转共集作倡伎乐终日无厌，由其欢乐过故，从彼命终今生此间。比丘当知，复有天名曰喜笑，展转共集举声大笑终日无厌，以其笑

过差故，从彼命终来生此间。」是故说曰，念色善色容也。天身而别住者，昼夜戏笑不计无常对至，谓为受天之福无有穷已，极乐而害至，作倡伎乐举声大唤，皆是害本皆当捐弃，寿非久保便为死王所摄，随形料简科量罪福分别善恶，重罪付镬汤轻付鬲子，平正如水齐量如概。是故说曰，为死王所摄也。

若人处昼夜， 消灭念爱色，
自掘深根本， 不越死径路。

若人处昼夜者，专精一意断欲界欲爱永尽无余，昼则勤精夜则讽诵，是故说曰，若人处昼夜也。消灭念爱色者，已灭已尽度有至无，无复恚怒，是故说曰，消灭念爱色也。自掘深根本者，或时掘念根、或掘爱根、或掘恋慕宗亲缚着之根，着勇猛服执智慧镢，掘三毒根永使不生，是故说曰，自掘深根本也。不越死径路者，爱着田业财宝七珍皆为死径，心意恋着初不舍离亦是死径，当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处，是故说曰，不越死径路也。

不善像善色， 爱色言非爱，
苦谓为乐色， 放逸之所使。

不善像善色者，善者意所贪乐，终日翫习而不舍离，为人称讥，如此众善除舍远离，为智者所讥、为智者所弃、为智者所责，是故说曰、不善像善色也。云何爱色言非爱？爱者无欺无诈，令人烦恼所欲不果遂生爱恋，是故说曰，爱色言非爱。云何苦谓为乐色？乐者身中诸根寂静不乱，志性安和不兴乱想，亦能使人生众苦恼，先欢而后忧，是故说曰，苦谓为乐想。放逸所使者，放逸之人心不常定，与诸五亲共相娱乐，生欣怒心放意自恣，是故说曰，放逸之所使也。

夫欲自念者， 不与恶共居，
此则难获得， 乐为恶根本。

夫欲自念者，若人欲自爱身当先爱彼，不由此爱伤害生命，是故说曰，夫欲自念身也。云何不与恶人共居？世间多诸畏惧，与恶从事遂积重罪，不与恶共居者，身口意常清静，是故说曰，不与恶共居也。此则难获得者，不修善本不教一切众生立于根门，亦复不能广化未悟，是故说曰，此则难获得也。乐为恶根本者，夫行恶人终无有乐，心在杀害修不善本，是故说曰，乐为恶根本也。

夫欲自念者， 善宜自守护，
犹如防边城， 深堑固乃牢，
失三离三者， 智者宜自悟。

夫欲自念者，犹如边城常当守护，自防护身亦复如是，或畏外寇来入境内，复恐自下私窃叛逆，复畏内人与外情通。内心城者亦当如是，常当三事防护，恐外结使贼来入境内，复畏心所念法与外尘同。内不思惟计较尘劳，心城危险难赏难护多诸恐惧，守护坚固无有恐惧。心城亦如是，守护牢固无有恐惧。是故说曰，夫欲自念者也，善宜自守护，犹如防边城，深堑固乃牢，失三离三者，智者宜自悟也。

夫欲自念者， 藏而使牢固，
犹如防边城， 内外悉牢固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是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边境郭七业成就，四食充实，易护易满，外寇欲来攻者终不能得，除其内人与外通也。云何边境七业成就？于是边境鹿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动，是谓边城初业成就，外寇不能得坏。复次边城掘堑深广修饰极妙，是谓边城二业成就，外寇不能得坏也。复次边城造其却敌以俟战鬪，是谓边城成就三业，外寇不能得坏。复次边城战具备足，弓弩机关飞轮水道、融铁雷石戈矛利稍、内备退道，是谓边城成就四业者外寇不能得坏。复次边城四面安四种军，象军马军车军步军，除其内人与外通者，是谓边城成就五业，外寇不能得坏。复次边城瞻守门户，持时晓夜解知号令即别善恶，识者听入不识者不听入，是谓边城成就六业，外寇不能得坏。复次边城高峻内外划治，除其内人与外通者，是谓边城成就七业，外寇不能得坏。云何边城裹四食充满，外寇不能得攻？复次边城饶薪多水，除其内人与外通者，是谓成就初食，外寇不能得其便。复次边城丰饶谷米库藏充满，除其内人与外通者，是谓边城成就二食，外不寇能得便。复次边城饶稻麦豆，除其内人与外通者，是谓边城成就三食，外寇不能得其便。复次边城饶诸熟食，油酥脂膏鱼脯干肉，是谓边城成就四食。」佛说此偈，内外牢固，奸宄寇贼不得其便。是故说曰，犹如边城内外牢固，常当专意，内无色想除外色，外无色想除内色，内外无色想除内外色也。

当自防护， 时不再遇， 时过生忧，
坠堕地狱。

当自防护者，执心不乱诸根寂定，目见生死灾害炽然，修诸善法，知泥洹城清凉无为，防护秽浊心垢之恼，是故说曰，当自防护。时不再遇者，于亿千万劫乃遇一良时，虽复遭遇，或前或后或生中国，与贤圣相遇，诸根不缺，宿种功德，遭值佛世，汝等宿缘堪任断结越次取证，尽诸有漏成无漏行。是故说曰，时不再遇。时过生忧者，从无数劫积善所致乃遇良时，良时已过悔无所及，有八事中间不得向王有所陈启。云何为八？王遭丧难不得有所陈启，王身遇热患不得有所陈启，王饥未食不得有所陈启，王入深宫不得有所陈启，王或入库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陈启，王或与鼎臣共议不得有所陈启，有人发举阴谋之事不得有所陈启，王独坐静默意有所规不得有所陈启。俗间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。今此内法亦复如是，在八无闲不得兴发善心。云何为八？或遭丧难亲族死亡，不得兴发善心。在八地狱十六鬲子，刀山剑树火车炉炭受诸苦恼身烂心焦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或在饿鬼，腹如泰山纵广数十由延，咽如细针长数十丈一寸千鬲，尔时意荒心念饮食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若生六天，一男服饰百亿庄严，食以甘露，玉女围绕，视东忘西视右忘左，如数疾轮无有端绪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若生边地夷狄之中，无佛法众，不闻三法之音，语不真正心无笃信，生在邪见或生长寿夭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或生中国，手脚不具六情不完，或聋盲瘖哑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或生佛后五无间处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若佛兴出于世，其人在邪见家，不信三宝，与颠倒相应，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。是谓八不闲处，善不与恶俱、恶不与恶善俱。佛告比丘：「如我今出现于世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十号具足敷演道义，上中下善，志趣灭度，度未度者。」是故说曰，时过生忧，堕地狱中。

遍于诸方求， 念心中间察，
颇有斯等类， 不爱己爱彼，
以己喻彼命， 是故不害人。

遍于诸方求者，心念十方，何等众生不畏死不怀恐惧？复有何等众生不念乐不患苦？复有何等众生具一切众行而自娱乐？是故说曰，遍于诸方求也。念心中间察者，心常忆念行业之本，行业有二种：一者净观，二者不净观。智者净观，不智者不净观。是故说曰，念心中间察也。云何颇有斯等类者？若大若小若好若丑各自有性，彼彼自相念，如念己身无异，是故说曰，颇有斯等类也。不爱己爱彼者，人之受形四大俱等，命根一类无有高下，彼命此命俱终变易，是故说曰，不爱己爱彼也。以己喻彼命，是故不害人也。

一切皆惧死， 莫不畏杖痛，
恕己可为譬， 勿杀勿行杖。

一切皆惧死者，五道众生回转四流，皆畏楚毒自护己命。世尊说曰：「若欲护己者，不当行楚毒。」世间狂夫横行罪业，或以刀杖共相伤害，戏笑为恶号哭受痛，怀毒阴谋祸及门族，是故智者绝祸于未生，资福于无形。是故说曰，一切皆惧死，莫不畏杖痛，恕己可为譬，勿杀勿行杖。夫行杀者，生辄短命，是故汝等当避于杀也。

譬人久行， 从远吉还， 亲厚并安，
归来喜欢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舍卫城里有人名曰钟磬，宗族五亲不可称限，己身贫匮乏诸财产，衣不覆形食不充口，五亲相见皆佞头而过。钟磬自念：「五宿少福生不遇时，自知贫困五亲离薄，出则为人所笑，入则为妻儿所责，宁出此国造他方土，死活由天安知余事，正使处他国土，宁彼死亡不在此求活。」时彼钟磬即出国界适他邦域，卖庸客作勤力生活，忆本穷悴为五亲所薄，昼夜勤勤不暇食息，渐渐积财无数，金银珍宝车璩马瑙、珊瑚琥珀骆驼驴骡，及以车舆载致珍宝归还本国。诸五亲闻钟磬多获珍宝还来归家，尽出迎逆。与家别久乱发鬓长，衣裳垢衽步负钱财，五亲不识而问曰：「钟磬今为所在？」钟磬报曰：「乃在于后，斯须自到。」五亲留待，复问后人：「钟磬所在？」后人报曰：「钟磬最在前。」如是经久不见钟磬。钟磬但言在后，后人复言在前，遂欲至家不识钟磬。时诸五亲捉钟磬奴指示钟磬，五亲得与相见。「与卿别久各不相识，人存形变乃至于是斯。今我五亲故来迎卿，何为面欺故言在后？」钟磬报曰：「我非钟磬，后车载宝货乃是钟磬。曩昔贫悴，为诸五亲所见轻忽，对面相见佞头而过。汝今何为求于钟磬？」五亲报曰：「我等接遇卿者，今日何由得致此财？」虽尔五亲不多如本不及尽，往城外共相问讯，沐浴澡洗，更着新衣入城归家。至明清旦辞五亲：「违远如来日久，欲往礼覲问讯。」诸亲报曰：「我等亦欲随从。」是时五亲相将共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尔时世尊见众坐已定，便说斯偈：「譬人久行，从远吉还，亲厚共安，归来喜欢。」尔时钟磬及诸五亲，欢喜踊跃善心生焉，即起长跪请佛及僧至家设供。如来默然受请。明日时到着衣持钵，比丘僧众前后围绕，往造磬家各各次坐。钟磬手自斟酌行甘饌饮食，食讫行水，更取小坐在如来前，而受呪愿。如来说偈：

「好行福者， 从此到彼， 自受福祚，
如亲来喜。 起从圣教， 禁制不善，
近道见爱， 离道莫亲。 近与不近，
所往者异， 近道升天， 不近堕狱。」

尔时钟磬及诸五亲，闻佛所说心开意悟，即于坐上得尽信之法。

乐法戒成就， 诚信乐而习，
能自勅身者， 为人所爱敬。

乐法戒成就者，众生之类习于法教修诸善法。戒成就者，云何？若有众生奉持禁戒无毫厘失，持此戒福，复生梵天受福无穷，此则缺戒不奉禁律。何以故？由其摸质天福故。若复有人奉持禁戒毫厘不失，持禁戒福不求生天为梵身帝释，不求作魔王，不求作转轮王典四天下，我今持戒之福求于无上等正觉，是谓名为戒成就。是故说曰，乐法戒成就也。诚信乐而习者，执信坚固常乐修习，心不恐惧亦无乱念，一一笃信所行真实，常处有记不处无记，出言至诚不说彼此，是故说曰，诚信乐而习。云何能自勅身？夫行善者自为己身，以物惠施自爱其福，奉持禁戒舍放逸意，求于济神，为后世作桥梁，论经说义广采异同亦为己身，是故说曰，能自勅身也。为人所爱敬者，执行之人所游方域，为人所敬、叹说其德。福由人弘，名称外被，是故说曰，为人所爱敬也。

为人所爱敬， 皆由己所造，
现世得称誉， 后生于天上。

为人所爱敬者，人之行全则名显，外来为数千万人所见尊奉，言从语用为人標首，斯由积行无亏损故，是故说曰，为人所爱敬。皆由己所造者，人修善行求免厄难，受人信施衣被飴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则不损耗于禁律法，内有真诚外能消化，是故说曰，皆由己所造也。现世所称誉者，为天人所叹，德可敬可贵，所游之方无所罣碍，是故说曰，现世所称誉也。后生于天上者，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，七宝殿堂受福自然，是故说曰，后生于天上。

教习使稟受， 制止非法行，
善者之所念， 恶者当远离。

教习使稟受者，在于法功德中教授正法，随彼所须而演其教，是故说曰，教习使稟受。制止非法行者，非法行者，人所憎恶多兴乱念，众恶之原，令人堕地狱饿鬼畜生，是故说曰，制止非法行也。善者之所念者，修善之人善德具足，终不使人至于恶道，是故说曰，善者之所念也。恶者当远离者，恶知识者即是恶也，行不至要动与恶俱，心中所念以恶为首，是故说曰，恶者当远离也。

善与不善者， 此二俱不别，
不善生地狱， 善者生天上。

善与不善者，各自别异：一者妙，二者非妙；一者定，二者乱；一趣善道，二趣恶道；一得善誉，二致诽谤。是故说曰，善与不善也。此二俱不别者，从此人间终亦从行地死，从此造业而致来变，是故说曰，此二俱不别也。不善生地狱者，恶知识人修不善行，己所施为亦欲使人同己，是故说曰，不善生地狱也。善者生天上者，所谓四双八辈十二贤士，修善本、游虚无，不乐世烦，是故说曰，善者生天上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八

出曜经卷第九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戒品第七

慧人护戒， 福致三宝， 名闻得利，
后上天乐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慧人欲求三法者，常当护于禁戒。云何为三法？一谓善者称之慎以法律。二者设得利养无能遏绝。三者身坏命终上生天上。是谓持戒之人行此三法，终受其福。」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：

「慧人护戒， 福致三宝， 名闻得利，
后上天乐。 常见法处， 护戒为明，

得成真见， 辈中吉祥。 持戒者安，
令身无恼， 夜卧恬恬， 寤则常欢。」

尔时众会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戒终老安， 戒善安止， 慧为人宝，
福盗不取。

戒终老安者，持戒之人虽复年耆老朽，天龙神祇常随护助，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、人与非人，鸠盘荼、匹奢遮、罗刹鬼，如此等类常护长老持戒之人，昼夜禁卫如影随形，是故说曰，戒终老安也。戒善安止者，若有众生信向如来信根成就，信有二业：一无狐疑信，二有根本信。在诸众中，若沙门梵志婆罗门众、梵众魔众，不能使持戒之人回心就恶，为天人所供养，是故说曰，戒善安止也。慧为人宝者，慧者，亦名为光，亦名为明，亦名为炬，亦名为锭，亦名为眼，亦名为日，亦名为月，亦名为大火聚，亦名诸法之晖曜，犹如世人多财珍宝乃得居里，慧人宝者亦复如是，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为人宝，是故说曰，慧为人宝也。福盗不取，犹如《杂阿含》契经说：「有天至如来所而问斯义：『何物火不烧？何物风不飘？何物风不动？何物水不渍？何物地不败？何物王盗贼暴雷所不损？何物在库藏不守不耗损？』尔时世尊告彼天曰：『福火不烧，福风不动，福水不渍，福地不败，福王贼不劫，暴雷无所害，福致诸库藏，不守亦不损。』」尔时诸天闻佛所说欢喜踊跃，复以此偈赞颂如来：

「善哉世最胜， 为现世光明，
我等修善行， 得受诸天福。」

是时，诸天复重以颂问曰：

「何终为善？ 何善安止？ 何为人宝？
何盗不取？」

世尊以颂报曰：

「戒终老安， 戒善安止， 慧为人宝，
福盗不取。」

时彼天人闻佛所说，戢在心怀，即从坐起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还于天上。

修戒布施， 作福为福， 从是适彼，
常到安处。

修戒布施者，施有二事，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，于天世间自然受善报，若施持戒之人多获果报。是故说曰，持戒布施也。作福为福者，或复有人持戒完具，不广多闻，所获功德盖不足言；若复有人持戒完，具加复大智多闻惠施，彼者获福无量。是故说曰，作福为福也。从是适彼者，从今世至后世，心常欢悦心无悔悋，是故说曰，从是适彼。常到安处者，冀望具足，自然欢乐心意悦豫，自知戒具布施清淨，必受功报不堕邪部，昼夜欢喜不怀热恼，施持戒人及多闻者亦复如是，是故说曰，常到安处。

比丘立戒， 守摄诸根， 食知自节，
寤意令应。

比丘立戒者，执志坚固不可沮坏，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所牵，是故说曰，比丘立戒也。守摄诸根者，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，皆悉具足无所缺漏，意不错乱亦无他念，尽随诸根修其妙行，是故说曰，守摄诸根也。食知自节者，量腹而食，亦不畜积亦不贪饕。尊者昙摩难提说曰：「多食致患苦，少食气力衰，处中而食者，如称无高下。」尊者僧迦罗刹造立《修行经》亦作是说：「犹如多捕众鸟藏在大器，随时瞻视养食以时，毛尾既长随时剪落，选其肥者日用供厨。中有一鸟内自思惟：『若我食多肥则致死，若饿不食复致丧身。宜自料量，少食损肤衣毛悦泽，当从笼出。』如其所念即便少食，衣毛悦泽便从其愿。」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内自校计，如我多食便自瞢瞢不得修道，不获思惟善法，诸恶法日夜滋甚，贪欲瞋恚愚痴皆由多食，不获至竟。佛契经说多食之人有五苦患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大便数，二者小便数，三者饶睡眠，四者身重不堪修业，五者多患食不消化。多食之人有此五苦，自坠苦际不至究竟，是故佛说食知自节也。悟意令应者，昼夜警悟系意在禅，若睡欲至，时当舒一脚垂于床下，若睡缠绵不解，当垂两脚到于床下，若睡重当经行，经行睡重者以水洒面，若复不解，仰观星宿以寤其志，初夜中夜后夜令无懈怠。是故说曰，寤意令应。

意常觉悟， 昼夜力学， 漏尽意解，
可致泥洹。

意常觉寤者，身口意常得觉寤，淫怒痴至寻能除断，不遇烦恼所游安隐，是故说曰，意常觉寤。昼夜力学，昼习夜亦尔，夜习昼亦尔，初夜中夜后夜亦

复如是，持心专一无他异念，唯从于道思惟心所念法，是故说曰，昼夜力学。漏尽意解者，意勇刚强乃能尽漏，持心懈怠者，不能尽漏、不能精勤于行，是故退转堕于凡夫部。然彼行人昼夜精勤如救头然，持心勇捍不虑险难，志崇断结灭漏为先，是故说曰，漏尽意解也。可致泥洹者，众行已办，世患诸恼永不复生，求入泥洹大化诸结，缚着染污人者隐而不起，趣泥洹境无有罣碍，舍现在业入泥洹境，是故说曰，可致泥洹也。

慧者立禁戒， 专心习其智，
比丘无热恼， 可果尽苦际。

慧者立禁戒者，戒不移动，善住牢固亦不可移，慧者除去愚闇，终不处在愚惑之中，犹如猛将身被重铠，手无剑者则不能克定强敌，有剑无铠者亦复不能降彼强敌。若使猛将身被重铠手执利剑，前后固险与贼共战，必有所办则无狐疑。修行之人亦复如是，身被戒铠心无慧剑者，则不能坏结使原首，正使有慧身无戒铠，则不能坏其结使。若彼猛将身被戒铠心执慧剑，前后固险与结使共战，必能果办。是故说曰，慧者立禁戒也。专心习智者，以慧炼心寻究诸垢，犹如矿铁数入百炼之炉，柔可为刚伪可为真，犹如大海日夜沸动，浊滓下沈变成宝珍。人亦如是，昼夜役心不止便获果证。是故说曰，专心习智也。比丘无热恼者，虽复天地融烂，形处其中终不热恼无所伤损。何以故？比丘立根得力，志不退还所愿必果。比丘者，坏诸结使永尽无余，身被袈裟手执应器，到时诣家正惭愧颜，获施无麤细，愿及灭度，故曰比丘。是故说曰，比丘无热恼也。可果尽苦际者，尽其苦原永灭无余，更不复涉历苦难，从是苦灭功福日滋，是故说曰，可果尽苦际。

以戒降心， 守意正定， 内学止观，
无忘正智。

以戒降心者，常系心不失，亦不游荡纵逸，是故说曰，以戒降心也。守意正定者，定有三品，或善不善无记，护善定者，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，恒念思惟：「吾今已获正定，要究竟原本，何缘使不善定错乱其间？」是故说曰，守护正定也。内学止观者，常念系心念明，除去闇冥为示炬锭，观察爱根推寻痴本，止而不生，是故说曰，内学止观。无忘正智者，智之所照无往不在，心念智随，如两牛共一轭，犹如漏尽通役形轻重，以身持心以心持身，身心已应所适无碍石壁皆过，斯为炼心入微炼微入身，心念形随无所触碍。是故说曰，无忘正智也。

蠲除诸垢， 尽慢勿生， 终身求法，
勿暂离圣。

蠲除诸垢者，意中诸垢缚使缚着，诸受阴入已尽已灭，无复茎节枝叶，是故说曰，蠲除诸垢。尽慢勿生者，憍慢增上慢执意持心，制慢使灭，阴种结种二迹俱灭，是故说曰，尽慢勿生也。终身求法者，夫言身者，皆是形器之数，结亦名身，阴身聚身养生之业，亦名为身，象马车步四色兵众，亦名为身。身中甚者莫过结身，能坏结身求正法者是为离缚，不处有为不念七处三观，真佛弟子与坚信坚法相应，能坏结聚，是故说曰，终身求法也。勿暂离圣者，常念从贤圣绍继宗徒，心所喜乐。贤圣所居，其事有三智：诸结使尽一智也，有余泥洹界二智也，无余泥洹界三智也。是故说曰，勿暂离圣也。

戒定慧解， 是当善惟， 都已离垢，
无祸除有。

戒定慧解者，彼修行人，戒品定品慧品三业具足以自纓络，摧结使聚何往不坏。犹如国王财富人盛才技过人，便能安恤国民，外寇不加。今此行人亦复如是，三业具足，坏结使寇亦无疑难，戒为立志，定捡乱心，慧断结使，是故说曰，戒定慧解也。是当善惟者，思惟三品昼夜履行初不远离，是故说曰，是当善惟也。都已离垢者，所弘究竟，知生死苦，于中拔济，极净无瑕亦无诸垢，是故说曰，都已离垢也。无祸除有者，已离苦恼鼎沸之患，尽诸三有更不受胎，如实知之，是故说曰，无祸除有也。

着解则度， 余不复生， 越诸魔界，
如日清明。

着解则度者，行有六品，欲界色界无色界结聚缚垢，欲界所出痴慢愚惑以自缠络，是故说曰，着解则度也。余不复生者，彼修行人思惟观察如实知之，即求方便求灭彼结，生死已尽更不受胎，梵行已立所作已办，是故说曰，余不复生也。越诸魔界者，六天以下皆是魔界，多诸苦恼闭塞道心，不令人至无为之处。阎浮利内有异类众生，名曰摩佉，昼则隐藏处在生熟藏间堕魔部界，是谓欲界为魔所害多诸患祸。贤圣之人越于邪境，是故说曰，越诸魔界。如日清明者，犹如日明无有五蔽。云何为五蔽？一者云，二者烟，三者尘，四者雾，五者阿须伦手。无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。修行比丘亦复如是，离五阴盖。云何为五盖？一者贪欲盖，二者瞋恚盖，三者睡眠盖，四者调戏

盖，五者疑盖。修行比丘离此五盖者，即得清明内外通达如紫磨金，是故说曰，如日清明。

狂惑自恣， 比丘外避， 戒定慧行，
求满勿离。

狂惑自恣者，愚惑凡夫所行卒暴，犹如猿猴舍一取一，心如疾风驰念万端，是故说曰，狂惑自恣也。比丘外避者，持行如水、忍恕如地，所谓比丘不猗豪族能，自制情闭塞六门，乃谓比丘，是故说曰，比丘外避。戒定慧行者，戒品定品慧品昼夜精勤不兴放逸，欲度巨海当乘大舫，欲趣灭度当须戒定慧行，损不善法增益善法，违此正教不顺法律者，则于佛法圣众便有相累。是故说曰，戒定慧行，求满勿离也。

既不自恣， 又不想念， 是故舍慢，
如是不生。

既不自恣者，不驰于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曰，既不自恣也。又不想念者，心所念法于其中间唯修定意，亦不想念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曰，又不想念也。是故舍慢者，内思止观制去意乱，恒入定意，不得布现憍慢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曰舍慢也。如是不生者，犹如彼不在色声香味细滑法，心所念法亦复如是，心之所念犹如天雨、如车翻弃谷，心所念恶复多于彼，是故说曰，如是不生也。

智者学牢固， 于诸禁戒律，
直趣泥洹路， 速得至灭度。

智者学牢固者，承佛教诫，受师训诲去邪就正，心常坚固不为弊心沮坏，是故说曰，智者学牢固也。于诸禁戒律者，随时行道守护禁戒，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，是故说曰，于诸禁戒律也。直趣泥洹路者，永息无为亦无终始寂灭无生，是故说曰，直趣泥洹路也。速得至灭度者，中间无碍，犹河暴溢尽趣于海，是故说曰，速得至灭度。

华香不逆风， 芙蓉栴檀香，
德香逆风熏， 德人遍闻香。

昔佛在罗阅祇迦兰陀竹园所。尔时尊者大迦叶在耆闍崛山中，然大迦叶生长豪族，身体柔软食则甘细不曾羸[羸-夫+广]，意所开化多愍贫穷，至贫家乞得

食羸恶，食便生疾，内风变动遂成暴下。是时世尊告大目连：「汝今随我问诸疾人。」对曰：「如是。」世尊即将目连诣耆闍崛山，时大迦叶独坐闲房，无有瞻病之人，如来即往诣大迦叶窟。迦叶见佛欲从坐起，尔时世尊告大迦叶曰：「汝今抱患但坐勿起，吾自有坐具自随。」尔时世尊知而问迦叶曰：「汝今独空房无有瞻视病者，云何能乐此空山中？」时释提桓因在迦叶后立，时大迦叶白世尊曰，而说此偈：

「舍天王位， 为德不倦， 心怀欢喜，
 枸翼瞻视。」

尔时世尊告释提桓因而说此偈：

「天身性清净， 香熏以自涂，
 云何降神意， 瞻视臭秽身？」

尔时释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，重说此偈：

「最胜今当知， 戒香无等伦，
 我今嗅功德， 不计丑陋形。」

「然今世尊！天上诸香增炽结本长益尘劳，贤圣戒香断诸结使，闭塞祸门不漏诸欲。然今世尊！如此凡香流转生死涉历劫数，不能令人永入寂静，贤圣戒香亿千百劫时时乃有。」尔时世尊微察释提桓因而说此偈：

「善哉天帝因， 今意甚希有，
 能于放逸中， 摄意修德本。」

尔时世尊因此法本，处在大众而说此颂：

「华香不逆风， 芙蓉旃檀香，
 德香逆风熏， 德人遍闻香。」

夫世间诸华香，尽顺风香不逆风香；戒德之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。世间华香齐熏欲界不熏色界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；持戒之香香彻十方。华香逼近乃别；持戒之香上彻一究竟天。是故说曰，华香不逆风，德人遍闻香。

旃檀多香， 青莲芳华， 虽谓是真，
 不如戒香。

旃檀多香者，诸世所说，沈水、木槿、旃檀、都良，此是根香。华香者，青莲、芙蓉、瞻卜、须干提末、须干提华，至解脱华、纯日精华、分陀利华，如是众华数十百种，于持戒香，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，非心所思非意所度。今此众香随人一世现身娱乐，不能随人至于后世；持戒之香现世蒙佑，于百千劫未曾唐捐。是故说曰，虽谓是真，不如戒香也。

华香气微， 不可谓真， 持戒之香，
到天殊胜。

华香气微者，旃檀木槿中国所贵边土所无；戒德之香，上熏过诸天，下彻十方，弥满世界无不闻者。是故说曰，华香气微，不可谓真。持戒之香，到天殊胜者，忉利诸天纵情放意所念自由，犹尚叹誉持戒之人，修善得福为恶堕罪，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脱见慧品度知见品，可敬可贵为无上道。何以故？如此之人，为人导师牵示正路，开人愚冥令见慧明。是故说曰，持戒之香，到天殊胜。

戒具成就， 定意度脱， 魔迷失道，
魔不知道。

戒具成就者，四部之众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斯戒具清净无有毫厘缺漏，魔王虽有豪势，统领欲界于中独尊，然不能知四部之众所获果证，亦复不知从何道果得尽漏结。是时弊魔口与心语：「此诸黑服之士，剃发露髻偏袒右肩，修禅习定，或有进至离我浊境，或有往还不由我教，或有永灭不知神识所处，或有舍寿知识所趣。」是故说曰，魔迷于道，魔不知道。

此道为究竟， 此道无有上，
向得能究原， 禅定是缚魔。

此道为究竟者，安隐无为快乐无穷，趣向一道至泥洹门，是故说曰，此道为究竟也。此道无有上者，于此道更无有上，诸天龙鬼敬心承事兴致供养。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弥，名曰纯头，长年八岁得六神通，飞腾虚空至阿耨泉。有五通梵志名曰须拔，亦至彼泉。时彼耨泉守泉青衣鬼，驱逐五通梵志，瓦石打掷不使逼近神泉，纯头沙弥乘虚空至，彼青衣神鬼数百之众皆前迎逆，或前收摄衣者，或持净水洗手足者，或以净巾拂拭首面者，或以香汤沐浴身体者。须拔梵志放声说曰：「我今以得五通神德无量，力能移山住流回转，天地犹掌回珠，自学道以来百二十余年，劳形苦体形神疲极。或事五明，四处

然火日光上照，或卧灰粪，或卧荆棘，嶮难之中无道不学。然更驱逐不得至泉。然此黑衣小儿，年在七八未离乳哺，身体秽臭故存，然更待敬过重迎逆承事。用何等故？」时青衣鬼语梵志曰：「今此学士形年虽小，行过三界，得贤圣八品道；汝今无是，故不兴敬。」有一婆罗门名曰阅叉，兴立一寺亦名阅叉，恒供给酥油供寺然灯。时有远方婆罗门来至阅叉寺中，又闻阅叉梵志高才明德，偏信佛法建立神庙，与共相见共相问讯。时有一沙弥复来迎，取油酥供寺然灯，众多梵志语阅叉婆罗门曰：「汝审向色衣人礼耶？」言语未讫沙弥已至，即复礼之。众多梵志语此梵志曰：「汝出四姓才艺过人，天文地理无不观练，神呪感灵无事不克。今此色衣之人，出众多姓种非真正，何为违本法而向恭礼？又卿梵志执行清净自修，内藏图讖秘记，行道成福何愿不克，文字章印无不周悉，佛行寡鲜有何可贵？舍本取末是我所疾。盖闻沙门寒贱巧诈繁滋，幻惑世人所行短促，齐荣一身不能延致梵福，正使相见正可擎拳而已，何为五体投地恭敬作礼耶？我等亲见甚怪所以，况先学大人岂能恕卿此罪耶？」阅叉报众多婆罗门曰：「诸人静默，听我所说妙偈之颂：

「『贤圣德难量， 八直无上道，
是为沙门梵， 如来口所宣。
覩此形虽小， 以果贤圣道，
是故今自归， 梵志何为嗤？』」

是故说曰，此道无有上也。向得能究原者，须陀洹、斯陀含能断欲界缚诸缠阴入，是故说曰：「向得能尽原也。」禅定是缚魔者，入定坐禅之人，乐处闲静志崇一意，计出入息执意牢固，能断魔缚反缚于魔，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。佛契经亦说：「我于天上人间遍观察之，缚中牢者不过魔缚，然为漏尽罗汉所见摧辱，于当来变更不受生。是故比丘当作是学，当求方便断魔牢缚。」

◎

◎说法虽微少， 一意专听受，
此名护法人， 除去淫怒痴，
众结永尽者， 故名为沙门。

说法虽微少者，少而有要，义味相应。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学，一人多闻，一人寡浅。时少闻者持戒完具，所诵经文唯有一句，日日讽诵更不求受。时

虚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称善，「愿乐欲闻道人所说。」时彼多闻比丘，以己所知众妙之义甚深经句高声讽诵，山林诸神默然不对，亦不唱善。时多闻比丘，寻怀恚怒语彼山神：「今此晚学比丘，所学浅薄唯诵一句，天便称善哉！我今多闻义理甚深，采拾众经言词妙语，与汝诵习，然诸天神亦不对亦不称善。」天神报曰：「比丘不自责，方复责我。此少闻比丘言与行相应，汝今比丘虽诵三藏，行与经违。佛所演《出曜》，亦有此偈：

「『说法虽微少， 一意专听受，
 此名护法人， 除去淫怒痴。』」

「此比丘与法相应，虽未尽淫怒痴方便令尽。汝虽多闻，昼夜习淫怒痴贪，着色声香味细滑法。此少闻比丘昼夜禅思念不散，是故恒与称善。汝虽多闻意不专一，是故不称善。」时彼比丘闻诸天语，即怀惭愧自耻所作。「山神由尚见我秽行，况神通得道而不观见耶？我今自改思惟妙智，不复兴念着淫怒痴。」如其所行言行相应，诸天日日称善无量。夫人履行随朋友诱，于善法得具足成就。尔时比丘执行精勤，得世俗妙法，不净、安般，念四意止，暖法、顶法、忍法、世间第一法，以次得证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比丘得道已报谢诸天：「遭蒙劝诱拔濯清渊，我今得道尽蒙神祇之力，多所饶益多所成就。」复重与诸天说法，心开意解得法眼净。是故说曰，说法虽微少。

不放而得称， 放逸致毁谤，
不逸摩竭人， 缘净得生天。

过去久远无数世时，有佛出世名曰迦叶至真等正觉，在世教化，所度有缘众生已讫，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。尔时众生四部之众耶旬，舍利起七宝塔兴敬供养。复经数世，塔遂凋坏无补治者。是时义合邑众九万二千人，时瓶沙王最为上首，瓶沙王告诸大众：「汝等各自劝励共造福德，佛世难遇人身难得，虽得为人，或堕边地生邪见家，我等何为贪着世俗欢乐？不如开意修治朽故塔寺。」诸人靡从受王教令，即共修治朽故塔寺，复共发愿：「我等诸人心齐意同共治此寺，设有毫厘福德者，不堕三涂八难之中，便生天上人中同处不异。复闻将来有佛出现名释迦文，彼初说法，使我大众最初得度，以王为首。」是时九万二千人，随其世寿各各命终，尽生天上处忉利天宫。复经数世，阎浮利内有佛出世，名释迦文至真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色圆光七尺，语声八种如羯毘鸟音。是时九万二千天，受

天福已各各命终生摩竭国界。瓶沙王长年八岁，系嗣王后，以法治化无有阿曲，修治正法，恩慈下及不害生命，分檀布施周穷济庥，远行经过暂停息者尽供给之。是时儒童菩萨，舍八万嫫女捐王重位，夜非人时舍国求道，自剃头发复脱宝衣，所乘白马尽付车匿还国白王：「生死苦恼忧劳无数，子今学道要求果证，若成所愿还当度王。」是时，菩萨转复前进，道逢猎师着其法服状如沙门，菩萨问猎者：「所著法服名为何等？」猎师报曰：「此名袈裟，被着游猎，群鹿见已谓为学道之人，皆来敬附各无恐惧，我等以次取杀用自存命。」菩萨闻此倍兴悲慈：

「夫人依四等， 拔济众生类，
袈裟如来服， 除秽而造秽。」

「我今有此着身天衣极细软好，可共博贸。」猎师报曰：「王子生长深宫，身体软细，不更寒苦，恐坏王子身。」菩萨报曰：「但贸无苦，此是古圣贤人幪式。」猎师报曰：「王子宝衣价直无数，今此袈裟无所任施，何为苟欲博贸？」菩萨报曰：「意欲所须不计贵贱。」猎师报曰：「此衣垢秽脓血臭处不敢博贸。」菩萨报曰：「臭之与香开意见与，自当浣濯。」猎师即脱衣贸菩萨宝衣。是时，菩萨着法衣，手执藕华叶，入罗阅城乞食。尔时数千万众普集一处，逢见菩萨举手赞叹，或言：「善来！」或言：「日月。」或有叉手自归命者，或相问讯，为是天耶？梵耶？释提桓因耶？众人所围不容乞求，寻执华叶还至城外径至东山，人众追逐前后相次。时瓶沙王在高楼上，遥见人众追逐菩萨，即问左右：「此诸人众皆奔趣山，为有何故？」有一大臣审识菩萨，即白王曰：「此是释种子，辞家出学游荡在外，或能谋图国事，当往诛杀。」瓶沙王闻已告彼臣曰：「护卿种族勿吐此言，正使释子绍王位者作转轮圣王，我等便为臣佐，若使出家学道自致佛者，我等愿为上首弟子。」最初说法先在其例，是瓶沙王车载饮食种种甘馐，往就山中与菩萨相见，寻前礼足，自称姓字：「摩竭国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。」菩萨报曰：

「我先识矣，何须致敬？」瓶沙王启曰：「今献微贡，供食之余愿见纳受，以示微心。」菩萨默然受食。食讫行清净水，王前白言：「若使王子成无上道者，当见先度永离世苦。」时瓶沙王礼足取别，菩萨进路到阿兰所。阿兰诸弟子等，遥见菩萨来即白其师：「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径趣师门，必求为弟子也。」时阿兰即告弟子而说此颂。

出曜经卷第九

出曜经卷第十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学品第八

护身恶行， 自正身行， 护身恶者，
修身善行。

护身恶行者，何以故说身恶行？自知内过、知他人过故名恶行，恶已充具颜色变异，或以手拳相加毁坏形体，此恶众事今世后世不获安隐，或堕饿鬼畜生中形貌丑陋；若生人中才不及人；有异梵志为犬所啮，梵志恚怒身心炽盛，要治恶犬使不暴虐。父母告曰：「梵志犹犬啮婆罗门，婆罗门复可啮犬不也？」梵志报父母：「要当治犬使不纵毒。」父母告子：「不随我教，恣汝所为。」是时，梵志捉犬反缚以杖捶打，打时有二非义：草索伤犬足：复令失粪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诤小致大以用害身。诸佛世尊大慈加被，训诲众生令不诤讼，然众生类不从其教，瞋恚所缠，复生二非义，为众苦所缚，当复经历地狱饿鬼畜生之恼，虽得为人形貌丑陋，如是众恼不可称记，是故世尊说护身恶行。护身恶行已，获何功德？答曰：「获二功德名誉善本。云何为二？若处在天宫受福自然，七宝殿堂悬处虚空，若生人中颜貌端正，见者欢喜皆来归仰，在大众中为数千万众所见尊奉，如月独明众星回附。」是故说曰，护身恶行。自正身行者，得何功德？有何名誉？答曰：「于现世中亦得名誉，若使身灭命终亦得名誉。」云何于现身中而得名誉？若于今身进止行来，为数千万众所见供养；若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自正身行复有何功德？答曰：「凶弊邪魔暴恶鬼神不能得便，怨讎伺捕不能得捉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怨讎弥满世， 欲求得其捉，
种恶还自加， 犹蛇反自毒。」

形为苦本心为祸首，是故世尊说曰，自正身行也。护身恶者何以故说？恶行所趣非真，如所说。恶财恶子恶服恶处恶土此皆名恶。或缘知亲作恶，或缘非知亲作恶，是故如来说护身恶者也。修身善行者，善行有二业，如所说。

善财善子善服善处善土，身修善行，于佛法圣众父母尊长，尽行恭敬无他越逸，是故世尊说修身善行也。

护口恶行， 自正口行， 护口恶者，
修口善行。

护口恶行者，何以故说？自知内过、知他人过，故名曰恶行，若已瞋恚发口骂詈虚生过恼，使数千万众皆生恶念，而不自觉亦复不知，后受恶报咸共怀瞋恚，彼骂者后入地狱饿鬼畜生受苦无量。若生人中多被诽谤言不信用。能守护口者，自致福报，亦生天上快乐自然，若生为人不被麤言。是故说曰，护口恶行也。自正口行者，为得何等功德？答曰：「为数千万众所见叹誉，传相告语，此人良谨与行相应，言不麤犷，不求彼短不讥彼失，口齿端严言不强吃。」是故说曰，自正口行也。护口恶者者，其义有二：或当贤圣默然，或当法说义说。夫欲出言先当自理，言致败身非独一人，若吐麤言为人所疾，进止行来无人敬待。是故说曰，护口恶者也。修口善行者，诸修善行之人心怀仁慈，吐言柔软不伤人意，为众多人所见爱念，是故说曰，修口善行也。

护意恶行， 自正意行， 护意恶者，
修意善行。

护意恶行者，于意三行最为上首，意一念顷能使城郭村落尽为丘野。如契经所说：「『云何居士！汝颇闻有流沙空野、随沙门空野、闲静空野不？』长者白佛：『闻有流沙旷野、随沙门空野、闲静空野。』佛告居士：『云何居士！谁造此流沙空野、随沙门空野？』长者白佛：『皆由神仙意念恶故，呪术所作，有此流沙空野、随沙门空野。』」如《修行经》说：「十九人执修正行，唯有一人不应在闲静之处，以其口业心恶，持行之人不许此人在旷野间。即告彼人曰：『汝心怀恶所念不善，宜在人间诵习经典佐助众事，役心乱意应成道果。汝设在空之中欲求空意，意方念乱恒生不善，自致灭亡不至善道。』」不护意者，随意所种，入地狱饿鬼畜生中。设得为人，辄堕卑贱，为人所疾见则不欢。能护意者，若生天上，封受自然，金床玉机七宝殿堂，若生为人，人所爱敬。是故说曰，护意恶行也。自正意行者，意所驰念难禁难制，由意生念能使成事，身危妙行退转垂办之证，转为凡夫，是故说曰，自正意行也。护意恶者，息意寂然不生想着，修意正行敛意专一，是故

说曰，护意恶也。修意善行者，意念善行、身修正法、口宣其教，二事由意乃至无为，是故说曰，意修善行也。

身弃恶行， 及口恶行， 意弃恶行，
及诸秽恶。

身弃恶行者，舍身恶行永灭无余，是故说曰，弃身恶行也。及口恶行者，口所宣说不陈恶法，亦莫布现恶事，是故说曰，及口恶行也。意弃恶行者，意不念诸不善法，不生害心于众生类，是故说曰，意弃恶行也。及诸秽恶者，诸外不善法与意并者，既不自利又不利人，尽当求灭不令使生，是故说曰，及诸秽恶也。

身修善行， 口善亦尔， 意修善行，
无欲尽漏。

身修善行者，身不造恶行。身行有三：不杀生，不盗，不淫嫉，修此三业正其身行，供养佛法及众僧，扫洒补治故坏塔寺，是故说曰，身修善行也。口意亦尔者，口有四过，不妄语、不麁言、不鬪乱彼此、不绮语，赞叹说佛功德，叹法及比丘僧，承事父母师友长者，是故说曰，口善亦尔也。意修善行者，意有三过，不生嫉妬、恚、痴邪见，但生众善功德，不随倒见堕邪部界，是故说曰，意修善行也。无欲尽漏者，无欲之人无量旷大无限之用。尽漏者，诸阴盖持入不复兴起。是故说曰，无欲尽漏也。

身修善行， 口意亦尔， 于今后世，
永生善处。

身修善行者，问曰：「上已身修善行，有何不及复更重演？」报曰：「如来所化受教若干，或有欲广闻其义，或有欲略说旨要，略旨要者粗举五阴苦形，欲广闻其义者，一一断别身口意行，各随次第以其事类证而解之。复有欲闻广说略说，是故如来广演此偈。如所说身修善行者，是谓广说，口意亦尔者，是谓略说。如来观前众生意之所乐，便演其义令得受化，亦使受化人所愿充满。」凡诸善行饶益众生多所成就，是故说曰，身修善行，口意亦尔。于今世至后世，长夜受乐食福无穷，永生善处。受福有二：俗福、无漏福。是故说曰，永生善处也。

慈仁不杀， 常能摄身， 是处不死，
所适无患。

慈仁不杀者，终不杀害触恼生类，不劫略他财，不淫犯他妻。所谓仁者，得履贤圣善法，是故说曰，慈仁不杀也。当能摄身者，昼夜谨慎以身御行如护吉祥饼，宁自丧身分受刑斩，不托形命造不善行。昔有旃陀利家生七男，六兄得须陀洹道，小者故处凡夫，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，兄弟七人尽受五戒为佛弟子。彼国常仪方俗旧法，旃陀利法要当行杀，国中设有男女杀盗淫姦及余重罪，尽使旃陀利杀之。时国主召彼大儿：「今有应死之徒，汝行杀之。」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陈：「愿大王弘恕，身受五戒为佛弟子，不敢行杀，守身谨慎不念邪非，宁自杀身不以犯戒杀害蚊子。」时王奋赫天威瞋恚隆盛，告其人曰：「卿为国民我为国主，不从吾教方更信佛浮说。」寻勅傍臣速将此人诣市杀之。其人复白王曰：「身是王民心是我资，恣王所欲杀便杀之。」即将诣市而梟其首，王问傍臣：「向应死人更有谁存？」臣报王曰：「余有强弟六人。」王勅左右随次召来复勅杀人。其人报曰：「身受五戒为佛弟子，不敢行杀。」王瞋怒盛复取杀之。如是尽唤兄弟六人，皆言受戒不敢行杀，王瞋恚盛尽使杀之。次复召小弟母子俱来，王见母来倍复瞋恚。「前杀六子母不送行，今召小子何故便来？」母白王曰：「愿听微言以自宣理。前六子者尽得须陀洹道，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尘者，终不兴恶如毛发。今此小者处在凡夫，身虽修善，未蒙道法润身，是故我念子未得道，或能失意畏王教令，自惜形命毁戒行杀，故送来耳。彼当毁戒随王教令，不仁行杀，身坏命终入泰山地狱，怜愍子故是以送来。」王复问母：「前死六子尽得须陀洹道耶？」答曰：「尽得。」王复问母：「母身为得何道？」母答曰：「得阿那含道。」王闻斯语自投于地，诸臣扶起以水洒之，久乃醒寤称怨自责：「我为自造无量罪根，放心建意杀六须陀洹。」身意烦恼坐不安席，即自严办香油酥薪，取六死尸而耶旬之，起六偷婆兴敬供养，日三忏悔意愿灭罪渐渐微薄。复出财货给彼老母，至于斋日数数忏悔，冀得罪薄免于地狱。是故说曰，常能摄身也。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守护禁戒无所缺减，凡夫人虽守护戒，心如飘风不能恒定，是故说曰，常能摄身。是处不死者，得果之人，舍男子身还得男子身，舍贤圣身还得贤圣身，终不怀忧畏地狱饿鬼畜生，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还世间，阿罗汉永无愁恼，诸累已尽入无为境恬然寂灭。是故说曰，是处不死也。所适无患者，于彼无为境终无烦恼，亦无愁忧苦患，亦无死亡恋慕，是故说曰，所适无患也。

不杀为仁， 常能慎言， 是处不死，
所适无患。

不杀为仁者，终不信谗毁之人于中起害心，是故说曰，不杀为仁也。常能慎言者，若被骂詈麤言恶语，计皆空寂音响无形，犹如贤圣终无恚怒。设有所为，斯皆权化非实恚怒，或意内自念不发于口，设发于口寻怀惭愧。是故说曰，常能慎言，是处不死，所适无患也。

不杀为仁， 常能慎意， 是处不死，
所适无患。

得向之人，设遭百千苦恼，身堕回波深渊，若堕火坑炽焰之中，终不怀惧令心变易，昼夜调心不令越逸，犹如得胜怨讎死而加毒，得向之人心除结使犹怨不尽。复重思惟：「彼修行人观心成败五阴所趣，移有漏心至无漏境，无常苦空无我，已获无漏守护不失。何以故？彼修行人每自思惟：『从永劫以来染着生死，流转刀剑世中，恒修此意造罪无端，为意役使如人使奴仆。我今已胜调伏心识，今重守护使不越逸。』」是故说曰，不杀为仁，常能慎意，是处不死，所适无患。

慎身为勇悍， 慎口悍亦然，
慎意为勇悍， 一保证亦然，
此处名不死， 所适无忧患。

夫言勇悍者，博古揽今高才明德技术备具，与智相应舍诸恶法，身所修行不处贪欲，是故说曰，慎身为勇悍也。慎口悍亦然者，口所吐言先笑后语不伤人意，是故说曰，慎口悍亦然也。慎意为勇悍者，意已柔调不兴恶念，是故说曰，慎意为勇悍也。一保证亦然者，问曰：「身口意行三事已办，有何缺漏而云一保证亦然耶？」答曰：「如所说应来往进止缝作补绽，应为而不为，此皆身所应行阙而不行。彼修行人能具此诸行。」是故说曰，慎身为勇行。口行有余者，应随贤圣教律，而不为不习男音女音，彼此音皆悉不习，是谓口余行。何谓意有余行更造有缘受生之分？此是意余行，彼执行人能见此诸行，身口意余行尽能具足，是故说一保证亦然也。此处名不死者，灭尽泥洹无终无始，无来无往无生灭着断，是故说此处名不死也。所适无忧患者，所以言有忧者，由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、奴婢仆使象马车乘国财妻息，皆生忧患，无此则无患，是故说所适无忧患也。

护身为善哉， 护口善亦然，
护意为善哉， 护一切亦然，
比丘护一切， 能尽苦原际。

护身为善哉者，能一意守护身，诸天世人称叹其德，天龙鬼神八部之众尽叹其德，昼夜佑助劝成究竟，是故说护身为善哉也。护口善亦然者，若有习非弊恶之业，或被骂詈为人所毁，执心护口终不还报，诸天世人皆共称善，是故说护口善亦然也。护意为善哉者，若人杖捶割截形体复被骂詈，彼执行人持心洁净不兴恚怒，诸天世人皆称其善，是故说护意为善哉也。护一切亦然者，于身口意外诸余行谨慎摄护，是故说护一切亦然也。比丘护一切者，执行比丘护身意及余外行，威仪礼节悉皆备具，是故说比丘护一切也。能尽苦原际者，以具此行岂当趣恶道耶？尽断地狱畜生饿鬼道，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断之，是故说能尽苦原际。

护口意清净， 身终不为恶，
能净此三者， 便逮神仙道。

护口意清净者，于三毁败中，寿败劫败结败，此名三败。释迦文佛出现于世，在浊世中人寿百岁，翼从弟子不守护口过多犯禁律，圣人在世犹尚毁戒，况千载末能存戒律耶？佛契经说：「后千岁末正法欲没尽时，有七秽行显布于世。云何为七？若有人百岁持戒，弹指之顷为恶知识所坏。二者久行慈心，弹指之顷为瞋恚所坏。三者薄贱威仪不随其教。四者互相是非诤于胜负。五者在国城村落，鬪乱彼此传东至西。六者贪着利养遂致疫病。七者从凡夫至罗汉，皆被毁辱而取灭度。」所以致诽谤者，皆由不护口故。尊者满足阿罗汉说曰：「恒训化饿鬼。」往诣饿鬼界，见一饿鬼形状丑陋，见者毛竖莫不畏惧，身出炽焰如大火聚，口出蛆虫脓血流溢，臭气远彻不可亲近。或口吐焰火长数十丈，或耳鼻眼身体支节放诸火焰长数十丈，唇口垂倒像如野猪，身体纵广一由旬，手自抓搦举声号哭驰走东西。时尊满足问饿鬼曰：「汝宿作何罪咎，今受此苦？」饿鬼报曰：「吾曩昔在世时，出家作沙门，恋着房舍慳贪不舍，身持威仪出言臭恶。若见持戒精进比丘辄复骂辱，或戾口弄，或偏眼视，或戾是作非，或戾非作是。自恃豪族谓为不死，造诸无量不善之本，宁以利刀自割其舌，如是从劫离劫甘心受苦，不以一日之中诽谤精进比丘。尊若还阎浮利地者，以我形状可戒勅诸比丘，善护口过勿妄出言，设见梵行持戒比丘者，念宣其德。自受饿鬼形以来，经数百岁数千岁数万岁数千百万岁受如此苦恼，我却后命终当入地狱中。」是时，饿鬼说此语

已，举声号哭自投于地，如泰山崩天翻地覆。斯由口过故使然矣，能守护口过者受福无穷。迦叶如来出现于世，敷演法教教化已周，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，众僧告勅：「一切杂使不命卿涉，但与诸后学说诸妙法。」时三藏比丘内心轻蔑不免僧命，便与后学敷演经义，唤受义曰：「速前象头。」次唤第二者，复曰马头，复次骆驼头，复次驴头，复次猪头，次唤羊头、羯羝头，次唤师子头，次唤虎头，次唤禽头，次唤熊头，如是唤众兽之类不可称数。三藏黄颜口出如此无量恶言，虽授经义不免其罪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，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。余罪未毕从地狱出，生大海中受水性形，一身百头形体极大，异类见之皆悉驰走。尔时世尊见众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过，或吐言麤[麤-夫+广]以致忿怒，或所说似戏发起旧怨，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，或说种类所出卑贱用作嫌恠。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彼此者多恐后堕罪，即以神足接诸比丘，诣于大海见彼受罪兽一身百头，欲使诸比丘改往修来。问彼罪虫曰：「汝是黄颜不耶？」虫即报言：「实是。」如是至三，报曰：「实是。」时诸比丘即前长跪白世尊曰：「我等未曾闻此，为因何义频问此兽审是黄颜耶？唯愿世尊敷演其义，令未悟者使得开解。」如来三达无不观察，过去当来现在事皆悉解明，其有难诘如来义者，随时发遣永除疑网。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曩昔本缘：「昔古久远无数世时人寿二万岁，尔时有佛出世，名曰迦叶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十号具足，敷演法教旷济无涯，教化已周，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，众僧告勅：『一切杂使不命卿涉，与诸后学说微妙法。』时三藏比丘内心自大，轻蔑于人不免僧命，便与后学敷演经义。唤诸受义人名目众兽之类，虽授经义犹不免罪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，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，余罪未毕从地狱出，生彼大海，受水性形一身百头。是故比丘当精勤护口，出言柔和勿吐麤语。汝观此兽由其恶言故便致此罪。」时诸比丘闻佛教诫，又见彼兽形苦如兹，道心遂固，悔本所习心念口言形之大患，能摄口心者终无恶声流布于外。是故说曰，护口意清净也。身终不为恶者，若身行恶，为诸佛世尊所不称记，若生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难计。设身修善立诸德本，为诸佛世尊所见叹誉，若生天上封受自然，若尽苦际，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是故说曰，身终不为恶也。能净此三者，身行口行意行，此三业净为获何果？答曰：「为天龙鬼神八部之众所见尊奉，便为得至灭尽泥洹，不为凡夫所共牵连，逮得仙人道。」所谓仙人者，诸佛世尊是也，所演言教一言片辞，上中下义尽趣于道。是故说曰，能净此三者，便逮仙人道。

诽谤品第九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无数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时，有梅摩那祇在舍卫城里，时摩那祇宿旧怨深，罪识不除，身带木杵以衣覆之，出舍卫城至祇桓精舍，遥见世尊与无数大众而为说法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。「今日要当在大众中毁辱瞿昙沙门，令我等师得致供养。」在于大众而说此偈：

「说法甘悦人， 口出无量义，
使我怀妊身， 不羞此宜适。」

尔时世尊出柔软响，声如羯脾鸟亦如梵音，而说斯偈：

「妄语地狱近。」摩那祇报曰：「作之言不作。」佛复报曰：「二罪后俱受，是行自牵往。」时大众中多诸外道异学裸形梵志，信佛者少，习邪者众，闻此女语皆共信用。「此女孤独少失父母，如其所说必实彰审。」其信佛者内自思惟：「昔佛在宫，舍王重位捐弃嫖女，出家学道成最正觉，岂当有心与此秽陋之女与共从事？」时释提桓因在如来后，执扇而扇，内自思惟：「此弊梵志女，云何乃兴此意诽谤如来？」即化为白鼠啮木杵，断声震，大众无不见者，其中不笃信者悉皆愕然。「此为何声，乃震四远？」其中信佛之人闻此音声，欢喜踊跃僉然同悦。寻有一人从坐起，手执木杵语彼女曰：「此是汝儿耶？」时地自开全身入阿鼻地狱中。时，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舍离，不信佛者即起忏悔，其中信者共相告曰：「诽谤之报其罪如是，现验如兹，岂云后世？」

妄语地狱近者，本无而言有，实非而言是。曾不经历自言数涉，如此之类堕八大地狱，入十六鬲子，是故说曰，妄语地狱近。作之言不作者，其罪有二：一者实作而犯之；二者妄语，作而言非。此罪最重其报无量，是故说曰，作之言不作也。二罪后俱受者，其二重罪，殃祸之本亡身丧命，智者所不为，是故说曰，二罪后俱受也。是行自牵往者，世人造秽行与身作累，后受其报亲族不救，经历劫数乃得解脱，是故说曰，是行自牵往也。

夫士之生， 斧在口中， 所以斩身，
由其恶言。

昔佛在罗阅祇城耆闍崛山。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连，食时着衣持钵正其威仪，下灵鹫山顶入城乞食。食后还出罗阅祇城，未至其所，道逢暴雨，雷电霹雳，道侧有神寺，房舍深邃，先有放牛女人于此止住。时，舍利弗、目

犍连入寺便住，不见女人；女人遥见舍利弗等，即便失精堕地。时，瞿波利比丘复从后来，舍利弗遥见来，语目连曰：「不与愚从事，得离恶人快。今此比丘是恶知识，宜可出避。」即与目连出彼寺庙涉道而去。瞿波利后至入于庙内，见有女人颜貌端正，作弄女姿像如犯淫，有不净在地，咄曰：「祸灾未曾所见，云何舍利弗、目连等，自称智慧神足夸世独步，神通智达谓为第一，今乃与此放牛女人犯淫交接，斯现事如是。世岂有圣人耶？我今躬自见，不从人闻。」得是欢喜即出寺庙，徒跣涉雨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。时，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：「舍利弗、目连等，纂行极弊造凡夫业。适从城出，道遇暴雨入寺避之，见目连等与牧牛女人交接，我躬见之实不虚诳，女人今故在寺，现可验之。」尔时世尊三称瞿波利字而告之曰：「止止比丘！勿吐斯言！可发善心向舍利弗、目连等。所以然者？此二贤人，梵行已立所作已办。」时瞿波利复重白佛：「我今实信如来，如所教勅，然舍利弗、目连所行秽恶，实见淫婬犯于梵行。」佛复告瞿波利：「止止比丘！无令于如来前自坠命根。舍利弗、目连者，行过三界净如天金，岂当有此淫欲意乎？」瞿波利白佛：「诚如来教，但弟子躬见犯欲，若今如来不见信者，知复如何？」说此语已即前礼足涉路而去，还至静室复自思惟：「舍利弗、目连身犯秽行我实见之，然今世尊特不见信。」时，四天王夜非人时，往至瞿波利所，谓瞿波利曰：「舍利弗、目连等贤善之人，三界福田无有过者，何为兴念诽谤，自坠罪苦？」比丘问曰：「卿是何人？」报曰：「护世四天王。」比丘报曰：「汝等诸天，何为舍自然伎乐来至此山？」四王报言：「故为比丘来至此耳，可发善心于彼二贤。」比丘告王：「但还宫殿，不相豫事。」天即还宫。去未经时，释提桓因复从后至，谓比丘曰：「可发善心于彼二贤。」比丘报释提桓因曰：「且守汝天福，不豫汝事。」时拘翼复道而还。富梵天复来到比丘所，语比丘曰：「可发善心于彼二贤。」比丘答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报曰：「吾是富梵天。」比丘告曰：「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？」报曰：「如是。」「汝设得阿那含者，何由至此乎？」富梵天即便还去。即其夜，瞿波利举身生疮大如芥子，转如胡豆，渐如桃杏，亦如鼻罗菓等，疮遂坏败，脓血流出臭秽难近，身坏命终入阿浮度地狱中，千具犁牛而耕其舌。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守护口过慎勿诽谤，夫诽谤之生皆由贪嫉，昨瞿波利比丘来至我所云：『舍利弗、目连等，习近恶智与女人交接。』吾寻呵制：『止止比丘！勿出此言！可发善心于舍利弗目连所。』如是再三。波利比丘谤心遂炽，释提桓因、富梵天及四天王，皆来到波利比丘所，殷懃谏晓曰：

『可发善心于彼舍利弗、目连等。』波利比丘即复报曰：『各还汝天宫，吾躬自覩彼二贤秽行，如是何为干豫其事？且还速归，勿复重宣。』寻即各还其所。于夜波利比丘身生疮疮即取命终，脓血流出，入阿浮度地狱中，千具犁牛而耕其舌。是故比丘！当兴勇猛摄护身口意过，见诸精进比丘共相敬待如视我无异。」是时，世尊在大众中，而说斯颂：

「夫士之生， 斧在口中， 所以斩身，
由其恶言。

「夫士之生者，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异，犹如有人手执利斧，入山斩伐林木华菓药草毁坏成功。今此人间亦复如是，人生于世不能守护口过，为心所使，造不善本，皆由于舌，端正丑陋长短好恶，亦由心念口发致此重罪。是故比丘！心秉牢固守护其口。如是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誉恶恶所誉， 是二俱为恶，
好以口会鬪， 是后皆无安。

誉恶恶所誉者，彼瞿波利比丘叹誉调达功德，体性柔软行业真正，多闻广慧，慈悲四等育养众生。如此之类应当毁咎不应叹誉，是故说誉恶恶所誉也。是二俱为恶者，舍利弗、目连比丘，修清净梵行众德具足，永离尘埃不与欲会，广博多智明达三世。然瞿波利比丘，愚心不革执意牢固，兴致诽谤云：「舍利弗、目连比丘造诸恶业。」如此之类应当叹德不应兴谤。何以故？舍利弗、目连者，持戒多闻为人导师，处在大众转无上法轮，逮得罗汉诸漏已尽；然彼恶人兴致诽谤，不叹其德。是故说曰，是二俱为恶也。好以口会鬪者，夫人处世罪苦万端，或因淫嫉致恼，或因博戏致恚，罪心已固不虑后缘，出言招祸以灭身本，渐当入泰山地狱饿鬼畜生，涉诸苦难无有穷已；虽得为人诸根不具，聋盲瘖哑为人所轻；或在边地佛后，皆由口过身受殃罪。犹木生火还自焚烧，口为祸门，舌为殃本，二事机发，败毁形命。是故说，好以口会鬪。是后皆无安者，众生处在欲界，为颠倒所惑，愚无慧明，为爱缚所系，憍慢缠身慳嫉心深，不达五识身乐，不知苦之所兴，永处闇冥不求灯明，是故说，是后皆无安也。

诤为少利， 如掩失财， 从彼致诤，
令意向恶。

诤为少利者，昔有众多比丘，时到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。见数十博戏之人对坐共戏，一人得胜一人不如，彼得胜者捉不如者剥脱衣裳，五毒加形痛不可忍。众多比丘见已入舍卫城乞食，乞食已收摄衣钵，更正衣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时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：「向入城乞食，见二戏人对坐博戏，一人得胜一人不如，其不如者既失衣裳，身被毒手，痛不可忍。」佛因此本为诸比丘而说偈曰：「诤为少利也，言少利者，犹如大海取其一滴，减须弥山如芥子许，损大地土如米许，复损虚空如蚊许，比丘！极为少不？」白佛言：「甚少。」「博戏虽小亦复如是，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譬喻为比，是故比丘！由小致大遂及诤讼，亲变为疎骨肉离索。若复有人诽谤贤圣持戒比丘及谤毁如来，虚而无实，其后受罪，亿佛不救。」是故说，诤为少利，如掩失财，从彼致诤，令意向恶也。

百千尼罗浮， 三十六五狱，
诽谤贤圣者， 依口发愿恶。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瞿波利比丘者，自招祸患入尼罗浮地狱中。尔时狱卒阿傍以铁刚钳拔出其舌长数百丈，舒展平正以铁钉钉之，以千犁牛犁铧火然用耕其舌，一日之中百千万终死而复生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恶罪未除故，当复经三十六五地狱，受苦无量不可称记，从彼狱出当受畜生饿鬼，复当经历数千万劫毕其罪苦。若其为人，聋盲瘖哑六根不具，语不真正多被诽谤，若行道路横为人打。是故比丘当勤修道德，慎莫诽谤贤圣比丘。诽谤贤圣者其受如是。如是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无道堕恶道， 自增地狱苦，
远愚修忍意， 念谛则无犯。

无道堕恶道者，虚而不实亦复不见，正事可依诳生非祸，犹如旃摩那者、瞿波利比丘等，虚而不实诽谤贤圣及舍利弗、目连比丘，身受其报亿劫不息。是故说曰，无道堕恶道也。自增地狱苦者，当入百千尼罗浮地狱，当复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狱，身入其中毒痛无量，舍地狱身受地狱身增地狱苦，是故说曰，自增地狱苦也。远愚修忍意者，恒怀恐惧，闻犯禁制衣毛为竖，远离愚暗忍诸不忍，是故说曰，远愚修忍意也。念谛则无犯者，去垢止病莫若四谛，能专意不乱思惟形器内外无主，乃得离此诽谤之声，是故说曰，念谛则无犯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十

出曜经卷第十一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诽谤品第九之余

◎若猗内藏，依贤圣活，愚者堕恶，
犹愿邪见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时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有异比丘即从坐起，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：「如来莫说休息泥洹，如来出要贤圣妙法，如来于现法中闲静无为而自娱乐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观此愚人，自坠恶趣永灭形寿。不但今日呵制如来，乃往久远无数世时，于毘波尸如来所，亦复呵制使不说法。不但呵制毘波尸如来，乃复呵制尸弃如来使不说法，次复呵制毘舍毘如来，次复呵制拘楼如来，复次呵制拘那含牟尼佛，次复呵制迦叶如来。我今第七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于世，复来呵制使不说法。如此愚人，端心正意不呵制如来者，即应此座上坐，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」是时，世尊在大众中，说此偈曰：

「以失今良会，更立誓愿求，
终不见圣谛，况欲见究竟？」

「比丘当知！此愚痴凡夫之人，于贤圣道捡自丧形命，离于佛法圣众。」若猗内藏者，如来深法之藏无所染着，其事有三：一者三界缘对结使永尽无余亦名阿罗汉。二者不复生灭更无萌兆趣生熟藏。三者于天人世兴致供养悉能消化，使前施者受福无穷。是故说曰，若猗内藏也。依贤圣活者，贤圣有二：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贤圣，二者无漏成就名曰贤圣。如此贤圣不猗邪见而求活，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。是故说曰，依贤圣活也。愚者堕恶者，犹如彼比丘呵制如来使不说法。「休息泥洹、如来出要、贤圣妙法，如来于现法中但当闲静无为而自娱乐，何为与大众说法？」如此比类，愚不识真自招祸恶，愿乐汤火以为屋室，此人不当与坐起言语。是故说曰，愚者堕恶也。犹愿邪见者，怀犹豫见习颠倒久与边见相应，如彼契经所说：「佛告长者：『夫邪见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说，犯口所行如所说，犯意所行如所说，兴意念流驰万端，尽兴邪见不可亲近，消灭善本增益恶种。所以然者？长者当

知！邪见为病迷于正法，犹伊叉桓子、帝多罗子、尸婆犁子种散于地，随时长养渐得水润，火温风动地持，后得长大，食之极苦羸涩秽臭不可食嗽。』」邪见之人亦复如是，自犯身行口行意行，是故说曰，犹愿邪见也。

竹芦生节， 还害其躯， 吐言当善，
不演恶教。

竹芦生节者，竹芦生节羸而且长，若遇暴风倚互相撑各入其节，节自枯朽更不复生。彼比丘所说亦复如是，自招其罪不为他人，是故说曰，竹芦生节，还害其躯也。吐言当善者，言当慈仁哀愍一切，是故说曰，吐言当善也。不演恶教者，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后趣恶道，人身犹尚可行，言辩通达时乃有耳。是故说曰，不演恶教也。

从善得解脱， 为恶不得解，
善解者为贤， 是为脱恶恼，
贤圣解不然， 如彼愚得解。

从善得解脱者，夫至解脱无为之处，言当用善，巧言善语者，为人所敬，所至到方多所饶益，是故说曰，从善得解脱也。为恶不得解者，常怀愁忧心意烦恼恒怀恐惧，是故说，为恶不得解也。善解者为贤者，言解脱未必是解脱，或能被系王者所拘，所谓解脱者心身俱解脱，是故说，善解者为贤。是谓脱恶恼者，缚有二缘，今身易后身，今身者桁桯考掠及诸五毒之痛，复被结使缚流转五趣，于中能自拔济乃为善解，是故说，解脱恶恼也。贤圣解不然者，贤圣有二业：一者善本成就，二者无漏成就。彼贤圣人所吐言教不自伤损，后无苦恼，是故说贤圣解不然也。如彼愚得解者，愚人习行好着邪道不随正路，以自牵往趣三恶道，是故说如彼愚得解也。

比丘抱损意， 不躁言得忠，
义说如法说， 是言柔软甘。

比丘抱损意者，比丘护口意，自能收摄，语不烦重，若处道俗，处中而说不饶彼此，是故说曰，比丘抱损意也。不躁言得忠者，少言多中不离佛语，世俗烦闹意恒远离，是故说曰，不躁言得忠也。义说如法说者，具足而说，句身味身无所缺漏，是故说曰，义说如法说也。是言柔软甘，出无量义解悦人意，所说无厌足，如天甘露善心无怒，亦不选择彼豪族种、此卑家种，平等而说无增减心，是故说曰，是言柔软甘也。

善说贤圣教， 法说如法二，
念说如念三， 谛说如谛四。

善说贤圣教者，贤圣出教必有所由，接度众生无不有济，是故说贤圣教也。法说如法二者，贤圣教中正法所居、非法所居。何以故？说法之时，广布贤圣道长益善根，说非法时，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损。善说贤圣教，第一句；法说如法说，是故说法说如法二也。念说如念三者，出言柔和为人所爱念，出言麤犷为人所憎恶，欲为人所念者当自念其善，虽处畜生，闻其恶言皆怀愁戚。昔有二人各畜力牛，一人自夸欲得与彼牛犗力，若不如者，要金钱五百，试牛并耕一牛力实胜之。其牛主骂曰：「弊牛努力。」牛闻其骂，即便卧地，输金钱五百枚。复至后日主责牛曰：「名汝为快牛，乃使我失钱，令我惭愧。」牛报其主曰：「更可试之，当尽我力，当还倍得彼钱。」即复更耕，如牛所言倍得彼钱。畜生尚识善恶之言，况人当不识善恶言乎？是故说，念说如念三也。谛说如谛四者，好学之士畏惧生死五道患难，既损耗不益前人，如斯之类塞泥洹路开地狱门，如来欲现真妙之义，谛说如谛四也。

是以言语者， 必使己无患，
亦不克众人， 是为能善言。

是以言语者，言先自惟不自克伐，使今世后世必无苦患，若今身为恶犯王者法，或财产田业没入于宫，或为盗贼劫掠，居业日耗所愿必乖。若至后世，死入地狱畜生饿鬼，地狱五毒不可堪忍，畜生刍蒿负重为役，饿鬼饥馑形[恋心+足]极苦。若欲吐言当念谨慎，使今世后世永无苦患，为无数众生见辄爱念，死生天上受福自然，是故说曰，是以言语者，必使己无患也。亦不克众人者，或有狂夫妄谗良善，使彼兴患以致丧身。言说真诚不讥彼短则无所克，是故说曰，亦不克众人也。是为能善言者，人修善行言必有验，或说泥洹趣要正路，顺从佛教种天之福，是故说，是为能善言也。

言使投意可， 亦令得欢喜，
不使至恶意， 出言众悉可。

言使投意可者，人之处世当习方俗，或相颜而出语，或听彼进趣而后报，恒适彼人意良宜得所，或现威怒怯怕时人，或现羸弱伏从于人，将护其意令彼得所。是故说曰，言使投意可也。亦令得欢喜者，出言向人必使有益，前人闻者倍用欢喜，不被骂詈来彼骂辱，是故说曰，亦令得欢喜也。不使至恶意者，不施怨于人造不善行，亦不种地狱饿鬼畜生之行。造恶业者，当受三

报，是故说曰，不使至恶意也。出言众悉可者，与人从事恒当谦恭卑下，正使言论得胜，当自鄙不如，是故说曰，出言众悉可也。

至诚甘露说， 说法无有上，
谛说义如法， 是为立道根。

至诚甘露说者，与人说法当修诸功德，如来法者，甚深微妙善住安隐，一切行无常、一切法无我，泥洹为灭尽，能意御乱，与人说法不怀懈怠，是故说曰，至诚甘露说也。说法无有上者，出言真正辄有所度，趣道之要由是通达，是故说曰，说法无有上也。谛说义如法者，如念真实本际清净，亦不颠倒不怀虚诈，如法者名句身句味句，真如法性亦不变易，是故说曰，谛说义如法也。是为立道根者，无漏善法永离尘垢，至解脱门逮无碍道，是为立道根也。

说如佛言者， 是吉得灭度，
为能断苦际， 是谓言中上。

说如佛言者，说四意止究生死原系念专意，或说意断精进不懈，或说神足兼逮定，或说根义于中逮慧根，或说力义成就于力，或说觉意令达觉法，或说八直道分别八道，亦复说若干众法名身句身味身。如来或说八十千诸度，使众生类乘此度而度彼岸，是故说曰，说如佛言者。是吉得泥洹者，永寂之处吉无不利，脱众苦患离诸结使，亦复脱于生老病死忧戚难祸，是故说曰，是吉得泥洹也。为能断苦际者，所谓苦者五盛阴身，牵致冥室不覩慧明。苦有八相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。阿僧祇众生涉历苦涂至永寂处，如今众生履行妙观，越苦境界至无为岸者，皆由佛恩。是故说曰，为能断苦际也。是谓言中上者，所出言教无能过上，亦非二乘所能逮及，旷济无量亦无边福，是故说曰，是谓言中上也。

◎

◎出曜经行品第十

一法过去， 谓妄语人，
不免后世， 无恶不更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像如经行，渐渐以次至罗云房中，时罗云遥见世尊，即从坐起，更拂拭坐具清净水。世尊至房偏踞罗云床，取清净水洗手足，留少残水告罗云曰：「汝见留此水不？」「唯然已见。」佛告罗云：「沙门执行亦复如是，不知惭愧无有耻辱。罗云当知！设有比丘，如此行者，无恶不更无痛不遭，犹此恶垢水不可净用。」尔时世尊躬自写水于地，告罗云曰：「汝见吾写水在地不乎？」「唯然已见。」「其有至诚执意妄语，不知惭愧无有耻辱，如此之行无恶不涉。」尔时世尊手执水器覆地，语罗云曰：「汝见我覆此器不？」「唯然已见。」「若有至诚执意妄语人，不知惭愧无有羞辱，如此之类无恶不涉。」尔时世尊告罗云曰：「汝今当作是学，弹指戏笑之间不得妄语，况至诚妄语乎？如是罗云！当作是学。」是故说曰，一法过去，谓妄语人。二百五十戒威仪内禁七法所说，犯一法者则受其愆，是故说曰，一法过去，谓妄语人也。不免后世者，已舍后世功勋善本，夫人妄语众人证知，况言重作罪，涉历艰苦无不周遍，是故说曰，不免后世，无恶不更。

宁噉烧铁， 吞饮洋铜，
不以无戒， 食人信施。

宁噉烧铁者，犹如铁丸猛火烧赤，取而吞之，烧唇烧舌烧咽烧腹下过，虽有此苦自致死亡，不缘此入地狱饿鬼畜生受苦无量，是故说曰，宁噉烧铁，吞饮洋铜也。不以无戒，食人信施者，不持戒人，外荷法服内怀奸诡，信无实行自大憍人，少有所知夸世自誉，受人信施谓宜应尔，不虑后世万毒加形。见诸持梵行人兴轻蔑心，死辄堕恶，身口意不具，亦不修威仪礼节，出入行来违失禁限；见人得养生嫉妬心，死辄受困无罪不受。是故说曰，不以无戒，食人信施也。

若人畏苦， 亦不乐苦，
勿造恶行， 念寻变悔。

若人畏苦者，己身畏苦不得施苦于人，施苦于人者后受其报。是身如地，随其所种各获其果，众生之类亦复如是，随其种罪后受其报，人心不同犹如形像，罪苦追身无有脱者。是故说曰，若人畏苦，亦不乐苦也。勿造恶行者，不得为恶加被一切，夫人自利乃得利人，不能自益安得益人？若处闹中若在闲静，若大若小，可见不可见，当远离于恶如避劫烧，是故说曰，勿造恶行，念寻变悔也。

至诚为恶， 已作当作，
不免于苦， 欲避何益？

至诚为恶者，或复有人已作当作方作，已作过去、方作现在、当作未来，三世作恶不知苦至，是故说，至诚为恶，已作当作也。不免于苦者，众生之类心好为恶，不知后罪报至，若于现身犯王者禁，随罪轻重料简决断，此内法禁亦复如是，习恶不自觉，纵情弛意，是故说，不免于恶，欲避何益也。死王阎罗遣狱卒阿傍，迎罪人魂神，身被五系，将至阎罗王所。王问罪人：

「汝颇见第一天使不耶？」对曰：「不见。」王问罪人：「云何男子！汝生在人间时，经过村落城郭郡县，见诸男女父母怀抱，未能离大小便，父母推燥处湿，沐浴澡洗澣浣衣裳，汝为见不？」对曰：「已见。」王告罪人曰：

「汝何不作是虑？于现法中见善恶报，当自谨慎，净身口意修诸善法。」罪人报曰：「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，本我所造今受其报。」王告罪人：

「如卿来语，卿本自造，今当受报，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。汝所作罪业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。」尔时阎罗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诫，次复第二天使教诫之。

「汝颇见第二天使不耶？」对曰：「不见。」王问罪人：「云何男子！汝在人间经过村落郡县城邑，见诸男女疾病困笃，坐床褥上或坐或卧？」罪人报曰：「已见。」「云何男子！汝何不作是念：『于现在法中其罪如此，当自谨慎，净身口意修诸善法。』」罪人报曰：

「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，本我所造今受其殃。」王告罪人：「如卿所说，卿本自造今当受报，使放逸人知制难犯。汝所作罪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，亦非诸天世人教卿所作。」尔时王以此第二天使教诫已，次与第三天使重教诫之。

「汝颇见第三天使不耶？」对曰：「不见。」王问罪人：「云何男子！汝在人间经过村落城郭郡县，见诸老人柱杖呻吟行步脊偻头白齿落，饮食苦竭命在旦夕。汝为见不？」罪人对曰：「唯然见之。」王问罪人：

「云何男子！汝何不作是念：『于现法中其事如此，当自谨慎，净身口意修诸善法。』」罪人报曰：「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，本我所造今受其殃。」王告罪人：

「如卿所说，卿本自造今当受报，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。汝所作罪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，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。」时阎罗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诫已，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诫之。

「汝颇见第四天使不？」对曰：「不见。」王问罪人：「云何男子？汝在人间经过城郭郡县村落，见诸男女有终亡者，或死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，身体肿胀脓血流出，或为乌鵲虎狼所见噉食。汝见不耶？」罪人报曰：

「唯然见之。」「云何男子！汝何不作是念：『于现法中其事如此，当自谨慎，净身

口意修诸善法。』」罪人报曰：「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，本我所造今受其殃。」王告罪人：「如卿所说，卿本自造今当受报，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。汝所作罪，亦非父母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，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。」时阎罗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诫已，次以第五天使重教诫之。「汝颇见第五天使不？」对曰：「不见。」王问罪人：「云何男子！汝在人间经过城郭郡县村落，见诸男子偷盗作贼，为王所缚，或截手截脚，或截耳截鼻，或生剥其皮，或拔头筋，或以锯锯颈，或以长橛刺臆从口出，或融铜灌身，或支节解其形，或倒悬于树经于七日以箭射杀，或生革络头反缚野地上弃之旷野，或开腹抽肠以草充之。汝为见不？」对曰：「唯然见之。」「云何男子！汝何不作是念：『于现法中其事如此，当自谨慎，净身口意修诸善法。』」罪人报曰：「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，本我所造今受其报。」王告罪人：「如卿所说，卿本自造今当受报，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。汝所作罪，亦非父母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，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。」时阎罗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诫已，即以罪人付狱卒，将诣镬汤所，随罪轻重使入百三十六镬汤，经历劫数受苦难量。是故说曰，欲避何益也。

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间，
莫能于此处， 避免宿恶殃。

昔佛在释翅瘦迦惟罗越国尼鸠类园中。尔时流离王集四种兵，欲往攻伐舍夷国，将诸营从退父王位自立为王。有一恶臣名曰耶利，白流离王：「王本为王子时，至舍夷外家舍，到佛精舍，为释子所毁辱。时王见勅：『若我为王便启此事。』今时已到，兵马兴盛。」即勅严驾欲往报怨。佛知其意，先至道侧坐枯树下，时流离王躬率兵马往伐舍夷国，道遇如来，即前礼覲前白世尊：「此间多诸好树枝叶繁茂，何以舍之坐枯树下？」佛告王曰：「五亲荫厚不可舍离，昔此树茂枝叶炽盛，曾经过此得树荫力。」王寻退还，还诣兵众告语上下：「我等宜还不应前进。所以然者？如来今日为彼五亲，必佐神力不可攻伐。」臣佐白王：「如来岂能恒坐树下乎？」如来见流离王去后，知此宿缘不可得避，此宿命智观其所由，观诸释种必当受苦。即从坐而去，还至比丘僧中在众而坐。时，大目连见如来怜愍五亲如有忧悒，往到佛所前白佛言：「今流离王攻舍夷国，念其中人当遭辛苦，欲以方便救接彼国。一者举舍夷国着虚空中，二者举舍夷国着大海中，三者举舍夷国着须弥山腹里。四者举舍夷国人着此地下他方世界。令流离王不知其处。」佛告目连：「知卿虽有此智德神足无量，安隐舍夷国人耳，何能安处宿对人耶？」于是目连礼已便退。尔时世尊与诸大众，敷演其义，欲使正法久存于世，示现宿

对永不可避。大众闻其所说怅然悲泣，愍流离王当报宿缘，在于大众而说颂曰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间，
莫能于是处， 避免宿恶殃。」
众生有苦恼， 不得免老死，
唯有仁智者， 不念人非恶。

众生有苦恼者，若见他人非法之事，觉寤比丘专念五法，然后兴发人意。云何为五？一者谓为前人契经不流利，二者戒不成就，三者定意不具，四者愚无黠慧，五者诸漏不尽。是故说曰，众生有苦恼，不得免老死也。唯有人智者，欲止彼人当自谨慎，己自为秽复止他者，为人所讥嗤其所为。是故智者终已远离，缚中牢者莫若缘对，缚处在泥犁，无有系缚者，随罪轻重各受其报。是故说曰：唯有仁智者，不念人非恶也。

妄证求赂， 行己不正， 怨讐良人，
以枉治士， 罪缚斯人， 自投在坑。

妄证求赂者，或有众生不自量己，内不思惟，恒求人短，见非则喜、见善不从，所行众事以邪为正，是故说曰，妄证求赂，行己不正也。怨讐良人者，或有良善之人，意在贪学，衣不盖形食不充口，为愚者所轻，障塞其德不使显现，缘是致咎，复当经历百三十六地狱，从一地狱至一地狱，其中受苦不可称计。以融铜为食，以釜汤为室，以脓血为盛饌，以髓脑为脂泽。毕彼罪已来入畜生，受形若干志趣不同，或高或下，食以刍草担负重载，皆由先世抵突所致。若生饿鬼，以空气充腹以针刺腹，内气泄出寻还满腹，犹如罗縠观空表里悉现。是故说，怨讐良人，以枉治士也。罪缚斯人者，行对追身如影随形，奔趣五道涉苦无量，所至到处不离四缚五结，设处为人恒在牢狱系闭，身被考掠求死不得，是故说曰：罪缚斯人，自投于坑也。

夫士为行， 好之与恶， 各自为身，
终不败亡。

夫士为行者，一切有形众生之类，心念口言身口意行，是故说，夫士为行也。好之与恶者，或善不善，若好若丑，若苦若乐，或苦痛乐痛，斯名善恶皆由行兴，是故说，好之与恶也。各自为身者，人为善恶，若苦若乐若好若丑，尽当受报无免之者，善生天上恶入地狱，是故说，各自为身。终不败亡

也，夫善恶之行犹形影相追，受对由行终不毁败，正使天焦地融须弥崩颓海水枯涸、日月堕地星宿凋落，善恶之报终不毁败。于是颂曰：

「动转屈伸， 影常亲附， 或起或住，
 不离其形。 不但影随， 形亦随影，
 犹行善恶， 终不相离。 是故说终，
 不败亡也。」

好取之士， 自以为可， 没取彼者，
人亦灭亡。

好取之士者，夫人自善其身，不当念彼长短，亦莫讥别，择地取要。若诡欺于人虚妄不实，于百千生没彼生此恒为人欺，展转受报不离缚着，随本作行今受其报。如种果树，苦得苦果甜得甜果。善恶之报亦复如是，善受天福恶报地狱。是故说曰，好取之士，自以为可，没彼取者，人亦没亡也。

作恶不起， 如兵所截， 牵往不觉，
已堕恶道， 后受苦报， 乃知前习。

作恶不起者，愚人思虑不与善俱，昼夜兴想杀盗淫嫉犯十恶行，是故说，作恶不起也。如兵所截，终不还变有回顾心。何以故尔？愚人自作是念：「檀越施主素自贫匮，慳嫉之人反更富贵。」是以愚者见此讥变，执意遂坚心不开悟。是故说曰，作恶不起，如兵所截也。牵往不觉，已堕恶道者，不知现世后世所作善恶诸不善行，不虑后当无有覆护，是故说曰，牵往不觉，已堕恶道也。后受苦报，乃知前习者，昔有居士戒勅家人以雉为食，先持雉肉着釜中，然后方觅火煮之，不觉蛇堕釜中。居士食法，要当问师，师曰：「此不可食。」不从师教遂便食之。经宿蛇毒内发，方更问师，师曰：「不从我命，知当如何？」尔时医师向彼而说颂曰：

「贪味遂食毒， 不从吾往言，
 为毒之所困， 后乃自觉悟。」

尔时世尊告众会人：「当为是离是，夫人为恶死入地狱，修行善者受彼天福。然此众生者有来久，不计无常迁变之事，不受如来真实至教，谓恶为善、以是为非。」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愚心不开悟， 习恶不从吾，
受苦地狱痛， 后乃忆真教。」

后受苦报，乃知前习者，地狱烧炙痛，饿鬼饥谨苦，畜生常重苦，是故说曰，后受苦报，乃知前习也。

凶人行虐， 沈渐数数， 快欲为之，
罪报自然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，在闲堂空室自生想念：「何等众生不自念己？」时王复重思惟：「诸有身口意念恶颠倒者，是谓斯人不自念己。云何众生而自念己？若有众生身口意行清净，是谓斯人为自念己。」尔时王波斯匿即从闲堂静室起，即严驾羽宝车将诸营从至世尊所，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，须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向在闲堂静室自生心念：『何等众生自念己？何等众生不自念己？』时我，世尊！复重思念：『诸有身口意念恶颠倒者，是谓斯人不自念己。云何众生而自念己？若有众生身口意行清净，是谓斯人为自念己。』」尔时世尊告波斯匿曰：「如是！如王所言。诸有身口意行不清净者，其人则不自念己。若有身口意清净者，则为自念己。所以然者？大王当知，诸有不自念己，为自减损、兴不善法。诸有身口意行清净者，则自为己。所以然者？以其人修清净行故。」尔时尊者马声便说斯偈：

「夫人习恶者， 不虑后世缘，
为恶自受殃， 殃身永不灭。」

是故说曰，凶人行虐，沈渐数数，快欲为之，罪报自然者，所生之处受其恶报，生地狱中榜笞无量，饿鬼中愚惑为苦，生畜生中偿罪为苦，若生人中行缺为苦。是故说曰，快欲为之，罪报自然也。

凡人为恶， 不能自觉， 愚痴快意，
后受鬻毒。

凡人为恶，不能自觉者，凡夫愚人恒怀愚惑，恣情为恶不能改更，亦不知后受其报，犹如有人行过山岭，两边峻峻闭眼而过，不知身危或致命终。此凡夫人亦复如是，生盲无智，亦不知后当受报，是故说曰，凡人为恶，不能自觉也。愚痴快意，后受鬻毒者，有智之士明眼视瞻，犹如一趣之道有大火

坑，行人经过先不谳道，明者指授语行人曰：「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经过，卿等可于此息意，勿复前行。」诸人意勇不信其语，各共进前皆堕火坑，受痛甚苦号天唤呼悔亦无及，自相谓言：「智人所勅不从其教，今受苦痛知当诉谁？」此众生颠倒亦复如是，一向趣人道为智人所诃止：「道多艰难有鬻毒痛，卿等设欲前进，必遇此患不免其难。」是故说曰，愚痴快意，后受鬻毒也。

夫人行恶， 还自炽然， 啼泣流面，
后受其报。

夫人行恶者，纯恶不善不念不喜，是故说夫人行恶也。还自炽然者，若人怀变悔心，知有愁忧之恼，昼夜忧思以致烦热，是故说曰，夫人行恶，还自炽然也。啼泣流面者，昼夜悲泣，逢头乱发举声悲泣，是故说，啼泣流面也。后受其报者，酸苦无量不可爱乐，兼有愁忧苦恼艰难无数忧虑百千，是故说，后受其报也。

吉人行德， 相随积增， 甘心为之，
福应自然。

吉人行德者，犹如有人行应得至，为天人所恭敬，叹誉其德，称扬善名，四远皆闻，无数诸人皆来供养，是故说，吉人行德也。相随积增者，昼夜喜庆无有忧愁，心意欢悦无有烦热，是故说，相随积增也。甘心为之，福应自然者，若生天身福应自然，宫室百亿五色玄黄快乐无极，若生人间，五乐自娱作倡伎乐以自欢悦，心意怡然不兴乱想，是故说，甘心为之，福应自然。

戏笑为恶， 已作身行， 号泣受报，
随行罪至。

戏笑为恶者，善恶之行皆有轻重，身口意造非独一类，或依己身戏笑为恶，触娆众生不安其所，或以瓦石刀器共相伤害，或合会彼此由致鬪讼，犹如世人好喜鬪羊鬪鸡、鬪驼鬪牛鬪人鬪象。或以骂詈来往，见以欢喜不能自胜，若其寿终啼哭受苦。是故说，戏笑为恶，已作身行，号泣受报，随行罪至也。

恶不实时， 如[(壳-一)/牛]牛乳， 罪在阴伺，
如灰覆火。

恶不实时者，夫人造行报不即应。昔有异国生即应草，若以彼草着乳中者，即成为酪不移时节，是故说曰，恶不实时，如[(壳-一)/牛]牛乳也。若不尔者，其义云何？答曰：「愚者被烧，然后乃悟。」罪在阴伺，如灰覆火者，犹若以灰覆火，人不觉，足往蹈之，渐渐热彻乃知烧足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当行恶时甘心悦豫，若寿终后身堕恶道五毒加治，乃自觉悟方知罪至。是故说，罪在阴伺，如灰覆火也。

恶不实时， 如彼利剑， 不虑后世，
当受其报。

恶不实时者，或有众生习其恶本，寿经百年自恃年寿谓为无罪，自相谓言：「人之为恶皆谓有罪，我躬行之方便延寿。」诸有屠儿猎师自兴诽谤，谓沙门瞿昙行不真实，好行妄语虚辞万端，教勅弟子言：「诸有杀生伤害人物者，身坏命终，当入地狱畜生饿鬼受苦无量。」是故世尊躬说偈曰：

「恶为恶所缠， 为恶不自觉，
至恶知恶至， 受恶恶根原。」

时彼屠儿闻佛所说犹不改更，是故说曰：「恶不即，时如[(壳-一)/牛]牛乳，不虑后世，当受其报。」报对卒至乃知为恶，复当经历地狱饿鬼畜生，是故说，不虑后世，当受其报也。

如铁生垢， 反食其身， 恶生于心，
还自坏形。

如铁生垢者，犹如净铁及明净镜，莹治净洁无有尘垢，然其人藏隐不牢，或在土中或在湿地，便生重垢，触便碎散不任本用。犹如利刀人所爱敬，恒自防备不离其身，中便忘误安置不牢，便生尘垢本铁不存，追惟此刀乃无有价，一朝坏败不可任用，是故说，如铁生垢，反食其身也。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为贪欲所覆闭，不虑后世殃_𡵓众恼，与恶知识从事，不以善为友，缘是故殃自毁其根，不修梵行，淫佚不净，已自招患而受其报。是故说曰，恶生于心，还自害形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十一

出曜经卷第十二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信品第十一

信惭戒意财， 是法雅士誉，
斯道明智说， 如是升天世。

信惭戒意财者，世饶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财，惭愧、戒意财者，便为亿万百千众生于中独尊贵，为人所敬众生乐从不能去离。是故说曰，信惭戒意财也。是法雅士誉者，诸佛世尊及辟支佛，皆速度无极众行不缺，为贤圣所誉，是故说，是法雅士誉也。斯道明智说者，明智之人聪明黠慧，能演其道畅说旨要。云何名为道？道者是谁？所谓道者，无形无声，寻迹不可覩，智者所履非愚所习，清净所修非秽浊所行，是故说曰，斯道明智说也。如是升天世者，人欲求福安处无为，有信有惭闻施慧智，皆生天路。或有人偏有信，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广，或以惭愧因惭愧生天，或以戒因戒生天，或以闻因闻生天，或以施因施生天，或以慧因慧生天，其福不广受福微少盖不足言。或有众生但持戒生天者，唯有一天女、一伎乐、己身为三，或有诸天共一器食。若持一行而生天者，举手食黑覆口食之，若众行具足而生天者，举手食白在众显现而不匿藏，众戒具足惭愧戒闻生彼天者，玉女营从不可称计，七宝宫殿所欲自恣，作倡伎乐极自欢悦。是故说，如是升天世也。

愚不修天行， 亦不誉布施，
信施助善者， 从是到彼安。

愚不修天行者，慳嫉妬疑意性局短无惠施心，亦复不造后世良佑福田，复无勇猛诸善德本，是故说曰，愚不修天行也。亦不誉布施者，愚痴之人，自不布施、见施便怒，好修恶业不行善法习近愚法。如所说，愚不好施智者所忌，愚人执心意性刚强，虽欲惠施意终不悟，慧人分别知之不要，是故说曰，亦不誉布施也。信施助善者，智人财施意不怯弱，信施受福慳嫉为病，是故说曰，信施助善者也。从是到彼安者，若从此间上升于天，天上独王，生于世间豪贵无极，由是自致入灭尽泥洹，无有生老病死诸患，寂然永息亦不着断，是故说曰，从是到彼安也。

信者真人长， 念法所住安，
近者意得上， 智寿寿中贤。

昔佛在阿罗毘鬼界处，彼国中时有暴鬼名阿罗婆，恒噉生人日数十人，奴婢悉尽。时，彼国界人民自相谓言：「我等为此恶鬼所食，死者狼籍、在者无几，我等宜可求谢彼鬼，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，然后乃有生路耳。」时彼人民如其所言，求鬼得恩日送一人，先遣奴婢无复遗余，次遣儿息。时，有那忧罗父长者，素少儿息，即日生一男儿，颜貌殊特世之希有，面如桃花视之无厌，次应食鬼复是其日，时彼长者饶财多宝，象马七珍不可称计，金银珍宝车璩马瑙、珊瑚琥珀水精琉璃，无价宝物充满库藏。长者躬自在街巷求买奴婢，以供彼鬼而不能得。尔时长者向天地诸神自归求哀：「奈何亡我所天！吾今日唯生一子满我誓愿，今日次食彼恶鬼。」复遥归命如来世尊：「当见哀愍，拔斯苦难。」尔时世尊三达六通，知长者心意烦炽无所恃怙，以其神力至彼鬼界，正值阿罗婆鬼大集鬼众至四王所。时，有诃陀罗鬼，将乘虚过彼鬼界上，尽其力势不能得过，内自思惟：「计吾力势，能移山飞岳倒覆天地，神力所接无所罣碍。吾常由此经过亦无艰难，今日何为此蹶顿？」即从空下诣彼鬼舍，遥见世尊光相明着，即前礼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，到彼大集鬼界，语阿罗婆鬼曰：「汝今贤士快得善利。所以然者？瞿昙大沙门在汝界住。」恶鬼闻已瞋恚兴盛，心口自语：「吾行不在，便为沙门所见轻易。」语彼诃陀罗鬼曰：「吾今还家与沙门共鬪，设我得胜则无沙门，若我不如便当自丧不行于世。」阿罗婆鬼将军还诣本界，到已语世尊曰：「速出沙门！不须停住。」如来如其语出。「还入沙门！」如来如其语入。如是至三。世尊告曰：「吾以从汝意三出三入，更有进退不从汝意。」鬼曰：「世尊！若沙门不出者当问沙门义，若不报义者，当破沙门腹而饮其血，当使沸血从面孔出，当捉汝臂掉着江表。」如来告曰：「吾亦不见沙门婆罗门梵魔众圣天若非天，能破我腹及使沸血从面孔出。汝欲问义者，今正是时，吾当与汝一一分别。」即以说偈问如来曰：

「人业何者上？ 何行致欢乐？
何要出要者？ 何寿寿中上？」

世尊以偈告曰：

「信者真人长， 念法所住安，
近者意得上， 智寿寿中贤。」

时彼阿罗婆鬼闻佛真实之义，心开意解，即前五体投地自归如来：「我今自归大沙门足下，归命法归命比丘僧，自今已始不复杀生，愿为优婆塞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善来贤士！可从如来修奉五戒，于现法中获无量果报。」鬼白佛言：「自受鬼身以来，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，设当修奉五戒者，云何得全其命？」佛告鬼曰：「去此直北有无量众生，彼国常宜，国主大臣父母宗族，有死亡者以刀画面，或画胸唇血出如涌泉，汝可食之，又不毁戒得全性命。」即受五戒。「为优婆塞，尽其寿命不得杀生，亦不念杀亦不教人杀。能者报曰：『优鼻。』为优婆塞，尽其寿命，不得与取，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。能者报曰：『优鼻。』为优婆塞，尽其寿命，不得淫佚犯他妻妇，不得教人淫佚。能者报曰：『优鼻。』为优婆塞，尽其寿命，不得妄语，不能教人妄语鬪乱彼此。能者报曰：『优鼻。』为优婆塞，尽其寿命，不得饮酒，不得尝酒，不得教人饮酒。能者报曰：『优鼻。』」时阿罗婆居士那忧罗父，躬抱其儿沐浴澡洗更着新衣，将来至鬼界付与鬼将军。尔时彼鬼受已付佛，佛复受已复付其父，以其手手相付，字曰手宝。由儿因缘，故说此偈：「信者真人长，念法所住安，近者意得上，智寿寿中贤也。」佛契经说：「告诸比丘：『若见豪贵长者，饶财多宝七珍具足无所缺乏，当念亲近微说道教，论施论戒生天之德，如此众行信为原首。』」是故说曰，信为真人长也。念法所住安者，念法之人当受快乐。乐有二义：一者世俗乐，二者第一义乐。世俗乐者，天上世间；第一义乐者，贤圣四禅以为乐也。念法之人获此二乐，是故说曰，念法所住安也。近者意得上者，生死流转周而复始，唯贵信义真实为上，若人妄语，生辄宗族不和穆，死入地狱，千具犁牛而耕其舌，生饿鬼畜生苦恼无量，设生为人恒被诽谤言不信用。是故说曰，近者意得上也。智寿寿中贤者，受诸果证于世无限，永舍生死寿，前进贤圣之寿。贤圣寿者，心常游在百千定意，应机之辩问便能报。是故说曰，智寿寿中贤。

信财乃得道， 自致法灭度，
善闻从得慧， 一切缚得解。

信财乃得道者，贤圣无疑信，终不离三宝，一向念佛修罗汉业，至心念佛所造功德，若人信心向百须陀洹、向百斯陀含、向百阿那含，不如信心向一阿罗汉，信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皆得生天，信阿罗汉者则信泥洹径路，是故说，信财乃得道，自致法灭度也。善闻从得慧者，承受师教从本至竟，究畅义味执义思惟不失本际。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罗，好习奇异搜求妙术，从师受法义理不失。比丘学术未尽师法，师外遇客醉酒还归，却踞其床床脚即

折，恐师颠倒以身担床，终竟一夜至晓。问其弟子：「卿作何等？」弟子答曰：「师昨醉归踞其床，床脚折，弟子以身担床耳。」师感其意，「我有技术，尽当教卿终不惜也。」技术已备，师复试其意。师饮盐汤即吐在地，使弟子食之，弟子即欲食之。师捉止之。「卿术已成，吉无不利。」方忆佛语教诫之言，善闻从得慧。信哉斯言，一切缚得解者，尽能断诸七使九结，诸缚持入十二因缘，永尽无余已舍已离，是故说曰，一切缚得解也。

信之与戒， 慧意能行， 健夫度患，
从是脱渊。

信之与戒者，彼修行人执信守戒持心无乱想，具足二业者，便为众生所见尊奉，在大众中独步无匹，犹如满月处在众星。若有亲近修笃信心，所生之处多饶财宝，象马七珍无所渴乏，斯由信心难沮坏故。设复行人守戒不缺，怀抱翫习昼夜孜孜，犹人抱剑履冰，守护禁戒无所缺漏，便为无数众生而为上首，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，是故说曰，信之与戒也。慧意能行者，身口意无所伤损，思惟止观摄诸乱意。如来说偈：三业具足，端坐一意，多诵无厌，执事劝佐，是谓三。复有三业：一者惠施，二者持戒，三者思惟，是谓三。信者属施，戒摄不杀，定摄思惟，是故说慧意能行也。健夫度患者，健夫者，谓立根得力已入贤圣境，怨恨患怒永息不生，内外清彻犹天琉璃，所作已办更不处胎，众智具足内已洁净外化无倦，是故说曰，健夫度患也。从是脱渊者，能具此众德者，斯人希有。所以然者，以其脱缚着故，正使命终名称远布，是故说，从是脱渊也。

信使戒成， 亦寿智慧， 在在能行，
处处见养。

信使戒成者，谁成就信戒？答曰：「贤圣人须陀洹、斯陀含。凡夫人者，已成复失。所以然者，皆由贪欲瞋恚愚痴所致，与恶知识从事所致，不与善师从事所致，失时失果失人。」须陀洹、斯陀含者，不为此所蹈践，正使作佛形像来试其人者，作若干变化，心不移易，不为彼屈。昔舍卫城里有最胜长者，多饶财宝，象马七珍库藏充满。然为人悭贪不肯惠施，其有乞者不听入内，守瞻门户牢固门户，七重皆作重关，石屑涂壁恐鼠穿墙，以铁笼盖屋以防飞鸟，家不畜狗恐损米谷。尔时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往诣彼降最胜长者。」是时，阿难敬奉佛教，即着衣持钵诣舍卫城到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「如来恒说，夫人布施给穷乏者，得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寿，二者色，

三者力，四者乐，五者辩。其有施者获此五德。」长者自惟：「吾闻瞿昙沙门高才博学，所演经典八万四千亿象所载不胜，今日多闻弟子来至我家，但说布施，贪着财货，斯是乞士之法，非是贤智。」尔时阿难广采经义，随时适彼长者，然其长者心如刚铁不可移易，语阿难曰：「今日欲中有受请处？为欲乞食？」阿难报曰：「亦无请处，今当乞食。」长者寻语阿难：「日已欲中宜知是时。」阿难即起舍出，更诣余家乞食。还至世尊所白世尊曰：「慳贪长者执意坚固不可降伏。」

明日清旦，佛告阿那律曰：「汝往诣彼降伏慳贪长者。」阿那律受教即往长者家与共相见，渐与长者说微妙法：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恒说此法，夫人布施给穷乏者，获福无量，现世后身封受自然。」长者复念：「吾闻阿那律者舍豪族位出家为道，恒受五百钵食供养，然无厌足，今复来诣吾家劝我布施，复是乞人，非贤士之法。」寻语阿那律：「日欲逼中，宜知是时。」阿那律即起舍出，更适余家乞食。还至世尊所白世尊曰：「慳贪长者执意坚固不可降伏。」

佛复告大迦叶：「汝往降伏慳贪长者。」迦叶受教诣彼长者家与共相见，复与长者说微妙法：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恒所说法，若人布施获五功德，所生之处人所爱敬。」长者自念：「斯人昔在家时，九百九十九具犁牛耕田，六十簞金粟一簞三百四十斛，黔毘罗国第一贤女以为妻室，舍彼豪贵今作沙门，何为至他家如乞人，所说叹誉布施，贪着财货？」迦叶无数方便而为说法，意不开解亦不移易，语迦叶曰：「今日欲中，有受请处？为欲乞食？」迦叶报曰：「亦无请处，今当乞食。」长者语迦叶：「宜知是时。」即起舍出更诣余家，还白世尊：「其人热心意难沮坏。」

佛复告目连：「汝往诣彼慳贪长者。」目连受教即往至彼长者家，与共相见与说布施：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恒说此法，夫人布施给穷乏者，获福无量，现世后身封受自然。佛告比丘：『若有众生知施果报者，最后钵中遗余已不取食，开意惠施，值贤圣良佑福田者，吾证明此其德无量。』」长者自惟：「吾闻此人神足无碍，能移山飞岳翻覆天地，或移他方世界来入此土，众生之类无觉知者，不能与吾现一神足，方说布施之福，将由慳贪故存于怀，斯是乞人非是贤士。」目连复说法，不释其意，语目连曰：「今日欲中，有受请处？为欲乞食？宜知是时。」即适余家。

佛复告舍利弗：「汝往诣彼慳贪长者。」即复受教诣彼长者，与共相见在一面坐，告长者曰：「夫智达之士当分别四法。云何为四智？一者分别布施，二者亲近善知识，三者当离慳嫉，四者念修智达。」长者自惟：「吾闻斯人，年至八岁越众论上，尽堕诸幢无敢当者，长年十六究尽阎浮利地书籍，无事不开，博古览今演畅幽奥，天文地理书记图讖，梵志历术尽皆通达，瞿昙沙门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谓为当说智慧微妙之教，今乃复说布施之德，复是乞人非贤士也。」语舍利弗：「为有请处？为欲乞食？宜知是时。」舍利弗即还至世尊所，前白佛言：「其人慳贪执心牢固，积薪至天以火焚烧，融消其心意故不革，唯愿世尊躬降屈神诣彼长者，示佛威力，除去慳心开发愚惑。」

尔时世尊，犹如力士屈申臂顷，至长者家坐于中庭，最胜长者见世尊至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尔时世尊，告长者曰：「夫人布施获五大功德。」长者白佛：「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？」佛告长者：「第一施者谓不杀生，是谓长者第一施也。若有众生，持不杀戒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一施也。」长者自念：「夫人杀生皆由贫贱，吾今家内饶财多宝所欲自恣，何为当复杀生？此语善矣，当顺其教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愿身自归当受佛戒，尽其寿命不敢犯杀。」佛复告长者：「不犯不与取。若有众生持不与取戒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二大施。」长者自念：「窃盗人物者皆由贫贱，吾今家内，象马七珍金银杂宝、车璩马瑙珊瑚琥珀，充满库藏，何为盗窃人物？斯言善矣，当顺其教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愿身自归当受佛戒，尽其寿命不犯盗戒。」佛复告长者：「若有众生不犯盗者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二施也。」佛复告长者：「不得淫佚犯他妻女，若有众生持不淫戒者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三大施。」长者自念：「已无妻者则犯淫佚，吾今家内嫖女营从动有万数，意欲幸纳意犹不遍，况当犯他妻女？斯言善矣，当顺其教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愿身自归当受佛戒，尽其寿命不犯淫佚。」佛复告长者：「若有众生不犯淫佚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三大施也。」佛复告长者：「不得妄语，是谓大施。」长者自念：「夫人处世所以妄语者，以其贫贱不能自存，是以虚称诈逸诡调为业故妄语耳。吾今家内积财无数居一亿里，岂当妄语耶？斯言善矣，当顺其教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愿身自归当受佛戒，尽其寿命不犯妄语。」佛告长者：「不犯妄语者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四大施。」佛复告长者：「不得饮酒，是谓第五大施。」长者自念：「夫人饮酒三十六失，亡国破家莫不由酒。若我饮酒客来

烦闹，又损我酒加致鬪乱。斯言善矣，当奉佛教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愿身自归当受佛戒，尽其形寿不犯酒失。」佛告长者：「若有众生不犯酒者，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，亦无恐惧，是谓第五大施。」时彼长者内自思惟：「如我外道异学内禁所犯，若弟子事师承受教诫，不问多少要当报恩，供养财宝给其所须。躬自入库选择白[送*毛]，取不妙者欲以献佛，其所选者捉輒极妙，如是数十反复不能得弊者，心口共争，慳贪深固意不开解。正值尔时，阿须伦与忉利天共鬪，或阿须伦得胜诸天不如，或诸天得胜阿须伦不如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诸天阿须伦共鬪，复见长者施心慳心共争，或施心得胜慳心不如，或慳心得胜施心不如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施与鬪共集， 此业智不处，
施时非鬪时， 速施何为疑？」

最胜长者闻如来说偈，内怀惭愧即出白[送*毛]跪受祝愿。尔时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，讲论妙行。所谓论者，施论戒论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。长者闻已，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，得法获法，法法成就，分别诸法，于如来法逮无所畏，即从坐起头面礼足前白佛言：「自今已始愿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杀。」如来默而可之。「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。」受三自归命已，如来即从坐起而去。

佛去不久，弊魔波旬化作佛形像，来至长者家，身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色圆光七尺，长者见已内自念曰：「如来向出，还其何速？」敬意如见佛而为礼之。「不审如来有何教诫？」伪佛告曰：「吾谓长者高才博智分别机趣，谛念长者愚惑无智，吾向所说四谛者实非真谛，斯是颠倒外道所习。」长者寻觉知为诈伪，即报之曰：「止止勿语！吾获慧眼立牢固地，正使汝化亿千万身来至我所，欲使退转我心者，其事不然。岂当以萤火之光与日竞明，田家埠阜欲比须弥，鷄鹳乌鹊金乌并飞，以汝秽形欺诈伪身，设是幻师不应久停，若是波旬宜速还归。」弊魔波旬闻是语已，惭形愧影即还复身，复道而去。

若有众生信戒成就，终不为魔所沮也，况当须陀洹、斯陀含有退还乎？此事不然。住凡夫地未在道检，见此幻形则有退转，则不成就。凡夫人者先成而后退，是故说，信使戒成也。亦寿智慧者，能究竟施，其间不有乱想，须陀洹见谛所断八十八使，以施心永断无余，除欲界七死七生、色界无色一死一生，其余生者永尽无余。斯陀含者，以施心见谛所断八十八使，淫怒痴薄，

除欲界一死一生，其余生者永尽无余。阿那含三界见谛所断结，欲界思惟所断结，以施心永尽无余，舍欲界生，除色界无色界一死一生，其余生者永不生也，无复慳嫉意不想念贪着世荣，众智具足寿不中天，是故说亦寿智慧也。在在能行者，慧人执行以教化为本，意欲所适东西南北，輒有所益兴起佛事，是故说，在在能行也。处处见养者，已至彼界便为众生所见供养，在在处处分流法化，是故说，处处见养也。

比方世利， 慧信为智， 是财上宝，
家产非常。

比方世利者，世利谓阎浮利地人身。何以故说世利？谓阎浮利人以其阎浮利内出诸佛世尊、辟支佛、阿罗汉、神仙得道者，行度无极，人于此间身行善口意行善，复于此间信根成就，知有佛法僧，无复愚惑染世尘劳，正使寿终后无遗患。是故说，比方世利也。慧信为智者，有信有智则能具足八十千行，信御心本、智璎珞身，信致大富、智成果证，是故说，慧信为智也。是财上宝者，宝中真者谓智慧宝也，最胜最上无有过者，极上微妙不可譬喻为比，是故说，是财上宝也。家产非常者，世财虽多。会有衰丧者。石室城内有三居士，一名阇利异姓人也。二名晡陀满。三名婆波那。此三人亲兄弟也，多财饶宝财产无极，象马七珍无所乏短，县官盗贼水火灾变不能侵欺。有一婆罗门，持伊罗钵龙斋，冀望富贵饶财多宝。时龙现身语婆罗门：「汝今何为勤身苦体食风饮露断谷除味，在此持斋为何所求？」婆罗门报曰：「所以在神泉与龙斋者，冀望大富获致珍宝。」龙王报曰：「汝不闻乎？吾有二号：一名伊罗钵，二名财无厌。既名无厌，复从吾有所求耶？」婆罗门报曰：「设不惠者，便于此命终不能徒还。」龙王即出紫磨好金以报婆罗门：「石室城内有豪富长者，出自天竺姓某字某，汝往至家，以此金与，从彼求财。」时婆罗门得金便去，至彼长者家出金示之。长者见金告语：「藏之勿令人见。」将诣内馆召诸五亲：「此人远送斯金与我。」五亲饮食欢娱藏金库内，库中杂物尽没入于地还彼龙库，不但一家左右，七家财物亦复尽没于地。声闻外布，彻彼三居士。复闻龙王与梵志金至石室城，使七豪贵人库藏尽没入于地还至龙宫。时三居士自相谓言：「我等三家资财无数库藏充满，以法获致不枉滥人，终不为水火盗贼王法所夺。」国人闻之谓为夸谈言与行违，普共聚集诣彼三家，问居士曰：「七家财宝尽入龙宫，闻卿三人自相谓言：『家业财宝以法获致不枉人物。』以何为证？可得知不？」时三居士各出十斤分为六段，将诸人民及七家亡失财主，往至龙泉以金投泉，水皆涌沸犹如镬汤。龙王惊惧即遣龙女，出金还归报谢使还。顺法财者以理成

办，终不为水火盗贼所见侵欺；非义财者枉滥人物得以非道，便为盗贼水火王者所夺，彼七家者即是其义。是故说，家产非常也。

欲见诸真， 乐听讲法， 能舍慳垢，
此之谓信。

欲见诸真者，若有信心坚固，往见贤圣，造诸精舍塔寺，礼觐高德法师，问讯听受乐闻讲法，如契经所说：「若有人着俗乐家无所乏，造者便有五阙。云何为五？于是其人乐以家里谈论，若至众中便闻师教：『夫人执行，应当贤圣默然。』其人心悔誓不至众：『吾所好乐者，众人见呵，于我无益，复至众为？』以不至众便不见圣，以不见圣便不闻法，以不闻法便坠堕凡夫趣三恶道。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一阙也。复次斯人意所爱欲者，常自在前，会至众中闻诸法师说其滓秽，其人心悔誓不至众：『吾所好乐众人见呵，于我无益，复至众为？』以不至众便不见圣，以不见圣便不闻法，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。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二阙也。复次斯人知亲远行心常爱敬，行至众中便闻师教：『远游妨乐知亲企望，离师离众不至究竟。』其人心悔誓不至众：『吾所好乐者众人讥论，于我无益，复至众为？』以不至众便不见圣，以不见圣便不闻法，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。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三阙也。复次斯人知亲为众摈弃，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诲责知亲，其人心悔誓不至众：『吾所好乐众人讥论，于我无益，复至众为？』以不至众便不见圣，以不见圣便不闻法，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。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四阙。复次斯人知亲命终，追慕悲哀不离食息，行至众中便闻师教：『身死神离当更受胎。』其人不信谓为永灭，其人心悔誓不至众：『吾所好者其人讥论，于我无益，复至众为？』以不至众便不见圣，以不见圣便不闻法，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。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五阙也。是谓五阙，不至大众之所致也。」是故说曰，欲见诸真，乐听讲法也。能舍慳垢者，垢中深者慳嫉为首，染污人心不至于道，止人施心断诸德本皆由慳嫉。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，设遇财宝终不贪欲，计彼财物瓦石不异，唯信于道不习颠倒，是故说，能舍慳垢，此之谓信。

信能渡河， 其福难夺， 能禁止盗，
野沙门乐。

信能渡河者，信直至心所向无碍，如所说近行若远游为人所诳，前实艰难欺言无患，斯人信已涉路而进，虽遇艰难通达无患。有一直信人，欲渡江水已

至岸所，问行人曰：「水为深浅？」答曰：「齐踝而已。」执信而渡实如所言，正使斯人戢信，命终所生之处无违言者，众人敬奉言是福人。是故说，信能渡河也。其福难夺者，昔有一人犯于王法，家产诸物尽没于官，王勅其人：「送汝家产财簿尽诣于官。」其人赍福德名簿送诣于官。王问其人：

「吾勅汝送家产财簿，乃送福德簿耶？」其人报曰：「后身家产簿者，此簿是也；今身家产簿，随王所录。」王闻斯语，心开意悟息而不录。是故说，其福难夺也。能禁止盗者，昔舍卫城里有一长者，笃信三尊慈仁惠施，苞育众生赍诸穷乏。时天暴雨电雷霹雳，盗窃忽至劫掠财物，长者寻觉，语彼贼曰：「汝莫持去，吾欲与沙门。」贼闻斯语，眼则随闇手便不举，贼帅相告寻退而去。是故说，能禁止盗，野沙门乐。

沙门数至， 智者所乐， 及余笃信，
其间欢喜。

沙门数至者，见沙门者心开意解，给施所须随时问讯，四事供养，衣被饭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。是故说，沙门数至，智者所乐也。及余笃信者，比近村落见其造福，皆佐欢喜普共修善，是故说，及余笃信也。其间欢喜者，或从远来躬自亲奉同发欢喜，出入行来观其威仪礼节，是故说曰，其间欢喜也。

若人怀忧， 贪他衣食， 彼人昼夜，
不得定意。

若人怀忧者，昔佛未出世时，尔时九十九种道普皆兴盛；如来出世众邪自灭，弟子翼从皆得供养。外道异学内怀憎疾发心妬忌，见人得利养者，烦怨苦恼诽谤而行，是谓外道生嫉心也。或复有人，于内法中虽复出家染道，不精勤于道，外像持律内行不纯，见人得利养者，兴嫉妬心：「吾亦出家汝亦出家，汝独受福吾不得养。」犹二罗汉，功齐行满俱无增减，一人招致利养追身不离，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给足，便自生念兴相似疑：「吾独何为不见供养？彼独何福恒受利养？」无垢道心犹尚兴想，况于凡夫能不生嫉？唯有得佛三界特尊，毁辱之不以忧憾，供养者不以加欢，持心如地亦无增减，是故说，若人怀忧，贪他衣食，彼人昼夜，不得定意。

若人能断， 尽其根原， 彼人昼夜，
而获其定。

若人能断者，畏将来罪不生后世缘，尽其根萌无复生兆，此亦如是，若能断意根本所念，昼夜安隐定意不乱，心之所念随意即至，是故说，若人能断，尽其根原，彼人昼夜，而获其定也。

无信不习， 好剥正言， 如拙取水，
掘泉扬泥。

无信不习者，亦不亲近亦不承事，言谈往反设共从事者，善法有减增诸不善。如拙取水者从高山求，唐劳其功不获致水，正使掘地，得水扬泥不可任饮。是故说，无信不习，好剥正言，如拙取水，掘泉扬泥。

贤夫习智， 乐仰清流， 如善取水，
思冷不扰。

贤夫习智者，贤夫者，谓佛弟子，常当亲近承事供养，随时瞻视不使有乏便获大福，戒身未具者，便能具足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见慧身。犹如有人渴爱于法，昼夜思虑，唇口焦烂追寻不舍，犹水澄清冷而不浊。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众德具足慈悲四等，恩及一切广及众生不自为己，秽浊结使已尽不生，阴持入热无复根本，更受冷阴无复熅气，是故说，贤夫习智，乐仰清流，如善取水，思冷不扰也。

信不染他， 唯贤与仁， 非好则远，
可好则学。

信不染他者，染者为沉重结使，淫怒痴具足，入骨彻髓，如此染者常当远离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患重不可习故。是故说曰，信不染他也。唯贤与仁者，以得仙道离世八业，修行清净己身无染复不染他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染本不可近故。是故说，唯贤与仁也。非好则远者，斯是弊友远之如舍厕，如避恶狗、奔逸暴牛，如离恶马、狂醉之象，如避奸道贼寇，是故说，非好则离也。可好则学者，如此人等皆是贤圣奉律之人，可敬可贵，天人所尊，犹澄清水冷而且甘，犹人渴乏求毘沙门，获致财宝无所患恨，犹人须华当诣园圃，须珍宝者当诣大海，是故说，可好则学也。

出曜经卷第十二

出曜经卷第十三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沙门品第十二

截流而渡， 无欲如梵， 知行已尽，
逮无量德。

截流而渡者，流者结使之本，漏出色声香味细滑意法，犹如江河诸流尽趣于海。凡夫结使亦复如是，漏出尘劳色声香味细滑意法。彼修行人执智慧剑断而使住，不复漏出结使缠缚，是故说，截流而渡也。无欲如梵者，思惟断欲，犹如梵志昼夜精勤，劳形苦体曝露尸骸，日夜翘足仰事日月，愿生梵天，受彼天福为梵豪尊，便于此间专精一意，思惟断欲修清净行。是故说，无欲如梵也。知行已尽者，无欲之人内外清净，练精其心无复尘垢，是故说，知行已尽也。逮无量德者，如此之人受供无量，施一切凡夫人，不如施一须陀洹。所以然者，毕当尽一切生死，更不处三有故。斯陀含、阿那含，众行具足功德无量；施百须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，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。是故说，逮无量德。

智者立行， 精勤果获， 行人执缓，
转更增尘。

智者立行，或时诵习精微，入定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执意勇健不怀怯弱，昼夜孜孜不怀懈倦，是故说，智者立行，精勤果获也。行人执缓者，夫人出家要犹精勤，昼则经行夜则禅定，不能顺从佛教佐助众事礼拜塔庙，方更懈怠不勤三业，遂堕凡夫不至究竟，是故说，行人执缓也。转更增尘者，凡夫人行不牢固，淫怒痴增。以出家学受他信施，不能思惟道德，方更虚论万端，行不真正不诵习受，是故说，转更增尘也。

夫行舒缓， 善之与恶， 梵行不净，
不获大果。

夫行舒缓者，人欲建行要当究竟，所愿毕果终不中退。然彼行人，心意舒迟不能究竟，亦复不能诵习有所成办，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是故说，夫行舒缓也。善之与恶者，人欲习行为善为恶，要当建志必果所愿，意欲趣善必成

其善，意欲趣恶必成其恶，习垢多者结使随之，习善多者结使寻灭。或复苦行具诸威仪，劳形苦体曝露尸骸，仰事日月五火自炙，卧寝荆棘断谷服气，或食果蔬欲成所愿。是故说，善之与恶也。不净梵行者，或复持戒模贸天福求生梵天，或求帝释六天魔王，复以戒福求作圣王典主四域，是故说，不净梵行也。不获大果者，果中上者解脱果也，最上最尊无与等者，但受报果不受证果，是故说，不获大果也。譬如执[廿/((女/女)*干)]草，执缓则伤手。沙门不禁制，狱录乃自贼，犹如学术战鬪相势、乘马御车、飞轮掷索、拨桥马蹈，比当了知。复当次学在家田业，收拾藏举望风烧野，收刈苗谷知草刚软，刚者牢执缓则伤手，软者缓持无所伤损。是故说，譬如执[廿/((女/女)*干)]草，执缓则伤手也。沙门习行亦复如是，习戒不牢违失禁法，或修或舍。若有学人先不学戒，入定径路分别慧明，或全失戒本，或漏脱半，皆由不随善知识、习近恶知识，便生地狱中。是故说，沙门不禁制，狱录乃自贼也。

譬如拔[廿/((女/女)*干)]草， 执牢不伤手，
沙门禁制戒， 渐近泥洹路。

譬如执[廿/((女/女)*干)]草者，凡学之法当尽师术，才伎六艺尽当备具，犹如战鬪当有战具，安脚定心手执弓矢，随意所趣必果其心，及获家业收拾藏举，[廿/((女/女)*干)]草苗谷亦复如是。是故说，执牢不伤手，沙门禁制戒，渐近泥洹路也。沙门持戒难动如山不可移转，不为外邪所见沮坏，已离恶知识，与牢固善知识从事，知泥洹所趣，斯亦复是沙门禁戒灭尽泥洹也。

难晓难了， 沙门少智， 多诸扰乱，
愚者致苦。

难晓难了者，学道求佛难，出家遇师难，实为难晓。上法妙业贤圣所学，是故说，难晓难了。沙门少智者，少智人者，不得为沙门，或处在居家，染着非要不能舍离，或同釜灶漏坏不完不能舍离，或同床褥秽漏不净不能舍离。设有一妇盲跛憔悴不能舍离，是故佛说，蝇困于蜘蛛网、鸟困于罗、象困刚鑣系、恶马困于策。学人观此已，能永舍居业，捐弃妻息，除去五欲，永离八法，便得为道不着世累。少智之者犹蝇投网、鸟入罗里求出甚难，是故说，沙门少智也。多诸扰乱者，或以道心无数百千方便，劝语前人使出家学，不肯信用，心如藕叶水不着污；不但劝出家，亦复劝持八关斋，亦不信用；不但劝八关斋，弹指之顷使念其善，亦不信用，况能舍家学道，此事不然。犹如国主赦囚出狱牢系罪人，厌患狱者闻辄寻出如避火灾，愚人乐狱恋

慕不出。如来出现于世放大慈赦，又遍三千大千世界，解俗缚着牢固之结，渐当离彼生死。其中智人有目之士，闻大慈赦音者，即舍家业出家为道；愚痴少福心不开寤，染着世累不肯出家，虽闻赦音不入其心。是故说，多诸扰乱，愚者致苦。

沙门为何行，如意不自禁，
步步数着粘，但随思想走。

沙门为何行者，修沙门法息意不起，愚人起惑，谓为沙门当趣何行？于中息心不乐出家，是故说，沙门为何行也。如意不自禁者，当禁制不令色声香味细滑法得入，犹如收苗家恒遮畜生不令侵暴，如钩调象，人心亦复如是，恒当将御，不令色声香味细滑法得其便，是故说，如意不自禁也。步步数着粘者，其中行人执意不牢，犹如轻衣随风东西，亦如轻羽得风则移，兴念众想流驰万端，为三想所牵。云何为三？一者欲想，二者恚想，三者悭嫉想，是谓三想。难御难制，去无踪迹来亦无形，想为心使求定难获。是故说，步步数着粘，但随思想走也。

学难舍罪难，居在家亦难，
会止同利难，艰难不过有。

比丘出家心恒着俗，追念家业不修福事，中间自念有变悔心，何为出家修沙门法？怀抱忧虑如人遭丧，鹿惊奔走执意多误，心如猿猴。彼心不定亦复如是，但念色声香味细滑法，违失戒律，进无道心退念家累，遂自积罪不至永寂。是故说，学难舍罪难，居在家亦难。会止同利难者，如契经所说：「佛告比丘：『侨寄他乡难，素贫乞求难，会止同利难。汝今比丘！若造家乞者，恒自下意莫随彼娆，设得好丑勿生是非。』」是故说，会止同利难也。艰难不过有者，经历地狱有、畜生有、饿鬼有。佛告比丘：「汝等所以出家者，欲断三有、不生三有，捐弃家业永舍妻息，皆欲灭有不愿生有。汝等比丘积有以来，经无数世涉苦无量。」是故说，艰难不过有。

袈裟被肩，为恶不捐，恶恶行者，
斯堕恶道。

袈裟被肩者，或有人学道，外被袈裟内行不纯。昔有众多比丘，居在山藪无人之处，村落郡县追饷无量。其中比丘贪着鲜洁，所被衣裳极细微妙，昼夜

谈论心不离欲。时，彼树神山神，观诸比丘心意所趣，皆兴欲想欲制止之，即现人身，而说颂曰：

「畏死而怀惧， 假名为沙门，
身被僧袈裟， 如老牛长尾。」

尔时众多比丘闻天说偈，瞋恚隆盛，寻报天曰：「我等是汝老牛耶？」时彼天神报道人以此偈：

「吾不称姓字， 亦不选择人，
其中秽行者， 吾故说此人。」

是故说，袈裟被肩也。为恶不捐者，彼修行人成就恶法，贪欲无忌，不守护身口意诸根不具，纵姿自由不自收摄，是故说，为恶不捐。恶恶行者，昼夜为恶勤而不怠，如佛说瞿昙契经。佛告阿难：「吾善逝后，当来之世，有名种姓比丘，不修立戒习诸恶法，身被袈裟不自禁制。」是故说，恶恶行者。斯堕恶者，以恶自缠不能离恶，死后便入三恶道，是故说，斯堕恶道也。

至竟犯戒人， 葛藤缠树枯，
斯作自为身， 为恚火所烧。

至竟犯戒人者，无毫厘戒存在心怀，亦无清白之法，如彼契经所说。佛告阿难：「吾不见调达有毫厘清白法存在心者，设当有毫厘善法存在心者，吾不记调达入地狱。犹如有人溺堕深厕不能动转，复有慈哀人欲济其命，观彼人身颇有净处屎尿不污，吾欲捉而挽出。遍观其人无处不污，无毫厘净处。」至竟犯戒人罪与彼同，是故说，至竟犯戒人也。葛藤缠树枯者，犹如萨卢好树枝叶繁茂，为葛藤所缠凋落枯死，是故说，葛藤缠树枯也。斯作自为身者，自招其祸以自克伐，为众所嫉不叹其德，是故说，斯作自为身也。为恚火所烧者，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罗叉，天分含毒，随风所吹草木悉死。海水有鱼其名自害，在水岸侧卧深草中，风吹草动触彼鱼身，恚毒炽盛身体浮肿，再三触身身坏自终。是故说，为恚火所烧也。

所谓长老， 不以耆年， 形熟发白，
蠢愚而已。

所谓长老者，不以耆年，形骸老朽以离少壮，不知法禁，亦复不知善恶之法好丑进趣，亦复不知戒与不戒、犯与不犯，不知轻重，不知二百五十戒威仪

进趣，形熟面皱肌皮舒缓，犹如老牛老象，虽为年至，蠢愚而已，可谓食年非智慧年，不诵契经律阿毘昙，不观三义徒自受苦。是故说，所谓长老，不以年耆也。形熟发白，蠢愚而已者，形骸已熟命在旦夕，当往至彼阎罗王所，为王所诘无言可对；存在世时，愚心自缠不作善果，徒寿于世不观三业。是故说，形熟发白，蠢愚而已。

谓舍罪福， 净修梵行， 明远清洁，
是谓长老。

谓能舍罪福者，生天人中是谓为福，入地狱畜生是谓为罪，其人已断更不复生，尽其根原不种当来有，是故说，能舍罪福也。净修梵行者，贤圣八道亦是梵行，依此梵行得至善处尽苦原底，是故说，净修梵行。明远清洁者，彼长老者成就老法，昔波斯匿王治化无外远近敬附，六师相率至王波斯匿所，切教王曰：「沙门瞿昙夸世自称，谓为第一独步无侣，王可造沙门所语彼沙门：『汝今瞿昙审成无上等正觉道耶？』若彼报言成等正觉者，王当以此言报之：『不兰迦叶等少出家学年在耆艾，形熟神疲犹不得佛道；汝今学以来日浅，二十九出家，自云六年苦行，云何能成等正觉乎？』」时波斯匿王受六师教诫，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，须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瞿昙沙门审成等正觉道耶？」佛报王曰：「如王所言，成等正觉。」「不兰六师等，少出家学道，于今积年形神俱乏，不能得成无上道，况瞿昙少在王宫，五欲自恣不更寒苦，年二十九出家求道，夸世自称成无上道耶？」佛告王曰：「世有四事最不可轻。何谓为四？一者毒蛇瞋恚兴盛，口吐毒火焚烧山野，有形之类皆被其毒，是谓一不可轻。二者火虽小亦不可轻，焚烧万物，是谓二不可轻。三者比丘年虽盛壮亦不可轻，神足自在变化无常，权慧化人亦无穷极，是谓三不可轻。四者王子虽小亦不可轻，所以然者，斩断自由随意出教无不从命，是谓大王！四不可轻。」时波斯匿王闻佛教诫欢喜踊跃，即从坐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。是故说，明远清洁，是谓长老也。

所谓沙门， 非必除发， 妄语贪取，
有欲如凡。

所谓沙门，非必除发者，昔佛在罗阅祇城竹园迦兰陀所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摩竭国界快得善利，遭遇如来贤圣弟子围绕。」于此国界罗阅祇城，夏坐九十日，尔时名声彻十六大国，闻如来叹说贤圣弟子及比丘僧，国界人民倍怀欢喜，兴敬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。有无量众生在家穷乏，

昼夜救命不能自存，见诸比丘受自然供，既自营已复无官私，思惟权宜各自相率出家为道。既为沙门，不能纂修法教诵契经律阿毘昙，亦复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，受人信施论不要事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本在家时，不理家业乏于衣裳，见诸比丘得自然供养，汝等贪着故出家为道，形如沙门心如饿虎，有何道德饶润我法？」尔时如来便说此偈：

「世称卿沙门， 汝亦言沙门，
形虽似沙门， 如鹤伺于鱼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受他信施谓法应尔，报应一至亿佛不救。」其中利根捷疾智者，即自改往修来承如来教，诸有钝根不能改更，遂自招祸。是故说，所谓沙门，非必除发也。妄语贪取，有欲如凡者，「汝等比丘与恶智相应，永离善法实非沙门，自称为沙门，外视法服似如沙门。」如来复说此偈：

「如离实不离， 袈裟除不除，
持钵实不持， 非俗非沙门。
重云而无雨， 苗茂不获果，
比丘离比丘， 如昼灯无光。」

是故说，妄语贪取，有欲如凡。

所谓沙门， 恢廓弘道， 息心灭意，
麤结不兴。

所谓沙门者，昔有愚人志性游荡，不别是非好恶，见数十人舁死者出城，复值众人以香华散于死尸。时彼愚人还家寝卧，先有鬘金华裹悬于屋栋，绳解华散堕于愚人上，愚人举声唤家室告曰：「吾今已死，何不舁我捐弃？」家人问曰：「汝云何为死？」报曰：「汝不见华散我身上乎？」家室答曰：「不以华散身上谓以为死，所谓死者无出入息，身如枯木，风去火弃神识断去，身体刚强无所复任，如斯比者乃谓为死。汝虽言死，像死而不死。」此比丘众亦复如是，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。真实比丘者，威仪具足，见小隙畏惧，况于大者？众行不阙志趣三道，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道。具足威仪戒律如此之比，乃谓沙门。汝等剃除须发外被袈裟，内怀奸宄；所谓沙门，恢廓弘道也。息心灭意，麤结不兴者，诸弊恶法已尽已灭更不复兴，麤者谓结中根本，根本已除则无枝叶。是故说，息心灭意，麤结不兴也。

谓能舍恶， 是谓沙门， 梵志除恶，
沙门执行， 自除已垢， 可谓为道。

谓能舍恶，是谓沙门者，已息诸恶，如契经所说。佛告比丘：「如人称卿，皆云沙门沙门。」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世尊！愚人皆云沙门沙门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若应尔者，当执沙门行，若为梵志当持梵志行。是故比丘！行如沙门亦如梵志。所以然者？沙门梵志其行清净，意欲所愿必如所念。云何为沙门梵志法？所谓沙门梵志法，身行清净。或复作是念：『我所作已办已成，口意亦复如是，便得养寿。』是谓沙门梵志法。」梵志除恶沙门执行，梵志修行恒以贡高为首，自恃技术自相谓曰：「吾等婆罗门从梵口生，刹利种者从梵天齐生，毘奢种者从梵天胁生，输陀罗种者从梵天脚生，以梵为父，贡高夸说自谓第一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梵志法者其实不然，修梵行人至竟清净除不善法，今诸梵志为身招祸，畜妻养子男女列堂，已行不纯，反更称说吾从梵天口生。」是故说，梵志除恶，沙门执行也。自除已垢，可谓为道者，修行比丘自除已垢，诸恶不善法永尽无余，游戏于贤圣八品道，是故说，自除已垢，可谓为道。垢有三品上中下垢，上上上中上下，中上中中中下，下上下中下下，如此缠结染污人心，尽当舍离修清净行。或有梵志兴邪见意，谓为内无尘垢病由外来，或入江水或入三华池，或入人非人泉，沐浴澡洗除去外垢，不能除心缚着。世尊说曰：「夫人习行至竟清净除尘垢者，当执无上等智能去其垢。何以故？身外尘垢为人所疾，以第一义除心垢者，诸天世人所见尊敬。人间尘垢令人堕地狱畜生饿鬼，人间尘垢虽以香华熏之犹故复生，已舍诸结使戒香所熏，终以香香莫不闻者。」是故说曰，自除已垢，可谓为道。

出曜经道品第十三

八直最正道， 四谛为法迹，
是道名无为， 以锭灭爱冥。

八直最正道者，云何名为正直？四谛为义处为四、为缘果为四，以聚故为四，若义故为四者是谓三也，记苦则无习、记习则无苦，是谓一尽二道三苦；缘果为四者是谓五。由苦有缘亦缘有果，道亦如是尽谛为五。若以聚为四者是谓八，先从欲界断苦，后色界无色界为二，乃至道亦如是。立此义已复有说者，从缘果义名为五。苦者亦由缘亦由果，尽名苦迹有迹贪迹恚迹也。有难者道亦有缘有果，尽名苦迹，亦名有迹亦名恚迹。何以故？此中不

立二谛。答曰：「制彼论故亦有因缘也，于彼苦习兴二论，亦无苦亦无习，欲制此二论，故有苦有习。道者有缘有果，则生一论言无道也，欲制此一论故有道，是故说有四谛非五谛。」更有说者，以聚故立此论言有八。答曰：「以聚义一相，欲界苦色无色界苦尽集聚已，欲界行缘色，无色行缘尽，集已兴出生相，欲界行尽，色无色行尽，尽集已名休息相，欲界行对色，无色行对尽，集已名出要相。」是故说，名为四谛。如慧所观者，知有累无累念知出要，是故说，四谛为法迹。是道名无为者，安隐泥洹灭尽无为尽舍诸苦，是故说，是道名无为。以锭灭爱冥者，爱有亦有三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彼牢固爱缚着爱，主生乱想多诸苦恼，由何而断？答曰：「贤圣八道永断不生。」是故说，以锭灭爱冥。

慧离诸渊， 如风却云， 已灭思想，
是为慧见。

慧离诸渊者，非图一类渊有若干，或言风尘或言深水，尘者污人身体老少不别，令人目视不明衣裳垢圻，上弊日月使无精光，妨人远视真伪不别。时，龙王慈愍世愚惑，欲使离此诸难，便降凉风细雨，掩尘灭雾曜然大明。是故说，慧离诸渊，如风却云也。彼执行人专精一意灭内尘想。想者有三：欲想、恚想、痴想。此三想者亦不为尘主生乱念，败坏智慧不至究竟，遮智慧目不覩四谛，垢染法身使不清明；能制此意不兴诸想，是故说，已灭思想，是为慧见。

智为世长， 恬乐无为， 智受正教，
生老死尽。

智为世长者，为最为上为微为妙，亦名三义。云何为三？一为事义，二为见义，三为缘义。亦名眼义、首义、道义、觉义、贤圣出要义。以此普照诸法，犹如外物有所照明。外物者，日月星宿衣服宫殿，名入一界、入一入、入一阴、入一道。入一界，色界也；入一入，色入也；入一阴者，色阴也；入一道者，现在道也。以此智慧光明，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阴，当来过去现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，多所饶益多所成就。是故说，智为世长也。恬乐无为者，乘此智慧远离生死，善能分别不怀犹豫，亦复分别四谛不怀狐疑，是故说，恬乐无为也。知受正教，生老死尽者，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，若无生者何有苦哉？犹如培的众箭竞射，是身如是众苦染着，是故说，智受正教，生老死尽也。

道为八直妙， 圣谛四句上，
无欲法之最， 明眼二足尊。

道为八直妙者，外道异学意欲习道，断谷绝粮以为净行，或卧灰粪不着文饰，或露形裸跣形体不覆，或卧棘刺枕石漱流，或编发为衣，或观树叶习算呪术，或事水火日月星辰，或投高山或入深水，谓为成道。世尊说曰：「此非真道非至要处，非善知识所习；此道非妙，非贤圣所习。如此众道，贤圣八品道为最为上。」是故说，道为八直妙也。圣谛四句上者，犹众多外道异学皆修妄谛，在闲静处日夜苦行，或事山鸟秃梟鷄鸛，或事獐鹿鸡狗蛇虺，谓为真实得至灭度无为无作，得至泥洹至解脱门永离忧恼。世尊说曰：「此非真道非至要处，真实谛者四谛是也，得至无为灭尽之处。」是故说，圣谛四句上也。无欲法之最者，如契经所说，三事最第一也，一为佛二为法三为众。所谓法者，有为法无为法，爱尽无欲灭尽泥洹，真实法者最尊最上无能过者，是故说，无欲法之最也。明眼二足尊者，诸有众生，无足二足四足及众多足，有色无色有想无想，乃至非想非无想，如来于中最尊最上无能过者，是故说，明眼二足尊也。

一切行无常， 如慧所观见，
若能觉此苦， 行道净其迹。

一切行无常者，变易不停不可恃怙，犹电过目琢石见火焰现已灭，是故说，一切行无常也。如慧所观见者，知之秽漏非真非实，为磨灭法皆归灭尽，是故说，如慧所观见者。若能觉此苦者，厌患此苦意不愿乐，念求解脱永欲舍离，是故说，若能觉此苦也。行道净其迹者，常念修持无上正道，见谛所断能净其迹，是故说，行道净其迹也。

一切众行苦， 如慧之所见，
若能觉此苦， 行道净其迹。

一切众行苦者，从欲界上至有顶，斯是苦际，若在欲界求离苦难，若在色界数变易苦，若在无色界受行为苦。是故世尊说：「生死炽然一切为苦，流转五趣不免其苦，谁当乐此众苦之中？」是故说，一切众行苦也。如慧之所见者，夫博学之士探古知今，三世通达如掌观珠皆悉分明，是故说，如慧之所见。若能觉此苦者，以知此苦欲得远离，意常厌患不与同处，是故说，若能觉此苦也。行道净其迹者，唯有贤圣道能净苦迹，是故说，行道净其迹也。

一切众行空， 如慧之所见，
若能觉此苦， 行道净其迹。

一切众行空者，众行转变，不可恃怙亦不常住，生生即灭流逝不停，苦空无我，空性自尔亦非不尔，是故说，一切众行空也。如慧之所见者，犹如大士观彼净水，自见其形皆悉分明。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观诸众行，起者灭者无所罣碍，是故说，如慧之所见也。若能觉此苦者，从初积行乃至成道，其间涉苦不自觉知，为苦所惑不至究竟。如吾今日成得人身，遭遇佛世贤圣相值，长夜染着五盛阴身，今乃自觉知为非真，如我今日观此五盛阴众苦集凑，是故说，若能觉此苦也。行道净其迹者，以苦未知智而灭其迹，至竟清静而无瑕秽，尽苦原本令得清静，是故说，行道净其迹也。

一切行无我， 如慧之所见，
若能觉此苦， 行道净其迹。

一切行无我者，无欲无作故一切法无我，以不坚固故一切法无我，不自由故一切法无我，是故说，一切行无我。如慧之所见者，慧之所鉴照察，三十七道品之法，犹如有人照于明镜，悉自见形无所罣碍。此亦如是，以慧观察皆悉分明，是故说，如慧之所见也。若能觉此苦者，彼修行人长夜之中，为此五盛阴身所见侵欺，计是我有、我是彼所；以实观之，便生厌患能离解脱。是故说，若能觉此苦也。行道净其迹者，住十五心以见谛道断无常苦空无我永远无余，以其四行由苦而生，苦谛所录，苦未知智断，是故说，行道净其迹。

吾已说道， 爱箭为射， 宜以自勸，
受如来言。

吾已说道者，或有众生懈怠慢惰，自相谓言：「若使如来神力自在者，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？又复不能躬自执道内我形中。」犹如契经所说，有异梵志来至世尊所，而问斯义说偈曰：

「我观天世人， 梵志行清静，
今我重自归， 解我狐疑滞。」

此为何义？说曰，彼梵志者受性顽钝懈怠慢惰，欲使瞿昙沙门与我说道早成其果，使我体中结使速得灭尽。世尊说偈报曰：

「吾不解脱卿， 净行世梵志，
欲求极妙道， 如是得度流。」

此为何义？报曰，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，若假他得者，我坐树王下，则能灭一切众生心意结使，亦以大慈加被众生。梵志当知，不究病根错投其药，欲蒙佑者其义不然也。此亦如是，**已**不修道，望彼果报除已结使，此义不然。犹如梵志，良师达鉴审病根原，随病所生而投其药，便得瘳愈终无错谬。此亦如是，以贤圣道观病根原而投其药，身中结使永得除尽。或有比丘内自思惟：「如来出现于世，大慈大悲广被众生，何须劳苦躬自行道，为结使所逼不能得度？若使如来普慈一切，自当为我演说道教，何故不独与我除去结使？」尔时世尊知彼心中所念，是故说，吾已说道也。爱箭为射者，我先觉知，后与人说。犹如医师，先学方略审病根原，毫厘不失然后投药。此亦如是，先成道果，知己结使永尽无余，然后与人说结使病一一分别，乃投道药永无尘噎，以无上利箭射彼结使。是故说，爱箭为射也。宜以自勸者，演道之人为人说道，直趣一向不随邪曲者，成道则易得受果证。如来世尊亦复如是，与人说道者，无形无为无作安隐灭尽泥洹。出言如教亦无虚妄，犹如父爱子，随时瞻养推燥去湿，复以甘饌饮食食彼诸子；诸子放逸不从父教，贪着五欲不从正教。如来世尊亦复如是，广与众生演甘露法，复以善权方便重说微妙法；众生不肯承受。是故说，宜以自勸，受如来言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十三

出曜经卷第十四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道品之二

吾已说道， 除爱固刺， 宜以自勸，
受如来言。

夫如来言教终不复重，出言成教更不重演，所说安详终不卒暴，所畅法本与义相从，观前受化应问何法辄往度之，已说当说随时布现。是故说，吾已说道。除爱固刺者，爱之为病坠人恶趣不可恃怙，于中自拔御以止观不兴爱

心，犹如毒箭入人胸掖不可得拔，此爱箭亦复如是，入人心识不可得拔，是故说，除毒固刺也。宜以自勸者，常念精勤求其巧便，志趣无上终不中悔亦不退转，是故说，宜以自勸也。受如来言者，如来出世所演言教，上中下善义理深邃，众德具足得修梵行，是故说，受如来言也。

是道无有余， 见谛之所净，
趣向灭众苦， 此能坏魔兵。

是道无有余者，长阿含契经，说七佛如来等正觉，亦说七世父母种族姓号，寿命长短翼从多少，神足智慧遗腹儿息，毘婆尸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于世，人寿八万岁，生婆罗门种；取要言之，侍者名无忧，集说戒时，忍辱为第一，广说如契经。式弃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世时，生婆罗门种，人寿七万岁；略说其要，侍者名吉祥行，集说戒时，眼莫视非邪，广说如契经。毘舍婆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六万岁，生刹利种；略说其要，侍者名休息，集说戒时不害亦不杀，广说如契经。拘留孙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世时，人寿五万岁，生婆罗门种，侍者名佛堤，集说戒时，譬如蜂采华，广说如契经。拘那含牟尼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世时，人寿四万岁，生刹利种；略说其要，侍者名吉祥，集说戒时，亦不触娆彼，广说如契经。迦叶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出现世时，人寿二万岁，生婆罗门种；略说其要，侍者名等观，集说戒时，诸恶莫作，广说如契经。如我今日释迦文佛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出现世时，人寿百岁，生刹利种；略说其要，侍者名阿难，集说戒时，护口为第一，广说如契经。

尔时世尊说七佛根原、七世父母、名号姓字、翼从多少，说戒本末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各生此念：「过去诸佛姓族名号各各不同，翼从弟子亦有多少，所行道禁亦有差别，道以不同法亦当异。」如来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，即于大众而说斯偈：

「是道无有余， 见谛之所净，
趣向灭众苦， 此能坏魔兵。」

过去恒沙诸佛，亦以此道而自觉寤，将诸翼从坏破结聚，竖解脱幢击大法鼓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已入无忧之境，无复生老病死，寂然泥洹，亦无起灭无复往还。是故说，是道无有余，见谛之所净也。趣向灭众苦者，向斯陀含得斯陀含、向阿那含得阿那含，直行成就、觉行成就、等业成就，志不颠倒渐至于道。是故说，趣向灭众苦

也。此能坏魔兵者，魔有诸缚何者是？欲界行结染着人者，于中求便永断无余，灭重灭，坏重坏，尽重尽，打重打，剥重剥，越魔局界入色无色界，是故说，此能坏魔兵也。

唯是更无过， 壹趣如渊流，
如能仁入定， 在众数演道。

唯是更无过者，直至无为径趣泥洹，越过生死中不退还，住生死岸顾瞻众生，欲与同归，已得至彼更不还转，是故说，唯是更无过也。壹趣如渊流者，犹如澄静泉深且清彻，亿百千众生怀饥渴者皆能充足，亦无饥渴之想，以法味润之，除去结使。此亦如是，依贤圣道，亿百千众生饥渴于道，以甘露法味充饱一切，永无饥渴想，兼除结使终无热恼，去不善行更不复生。是故说，一趣如渊流。如能仁入定者，释迦文佛，如来，至真，等正觉，系意入定有四事因缘。云何为四？一者于现在法而自娱乐，二者游戏法供，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乱，四者劝进必至究竟。是故说，如能仁入定也。在众数演道者，欲使弟子不错其众，救拔生死安处无为，沐浴清净不染尘垢，永离轮转不兴八法，亦复不造四百四病，是故说，在众数演道也。

一入见生死， 道为得佑助，
此道度当度， 截流至彼岸。

一入见生死者，谁能觉知生死原本？维卫世尊本履菩萨行，乃能觉知生死原本，后与弟子演说微妙法。谁能分别滓浊法？唯有一入道乃能觉知。是故说，一入见生死也。道为得佑助者，菩萨处众起大慈悲，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，演甚深道令得解脱，是故说，道为得佑助也。此道度当度者，于过去世佛辟支佛声闻，尽以此道度爱欲海，是故说，道为得佑助也。此道度当度者，当来诸佛世尊，如弥勒比，度不可计阿僧祇众生，是故说，此道度当度也。截流至彼岸者，现在释迦文佛，如来，至真，等正觉，度不可计阿僧祇众生，是故说，截流至彼岸也。

究竟道清净， 以尽生死本，
辩才无数界， 佛说是得道。

究竟道清净者，究竟有二义：一名事究竟，二名定究竟。事究竟者，所作事办必然不疑。定究竟者，游戏诸定，从一定起复入一定，如是经历数千万定，意欲有所感动随意成办，是谓定究竟。以此正行，蠲除心所念法，断诸

结使令得清淨，犹如尘垢衣浣令清淨。此亦如是，以八解脱清淨水，洗浴心垢永无尘障。是故说，究竟道清淨也。以尽生死本者，人有生分必当有老死，亦由生众生流转回趣五道，亦由神识迁转不停，是故说，以尽生死本也。辩才无数界者，如来神德适化无方，以辩才慧游于无量无数刹土，观察众生，有利根钝根，有虚有实，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，如来皆悉知之。是故说，辩才无数刹也。佛说是得道者，夫言世界，皆有三义：一者阴世，二者器世，三者众生世。阴世者，所谓五盛阴是；器世者，三千大千刹土是；众生世者，谓有形之类乃至四生，皆名众生世。谁能分别了知此生？答曰：「唯有如来至真乃能知耳。」犹如有目之士掌中观阿摩勒果，斤两大小悉能了知。如来等觉亦复如是，观众生类心意根本，悉能分别。是故说，佛说是得道也。

驶流澍于海， 翻水^熒疾满，
故为智道说， 可趣服甘露。

驶流澍于海者，有大河名曰恒伽，从阿耨大泉出，从牛口流；新头大河者，亦从阿耨泉，从师子口出；婆叉大河，亦由阿耨大泉，从马口出；私陀大河者，亦从阿耨达泉，从象口出。恒伽河者，梵志所事以为师范，外道异学自相谓言：「若有学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，遥三称扬恒伽名者，恒伽恒伽恒伽者，虽住百由旬外，一切众恶尽，如蛇脱故皮，恒伽水者悉归于海澄淨无众秽。」是故说曰，驶流澍于海也。翻水^熒疾满者，以至于海昼夜不息，从海复至入焦炭山，从焦炭山复至雪根本山，如是渐渐还至本原，昼夜流逝周而复始，海亦不满流亦不停，是故说，翻水^熒疾满也。故为智说道者，诸佛世尊皆名善逝，至泥洹灭尽处，已得至彼，无有生老病死愁忧苦恼，亦复无有饥寒勤苦，尽离此苦，故曰善逝。是故说，故为智说道也。可趣服甘露者，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，犹如江河驶流皆名海，具成办海业。此贤圣法律亦复如是，渐渐得至泥洹境界，是故说，可趣服甘露也。

前未闻法轮， 转为哀众生，
于是奉事者， 礼之度三有。

昔佛在婆罗[木*奈]国仙人鹿野苑中，河名婆犁，因彼名故故名婆罗[木*奈]国。仙人鹿野苑者，诸有神仙得道五通学者，皆游学彼国，纯善之人非凡夫所住。时，彼国王出野游猎，值群鹿千头悉入网裹，王布步兵围绕一匝，群鹿惊惧有失声唐突于弥，或有伏地自隐形者。释迦文佛昔为菩萨时，生彼群

鹿中为众导首，告诸群鹿：「汝等安意，勿怀恐惧，吾设方便向王求哀，必得济命各令无他。」时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，王遥见之勅诸左右，各勿举手伤害此鹿。鹿复举声跪向王曰：「今观王意欲杀千鹿一日供厨，今且盛热肉叵久停，愿王哀愍，日杀一鹿以供厨宰，不烦王使，鹿自当往诣厨受死，肉供不断鹿得增多。」王问鹿曰：「汝在群鹿中最为长大耶？」答曰：「如是。最为长大。」王复问鹿：「汝审实不？」答曰：「审实。」王即舍鹿摄阵入城。时，菩萨将鹿五百，调达亦将鹿五百，日差一鹿诣王供厨。时次调达遣鹿诣王，值一鹿母怀妊数月，次应供厨。鹿母向王自陈哀苦：「次应供厨诚不敢辞，今垂欲产与子分身，我次应至，子次未至，愿见差次小听在后。」调达恚曰：「何不速往？谁能代汝先死？」鹿母哀泣悲鸣唤呼，辄就菩萨自陈启曰：「怀妊日满产日垂至，愿王开恕听在后次，分身适讫，自当诣厨。」菩萨问鹿：「汝主听汝自陈不？」答曰：「主不见听。」菩萨闻已八九叹息，慰劳彼鹿：「汝且自安勿怀恐惧，吾今代汝以供厨宰。」菩萨鹿王即召千鹿恳切诫勅：「汝等各各勿怀懈慢，亦莫侵王秋苗谷食。」调达闻已瞋彼鹿母：「汝死应至，何为辞欣不时就死？」时菩萨寻语调达：「止止勿陈此言！鹿母诚应次死，但为愍彼胎子未应死耳。吾今当代，济彼胎命。」菩萨所念，群鹿跪向菩萨各各自陈：「吾等愿欲代王受死，王在我存得食水草，随意自游无所畏忌。」王遂意盛舍而诣厨，群鹿追逐随到王宫。鹿王就厨自求供宰，厨士见鹿王分明识知，即往白王：「鹿王入厨次应供宰，不审大王为可杀不？」王闻斯语自投床下，诸臣水洒扶令还坐，王勅诸臣：「速将鹿王来，吾欲见之。」寻将至王所，王问鹿曰：「千鹿尽耶？汝何为来？」鹿白王言：「千鹿孚乳遂成大群，日有增多无有减少。」复向人王说鹿根原。王自垦责自怨不及：「吾为人王，不别真伪枉杀生类，乃至于是。」王告大臣：「普令国界，其有游猎杀害鹿者，当取诛戮。」即遣鹿王将诸群鹿还山自安，复令国内不得食鹿肉，其有食鹿肉者当梟其首。因是立名鹿野苑也。尔时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转法轮，是故说，前未闻法轮也。转为哀众生者，最初与五人说法，及与八万天人，反复说四谛真如法，本所未闻本所未见，亦非沙门婆罗门、释梵诸天、魔若魔天所能转者，是故说，转为哀众生也。于是奉事者，诸天世人所见恭敬，处阎浮利地流化教授，从六天已下皆蒙济度。问曰：「何以故但与天人说法，不与余处说耶？」答曰：「诸天及人得成道果，越次取证，众知自在。除就八关斋法，除鬼神三自归。犹如畜兽佉频阁罗鸟勤精梵行。昔有三兽处在深山，一者象，二者猕猴，三者佉频阁罗鸟。象语二兽：『我等三兽不相敬待，各无礼节，今当推让，谁应耆旧推为上首？』时有大树高而且广，荫五百车，猕猴自陈：『吾

昔食其栽。』象言：『吾食其树。』猕猴言：『应推我为年耆。』象即举猕猴负于脊上，佉频阁罗鸟复自陈曰：『吾昔游雪山北食甘美果，于此大便处即生此树，吾应宿旧，应在上首。』猕猴复负脊上，从国至国，从村至村，斋戒自守共相敬待，设得饮食推让老者。城郭村落人民见者怪未曾有，四面云集，问其原由。三兽自陈昔所经历，象虽形大年幼处小，敬上二兽如子事父。人民感兽各生善心：『鸟兽犹然，况我人乎？』共相劝励上下相事，举国人民孝敬者众，自可有此孝顺之义，但不能越次取证成其道果，唯有天人最可奉敬。」是故说，于是奉事者也。礼之度三有者，兴敬众生，在在处处见如来形，承事礼敬却行久久乃回心不离佛。三有者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谁能度此三有？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。次有声闻弟子，承佛威神得度三有。是故说，礼之度三有也。

三念可念善， 三念当离恶，
从念而有行， 灭之为正断。

三念可念善者，随时兴念食息不废，常当念善具众德本，渐得越次受诸果证尽生死原，尽有漏成无漏，是故说，三念可念善也。三念当离恶者，已离恶念，获何功德？答曰：「不为心垢所染污，除诸结使染着，亦不为彼结使所使。」是故说，三念当离恶也。从念而有行者，有觉有观游戏初禅，乃至第四禅，除弊恶心诸不善法，日进其行终不退转，是故说，从念而有行也。灭之为正断者，以断智慧智以此灭之。云何为灭？或为乱想抑制善心，不随行三十七品，覆蔽诸道果不得露现。犹如风尘卒起，覆蔽日月不覩光明，龙降甘雨随时掩尘，便覩日月精光。此亦如是，以贤圣甘露灭心尘垢，曜然大悟无复微瞋，贤圣道果皆悉露现。是故说，灭之为正断也。

三观为转念， 速获无上道，
得三除三窟， 无量修念持。

三观为转念者，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我未成佛道时，兴三不善念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。」问曰：「尔时菩萨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？」答曰：「菩萨苦行六年勤劳，从苦起退，自还念昔日所更，追忆本时歌笑伎乐作倡，由是便生欲想。复闻调达窃自兴意，欲夺宫人嫖女，尔时便生恚想。二垢和同，于中便生害想。复次菩萨从苦行起，难陀、难陀波罗二女，以苏麻油涂菩萨身，诸女天身极自柔软状如天女，于彼便生欲想爱想。时菩萨便作是念：『设彼五人给使我，不舍吾去者，何由使

此女以油涂吾身？』尔时菩萨便兴患想亦兴害想，二垢和同于中便生害想。尔时菩萨复生是念：『我今已生欲想，自损亦损他人，二事俱损。自损者，诸善功德尽舍而去，是谓自损。云何损他人？若食他信施，衣被饭食状卧具病瘦医药，不能消化，遂增尘劳不获果实众德有阙，是谓损他也。取要言之，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。是时，菩萨厌患二事，求灭不善想，以忍之力降魔劳怨，永弃乱想不生恶念，速成道果。』」是故说，三观为转念也。逮获无上道者，云何为无上道？所谓无上道者，答曰：「志求出要，无欲想无患想。」是故说，三观为转念也。逮获无上道者，菩萨坐树王下，弃三十四意，成无上道。所谓无上道者，出过世间天人上，三千大千刹土蜎飞蠕动之类，于中最上无有过者。如彼契经所说，七微为一忽，所谓微者，不长不短，不圆不方，不高不下，无形不可覩，非眼识所摄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微细不可见故，唯有转轮圣王、补处菩萨、贤圣天眼通者，乃能见耳。正使有法过此极微细者，如来通达即觉即知。是故说，逮获无上道也。得三除三窟者，住于四禅入清净定，不兴想着结使疾灭，系意不忘进修不懈，游志三四专一除结，是故说，得三除三窟也。无量修念持者，住初禅地思惟念持，或于四禅，摄内外法亦有念持。初禅内有不定想，有觉有观炽燃似火焚烧法体，外有不定想为火所烧。二禅内有不定想意爱似水，外有不定想为水所渍。第三禅内有不定想犹风有出入息，外有不定想便为风所动。第四禅中内无不定想，不为外法所摄。已得念护，除内不定想无量者，于诸初禅地无量地种所系，入此三昧定者亦复如兹，无量无限不可称计阿僧祇人成就众行，是故说，无量修念持也。

能除三有垢， 摄定用缚意，
智慧禅定力， 已定摄外乱。

能除三有垢者，从欲界至色界无色界，名曰众垢之室，众生所居处也。能求巧便离三有者，是谓上尊道出过三界，是故说，能除三有垢也。摄定用缚意者，不使麤心游逸在外，恒专心意不令外色得便，由其三昧难沮坏故，是故说，摄定用缚意也。智慧禅定力者，以智慧利戟无所不任，断诸结使尽其源本，是故说，智慧禅定力也。已定摄外乱者，已身入定能摄外人，是故说，已定摄外乱也。

积善得善行， 处处得名誉，
逮贤圣八品， 修道甘露果。

积善得善行者，夫欲学道当用渐渐，如初禅所行二禅所行三禅为妙，三禅所行四禅为妙，是故说、积善得善行也。处处得名誉者，如彼昼度树。契经所说，忉利诸天遥观世间，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生死已尽，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故说。处处得名誉也。逮贤圣八品者，如彼学人一趣贤圣八品道，灭尽泥洹无为无作，是故说，逮贤圣八品也。修道甘露果者，彼修行人躬自行道，欲至无上安隐之处，服食甘露无终无始。所谓甘露者，灭尽泥洹是。若有学人得至彼者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是故说，修道甘露果也。

◎

◎出曜经利养品第十四

芭蕉以实死， 竹芦实亦然，
駉驢坐妊死， 士以贪自丧。

昔佛在罗阅城竹园加兰陀所。尔时有比丘名曰调达，聪明广学，十二年中坐禅入定心不移易，十二头陀初不缺减，起不净观了出入息，世间第一法乃至顶法一一分别，所诵佛经六万，象载不胜。后意转转退，渐生恶念，意望供养深着世利。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，须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愿说神足之道，我闻此已当善修行，使我得神足已，游至他方处处教化。」尔时世尊告调达比丘曰：「汝今且置神足，何不学四非常：非常义、苦义、空义、无我之义？」是时，调达比丘便生此念：「如来所以不与我说神足义者，恐有胜己耻在不如。」调达即舍如来，往至舍利弗所，白舍利弗言：「唯然贤者！愿为我说神足之道，我闻此已当善修行，使我得神足已，游至他方处处教化。」尔时舍利弗谓调达比丘曰：「汝今且置神足，复用学为？何不修四非常：非常义、苦义、空义、非身之义？」时调达比丘内自思惟：「此舍利弗比丘者，自称智慧第一；如吾观之，犹如萤火比于日月。吾所诵习无与等者，犹尚不解神足之道，况复舍利弗比丘岂能解乎？」即便舍去至大目犍连所，语目连曰：「吾闻族姓子，神德无量神足变化无所罣碍，愿为我说神足道。我闻此已奉而修行，游至他方处处教化。」目连语比丘曰：「止止调达！何用此神足道为？吾闻始行之人，先学四非常，苦义空义非身之义，复当精修四禅，尔乃得神足道耳。」调达闻已即兴恚怒：「此目连者，自夸神足无与等者，所以不与我说神足道者，恐神足有胜，如我若得神足，彼便无有名誉，是故不与我说神足道耳。」调达比丘内自思惟：「吾

今在在处处学神足道，人皆不肯教我。吾自有弟，名曰阿难，多闻博学众德具足，大慈四等无所不覆，明古知今三世通达，吾今当往问神足道，设授我者当善修行。」是时，调达便至尊者阿难所，语阿难曰：「吾闻卿善解神足之道，可与吾说，吾得神足已，游至他方处处教化。」是时，阿难便与说神足之道。调达闻已，在闲静处，专心一意以麤入微，复从微起还至于麤，以心举身以身举心，身心俱合渐渐离地，初如胡麻转如胡桃渐离于地，从地至床、从床至屋、从屋至空，在虚空中作十八变涌没自由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身下出火身上出水，东出西没西出东没，四方皆尔，或分身无数还合为一。是时，调达复作是念：「吾今已得神足，石壁皆过无所罣碍。吾今宁可化作婴孩小儿，形貌端正头上五处面如桃花，在阿闍世太子膝上，或笑或号现婴儿能。」然太子阿闍世独知是调达身，终日翫弄无有厌足，或鸣嗽唾或擎身传左右手中。时太子阿闍世内自思惟：「调达神足胜彼瞿昙沙门，能作无数变化。」时，阿闍世日给五百釜食，随时供养不令有乏。

尔时众多比丘，见阿闍世太子日给五百釜食供给调达，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白世尊言：「向者人间分越，见阿闍世供给调达五百釜食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诸人勿兴斯意，贪利调达供养。所以然者，调达所得供养，自陷于罪亦陷他人，堕于深罪二俱堕罪。比丘当知！所谓自陷罪者，犹如彼芭蕉树，愚人求实不能克获，竹芦亦复如是，駞驢怀妊二命俱丧，夫士贪货后自丧亡。调达比丘亦复如是，贪着利养，由此利养自致丧亡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今当为汝说譬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昔有群鸢游在深山各各孚乳，鸢告其雏曰：『汝若学飞玄在虚空，见地如盘慎勿上过。所以然者，上有随蓝风，伤害于汝，头脑支节各在异处。』时雏儿不随父母教诫，飞越过量，为风所吹丧命，支节异处。汝等比丘勿兴斯意，调达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远。比丘复当知之，犹如群龟告语诸子：『汝等自护莫至某处，彼有猎者备获汝身分为五分。』时诸龟子不随其教，便至其处共相娱乐，便为猎者所获。或有安隐还得归者，龟问其子：『汝等为从何来？不至彼处乎？』子报父母：『我等相将至彼处观，不见猎者唯覩长线而追我后。』龟语其子：『此线逐汝后者，由来久矣，非适今也。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线而致丧亡。』诸比丘当知！犹如野狐，昼夜伺求大便，畜兽粪除已自食讫，复自于此大便而去。调达比丘贪致供养亦复如是，已自陷罪复陷他人。诸比丘莫贪着供养，如彼调达比丘。复引喻来，昔大月支国风俗常仪，要当酥煎麦食猪，时宫马驹谓其母曰：『我等与王致力，不计远近皆赴其命，然食以草刍饮以潦水。』马告其子：『汝等慎勿兴此意，**羨**彼酥煎麦耶？如是不久自当

现验。』时逼节会新岁垂至，家家缚猪投于溲汤举声号唤，马母告子：『汝等颇忆酥煎麦不乎？欲知证验可往观之。』诸马驹等知之审然，方知前愆为不及也，虽复食草，时复遇麦，让而不食。」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调达为人，其德云何，乃能致斯供养？」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兴意贪着利养，如是不久自当见调达现验之事。」尔时世尊观察此义，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尔时世尊处在大众而说斯偈：

◎出曜经卷第十四

出曜经卷第十五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利养品下

◎「芭蕉以实死，竹芦实亦然，
駞驢坐妊死，士以贪自丧。」

芭蕉以实死者，皮皮相裹叶叶相连，欲求其实终不可得，彼树常宜，根生一芽树便辄死，竹芦实亦然。是故说，芭蕉以实死。竹芦实亦然也。士以贪自丧者，所谓士者。勇猛大将能却外敌内奸不起，如此之比乃名大将，然彼大将思虑不出众人之表，贪入深阵不能自出于中自丧。或复有人。内实怯弱外现勇悍，设遭战鬪之日见敌便惧，赏赐之际思在上首。调达比丘亦复如是，受人信施日噉五百釜食自称勇悍，能与结使众敌共战反招祸患，是故说，士以贪自丧也。駞驢坐妊死者，犹如駞驢欲深，固情交通自致其祸，既自丧身复杀其子，不能自安安能安人？调达比丘由此利养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，所谓自陷于罪。云何亦陷他人？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财货不可称计，然不致果报不获其福，是谓亦陷他人。二罪交集故致丧身，是故说，駞驢坐妊死。

如是贪无利，当知从痴生，
愚为此害贤，首领分在地。

如是贪无利者，调达比丘，学致神足为已招祸，设不得神足者，其罪盖不足言，既贪利养不至究竟，是故说，如是贪无利也。当知从痴生者，皆是凡夫人志不坚固，或从正入邪不自觉知，设得信施快自喜庆，不虑后缘当受其

报，是故说，当知从痴生也。愚为此害贤者，诸善之法皆是贤人所习，非是愚者所学，是故说，愚为此害贤也。首领分乎地者，谓调达比丘，通出入息起不净想，乃至顶法亦复如是，以其神通贪着利养自陷乎罪，是故说，首领分乎地。

愚人贪利养， 求望名誉称，
在家自兴嫉， 常求他供养。

愚人贪利养者，不能明鉴善法，内自兴嫉外望供养，欲使四部众随时致敬，是故说，愚人贪利养。求望名誉称者，昼夜伺捕国王大臣一亿居士，猗豪势力贪求名称，观察前意随形应适，趣欲悦彼以获利养，或时在众虚谈万端欲现己智，独望尊贵余者处卑，内怀悵望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余者不得利养。调达比丘所诵经典，六万象载不胜，十二年中恒处岩藪空闲山间，持戒牢固如护吉祥瓶，以其贪着利养故，所造功德尽为慧火所烧，是故说，求望名誉称也。在家自兴嫉者，或有在家居士，家累自随每兴忌妬，吾今不欲见持行清淨之人，设有梵行清淨人来至我家者，不经日夜暂息便进，各还本居，复重生念，设欲住者恒乏利养，是故说，在家自兴妬也。常求他供养者，彼习行人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名在道检，行出人表，当令蜎飞有形之类日来供养，衣服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使令余者不得其养。设见余人兴致利养者，横生妬嫉如失宝藏，是故说，常求他供养也。」

勿猗此养， 为家舍罪， 此非至意，
用用何益？

勿猗此养者，彼执行之人勇猛精进，少欲知足志趣牢固，常乐闲静思惟恶露不净之观，其间思惟善念：「夫人处世贪着利养者，自增慢惰渐坠于罪。」是故说，勿猗此养也。为家舍罪者，或在国王长者一亿居士、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，不令诸人知我在某处家，论说神德戒行备具，是故说，为家舍罪也。此非至意者，捐弃恶缘修无量定，设遭遇恶违本誓愿，所行事业不自为己，是故说，此非意至也。用用何益者，亦复自隐不令人知，我持戒精进修阿练行，一坐一起复不使知，漏尽意解勇猛强记，辩才捷疾智慧无量，不欲闻人称誉己德。是故说，用用何益也。

愚为愚计想， 欲慢日用增，
异哉夫利养， 泥洹趣不同。

愚为愚计想者，愚人计想念念兴恶，但求他养己行不均，在众人中独尊独贵兴致礼敬，愿令余者卑贱，是故说，愚为愚计想也。欲慢日用增者，夫中直之人厌患利养，戒闻施惠众德具足，解脱知见无观不入，功德已具堪任受养，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复能济彼，是谓续如来种绍继贤圣。是故说，欲慢日用增也。异哉夫利养者，非法之义兴利养者，日损日减非至要处，舍正就危者，当知非贤圣道教，是故说，异哉夫利养也。泥洹趣不同者，至泥洹终其道不同，先学俗中妙法，次习贤圣道法，以次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是故说，泥洹趣不同也。

能谛知是者， 比丘真佛子，
不乐着利养， 闲居却乱意。

能谛知是者，彼修行人知人利养至为难消，身有瑕隙受彼重施，犹彼朽车轮轴不牢，载以重载必坏败车，定矣不疑。此亦如是，以无戒身受人恩施，必自坠堕恶趣。是故说，能谛知是也。比丘真佛子者，过去诸佛弟子翼从成就此德，当来诸佛世尊弟子亦当成就此德。云何名为佛弟子耶？答曰：「四也。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」如斯四部弟子，一向承佛教诫，正使外邪众恶化作若干形像，来试四种弟子者，终不能得其便也。所以然者，以其真实谛故。凡夫下劣，不得称为弟子者何？答曰：「所以不称者，以彼人心犹豫不定故，或时承受佛教，或时着外道异学，如斯之类，不得称为佛弟子。」此贤圣弟子信根牢固，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宝，此乃得名佛弟子也。或有说者，于如来所得无疑信根，是故说比丘真佛子也。不乐贪利养者，何以故？皆由如来言无二故。如佛契经所说，告诸比丘：「利养甜美，内人恶趣，不得至道，能离此者可成果证。」问曰：「已得阿罗汉果，有何不具而复修道？」答曰：「根门未具分别故，于退转法当求方便至不退根，不退根人当求方便进至念法人所，念法人复当求方便至护法人所，护法根人当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，定住根人当求方便至无碍根人所。」如是渐进功德之业，犹如不动牢固之行，自致无愿无想空定。是故说，不乐贪利养也。闲居却乱意者，常当五闲净法：一为喜，喜已所得。二为安，安止众生。三为自守，守行不失。四为念，念定不乱。五为待，待善去恶。所谓欲界者众乱之原，善求巧便勤求解脱，愿不生欲界，是故说，闲居却乱意也。

夫欲安命， 息心自省， 不知计数，
衣被饮食。

夫欲安命者，安命有二事：一为身命，二智慧命。有身命则有慧命，设无身命何有慧命？如是，行人常当自护将育慧命。是故说，夫欲安命也。息心自省者云何？息心而自省己，所谓省己者，戒闻施惠是为妙法，若在第一义，便速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。是故说，息心自省也。不知计数者，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叉手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听诸比丘露其形体，人间游化与世殊异，岂不快耶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咄愚所白，不入圣律违于道教，僇形露体者，外道异学尼干子法，非我贤圣法律所应之行。设当我众僇形游世者，与彼畜兽有何差别？则不知尊卑贵贱父母宗亲。」复有异比丘往至世尊所，白佛言：「唯然大圣！听诸比丘着织发衣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斯是外道异学所服衣被，非我贤圣法律所容受也。愚人当知！着织发衣者有五瑕秽。云何为五？一为臭秽，二为难近，三为饶虱，四为饶虻，五为热时佐热寒时佐寒。夫为道士披僧伽梨者，过去诸佛贤圣标式，是故说，不知计数也。衣服饮食者，已说僧伽梨复说衣被饮食耶？报曰，所谓衣被者，泥洹僧僧祇支、安陀卫、鬘多罗僧。所谓饮者，甘蔗浆、黑石蜜浆、蒲桃浆、石蜜浆。所谓食者，食本有五：稊、粟、[麸-夫+黄]、麦[麸-夫+黄]、麦头麸，正根本食者粳米为首。」种种饮食者，恶生畏王请一比丘，勅太官：「与比丘精细饮食令如吾食。」比丘食已辞王出外。王问比丘：「饮食讫耶？」答曰：「已讫。」王意自念：「比丘所食必当麤恶，观色不悦必然不疑。」重请明日更食。比丘辞还精舍，明日更来。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已，问比丘曰：「云何道士！食为甘美耶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如食所食。」王内兴恚：「吾躬自具食，道士故言如食所食。」王复重请比丘，明日更食以苦酒煮[噉-口+豆]豆食之，食已问曰：「云何道士！食为甘美耶？」答曰：「如食所食。」王问道士：「食好饮食亦言如食所食，得斯恶食亦言如食所食。将有何故？愿闻其意。」比丘答曰：

「如竿瞻卜华， 出油用膏车，
臭脂膏致远， 岂贵好以丑？
百味食续命， 支形得行道，
苦酒[噉-口+豆]豆食， 全命何假彼。」

时王闻已，内自惭愧无颜仰瞻。「我之所为极为可耻，乃兴恶意触烧贤圣，犹如愚人不顾虑，便自兴意杼须弥山，不损于彼而自伤手，以小升斗欲量海水。我今所行其犹如此，自以褊狭小意，量度贤圣。」王复思惟：「夫修行人，不自为己但欲支命，得修行道亦复不望现身受报。」今身施好后获好

报，施秽得秽如影随形，是以智者当清淨施，莫怀妄想。是故说，衣被饮食也。

不自望利， 不谄于人， 不依他活，
守己法行。

不自望利者，昔诸比丘初学日浅贪着乞求，所在分越得食皆恶羸弊不甘，所游乞处正使得食或迟或疾。意转欲退不堪习行，内怀忧戚渐兴权诈，转习世法不复论讲契经律阿毘昙。世尊告曰：「汝等比丘！当观宿缘皆有果报。犹如尸婆罗比丘、阿那律比丘，功德满足不求自至，余虽有福不相为譬。能知宿缘有高下者，不当兴意起憎嫉心。」是故说，不自望利也。不谄于人者，行当专一身心相应，外现愚惑内智勇猛，心念口发无所差违，奸伪邪意常当远离。昔罽宾国拘秀那罗村，时有一人好事谄伪奸者，彼有塔寺名婆盘那，有一比丘恒给众僧清淨水，此比丘皆欲现权诈佯如奸宄集聚阿练，比丘皆着百补纳衣，其色若干，往至彼村与主人相见，相问讯讫各一面坐。其人悲泣五体投地，谓诸道士：「为从何来而至贫家？为从莲华池来？为从他方世界？为从神仙山来？」意甚爱敬即请诸比丘：「愿明日于贫家食。」诸比丘报曰：「吾等所以来者，正为君一人耳，今以相造岂得受余人请耶？虽尔欲求度人之首良佑福田者，斯有尔许人无有过者。」即入家内勅诸仆使：「速办种种甘馔饮食，有诸神人道士来造我家，吾欲食之。」时诸比丘报语主人：「贤士竟为知不？我等涉学积有年岁，经行进止常有法则，六时行道不与常同，意欲经行清旦至暮暮达平晓，日出则食不违典律。」彼众中上座入语檀越：「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，饭食诸馔及以菓蓂，一时赍来吾当呪愿。」檀越闻已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办具种种诸馔饮食投于钵中，别上果蓂前受呪愿，复以酥饼蜜和粿别贡上座，望道士食已钵中遗。「吾得食之必获其福。」比丘受食呪愿已讫，问檀越曰：「颇有甘浆美饮不？」檀越报曰：「如贫家中浆有数种，蒲桃甘蔗石蜜诸浆种种皆有，不审尊者上座为须何浆？」道人报曰：「向所论浆，生来不饮初不历口，吾所问浆淳清重甘，储在积年味不变者，吾乃饮耳。」檀越闻已甚怪所以：「咄咄祸灾乃置此变。吾生斯念，谓诸道士皆获六通罗汉清澈；今观其踪正是大贼。」檀越寻语道人：「自少以来酒不过口，岂敢以酒施于道人？」道人即以奢勒里钱语檀越曰：「家若无酒，可持此钱为我酤来。」檀越闻已以手掩耳。「咄咄甚为可怪！何意道士持生业自随？此诸人等皆是赖鞞道士，有何道心？」即语道人：「别更使人，吾非汝仆使，乃令吾酤酒室？赖鞞道人！吾先不谄堕汝欺中，我今终不为汝所诳。」比丘报曰：「止止檀越勿兴斯谤，吾等所以来

者，欲觉寤卿一人耳。汝前后以来费耗财货施不值主，檀越若下意者听我说譬喻。」报曰：「大佳愿欲闻之。」「可善听之。犹如善射之士，百步射毛时时乃中，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，若以地为的而取射者，高下东西南北，所射皆着终不失地。今此大众亦复如是，不选择施者必值真人，若选择施者时时乃值，多有空出费而不益。大众之中四果备足，四双八辈十二贤士皆悉具有。欲取珍宝，当诣大海至须弥宝山，欲求贤人得道罗汉者当诣大众。檀越明听，更说一譬，开意受持，明者以譬喻自解。昔此贵邦有一侨士适南天竺，同伴一人与彼奢婆罗呪术家女人交通，其人发意欲还归家，辄化为驴不能得归。同伴语曰：『我等积年离家，吉凶灾变永无消息，汝意云何为欲归不？设欲去者可时庄严。』其人报曰：『吾无远虑遭值恶缘，与呪术女人交通，意适欲归便化为驴，神识倒错天地洞燃，为一不知东西南北，以是故不能得归。』同伴报曰：『汝何愚惑乃至如此？此南山顶有草名遮罗波罗，其有人被呪术镇压者，食彼药草即还服形。』其人报曰：『不识此草知当如何？』同伴语曰：『汝以次噉草，自当遇之。』其人随语如彼教诫，设成为驴即诣南山，以次噉草还服人形，采取奇珍异宝，得与同伴安隐归家。檀越当知，此亦如是。愚惑之人，一向直信施求罗汉得道者，何可果？所在推觅终不可值。欲求真人罗汉者，当从大众索之，以次供养必值贤圣获果不疑。檀越复当明听，昔佛在世，大爱道瞿昙弥亲佛夷母，以金缕织成衣奉献如来，佛告大爱道：『夫欲施者，当诣大众，何为独向我耶？吾亦是大众之一数，亦有微分，可持此金缕织成衣往施圣众。』如来三界特尊，犹尚不能偏受信施，辞让圣众不自专己。檀越颇闻此界南城内婆盘那寺主，给施众僧水者不乎？」檀越报曰：「久闻消息，生年已来不覩其形，今方乃知贤圣之人。」比丘答曰：「前后已来奸伪虚诈诳惑万端，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，自今已始若欲设福，当诣大众，所求果报如愿克获。」时彼比丘即说颂曰：

「毒蛇擎持颈，	被服虎斑文，
行如鹤伺鱼，	闭塞寂无声。
内无四等心，	欺诈于主人，
是故离谄谄，	以真练精神。
如来广普教，	三界廓然明，
所以致利养，	由有贤圣道。
施者忘慳贪，	尽心事三宝，
是以离欺诈，	以法成其性。」

尔时檀越即从坐起，五体投地敬礼圣众，愿受忏悔。「今蒙润泽昔所未闻，虽言父母尊长犹不能导引，真要遭蒙圣恩永除心垢。自今已始设当惠施不问多少，尽当诣众不敢自专。今重自归，愿诸贤圣尽为我师，当以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。」是故说，不谄于人也。不依他活者，昔调达比丘将五百比丘，受王重养供给什物，随时瞻视不失其意。此五百人皆仰调达得致利养，自无功德不足为贵。要当己身备具众法，自致供养乃可为贵。是故说，不依他活也。守己法行者，法者诸善之法恒念备具，不于余人受教授，沙门白衣以己内教授，息心令常精勤不失法度，恒随正法不堕邪部，是故说，守己法行也。

自得不恃，不从他望，望彼比丘，不至正定。自得不恃者，夫人执德而不见其德，为而不见其为，自不恃德[凌*欠]彼无德。调达门徒，已实无德虚受信施，皆兴愿求独尊无等，是故说自得不恃也。不从他望者，调达弟子各立限制，不得共相诽谤，称叹名誉，一人不说逐出众外，正说无德强说有德。是故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各各自守，慎莫虚称功德，行不合己，则致其殃不致究竟。」是故说，不从他望也。望彼比丘，不至正定者，意常侥幸有所希望，心意不专不履正行，于中终不能得出受定意，夫人入定，要当专意无他异念，是故说曰，望彼比丘，不至正定也。

夫欲安命， 息心自省， 如鼠藏穴，
潜隐习教。

夫欲安命者，所谓安命者，众善普集，阐扬幽玄以为营命，非但衣服饮食而已，是故说曰，夫欲安命也。息心自省者，戒闻惠施智慧解脱，解脱见慧而自璎珞，是故说曰，沙门自省也。如鼠藏穴者，夫穴处之虫深则牢固无所畏惧，不为恶人弊虫所见侵害，不为暴火溢水所见烧溺，是故说曰，如鼠藏穴。潜隐习教者，尽具沙门内禁之法，潜居隐处，心意游寂节食知足，人若非人不得其便，是故说，潜隐习教也。

夫欲安命， 息心自省， 趣得知足，
念修一法。

夫欲安命者，夫人所以周流四海，超越险难遂增艰苦，无毫厘之善，是故说曰，夫欲安命也。息心自省者，食知止足不广殷懃，设欲得衣被饭食床卧具，终无荣冀，是故说曰，趣得知足也。念修一法者，云何为一法？所谓一法者，于诸善法而悉知足，是故说曰，念修一法也。

约利约可， 奉戒思惟， 为慧所称，
清洁勿殆。

约利约可者，谨慎其行不为流耶所屈，设得利养，先劝施大众然后自受，当为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或为国王大臣一亿居士豪富长者，日夜咨受恒以推让为先，然后自表，是故说曰，约利约可也。奉戒思惟者，专意奉戒毫厘不犯，出入行来不失威仪，持心修戒如经火难，是故说曰，奉戒思惟。为慧所称者，诸有智人志崇高显，耻不上及，见有执行之人，共相扶佐成就其行，便共称叹誉其名德，是故说曰，为慧所称也。清洁勿殆者，昼夜精勤坐卧经行不失本业，清旦至暮暮经达晓，思惟止观食息不废，是故说曰，清洁勿殆也。

比丘三达， 解脱无漏， 寡知黠识，
智者忆念。

比丘三达者，利根高德无疑解脱弃八除入，是谓一明亦名一达，诸漏已尽是谓二明，得诸神通是谓三明。复有说者，诸漏永尽是谓一明，知所从生是谓二明，自识宿命是谓三明。是故说曰，比丘三明也。解脱无漏者，彼执行人已去老死，死有四义：一为结使死，二为阴死，三为至竟死，四为自在天死，是谓四死。三达比丘永降二魔。云何降二魔？一者结使魔，二者天魔。是故说，解脱无漏也。寡知黠识者，己身智慧广普无崖，然不与人间周旋，不与知识往反，唯有智者乃能分别，是故说，寡知黠识也。智者忆念者，为诸梵行所见爱敬，知其神力信得自在无所罣碍，是故说，智者忆念也。

其于饮食， 从人得利， 而有恶法，
从供养嫉。

其于饮食，从人得利者，皆由前身好喜惠施，颜貌端正面如桃华，生豪族家饶财多宝，先笑后言和颜悦色，神识了朗聪明智慧，高才博学无事不知，所至到处增益法事，是故说，其于饮食，从人得利也。而有恶法，从供养嫉者，或有学人，展转相承而得供养，互相法则从一人得养，后人効之复来供养，亦不能分别智慧深浅道德多少。有智慧人反更轻慢巧诈虚名，反更恭奉，以真为伪、以伪为真，转相是非共兴诽谤：「我智慧才技出过于人，汝所知浅。」各伺其便枉杀良善，死者无限，令诸智人隐而不出，愚惑恶人在世纵逸。是故说，而有恶法，从供养嫉也。

多集知识， 强服法衣， 但望饮食，
床卧之具。

多集知识，强服法衣者，或巧伪之人着补纳衣，外阳下密内共同情，人间同处安行法步自不离前，是故说，多集知识，强服法衣也。但望饮食床卧具者，其有清信士女出逢见者，皆兴恭敬善心生焉，当见之际，如华开敷见日鲜明，心意哀愍不能去离。然彼人虽被纳衣，心如豺狼，如狸伺鼠，无戒受施不惟道德，欺惑世人不以经戒，众生奔趣如柱崩颓，犹渴须饮裸者得衣，心意敬待立望其福，谓为良佑福田不复是过。是故说，但望饮食床卧具也。

当知是过， 养为大畏， 寡取无忧，
比丘释意。

当知是过，养为大畏者，利养为病入骨彻髓，死堕恶趣必然不疑，多诸恐畏终已无安，若处人间多诸危害，欲自防护复无善助，住则畏死去则畏贼，是故说，当知是过，养为大畏也。寡取无忧，比丘释意者，或有族姓男女执信牢固，捐舍妻息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到时持钵广福众生，得食羸细呪愿施家，缘是蒙佑尽得度脱。然少于知识，不广周旋，捷疾辩才应适无方，复为天龙鬼神八部之众所见尊待，来听正法受三自归，无数鬼神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是故说，寡取无忧，比丘释意也。

非食命不济， 孰能不揣食？
夫立食为先， 知是不宜嫉。

非食命不济者，一切众生有形之类，依食得全其命。或有贪着饮食，以其贪故伤害众生数千万众。复有众生心无慳悋，于诸饮食不大殷懃。所以然者，皆由起八大人念，饮食知足取支形命。是故说，非食命不济也。孰能不揣食者，人得饮食便有出入息，神识得定进经行道。虽有四食，揣食为先，进趣行来皆能成办。是故说，孰能不揣食也。夫立食为先者，彼修行人意常观食，食从何来？为从何去？一一分别由食成果。是故说，夫立食为先也。知是不宜嫉者，或有行人深山隐处独乐闲静，骐驎戴一独无伴侣，各住只居亦无徒众。所以不乐贪在世者，见讥知微防患未然，患出于对水溢于原，设无对者则我无患，是以圣人教人闲居不处愤闹，则无复有憎嫉之想。是故说，知是不宜嫉也。

嫉先创己，而后创人，击人得击，
是不得除。

嫉先创己者，犹如有人没在污泥，不能得济拔彼厄难。己不能度安能度人？当求方便免济其厄。是故说，嫉先创己也。而后创人者，己既得度，复求方便济彼未度，是故说，而后创人也。击人得击者，皆由人心未去是非，此现法报，犹仰睡虚空还下着面，不能计彼音响寂静无形，为人所骂但有音声，吾耳往听了无形质，何为空寂法中横生喜怒？愚人无虑自生识想，互相是非遂致丧亡。是故说，击人得击也。是不得除，愚人执意至死不改，设遇利养计为已有，于中生嫉不能广及，是故说，是不得除也。

出曜经卷第十五

出曜经卷第十六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忿怒品第十五

不怒而兴怒，不造而行恶，
彼受其苦痛，今世亦后世。

昔佛在拘奢弥瞿师园中。尔时彼村众多比丘好喜鬪诤，恶眼相视共相毁辱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止止比丘！勿共鬪诤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！怨不息怨，忍乃息怨，是如来正法。何以故？过去久远无数世时，迦尸国王名梵摩达，拘萨罗王名曰长寿。时，梵摩达王即集四兵，象兵马兵步兵车兵，攻伐长寿王土界。时长寿王闻外境有军马至，复集四兵，象兵马兵步兵车兵，出往迎逆与共战鬪，生擒梵摩达身，摧破大众，语梵摩达曰：『赦汝生命归汝本国，自今以去更莫叛逆。』时梵摩达得还本国，未经几时复集四种兵，象兵马兵步兵车兵，往诣攻拘萨罗国求共鬪战。长寿王内自思惟：『吾先与共战鬪，擒获己身摧破大众，不能自改既往之失，今复来战侵我土境。』长寿王轻将数骑往与共战，为梵摩达所破，轻走得脱，及将第一夫人，侍臣有一，隐处深山无人之处，藏形灭迹恐有知者。时，长寿王复重思惟：『吾居深山无方自存，当习诗颂歌咏，游处人间乞丐自存。』如其所念即习歌颂，

兼学弹琴鼓瑟，音响流利与琴相入，在在处处以得自存。时，梵摩达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种，闻此国界寒俭乞士夫妇二人，游在人间弹琴鼓瑟乞丐自存，即遣人唤欲听音乐。乞者到家共相慰劳即设音乐，大臣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即告乞人：『汝等夫妇二人孤穷露恒乏衣食，可住我家教习后生，常当供给不令乏短。』时，彼乞士第一夫人垂垂欲产，内生此心语其夫曰：

『我向生念，愿得四种兵众围我数匝，得好帟帐而寝其中，洗利刀汁欲得饮之。君能办不？』夫报其妻：『我等二人为梵摩达所坏，亡失国土，那得办此四种兵众，及好帟帐洗利刀汁？』其妻语夫：『设不办者，正尔取死。复用活为？』尔时大臣即唤乞士在前作乐，声与琴合琴与声合，或时琴与声违声与琴违，大臣问曰：『观卿作乐而有不悦，身有患耶？心有所念乎？』乞士报曰：『身无苦患，唯心有所念耳。』问曰：『汝何所念？可说情故。』答曰：『我所将妻，怀妊日满垂产在近，欵生此念：「欲得四种兵众围绕数匝，寝好帟帐，洗利刀汁而欲饮之，得便存活不得便死。」审当尔者，我用活为？』大臣报语：『卿且自宁勿怀忧虑，当设权计办四种兵。』即如其语办四种兵，围绕数重，寝好帟帐饮洗刀汁，即生男儿颜貌殊特有豪贵相。大臣见已跽向夫人三自称善！举声说曰：『拘萨罗国复生圣主，系嗣王位自今炽盛。』告已兵众：『莫传此语，及使彰露当诛戮之。』时梵摩达窃闻长寿弹琴鼓瑟人间乞求，即遣人捕得闭在牢狱。长生太子渐长成人，诣诸大臣豪贵长者，自要求愿口出斯言：『愿诸贤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，设有毫厘福者，尽施长寿王！早得解脱毕此苦原。』梵摩达王，窃复闻知长寿太子长生者，游在人间与父乞恩劝人修善，愿及父身早免苦难。梵摩达王瞋恚兴盛，即出长寿王诣于都市，长生后执利剑高声白父：『我堪此间脱父厄难。』长寿王报曰：『止止童子！夫人立行，亦莫见短亦莫见长。』傍人闻之，谓为长寿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说，长寿报傍人曰：『其中智者童子，乃当识吾往言耳。』即于市上斩为七段。长生太子见已，身中沸血遍满身中，瞋恚内盛不敢显外。复诣诸大臣所求哀请恩，『我父无过横为贵主所杀，形尸暴露捐在都市，无人殡葬收拾形骸。愿诸贤士与我收舍起七偷婆，华香供养如世常法。』即如其语收拾供养起七偷婆。长生太子内自思惟：『梵摩达王暴虐无道，侵我境土夺我民众，复取父王都市斩杀。我宜逃走出此国界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。』即将夫人出国逃走到他方土，复习琴瑟歌声调和，在在处处乞丐自存。渐渐以次还入本国，梵摩达王闻有乞士将母自随，弹琴鼓瑟家家乞索，音响清和见莫不欢，即遣人唤将入深宫，昼夜听乐乃无厌足，形命相委如同产子。时，梵摩达出外游猎，长生太子御车游猎，恒导险难无人之处，不按正路不附兵众。太子自念：『昔破我国劫夺我民枉杀我父，今不报怨何』

日可果？』复御猎车转入深山。时，梵摩达疲顿欲得懈怠，即告御者：『可于此顿，吾今疲极欲小止息。』即如其言住车止息。王告御者：『汝坐，吾欲枕汝膝上。』王即枕而眠。长生太子内自思惟口发斯语：『此梵摩达王暴虐无道，侵我境土夺我人民枉杀我父，思欲报怨，正是今日，若不杀者何日可果？』时长生太子即拔利剑俟王颈项，退复追念：『昔我父王临终时教诫我曰：「童子当知，夫人立行，宜唯贵信义。」违父遗意者则非孝子。又勅我曰：「汝莫见短亦莫见长。」设当杀此王者违我父教。』即还内剑息恚不兴。时，梵摩达王于梦中惊，忽然觉寤，身体流汗衣毛皆竖。长生太子问其王曰：『向如安眠，何为惊寤？』王告御者：『汝欲知不？我向安眠，梦见长寿王儿长生，右手执剑左捽吾髻，以刀俟我项曰：「吾欲报怨，汝知不乎？」即于梦中复重悔责：「昔我父王临欲终时殷懃教勅：『夫欲胜怨唯当以忍。』」以是之故于梦惊觉。』御者白王：『还安眠，勿复惊惧。王欲知不？长寿王子长生者我身是也。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，王自暴虐，侵我境土夺我人民枉杀我父，思欲报怨，于此深山正得王便，今不报怨何日可果？向实拔剑俟王颈，退复追念父王教诫：「童子当知，夫人立行，唯贵信义，慎莫念恶，恶加人形终不得解。」设我违父遗意者则非孝子，欲崇父教诫故即便内剑耳。今原前愆不录其罪，欲还将王早归国界，得至彼已任王刑斩。』即共载车还本宫殿，普集大臣而告之曰：『卿等云何设见长寿王太子者，卿等如何？』其中或有说者：『设当见者，先截手足却取杀之。』复有说者：『当生剥其皮，尔乃却杀。』复有说者：『当以火炭箭射之。』异口论者不可称计。时，梵摩达王告诸群臣：『长寿王太子者今此人是。卿等勿兴恶意生杀害心于此太子。所以然者，我由此人得存命根。』尔时梵摩达王，即沐浴长生太子，着王者服头戴天冠，妻以一女，还立为拘萨国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古昔诸王检意自守，修忍如地视怨如赤子，不造怨讎，况汝等诸族姓子！以信坚固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不能行忍互相是非，以小致大共相毁辱，为是宜不于彼众中鬪讼。」比丘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！暂屈威神至彼比丘众中，乃当知曲直耳。彼人自恣骂詈不虑禁法，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？」尔时世尊观彼比丘不受其教，即腾上虚空还本精舍，复集圣众说斯颂曰：

「不怒不兴怒， 不造而行恶，
 彼受其苦痛， 今世亦后世。」

无过而琮森过者，今世后世而受其痛。

先自漏罪， 然后害人， 彼此兴害，
如鸟堕网。

先自漏罪者，或有众生心识倒错，数兴恶念不能禁制，是故说，先自漏罪也。然后害人者，夫人兴恶结嫌积久，常求方便思惟计数，然后乃得发恶于外。已生恶念，不得思惟道德，是故说，然后害人也。彼比丘兴恶者，复以偈报之：

「多结怨讎， 祸患流溢， 实无过咎，
怨者何望？」

是故说，彼此兴害也。如鸟堕网者，昔有鹰王搏撮群鸟获得一鸟，名伽频阇路，高飞远翔诣高山顶。时伽频阇路并说斯言：「是我身过当复告谁？设我恒守本业旧居者，则不为汝所擒。」鹰王问曰：「本业旧居在何所乎？」雀报鹰曰：「高山绝岸深涧石聚则我旧墟，若在彼者终不为汝所擒。」鹰告雀曰：「今且放汝听归本居，观吾力势为能获汝身不？」时鸟雀得归，住两石间，遥语鹰王：「汝设可者暂下共战。」鹰王闻已恚怒炽盛，鼓翼奋势，从空中下欲搏撮之，鸟入石间鹰摧翅翻于此命终。是故说，如鸟堕网罗也。

害人得害， 行怨得怨， 骂人得骂，
击人得击。

害人得害者，众生处世志趣不同，己身行恶自然不佑，举手打人仍更自害，是故说。害人得害也。行怨得怨者，复有暴恶众生，昼夜念恶。常伺人短心常思惟：「某村某家，劫夺我牛强取我财，杀我知亲侵我田业，要当伺捕方便报其重怨。」思惟计较不去心怀，设复出家道心未固学日既浅，内心思惟：「某甲比丘曾共止住，取我坐具针筒钥拇沙门六物至今不还。」但思惟诸物不念修道，不知后报卒至为身招祸。是故说，行怨得怨也。骂人得骂者，若有骂詈反得其辱不自观省，皆由愚惑缘致斯骂，不知受报亦复不久。修行人所修，彼行人者分别前人，计骂尽寂了无形质，若人骂我知之为空，吾耳往听悉无所有，彼虚我寂谁有骂者？是故我今忍而不起。夫人骂詈法自有极，四大为形不久居世，快意斯须，不知久久涉苦无量。是故说，骂人得骂也。击人得击者，夫人相嫉毁人善行，性无常则喜怒无恒。或有愚人不遇师训，既不广学志性闇钝，结怨在心终已不解，如斯之人不当与坐起言语饮食欢燕，人欲之造见则不吉，成事倾败不果本愿。是故说，击人得击也。

斯何沙门， 不知正法， 寿既短促，
复结怨为？

斯何沙门者，夫言沙门者，履行清虚离世八业志崇清净，乃谓沙门。如今卿等沙门，荷佩法服，不能禅寂六情闭塞五欲，世间荣宠心求染着，设遭毁辱悔欲就俗。夫为沙门，若遭荣宠不以增欢，设遇毁辱不以加戚，尔乃名为沙门。是故说，斯何沙门也。不知正法者，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虽出家学，种姓若干意行不同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，或避重役而共出家，如斯之心不可亲近。已能出家当修正业，六时行道昼夜不废，复当思惟福度众生，设欲饮食，意愿一切不独为己。汝等诸人，虽言为道行与愿违，过去贤圣所以教人，法衣表识者，欲令除内秽垢。卿等秽人假被法服，污染真形坏败表识。」是故说不知正法也。寿既短促者，佛告比丘：「生处五浊，虽云百年卧消其半，命多危险，受四大身如蛇蛰聚，一增百病共相危害，乐少苦多忧患万端苦痛难量，不能端意思惟以来真道方便，兴起慢嫉履凡夫行。」是故说，寿既短促也。复结怨为者，人身难得佛世难值像法难遇，虽得为人，不能练精进行禅燕，役神方更随时进趣，与世同流又不广显三宝训悟后学，三涂八难何日当空？是故说，复结怨为也。

人相谤毁， 自古至今， 既毁多言，
又毁讷讷， 亦毁中和， 世无不毁。

昔佛在罗阅城竹园迦兰陀所。尔时调达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，须臾前白佛言：「我观如来颜色变易诸根纯熟，年过少壮垂朽老迈，唯愿世尊自闭静室禅定自娱，四部之众愿见付授我当教诫，如世尊无异，随时供养四事不乏。」尔时世尊告调达曰：「咄愚所启不虑后殃，舍利弗、目连比丘，由尚不付授众僧，况汝嗷唾弊恶之人可付授圣众耶？」尔时调达内兴妬嫉，闻世尊语已倍生悲怒：「如来今日赞叹舍利弗、目连比丘，而更轻贱小弟，要当求便丧灭师徒，使此国界众生不覩其形不闻其声。」是时，调达比丘即从坐起礼足退归，在在处处巧言伪辞诳惑于俗，劝诱世人得数十人，在在处处共相劝勉取要言之。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，围遶而为说法。尔时调达告己弟子曰：「汝等莫听瞿昙所说。所以然者？所说不随正法，吾有一一深经好义当以相教。」恒求方便欲坏乱如来圣众。尔时世尊告调达曰：「止止调达！慎勿兴意坏乱圣众，后备受报其痛难忍。」尔时调达执意牢固不改其行。尔时世尊知彼意正终不可回，便以宿命通，观过去无数阿僧祇世因缘宿对所经历事。是时，调达将五百弟子，如来自观为菩萨身，复将五百弟子俱

游宝积山侧，菩萨门徒宽仁柔和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，出入进止不越其序。调达众者已行不均，门徒弟子尽法师则，出言麤[𪔐-夫+黄]语辄兴恚，与弟子论如怨鬪讼。弟子厌患不堪侍从，尽舍调达往就菩萨。菩萨得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并自称说：「吾有千弟子，众德具足，与世殊绝，谁能及者？」调达得是，极兴恚怒即发誓愿：「此人今日诱我弟子坏我门徒，正使此人后成无上等正觉时，我当坏彼徒众如今无异。」如来观知调达比丘，必坏圣众定无有疑，如来即从坐起舍众而去。何以故？有五事不得坏乱众僧：一者如来目前，不得坏乱众僧，如来威神不舍本誓故。二者如来般泥洹后，不得坏乱众僧。设有人言：「我今成佛逮最正觉。」当以此问之：「释迦文佛在时，汝为所在？」三者未曾有恶时，不得坏乱众僧。四者比丘不竞利养，不得坏乱众僧。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，不得坏乱众僧。诸佛世尊常法，神足智慧弟子，一日之中圣众终不空缺，如来以宿命智观，必知调达当坏乱众僧，如来即舍而去，调达在后与众说法：「若有众生事我为尊，承受教诫当习五法。何以故？行此五法早得解脱，何假沙门瞿昙说八直行？云何为五？一尽形寿常守三衣。二尽形寿常当乞食。三尽形寿不得食肉饮血。四尽形寿常当树下露宿。五尽形寿不得获持金银宝物。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，早得解脱尽有漏成无漏，何假沙门瞿昙八直行耶？」调达说是语已即从坐起，五百比丘寻从而去，左面弟子名曰铿荼陀婆，右面弟子名曰瞿婆离，归本所居，弟子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舍利弗、目连比丘后往彼众，调达见已举声称善：「善来！舍利弗、目连比丘！吾获大利，知我成佛三界独尊，智慧神足弟子自然响应。」尔时调达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，舍利弗、目连安处左右。尔时调达像如如来，告舍利弗、目连曰：「吾患脊痛小欲安睡，卿等二人与圣众说法。」尔时调达右胁着地欲得睡寐，天神强挽调达左胁在地，天神复厌诳有言语，鼾声现外秽气远彻。尔时尊者目连以神足力飞腾虚空作十八变，坐卧经行涌没自由，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，东没西涌四方亦尔。尔时目连从空中还就本坐，尊者舍利弗告众会人：「如来之身神德无量，具一切智，前达无穷却覩无极；如来法者得现法报快乐无为，智者之所修学，非愚者之所习；如来圣众者，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，可敬可贵，承事供养为众生良佑福田。」尔时诸比丘各生此念：「我等愚惑不识真正，舍实就华弃本逐末。今日观二贤所说，世之希有！我等宁可舍此调达，就如来众，不亦快乎？」舍利弗知其心念即从坐起，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，随舍利弗、目连后追随之而去。时，瞿波离比丘以右脚蹋调达曰：「弊恶调达何为耽睡？舍利弗、目连二人，将汝弟子去尽。」尔时调达觉寤甚怀忧戚。是故说，人相谤毁，自古至今，乃至世无不毁也。

断骨命终， 牛马财失， 国界丧败，
复还聚集。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长寿王身分为七段，亡国失土，由尚忍怨不起，共相尊敬还立国土如本无异。汝今比丘！当以道德自持共相忏悔，大者以法、小者承受，汝等云何不知正法？当念忍辱、叹说忍力，所行真正叹说真正。比丘当知，吾所以从无数阿僧祇劫积行已来，修六度无极行檀修施，头目髓脑国财妻子，持戒忍辱精勤一心，皆欲除贪除瞋怒想。」是故说，断骨命终，国界丧败也。

人若骂我， 胜我不胜， 快意从者，
怨终不息。

人若骂我者，人自思惟：「彼人骂我，不随禁律枉侵良善。」是故说，若人骂我也。胜我不胜者，彼自思惟：「如我法者则我得胜，不如法者则我不胜。」是故说，胜我不胜也。快意从者，作是思惟者，遂增怨讎不谛思惟，是故说，快意从者。怨终不息者，如此之人，心如刚铁不可沮坏，是故说，怨终不息也。

不可怨以怨， 终已得休息，
行忍得息怨， 此名如来法。

不可怨以怨者，是时世尊告诸来会：「吾自追忆无数劫已来，怨能息怨，人身难得佛世难遇，犹如忧昙钵华时时乃有，难得为人出家学道亦不可果。汝等已得人身，诸根不缺堪任受化，何为于正法中共相诤竞？」是故说，不可怨以怨，终已得休息也。行忍得息怨，此名如来法者，夫人行忍寂默为首，听彼已报闻彼骂已还以骂报，如是之比怨终不息，弱名忍强亦名为胜，是故说，行忍得息怨，此名如来法也。

若得亲善友， 共游于世界，
不积有遗余， 专念同其意。

若得亲善友者，或有众生礼仪成就于行不缺，义味成就忍行成，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，是故说，若得亲善友。共游于世界者，如此善友，从劫至劫共相追随不以为苦，是故说，共游于世界也。不积有遗余者，夫人意等不计财货，亦复不选择知亲，正使朋友出在卑贱，善色恶色若好若丑不得选择，是

故说，不积有遗余也。专念同其意者，发心起行齐同其善笃信向佛，是故说，专念同其意也。

设不得亲友， 独游无伴侣，
广观诸方界， 独善不造恶。

设不得亲友者，所谓亲友者，行齐德同俱造于善乃名亲友，不造善行者不名为亲友。如世常言，人无有伴侣如驴牛俱，修不善行不得名为善友，是故说，设不得亲友也。独游无伴侣者，宁独游处快修善行，不以弊恶与人共俱，是故说，独游无伴侣也。广观诸方界者，人欲观化触类所见渐以益智，闻语不惑，是故说，广观诸方界也。独善不造恶者，是以智士乐静不居乱闹。昔有敌国大王兴兵相攻，邻国闻之，臣启王曰：「外有贼寇逼近土境。」王曰：「无苦，无所堪任。」贼复前进，臣复白王：「贼已逼至转来到城。」王言：「无能侵我。」贼遂入城固守城郭。臣复白王：「贼寇逼近，王宜防备出共鬪战。」王言：「无苦，终不害我。」外寇转进直趣宫殿，臣复白王：「贼今已至，王欲云何？」时王沐浴更着新衣，自负粮食，出见敌国邻王而告之曰：「城郭宫殿是卿所有，吾欲入山且修道德，食足支命衣足盖形。」尔时王便说颂曰：

「吾今此衣食， 自求欲隐形，
舍位卿为王， 且欲求多福。
宁处岩石间， 羸衣弊恶食，
食果数息定， 麋鹿共相娱，
不以处王位， 考掠苦毒病。
智者畏后世， 终不造恶缘。
观卿兴兵众， 欲来伤害吾，
是身为朽器， 时杀勿枉众。」

时彼敌国王闻是语已熟自思惟，复以此偈报曰：

「快哉大觉士， 依法而自将，
被一切德箭， 摧破我兵众。
虽怨智慧胜， 亲友愚何益？
是以慧为首， 智慧广济度。」

时敌国王即退军马，将已兵众归还本国，宫殿屋舍尽还本王。是故说，广观诸方界，独善不造恶也。

忍辱胜怨， 善胜不善， 胜者能施，
至诚胜欺。

忍辱胜怨者，两剑所俟必有伤损，遇毒毒治必死不疑，唯有忍者能去其怨，是故说，忍胜怨也。善胜不善者云何？卿等颇闻火之稟性有冷义耶？对曰无之。此亦如是，怨欲息怨终不可得。何者能息？唯有善者乃能息耳。是故说，善胜不善也。胜者能施，修善之人，行无缺漏，意不起想，果能惠施；结怨之人，为身招祸，死入地狱受苦无量，共相伤害死而复生，若生人中颜貌丑陋，为人轻慢所愿不果。是故说，胜者能施也。至诚胜欺者，智者行身不犯口过，出言应律无所触娆，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绮语而求苟活，经历生老涉苦无量，目见耳闻怨讎最重，是故说，至诚胜欺也。

学无朋类， 不得善友， 宁独守善，
不与愚谐。

学无朋类者，夫人广学当凭善知识，从初发意至得道，皆凭善知识乃得成就；若遇恶友行必遇恶。是故说，学无朋类也。不得善友者，或复学人遇恶知识，昼夜鬪讼行恶为业，是故说，不得善友也。宁独守善，不与愚谐者，设无朋类，当自建意，念在闲静去离愤乱，设闻鬪讼者，常当远离心不愿乐，是故说，宁独守善，不与愚谐也。

乐戒学行， 奚用伴为？ 独善无忧，
如空野象。

乐戒学行者，夫修行人心乐闲静，恒以禁戒自纓络身。尔时世尊告拘苦鞞比丘：「谏喻止讼。」比丘闻已不受佛教。佛知其意即从坐起，飞腾虚空十二由旬，还本精舍至大众中，而说颂曰：

「乐戒学行， 奚用伴为？ 独善无忧，
如空野象。」

尔时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拘苦鞞好喜鬪讼各相谤毁，吾今已离之，正使我闻拘苦鞞比丘在其方者，吾当避之而就他方。」尔时有一象王离诸群索居，独游旷野心自思惟：「得离诸象及诸宗亲，独游在此何以快哉？我在象中时群多

纵逸，蹋蹈水草然后吾乃得食；今日独行，得清水好草亦无忧虑。」尔时世尊见彼象心中所念，便于大众而说颂曰：

「一象于象众， 六牙而备具，
心念与吾同， 独善而乐静。」

一象于象众者，如来身者亦名龙象，彼象者亦名龙象，如来世雄三界独尊，象者龙中独尊，是故说一象于象众也。六牙而备具者，牙者象之威怒自缨络身，功德者如来相好，如来见彼拘苦鞞比丘自生厌患，象者患厌群众，是故说，独善无忧，如空野象也。

出曜经卷第十六

出曜经卷第十七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惟念品第十六

出息入息念， 具满谛思惟，
从初竟通利， 按如佛所说。

出息入息念者，安者谓息入，般者谓息出。彼修行人，当善观察二甘露门：一者安般，二者不净观。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净观，彼修安般者，思惟分别出息入息，息长亦知息短亦知，息熅亦知息冷亦知。意若错乱复从一始，从头至足分别了知，设复错者复从一始，如是经历返覆数过自知意至，吾今捉息皆得自在。欲使气息从左耳出，如意不难，从左耳入亦复如是，从右耳出入，或从鼻出入皆能随意，最后回息从顶上出，随意者成数息法，设不成者脑盖发坏即取命终。如是学人经十二年，或有成有不成者。复次行人分别思惟不净观，往至城外丘旷塚间，观死人尸骸谛熟分别，此尸我形有何差别？复还至精舍或坐床或敷坐具，或复露坐，内自思惟：「经忆塚间死尸暴露，我身与彼等无差别。」如是经历过十二年，有得定者不得定者。是故说，出息入息念也。具满谛思惟者，夫人定意善察分别，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，是故说，具满谛思惟也。从初竟通利者，昼夜孜孜初不懈息，数缺则从一始；是通利，不受六情染外尘垢。是故说，从初竟通利也。按如佛

所说者，如来所以遗十二部经，剖判要义，皆为后生未开悟者，众智自在除去希望，是故说，按如佛所说也。

是则照世间， 如云解日现，
起止学思惟， 坐卧不废忘。

是则照世间者，犹如秋时明月无有五蔽，在众星中光明独照，此亦如是，得安般定者，在众修行人中，威神独显颜貌光曜无与等者，是故说，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日现也。起止学思惟者，以得安般定意，身意铿然不动，不为外邪所沮，心亦如是，不随外尘兴于邪念，是故说，起止学思惟。坐卧不废忘者，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，亦常思惟，若坐若卧终日学习初不暂舍，是故说，坐卧不废忘也。

比丘立是念， 前利后则好，
始得终必胜， 誓不覩生死。

比丘立是念者，所谓比丘，永息万想意不驰骋，执志牢固端摄诸情意，常在定不求余念，是故说，比丘立是念也。前利后则好者，先得安般数息禅定，后能越次取证超过三界，身中诸结永尽无余，净如真金永无微翳，是故说，前利后则好也。始得终必胜者，已具知断化缘已遍，已身度有更不受当来形，是故说，始得终必胜，誓不覩生死也。

若见身所住， 六更以为最，
息心常一意， 便自致泥洹。

若见身所住者，比丘比丘尼及新学者男弥女尼、优婆塞优婆夷、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，执志坚固趣道不难，是故说，若见身所住也。六更以为最者，闭塞诸根，眼耳鼻口身意诸根澄净不乱，守护六情不受诸见，是故说，六更以为最也。息心常一意者，彼修行人数出入息观诸毛孔，一一分别终无错谬，犹如明眼之士于明镜中自覩面像，是故说，息心常一意也。便自致泥洹者，断诸使流永离世俗，便逮泥洹不动不变，无复往还染着诸界，是故说，便自致泥洹。

以有是诸念， 自身常建行，
若其不如是， 终不得意行。

以有是诸念，自身常建行者，如彼执行之人，昼夜精勤意不迷误进前求道，如遭劫烧救护头燃，初中竟夜亦不废忘，是故说，以有是诸念，自身常建行也。若其不如是，终不得意行者，生死长远亦无端绪，解知泥洹已离三界过去未来现在，是故说，若其不如是，终不得意行也。

是随本行者， 如是度爱劳，
若能寤意念， 解脱一心乐。

是随本行者，初入道者，或时先教安般守意，或时先教不净观，须观彼行者心之好乐，是故说，是随本行者也。如是度爱劳者，爱为病根难掘难拔。何以故？爱难掘、爱难拔，犹此爱本涉历生死遍满三界，增益四生回趣五道，谁能觉者？唯黠慧之士，乃能觉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恼？是故说，如是度爱劳也。

若能寤意念， 解脱一心乐，
应时等行法， 是度老死地。

若能寤意念者，彼修行者，系意在明不敢睡寤，成诸道果要由觉悟，不从睡寐而得道也，虽复觉寤，系意不专不成道果，意既觉寤加心专正，便越三有至无余界。是故说，若能寤意念也。解脱一心乐者，彼修行人已得定意众德具足，不得定人不能具诸德行。昔有淫逸之人，意专女色不能去离觉寤，思女姿颜欲与言语交通，眠寐梦想容貌携手共游，时妇遇疾，骨消肉尽形骸独立。尔时彼家恒有知识道人往返，其妇白道人曰：「我今所患日夜困羸，将其意故欲陈我情，为可尔不？」时道人曰：「但说无苦，设有隐匿之事，我当覆藏不使彰露。」妇人白言：「我夫稟性淫欲偏多，昼夜役饶不容食息，由是生疾恐不自济。」时彼道人告妇人曰：「若汝夫主近汝身者，便以此语其夫曰：『须陀洹法礼应尔耶？』」后果如所言，夫主来近妇寻语曰：「夫为须陀洹道，为应尔耶？」夫闻妇言甚怀惭愧内自思惟：「我将不审是须陀洹乎？」即便息意在闲静处思惟校计，成斯陀含、阿那含果。自知己得道迹，便不复与女人从事。妇人问夫：「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与吾从事？」夫告妇曰：「吾审见汝已，何由复共往反？」妇语其夫：「汝言审见我，我有什么咎？我恒贞良不犯女礼，何以见骂乃至于斯？」妇人即集五亲宗族，告语之曰：「今我夫主意见踈薄，永息亲情不复交通，复见骂詈称言见我，今于众前便可说之。」夫言：「且止！须我引证乃得自明。」夫主还归彩画好瓶，成满粪秽牢盖其口，香华芬熏，还至彼众告其妇曰：「审爱我不？若爱

我者，可抱弄此瓶如爱我身。」妇随其语抱瓶翫弄意不舍离。夫主见妇已爱着此瓶，即打瓶破，臭秽流溢蛆虫现出，复语妇曰：「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？」妇答曰：「我宁取死，终不能近此破瓶，宁入火坑投于深水，高山自投于下，头足异处，终不能近此瓶。」夫告其妇：「前言见汝，正见此事耳。我观汝身剧于此瓶，从头至足分别思惟三十六物，有何可贪？」尔时复重说偈曰：

「勇者入定观， 身心所兴尘，
见已生秽恶， 如彼彩画瓶。」

是故说，解脱一心乐也。应时等行法者，夫修行人凭善知识，或诸天卫护外邪不入，求道甚易无所畏难。犹如远行之人迷失大道反从小径，惺寤之士告其人曰：「此非正道，时可变悔从彼正路。」时迷路者从其言教，还复大路安隐得归。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凭善知识获致正道，是故说，应时等行法也。是度老死地者，犹人涉路多诸恐惧，或遇虎狼盗贼，或遭奸邪恶鬼，或值道路险难侧身傍过，如此众难数百千变，复值水浆乏短，其人自念：「设道路有一难犹尚叵过，况复多险？」即自建意昼夜不息，得越彼难安隐得归大失财宝。彼修行人观察三界皆悉炽燃，欲得远离求无为道，是故说，是度老死地也。

比丘寤意念， 当令应是念，
都佻生死弃， 为能作苦际。

比丘寤意念者，昔有商客经过旷野，道路疲极竟夜眠睡，羣贼相率欲来劫夺。时彼虚空神天，于虚空中，以偈告商人曰：

「觉者谁为眠？ 眠者谁为觉？
谁知谁分别？ 见报如其义。」

尔时商客中有优婆塞，是佛五戒弟子，即报之曰：

「我觉我为眠， 我眠我为觉，
我知我分别， 欲知此是义。」

天复问曰：

「云何觉为眠？ 云何眠为觉？
云何知分别？ 吾欲闻此义。」

时，优婆塞即报天曰：

「觉圣八道者， 三佛之所演，
于彼觉寤法， 我为在眠寐。
不觉八道者， 三佛之所说，
于彼眠寤法， 我为在觉寤。」

「是谓神天，我觉我为眠，我眠我为觉，我知我分别，欲知是此义。」天复说曰：

「善哉觉为眠， 善哉眠为觉，
善哉知分别， 善哉闻此义。」

时优婆塞闻此义已即报天曰：「遭蒙天恩安隐得归。」天迷盗贼不知商人止顿处所，令诸贾客得度险路。是故说，比丘寤意念也。当令应是念者，彼修行人执意精勤，意之所愿无事不果，清净无瑕秽不行放逸，身着精进衣心怀慧明，愚痴闇冥无由得现，是故说，当令应是念也。都佻生死弃者，彼修行人复以方便断诸结使，缘着诸缚，弃重弃、剥重剥、打重打，去离生老病死，是故说，都佻生死弃也。为能作苦际者，于现法中越凡夫法，不处中般泥洹、生泥洹、行无行般泥洹、不上流究竟般泥洹，如斯学人于现法中般泥洹，舍此五泥洹。何以故？佛契经《杂阿含》所说：「我今比丘不说少许生分，下及弹指之顷，况复多乎？何以故？受生分苦，由是流转不免于苦。比丘当观犹如粪除，少许常臭况复多耶？是故比丘！当求方便断受生分永离三有。如是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，拔生根本无令滋蔓。」诸修行人闻佛所说，承受教诫，于现法中，拔其生本不复受，是故说，为能作苦际。

常当听微妙， 自觉寤其意，
能觉之为贤， 终始无所畏。

常当听微妙者，与人说法甚为难遇，具足诸根亦复难得，遭贤遇圣亿世乃值，世尊说曰：「吾昔积行亿百千劫时乃闻法，虽得闻法，分别义味复不可遭。」告诸来会专精一意听微妙法，是故说，常当听微妙也。自觉寤其意者，世尊在世与无央数百千之众，前后围遶而为说法。时有一人，于彼大众

眠寐睡彻于上。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：「何不觉寤听如来说法？方更睡寐惊动大众。汝何不观如来妙法？美于甘露除人万患。」其人闻已默然不对。是故说，自觉寤其意也。能觉之为贤者，觉此睡眠，犹天之与地亿千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，或有行人阴盖所蔽瞪懵着睡，诸天扶佐数来觉寤，伺命狂象蹋三善根苗，无常炽火烧生类根栽。人中尊者今日出现，普照三界无不蒙光，结使贼寇盗窃善财，如此众变不可称记，皆由睡眠不觉寤故。是故说，能觉之为贤也。终始无所畏者，夫人觉寤，万邪不能干，不但行道之人觉寤为贤，世凡夫人亦由觉寤成办众事，或时俗人于眠睡中忘失财货，怨家责主盗贼水火所见侵欺，或时行人瞪懵睡眠，应闻法时反更不闻，应成道果反更不获，应当诵习根义觉道，于睡眠中皆悉亡失。是故说，终始无所畏也。

以觉意得应， 日夜慕学行，
当解甘露要， 令诸漏得尽。

以觉意得应者，彼修行人校计思惟，昼夜叹誉觉寤之德，慢惰之人复自叹说睡眠之要，是故说，以觉寤其意得应也。日夜慕学行者，彼修行人，精勤自役昼夜不息，前后中间不失次第，是故说，日夜慕学行也。当解甘露要者，贤圣八品道，谓之甘露，灭尽泥洹，亦名甘露，彼修行人，习学贤圣八道进趣泥洹，离八不闲贪乐意欲，寂静淡泊无为无作，是故说当，学甘露要也。令诸漏得尽者，漏义云何？以何故名为漏义？答曰：「住义为漏义，渍为漏义、滂为漏义、增上为漏义、非人所持为漏义。」住为漏义者，欲界众生以何制住？答曰：「漏也。」色无色界众生以何制住？答曰：「漏也。」是故说住为漏义。云何渍为漏义？答曰：「犹如以水渍，谷萌芽得生。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以三有水，渍宿行本结使，萌芽得生，是谓渍为漏义也。滂为漏义者，犹如涌泉屋漏，深渠沟涧，母人慈重自然流溢，是名滂为漏义也。增上为漏义者，犹如人间共相尊贵，尊卑贵贱各有所在，上有明主，下民不得东西纵逸，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结使所制持，不能得离三界四生五趣，是谓增上为漏义。非人所持为漏义者，犹如人为非人所持，狂有所说，可避而不避，应离而不离，可持而不持，不可捉而捉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结使非人所持，狂有所说，是故说非人所持为漏义。能断此诸漏者，于人天独尊，意之所念必成不难，而获断智，拔苦根本至究竟处，不受当来有，得无生忍。是故说，能断此诸漏也。

夫人得善利， 乃来自归佛，
是故当昼夜， 一心当念佛。

夫人得善利者，世间利者，象马车乘国财妻息金银珍宝，车璩马瑙水精琉璃珊瑚琥珀，虽言是善利非真正利，欺惑世人由是致忿，亡国破家无不由之，不免地狱饿鬼畜生，能投命自归于如来所，便能得免地狱畜生之难。自归佛者，断有至无欲，越次取证，随三乘行各得其愿，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。若初发意志崇佛道者，复得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贤圣道，是谓三十七品。是故说，夫人得善利也。问曰：「何以故但说人得果证，不说天龙阿须伦阅叉鬼神耶？」答曰：「人道于诸趣最尊最妙，专心一意便能断漏尽结越次取证，人道堪受贤圣道教，故说人也。」乃来自归佛者，云何名为自归？何以故说自归？答曰：「救护为归义。复次，无畏为归义、脱难为归义。」是故说，乃来自归佛也。是故当昼夜，一心当念佛者，人心所念流驰万端，弹指之顷造行无量，昼夜所思无有停息，于中自拔回意向善，一心念佛永无众想，是故当昼夜一心念佛也。

夫人得善利， 乃来自归法，
是故当昼夜， 一心当念法。

所谓法者，灭尽泥洹，有恐惧者，令至无为；无恐惧者，取道有何难乎？有为法者，为生老病死所见逼迫，灭尽泥洹无生老病死者，是故说，夫人得善利，乃来自归法也。昼夜一心念法者，夫言法者，现在获佑除诸热恼，智者所习非愚所行，是故说，昼夜一心念法者也。

夫人得善利， 乃来自归众，
是故当昼夜， 一心念于众。

夫人得善利，乃来自归众者，问曰：「无畏为归义，于大众中有恐怖者，何以故说自归于众？」答曰：「或有大众，已离五难无复恐惧。云何五难？一为生难，二为老难，三为病难，四为死难，五为不乐众难。离此五难乃可自归。」云何名为众？诸有异众外道裸形，从一至十乃至无数，如来圣众在诸众中为尊最上。是故说，夫人得善利，乃来自归众，是故当昼夜，一心念众也。

能知自觉者， 是瞿昙弟子，
昼夜当念是， 一心归命佛。

能知自觉者，初自归法其义不定，今此念佛乃名为定，向佛牢固不可移转，是故说，能知自觉者。是瞿昙弟子者，如来出瞿昙姓，观察将来未然事故说

此义，于将来世当有众生，姓婆嗟无父母，忽然而生豪尊自贵在世自夸，如来欲止彼谤，故说瞿昙弟子也。昼夜当念是，一心念于佛，一心念佛者，邪恶鬼众不敢侵近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佛，一心念于佛也。

善觉自觉者， 是瞿昙弟子，
昼夜当念是， 一心念于法。

善觉自觉者，佛告诸比丘：「当自观察于诸法要，除去乱想。」是故说，善觉自觉者，是瞿昙弟子，昼夜当念是，一心念于法也。

善觉自觉者， 是瞿昙弟子，
昼夜当念是， 一心念于众。

善觉自觉者，佛告诸大众：「汝等皆见一切大众，以智而见非为无智，以观而观非为无观，亦知我众清静不清净。」是故说，善觉自觉者，是瞿昙弟子，昼夜当念是，一心念于众也。

念身念非常， 念戒布施德，
念天安般死， 昼夜当念是。

彼修行人，持戒完具清静无秽，犹如金刚不可沮坏，犹如须弥不可移动，是故说，念身念非常，念戒布施德，念天安般死，昼夜当念是。所谓念施者，施有二种：财施、结使施。结使施者名曰究竟，施不变悔。财物施者非至竟施，施已还悔。是故说念施也。所谓念天者，贤圣弟子昼夜念天，于此持戒得生彼处，习行功德不断信根，具众德本成就禁戒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天也。当念身者，常观此身成诸不净瑕秽充满，是故说，当念身也。至死亡念，亦复如是也。

善觉自觉者， 是瞿昙弟子，
昼夜当念是， 一心念不害。

善觉自觉者，是瞿昙弟子者，一切众生皆念其命，爱恋妻息贪着家业，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，乃称明智之士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一心念不害也。昼夜当念是，不起瞋恚者，夫人瞋恚多起乱想，心如剑戟难制难持，生恚者不获其果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不起瞋恚也。昼夜当念是，愿欲出家，不乐在家贪着五欲。彼修行人虽在家内，观欲如火意常厌患，昼夜思惟梦想出家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常念欲出家也。昼夜当念是，坐禅一意定，初学

三禅定为首，禅以摄意不兴结使，众想寂定念不流驰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坐禅一意也。昼夜当念是，念持不受尘，常乐寂静不处人间，羸衣恶食不着文饰，趣自支形自足修道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念持不受尘也。昼夜当念是，空不愿无想，恒观五阴身虚而不真不可恃怙，为变易法不得久停，计我无我况有身耶？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空不愿无想。昼夜当念是，去离愿求意，彼修行人，志求道德不自为己，亦不愿男相女形，亦不愿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去离愿求意也。昼夜当念是，习学无想心，学人得无想定，具足贤圣法律。问曰：「学人在诸地，不见有我无我。何以故不说具足贤圣法律，独说无想定耶？」答曰：「无想定者贤圣之奥室，入此室者不闻凡夫杂糅之行。」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习学无想心也。昼夜当念是，入室而思惟，彼修行人，初入行时学二思惟：一者断结，二者于现法而自娱乐。是故说，昼夜当念是，入定而思惟也。

善觉自觉者， 是瞿昙弟子，
昼夜当念是， 意乐泥洹乐。

所谓泥洹者，终始无忧，亦复不见起当有尽，永离众患亦无热恼，无求无想，无复五阴名色，不我有我不见名色，取要言之虚无想象。智者教习，是故说，善觉自觉者。是瞿昙弟子，昼夜当念是，意乐泥洹乐也。

◎

出曜经◎杂品第十七

当念自觉寤， 慎莫损其行，
行要修亦安， 不行行受报。

当念自觉寤者，夫人有施为，先当内思惟校计熟思。

善思而思行， 慎勿失其所，
虑不失所者， 失所怀痛忧。

是故说，当念自觉寤也。慎莫损其行者，夫人有所施为，事情已彰复还懈怠，不究其理不禅思惟，或时讽诵亦不通利，临欲试时舍众逃亡，是谓于学有损。习禅之人念不在定流驰万端，如彼猿猴舍一趣一，于贤圣法律乃有大累，是故先达之人教彼后生，卒成其道不使漏失，是故说，慎莫失其所也。虑不失所者，或有诵人日诵十千解义百千，昼夜讽诵不失上下文句，一一分

明理不远义，入禅之寂，天雷地震万响俱作不能动其神，是故说，虑不失所者也。失所怀痛忧者，行不专己俱兴嫉意自坠于渊，皆由行不正故，是故说，失所怀痛忧也。

人当求方便， 自致获财宝，
彼自观其义， 意愿即果之。

人当求方便者，世人多慕周旋四方，孜孜级级求救形命皆贪财货。诸比丘等复求方便，诵契经律阿毘昙及诸杂藏，坐禅比丘禅定入微，小七大七不失其次，耳锤法财已得功德增益其行，是故说，人当求方便，自致财宝也。彼自观其义，意愿即果之者，世人思惟，谁有富贵积财千万者，随所意念费耗财宝，学道之人，捐舍妻息去离荣宠，自知功德具满，分别义理问则能答。彼坐禅人复自观见禅定寂静，得六神通飞腾虚空，作十八变勇没自由，不信道者覩已则信，已信道者遂进不退，是故说，彼自观其义，意愿即果之也。

坐起求方便， 自求于定明，
如工练真金， 除去尘垢冥，
不为闇所蔽， 永离老死患。

坐起求方便，自求于定明者，所谓坐起者，诸疑结使是，人怀懈怠不究其业，彼懈怠人虽言起立与坐无异，精勤之人虽言坐卧与立无异，是故说，坐起求方便，自求于定明也。常当专意求于定，明光无尽无处不照，是故说，求于定明也。如工炼真金，除去尘垢冥者，彼大众中工师巧匠集在彼众，犹如尘垢物为尘所蔽，未被刈除遂增污秽。今此人心亦复如是，为淫怒痴垢所染，亦无精光不得照曜。是故说曰，如工练真金，除去尘垢冥也。不为闇所蔽，永离老死患者，彼修行人，刈治尘垢无诸结使，终不为生所屈、不为老所困、不为无常所召，是故说，不为暗所蔽，永离老死患。

不羞反羞， 羞反不羞， 不畏现畏，
畏现不畏， 生为邪见， 死入地狱。

不羞反羞者，或有行人年岁长大，不肯从小比丘承受教诫，小比丘所说随顺法教，长老羞耻内自思惟：「为少年比丘所授，极怀惭愧藏颜无处。」于彼不应起羞而羞，是故说，不羞反羞也。羞反不羞者，彼修行人，不诵习契经律阿毘昙及诸杂藏，虚受信施衣被饭食病瘦医药床褥卧具，是故说，羞反不羞也。不畏现畏者，灭尽泥洹淡然无为，反更畏之不亲其行，彼泥洹中无生

无老无病无死，亦复无天趣人趣地狱饿鬼畜生趣，反更畏之如所说。彼凡夫人未曾闻此，本无今无已无当无，亦无恐惧安隐，亦复无众害诸变，舍一切难，而更畏之，是故说曰，不畏而现畏也。畏现不畏者，五道生死淫怒痴炽然为火所烧，渐增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不可称说，亦不畏彼更着三有，是故说，畏现不畏也。生为邪见，所谓邪见者，可羞不羞不羞反羞，可畏不畏不畏反畏，此尽名为邪见。造邪见业，是谓生为邪见，死入恶道，作罪多者入恶道，作罪中者入畜生，作罪少者入饿鬼。是故说曰，邪见堕恶道。

人前为过， 后止不犯， 是照世间，
如月云消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彼时去国界不远有梵志子，名曰无害，常追逐师友，读梵志经典，所事师者耆旧长老，年过八十所纳妻妇，年幼少壮颜貌端正，女之礼节威仪备举，无害梵志子，亦复端正丈夫姿颜世无双比。时彼女人淫欲炽盛，即捉梵志子无害手，「吾敬卿德欲与情交，宜可尔不？」无害闻之，以手掩耳：「我宁丧命终不敢听。」女答之曰：「夫人饥渴给以饮食岂不笃意耶？我今淫火炽盛，须卿淫水灭之，岂不适我情耶？设当由汝丧我命根者，于此经典何用学为？」无害答曰：「我从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狱，岂不枉乎？」时彼无害自拙走出门外。时梵志妇蓬头乱发以土自垒，裂坏衣裳坐地[口*号]哭。长老梵志行还见之，问其妇曰：「谁取汝打扑乃尔？」妇答梵志：「是汝亲信弟子。」梵志闻已内自思惟：「吾今不宜彰露此事，彼人备闻害我不疑，当以权宜微以诱进，乃获其身断其命根。」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：「汝前后已来，所学呪术皆悉备具无有缺漏，然当选择良日祭祠诸神呪乃得行。左手援楯右手援剑，诣彼要道峻路，值人斩之，数满千人，而取一指如是成鬘，呪乃得行。」是时，弊魔复遣鸠盘荼鬼，卫护其人使得行恶，断绝人路无复行人，渐渐乃至阇梨违尼园中，人民丘旷举国被灾，又少一指不充其数。无害亲所生母每生此念：「吾子久在旷野，饥寒勤苦必然不疑。」时母送饷躬诣彼园，无害遥见便生此念：「吾受师训当办指鬘，今少一指不充其数。今值我母自来送饷，若我先食呪术不成，若我先杀母者当犯五逆罪。」梵志子应从佛得度，如来三达见彼无害兴五逆意杀母不疑。「若审尔者亿佛不救，吾今宜往拔济其苦，使母子俱全岂不善乎？」即化作比丘，手执应器视地而行，循彼径路直趣彼园，路侧行人诸牧牛者语曰：「沙门止止！莫从此路，前有暴贼，名曰指鬘，前后已来伤害人民不可称计，我等所忌不从此路。沙门单弱，傥为贼所害者不亦剧耶？」化人曰：「无苦，贼不害我，吾有禁呪足能制彼，使不害我。」转复前进遂欲至园。

指鬘遥见有比丘来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。「吾愿果矣。必成指鬘，又不害母，呪术成办。权停我母及此饷食，杀彼比丘然后能食。」执刀擎楯往逆比丘。无害素是壮士，走及奔马驰趣向佛；佛以神力令彼无害在地顿缩，佛地宽舒，如是疲极不能及佛。指鬘举声唤沙门曰：「止止沙门！吾欲问义。」比丘答曰：「吾自久住，卿自不住。」尔时指鬘以偈向比丘说曰：

「沙门行反言住， 我住反言不住，
沙门当说此义， 云何汝住我不住？」

尔时佛复以偈答曰：

「指鬘我已住， 无害一切人，
汝为凶暴人， 何不改罪过？」

广说如契经偈。尔时指鬘贼即以剑楯、头上指鬘投于深涧，叉手合掌向如来忏悔，复以偈赞曰：

◎出曜经卷第十七

出曜经卷第十八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杂品之二

◎「自归大圣雄， 欲觐尊沙门，
今欲自悔过， 久来所作罪。」

尔时世尊还现色相威神炳着，手执指鬘诣祇洹精舍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将此指鬘度为比丘。」即如佛教得为道人，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越。尔时城门里有一牝象，怀妊欲产不时得产。象主遥见比丘来即起迎逆。「比丘若能使象时产者，可得入城乞；不能使象产者，不得入城分越。」比丘答曰：「吾先不诵此呪，且小停住，须吾还至世尊所受诵神呪，还当呪之使得产。」时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白世尊曰：「向者入城分越，值城门里有象欲产，责我呪术，象得产者然后得乞。唯愿世尊愿受神呪，使象得产使得分

越。」佛告指鬘：「汝往彼所当以此言呪之：『今至诚呪，自生以来初不杀生。』持是至诚语使象得产无他。」尔时鸯掘魔从佛受呪术，即往呪象安隐得产。时诸人民皆称：「善哉！世间乃有此奇怪之事。此指鬘前后杀生不可称计，今方自呪从生以来初不杀生，持是至诚语使象得产无他。」便得入城，街巷人民见指鬘来，其中或父母兄弟妻息为指鬘所杀者，皆前报怨，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极使牢熟，破头伤体裂坏衣被，钵盂亦破，即走出城竟不乞食。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自说缘本，佛知其意指鬘受缘报何其速哉？尔时世尊渐与说法，即于坐上得须陀洹果乃至罗汉六通清彻。

尔时波斯匿王，即集四种兵，马兵象兵车兵步兵，欲往诣彼园与鸯掘魔共鬪。出舍卫城中，道闻行人说，鸯掘魔大贼受如来教得为比丘，即停兵众入祇洹精舍，与如来相见。尔时世尊知王当来，即以神足隐鸯掘魔形使不显露。时，王波斯匿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，尔时世尊即知而问曰：

「王严备战具集四种兵，为欲何至？」王白佛言：「界内有贼，名鸯掘魔，依嶮作贼暴虐无道，故集兵众欲往攻伐。中路闻人说：『鸯掘魔受佛来化得为道次。』不审其人今为所在？」佛知王意即摄神足，使王见鸯掘魔。王见恐惧面投于地，诸臣扶起以水洒之。佛告王曰：「是王大幸遇此小恐，其人已得阿罗汉果。设当王诣彼深园见其本形，头戴指鬘人血涂体，身执利剑颜色隆怒，王当见者心肝摧碎即丧命根。」王白佛言：「如来今日未降者降、未度者度，云何世尊！其人乃杀无央数人，云何得成罗汉果？」佛言：「无苦，行有前后、有熟不熟、有初有终。」尔时世尊观宿因缘，便于大众而说斯颂：

「人前为恶， 以善灭之， 是照世间，
如月云消。」

人前为恶以善灭之者，如彼指鬘，杀害无数千人，以贤圣八品道而灭其恶，诸恶已尽永无根本，究竟清净得不起法。是故说，人前为恶，以善灭之也。是照世间，如月云消者，世间者其义有三：一名众生世，二名器世，三名阴世。犹如秋月众星围绕，于中独明光照远近，弊恶比丘诸恶已尽，修清净行，便于大众广有济度。是故说，是照世间，如月云消也。

人前为恶， 以善灭之， 世间爱着，
念空其义。

人前为恶，以善灭之者，夫作恶皆由爱着，彼梵志妻兴恶向无害，皆由爱心。是故说，人前为恶，以善灭之也。世间爱着，念空其义者，爱心深固流转三界，受四生分回趣五道，皆由爱着不能舍离，行人分别虚而不真，知皆空寂不可恃怙，是故说，世间爱着，念空其义也。

少壮舍家， 盛修佛教， 是照世间，
如月云消。

佛契经说：「因象师喻，时象师教训少壮象，乐于旷野不被调御，即于旷野命终，复有中象不被调御，于彼取命终。少壮比丘此亦如是，不被教训而取命终，长老比丘不被教训而取命终。」比丘当知此亦如是，少壮象调御而取命终，中年象被调御而取命终，少壮比丘被教训而取命终，长老比丘被教训得贤圣法而取命终。少壮比丘盛修佛教，无所漏失具足佛法。云何为具足？越次取证成无上果，是故说，少壮舍家，盛修佛教也。是照世间，如月云消者，犹如秋月光明远照也。

少壮舍家， 盛修佛教， 世间爱着，
念空其义。

少壮舍家者，欲断爱着，诸天、阿须伦所见敬侍，加留罗、干沓和等皆悉承事供养，是故说，世间爱着，念空其义也。

生不施恼， 死而不戚， 是见道悍，
应中勿忧。

生不施恼，死而不戚者，自生以来不杀盗淫嫉，不犯诸邪，临命终时，神识澄静亦不惊惧，亦复不见地狱畜生饿鬼，不见弊恶鬼，但见吉祥瑞应，是故说，生不施恼，死而不戚也。是见道悍，应中勿忧者，彼见谛人已离五难，虽在忧戚之间淡然无为，亦不悲号哭泣生诸众恼，是故说，是见道悍，应中勿忧也。

生不施恼， 死而不戚， 是见道悍，
在亲独明。

生不施恼，死而不戚者，自生已来，不由父母兄弟宗亲五族而行恶法也，是故说，在亲而独明。

断浊黑法， 学惟清白， 渡渊不反，
弃猗行止， 不复染乐， 欲断无忧。

断浊黑法者，云何名为浊黑法？答曰：「一切诸使缚结尘垢，一切诸不善法退堕法、诸染着生死者，当断已断永断。」是故说，断浊黑法也。学惟清白者，云何名曰清白法？答曰：「意止、意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意、八正道，三十七品，正使有法离于生死得出要者，亦名清白法。」是故说，学惟清白也。渡渊不反者，何以故名为渊？所谓渊者，流在界趣转增生死，由此渊故流转生死不可称记，堕三涂八难，是故世尊说，当灭四渊求无上道。是故说，渡渊不反也。弃猗行止者，云何为猗？所谓猗者，猗欲不善法，是故如来说，弃猗无着乃谓真行。是故说，弃猗行止也。不复染乐者，不染五乐，亲近贤圣终不舍离，是故说，不复乐也。欲断无忧者，夫人不至于无为，皆由有欲，染着女色兴意思想，念彼色貌发毛爪齿肥白端正；行人执意除去彼念，欲想便息不复炽然。是故说，欲断无忧也。

爱欲意为田， 淫怒痴为种，
故施度世者， 得福无有量。

爱欲意为田者，犹如荒田秽地不数修治，菅草竞生伤害良苗，谷子不滋时不丰熟，人染着爱欲亦如是，是故说，爱欲意为田也。淫怒痴为种者，夫行人习行常自观察，若人种德，为施何处而获果报？答曰：「施无空入者少，施空入者多。」云何施无空入者少？答曰：「诸在外道异学及裸形梵志尼干子等，愚人好施于中望福，于十六分而不获一。」犹如秽田伤害善苗，秽行梵志伤害善根，为淫怒痴所覆不生道果。是故说，淫怒痴为种，故施度世者也。得福无有量者，叹说如来圣众施福之报，于大众之中有断欲人，所施虽少获福无量，所得果报不可称计，是故说，故施度世者，得福无有量。

犹如秽恶田， 瞋恚滋蔓生，
是故当离恚， 施报无有量。

犹如秽恶田，瞋恚滋蔓生者，何以故名为秽恶？所以名秽恶者，亦自毁已复毁他人。所以自毁者，瞋恚炽盛颜色变易本性改异，是谓自毁。复毁他人者，瞋恚炽盛毁损他人，乃至失其命根。是故说，犹如秽恶田，瞋恚滋蔓生也。是故当离恚，施报无有量者，人不怀恚后受恚报，人由瞋恚亡国破家，皆由瞋恚，仁施福德施无恚者，获福无量，是故说，当离恚施，报无量也。

犹如秽恶田， 愚痴秽恶生，
是故当离愚， 获报无有量。

犹如秽恶田，愚痴秽恶生者，犹彼盲人目不覩高原平地，亦不见善色恶色青黄赤白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以无明闇法而自缠络，不覩四谛善不善法，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。外道异学及诸梵志，痴所覆盖不识道真。如来圣众，永无此患。是故说，犹如秽恶田，愚痴滋蔓生也。是故当离愚，获福无有量者，彼修行人欲求无愚者，当从何求？答曰：「当从如来圣众求。何以故？已其圣众观察本末，若大若小若好若丑，分别四谛眼明智觉毫厘不失，施彼如来圣众无有愚痴者，获报无量也。」是故说，当离痴施，报无有量也。

犹如秽恶田， 憍慢滋蔓生，
是故当离慢， 获报无有量。

犹如秽恶田，憍慢滋蔓生者，外道异学憍慢最甚，是故如来说偈曰：「婆罗门憍慢滋多，从今世命终，当生六趣中，鸡猪狗狼驴五泥犁六，施彼人者不获其报。」是故说，犹如秽恶田，憍慢为滋多也。是故当离慢，获报无有量者，于如来大法中除去憍慢，或时着衣持钵入村乞食，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，身被宝衣价直百千，若诣他舍倚门侍立不敢入舍。侮慢比丘亦复如是，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，御心调意如执利剑，手执钵盂如世穷人，阎浮利人以发为饰，我沙门便取剃之，阎浮利人衣裳多贪，白净沙门染污为色，阎浮利人诸犯罪者逐着深山，沙门山藪为家，无欲之人执行如是，况得向果者心可移乎？是故说，当离憍慢，获报无有量也。

犹如秽恶田， 贪欲为滋蔓，
是故当离贪， 获报无有量。

犹如秽恶田，贪欲为滋蔓者，人怀慳贪至死不改，或由慳贪伤天命根，是故智者去离慳贪，是故说，犹如秽恶田，贪欲为滋蔓，是故当离贪，获报无有量也。

六增上王， 染为染首， 无染则离，
染者谓愚。

六增上王者，所谓王者何者是？曰意也。以次数者则名六，逆数者亦为六。增上者，意动则五随走作五情，设使诸入尽意所造。如佛契经说，犹如五根

各各有境界，不相错涉亦不相侵。意者至此五处最为原首，侵彼五界，设使五情不得停住，于五事中最胜最妙，是故名为王。是故说，六为增上王也。染为染首者，云何为染？所谓染者，染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，染为染首。无染则离者，云何名无染？所谓无染者阿罗汉是。虽言须陀洹诸尘垢尽得法眼净，不永得净；罗汉者永已得净，是故说，无染则离也。染者谓愚，愚人所习习，着色香味细滑法，应思惟者然不思惟，不应思惟者反更思惟，是故说，染者谓愚也。

骨干以为城， 肉血而涂之，
根门尽开张， 结贼得纵逸。

骨干以为城，肉血而涂之者，所谓城者，以五阴身为墙，骨干垣壁以血染之，若当以内物现露于外者，便生恶露观，不染着身，兴不可乐想，以其皮肤覆骨庄严为形，智者观察无一可贪，是故说，骨干以为城，肉血而涂之。根门尽开张，结贼得纵逸者，眼根开张受于外色，曰谁开乎？答曰：「由不思惟，故使结贼得入却善根财货。」耳鼻口身心亦复如是，意根开张结贼得入，是故说，根门得开张，结贼得纵逸也。

有缘则增苦， 观彼三因缚，
灭之由贤众， 不从外愚除。

有缘则增苦者，前有因缘后生增苦，前无因缘苦何由生？犹如泉源出水成江河，此亦如是，因前有缘则有苦际，渐渐增长至四百四患，是故说，有缘则增苦也。观彼三因缚者，犹如遇事人闭在作坊役使不住，此亦如是，五盛阴身以结使为缚，忧愁苦恼役使心识不得停住，复当经历四百四病，是故说，观彼三因缚也。灭之由贤众者，夫欲信施当诣大众，施少获福多，犹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敌摧败彼众，乃名勇健，加得赏赐过出众人。如来贤众亦复如是，如海纳万川不拒细流，有来供养者不存用喜，不供养者亦不忧戚，是故说，灭之由贤众也。不从外愚除者，世愚惑人颠倒来久计着吾我，着五阴身计为实身，犹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，曾不被结使缚者而造其行，为外尘所染，是故说，不从外愚除也。何以故名为杂？所以言杂者，偈义种种演说不同，余偈单义不与此同，是故说杂也(杂品第十七竟)。

出曜经水品第十八

心净得念， 无所贪乐， 已度痴渊，
如鴈弃池。

心净得念，无所贪乐者，系心于净，恒求巧便欲得出要，观此生死如幻如化，常怀恐惧心如炽火，是故说，心净得念，无所贪乐也。如鴈弃池者，知彼池水多诸畏惧，又为猎者数来惊怖，鸟即弃池高翔避此众难，是故说，如鴈弃池也。已度痴渊者，痴渊所蔽入骨彻髓，便求方便永灭无余，是故说，已度痴渊也。

譬如鴈鸟，从空暂下，求出恶道，至无为处。譬如鴈鸟者，畏诸众鸟飞在虚空，避此诸难自求无为，是故说，譬如鴈鸟也。从空暂下者，身能飞行远近无碍，去危就安，是故说，从空暂下也。求出恶道，到无为处也。贤圣弟子如来等正觉，为人除恶求出恶道，修于善业离一保证，是故说，求离恶道，至无为处也。亦名灭尽泥洹，无生灭着断，恒不变易亦不磨灭，彼得定修行人，为老病所逼，四百四病恒切己身，厌患四大身，舍五阴形，入无为处。

不修梵行， 少不积财， 愚者睡眠，
守故不造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，将侍者阿难，见阎浮界二人耆老，形变色衰偻步而行，见已世尊便笑。尔时阿难更整衣服，右膝着地长跪叉手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笑必有以，愿说其意。」尔时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颇见此二耆旧长老不？形变色衰。若此二人，于此舍卫国从少积财者，于舍卫国第一豪富；若当舍妻子弃捐居业，出家学道，即成阿罗汉。若小积财至足今日，于此舍卫城里，复在第二家；若出家学道，得阿那含果。此二人若在中年，积财至今日足，在第三家；若出家学道者，得斯陀含果。愍此二人违前所愿，舍本随末，饥寒勤苦万患并至。」尔时世尊观察此义，为后众生敷演大明，在于大众而说斯偈。

不修梵行， 少不积财， 如鹤在池，
守故何益？

犹如老鹤伺立池边，望鱼上岸乃取食之，终日役思不果其愿，用意不息自致亡躯。老有老法壮有壮力，鹤以老法行于壮力终日不果，但念少壮捕鱼，不觉耆年已至。今此耆年长老亦复如是，自念力壮，歌舞戏笑博弈戏乐，不虑

今日，年迈耆艾抱膝蹲踞。忆彼所更不行老法，但念少壮欺诈万端，是故说，如鹤在池，守故何益。

莫轻小恶， 以为无殃， 水涸虽微，
渐盈大器， 凡罪充满， 从小积成。

莫轻小恶，以为无殃者，人为恶行虽小不可轻，蚊虻虽小螫啮人身，毒遍其身以丧命根，毒药虽微人来得食见毒便死。此亦如是，为恶虽小妨人正行，不至究竟不虑于后当受其报，日复一日不肯改更，不念远离恶遂滋长，是故说，莫轻小恶，以为无殃也。水涸虽微，渐盈大器者，犹如大器仰承水漏，涸涸相寻溢满其器，是故说，水涸虽微，渐盈大器也。凡罪充满，从小积成者，愚人习行从小至大，日日翫习不觉殃至，是故说，凡罪充满，从小积成。

莫轻小善， 以为无福， 水涸虽微，
渐盈大器， 凡福充满， 从纤纤积。

莫轻小善，以为无福者，如有善人诣彼塔寺礼拜求福，或上明燃灯烧香扫洒，作倡伎乐悬缯幡盖，从一钱始，复劝前人使发施心，一抔已上供养圣众，或以杨枝净水供给清淨，或脂灯续明。如此小小亦不可轻，依彼心识获报无量，如然一灯除舍闇冥，不知冥之踪迹，如烧极微妙香，尽除臭秽不知所在，利剑虽小能断毒树。此亦如是，善行虽微能除重罪，往来人天不更苦恼，从此适彼受福无量现在可知，涸涸不绝遂满大器，勇者行福渐渐成就。是故说，凡福充满，从纤纤积。

犹如人渡河， 缚筏而牢固，
彼谓渡不渡， 聪叡乃谓渡。

缚筏而牢固者，犹彼众生欲渡深渊，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，或浮瓠或载小船，或草木为筏，皆得至岸而无罣碍。是故说，犹如人渡河，缚筏而牢固也。彼谓渡不渡者，谓爱渊犹如深渊流出成河，弥满世界流向三界，趣四生遍五道，复流至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是故说，彼谓渡不渡也。聪叡乃谓渡者，所谓聪叡者佛辟支佛是，虽渡世渊不足为奇。何以故？世渊无尽，渡爱欲渊者，乃谓为奇。是故说，聪叡乃谓渡也。

佛世尊已渡，梵志渡彼岸，比丘入渊浴，声闻缚牢筏。昔有两师大梵志，造立波罗利弗多罗大城，功夫已举庄饰成办，便请佛及众僧入城供养。未与诸门立号，梵志内心作是念：「若沙门瞿昙从所门出，当名为瞿昙门，若复如来渡恒伽水，当名彼渡为瞿昙渡。」尔时梵志复生是念：「不审如来为欲载筏渡，腰船浮瓠小船为载河渡？」尔时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，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，在彼岸立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，而说此偈：

「佛世尊已渡， 梵志渡彼岸，
比丘入渊浴， 声闻缚牢筏。」

说此偈已各还精舍。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是泉何用？ 永恒停满， 拔爱根本，
复欲何望？

是泉何用，永恒停满者，三有者假谓为泉，爱亦名为泉，永恒停满，一切诸结皆集爱泉，是故说，是泉何用，永恒停满也。拔爱根本，复欲何望者，行人以能拔爱根本无复生死，犹如毒树究尽其根，无复出生亦无枝叶，爱亦如是，无复枝叶拔其根本，复欲何望者？更不受有更不复生，是故说，复欲何望也。

水人调船， 弓师调角， 巧匠调木，
智人调身。

水人调船者，治牢固[掌*支]，治诸孔不使漏水，使众生类从此岸得至彼岸；弓匠修治筋角调和得所，火炙筋被用不知折。是故说，水人调船，弓师调角也。巧匠调木者，墨缕拼直高下齐平，意欲造立宫室成就，是故说，巧匠调木。智者调身者，恒以正教不毁法律，寻求义味，求上人法，是故说，智者调身也。

犹如深泉， 表里清彻， 闻法如是，
智者欢喜。

犹如深泉，表里清彻者，所以说偈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或有深泉不清恒浊，或复有泉深而且清，于彼自照面像悉现，是故说，犹如深泉，表里清彻也。闻法如是，智者欢喜者，昔有国王，厌患世典疲倦俗业，往至塔寺欲听正法。时象力比丘得阿罗汉道，当次说法。时彼国王以巾覆头，脚着履屣入众

听法。罗汉比丘告彼王曰：「昔佛有制，不得为着屣者说法。」王内恚隆盛即脱履屣。罗汉比丘复告王曰：「昔佛如来亦说此限，不得与覆头者说法。」王闻是语遂兴瞋恚，内自思惟：「咄今为此比丘所辱，此比丘故当见我头白秃，故欲辱我耳；若此比丘说法不入我耳者，当取斫头。」尔时国王即却头覆，「沙门速为我说法。」比丘报曰：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亦说此教，不得为瞋恚者说法。王今瞋恚，何由得说法？王当正意听说譬喻。犹如浊泉涌沸不停，王今如是，心意倒错何由闻法？」尔时国王内自惭愧，即兴敬心：「此比丘必是圣人，乃能玄鉴通达人心。」即从坐起右膝着地头面礼足，白比丘言：「唯愿圣尊与我说法，使此秽形永蒙荫覆。」王即就坐欲得闻法。尔时比丘便以此偈，向王说曰：

「犹如深泉， 表里清彻， 闻法如是，
智者欢喜。」

尔时比丘重与王说法，令彼王心欢喜踊跃，道根信心而不倾动。是故说，闻法如是，智者欢喜也。

忍心如地， 不动如安明，
澄如清泉， 智者无乱。

忍心如地者，犹如此地亦受于净亦受不净，地亦不作是念：「我当舍是受是。」智者执行亦复如是，若人叹誉不以为欢，有毁辱者不怀忧戚，见善不喜闻恶不怒。是故说，忍心如地也。不动如安明者，犹如安明独处众山，不为暴风所倾动。贤圣之人亦复如是，不为阙四事心有增减，是故说，不动如安明也。澄静如清泉，智者无乱者，犹如澄静泉表里清彻，不为小流所娆浊，智者如是，内既无非外奸不入，心如金刚不可沮坏，是故说，犹如澄泉，智者不乱也(水品第十八竟)。

出曜经卷第十八

出曜经卷第十九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华品第十九

孰能择地， 舍鉴取天， 唯说法句，
如择善华。

如来所以演此偈者，欲以生言致难，然无能致诘者。佛还自说，孰能择地，舍鉴取天，唯说法句，如择善华。佛以偈报曰：

「学者择地， 舍鉴取天， 善说法句，
能采德华。」

学者择地者，所谓向阿罗汉。云何名为地？所谓地者，爱种是也。学者执信择选善地，除爱根本自致成道，是故说，学者择地也。舍鉴取天者，学人修行，从此世间上至诸天，披求爱本永断无余，天龙鬼神八部将军，其有爱者皆能除断，是故说，舍鉴取天也。善说法句，能采德华者，句身味身分别义理一一剖判，以无碍智解诸缚着，犹如学人采致众华以为鬘饰，卖既得价，观者无厌，善说法句亦复如是，敷演玄微广采众妙，是故善说法句也。

断林勿断树， 林中多生惧，
断林灭林名， 无林谓比丘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众说法，前后围绕。时有一人，信心坚固，舍家妻子捐弃五亲，出家学道求为沙门。尔时彼人在大众中，心念宿旧五欲自娱，忆女颜貌如现目前，阴便动起；心怀惭愧，即诣静处以刀断之，血流溢出迷闷不自觉知。尔时世尊告大众曰：「汝等观此愚人，应获而不获，不断而便断之。夫欲断者，当断结使诸缚，何乃断此形相？」由是如来频说三偈：

「断林勿断树， 林中多生惧， 未断林顷，
增人缚着。 断林勿断树， 林中多生惧，
心缚无解， 如犊恋母。」

未断林顷，增人缚着，未断结使缚着诸想，心使流驰不能专一，是故说，未断林顷，增人缚着也。心缚无解者，如苦行人常乐山藪，所以然者，皆由彼山得成道故，是故说，心缚无解。犹犊恋母者，犹如新生犊子，其心终不离母，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众结未尽为狐疑所追逐，是故说，如犊恋母也。

当自断恋， 如秋池华， 息迹受教，
佛说泥洹。

当自断恋，如秋池华者，爱之染神病无端绪，犹如莲华色鲜且好，其有见者莫不爱乐，及秋华萎，人心皆离不复贪乐，是故说，当自断恋，如秋池华。息迹受教者，息迹者贤圣人，受正教诫初无差违，善法日增恶法日退。何以故？以佛说泥洹乐，泥洹中无苦恼众患切身，是故说，佛说泥洹乐也。

如彼可意华， 色好而无香，
工言华如是， 无果不得报。

尔时世尊愍彼群生，欲演法教故说斯偈，夫说法人，上中下善义理深邃，言行自违不获其报，是故世尊说不得其果。如来所以说此偈者，欲训后弟子，欲令师教严切，现弟子义承受教诫，或时弟子不堪教戒，是故说，如彼可意华，色好而无香，工言善如是，无果不得报也。

如彼可意华， 色好而香洁，
工言善如是， 必得其果报。

尔时世尊为诸人前，频而说斯法，彼说法人声响清彻言无忌难，为众生说法上中下善，义味具足，净修梵行义理深邃，智者分别，已行专正训彼亦尔，皆顺于法不违义理，世尊说具得果报，是故说，如彼可意华，色好形香洁，工言善如是，必得其果报也。

如蜂集华， 不扰色香， 但取味去，
仁入聚然。

尔时世尊，为分越比丘而说斯偈，彼与食人与处求观，见前人善色恶色若好若丑，见彼容姿熟视不离，见彼不端正者目不视之，闻彼香者以鼻嗅之，见彼秽者背而舍之，忆彼善色善香，还至房中昼夜思想。尔时世尊观见比丘心各如是，佛告比丘：「汝等何不如蜂采华？但取味去不扰色香。汝比丘！善香恶香善色恶色若好若丑，何所加益？大家小家饶财贫贱，汝等如心便负彼人。如仁所行，何不如是行？」是故说，如蜂集华，不扰色香，但取味去，仁入聚然也。多作宝华，结步瑶琦者，如彼工巧华鬘弟子，多集众华作华鬘，价以自存活。诸比丘见彼所行，便自造未曾有鬘，世尊说：「各造华鬘，汝等如是。正是行时，造无数行乃得人身，何不作福德而自修习布施思惟教诫，精进修戒持净梵行？」是故说，多作宝华，结步瑶琦，广积德者，所生转好也。

愚诵千章， 不解一句， 智解一句，
即解百义。

愚诵千章，不解一句者，愚者无智无行无见无眼不修闻，但有浅智羸智，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，是故说，愚诵千章，不解一句也。智解一句，即解百义者，智者有眼有见能细思惟，彼一义围遶义如此，法应尔不应尔，是故说，智解一句，即解百义也。

犹如雨时华， 萌芽始欲敷，
淫怒痴如是， 比丘得解脱。

犹如雨时华，萌芽始欲生者，犹如雨时天华得敷开亦不减，华叶堕落芽生益好，是故说，犹如雨时华，萌芽始欲敷。淫怒痴如是，比丘得解脱者，「汝等比丘，不畏王故作道人，不畏贼故作道人，不畏责故作道人，不畏病故作道人，不畏役故作道人。汝等所以作道人者，患厌世苦作道人，欲离生老病死故作道人，为尔不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「汝等何不思惟去淫怒痴？远离结使不与从事，当吐当除当灭当获。何等当获二业？自为己、为他人。自为己者，以善熏身，为他人者，若受人信施，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，则无有损。」是故说，淫怒痴如是，比丘得解脱也。

如作田沟， 近于大道， 中生莲华，
香洁可意。

如作田沟，近于大道者，所谓田沟者，不净秽恶尽顺其中，人见患之不肯亲近，行则避之目不欲视，是故说，如作田沟，近于大道也。中生莲华，香洁可意者，色成就香成就，人见欢喜当作是意，不问其地但观其华。「云何于此处乃生极妙华？甚为奇特世之希有。」是故说，中生莲华，香洁可意也。

有生死然， 凡夫处边， 慧者乐出，
为佛弟子。

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一日一夜六时观察，颇有众生应从佛度，反更坠他凡夫地，则于佛法有大阙减。以天眼见舍卫城里，有一旃陀罗儿。客除粪以自存命。尔时世尊，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，以次渐渐至彼旃陀罗家。时客除粪者，遥见世尊来，内怀惭耻，即避世尊更诣余巷，如来忽然复往逆之。其人自念：「吾担粪秽臭恶不净，今日何由得覩世尊？」

复欲避走，诣一泽地，索断瓶破秽污净地，恐地主瞋意欲驰走。佛遥唤曰：「吾今故为汝来，复欲何趣？」其人报曰：「身体秽污，不敢亲近尊颜，是故欲避之耳。尊今当知，早丧父母，五亲凋落无有妻息，孤穷单立，客除粪以自存活。不审世尊何所教诫？乃能慈愍与罪人共语。」尔时世尊告曰：「汝随我来，欲度卿为沙门。」其人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地狱饿鬼畜生亦得为道乎？」尔时世尊告彼人曰：「吾今永世以来修无数行求成佛道，正为罪苦人耳。」尔时世尊即以神力，手执其人上升虚空，往至恒水侧沐浴彼人身体香洁，复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，勅诸比丘：「将此人度为沙门。」受教即度为沙门。其人已得为道，内自思惟：「吾出寒贱，幸有微福得染道味，今不自求求于道者，后堕凡细复剧于今。」即自劝励精勤日新，未经旬日便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六通清彻涌没自由，即诣一大方石，当中央坐补纳故衣。

尔时王波斯匿，闻佛度旃陀罗儿客除粪者，王自思惟：「佛出释种豪族姓家，左右弟子皆出四姓，长者种婆罗门种刹利种，来入宫室受人供养信施，五体投地接足而礼；今闻如来度旃陀罗种，我等云何屈伏礼敬？吾今当往责数如来。」王自严驾出诣如来所，未到之顷，见一比丘坐大方石补纳故衣，有五百净居天围遶礼覲。王直前语比丘曰：「今烦比丘往白世尊：『王波斯匿在外，欲覲世尊。』」比丘闻已即没入石中，从如来精舍地中出，前白佛言：「王波斯匿在外欲见世尊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汝今还从此地入，从彼石出，告王曰：『宜知是时。』」即如佛教，从石涌出告语王曰：「如来有教，大王宜知是时。」波斯匿王复作是念：「我今所以来者，欲问彼除粪人，今且舍置，先问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刚鞭石里涌没自由？亦当问此比丘为是何人？」尔时波斯匿王，即除王饰前至佛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，须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向者比丘为名何等？乃能有此神力，石里往反无有罣碍。」佛告王曰：「此是客除粪人，今有神力如是。」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便说二偈：「犹如秽污恶地田沟深坑，生香洁莲华。云何大王！有目之士当取此华不乎？」王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华极香洁当取庄饰，秽污当观如母胎，于彼胎中生功德华。」时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彼人快得善利，蒙圣垂教得在道次，既得为道，神足变化不可思议。自今以始，终身请此比丘供养，四事不阙。」是故说，慧者乐出家，为佛弟子。

如有采华， 专意不散， 村睡水漂，
为死所牵。

如有采华，专意不散者，昔有众多人在野采华，采择妙者竞取好者，是故说，如有采花，专意不散也。村睡水漂，为死所牵者，时彼人民采华疲倦归家睡眠，客水暴溢尽漂杀之，是故说，村睡水漂，为死所牵也。

如有采华， 专意不散， 欲意无厌，
为穷所困。

如有采华，专意不散者，是时人民采致妙华，竞取好者奔趣东西，要获妙香以用欢庆，是故说，如有采华，专意不散也。欲意无厌，为穷所困者，所以采取华者，欲以五欲自娱快自纵恣，莫知来变不观未然，来变进趣死日逼至乃知为困，是故说，欲意无厌，为穷所困也。

如有采华， 专意不散， 未获财业，
为穷所困。

如有采华，专意不散者，是时人民穷俭多乏，采华往卖用自存济，是故说，如有采华，专意不散也。未获财业，为穷所困者，其人殷懃所在求财，不称其愿不充悵望，便为穷所逼，舍此形当更受身，皆由无虑故舍形受形，是故说，未获财业，为穷所困也。

观身如坏， 幻法野马， 断魔华敷，
不覩死王。

观身如坏者，犹彼坏器危脆不牢必当败坏，为磨灭法不可恃怙悉当归尽，渐渐积聚乃成堆阜。此四大身亦复如是，不可恃怙皆当归尽，为磨灭法，如是不久当捐弃冢间，是故说，观身如坏也。幻法野马者，犹如野马光焰炽明幻人眼目，人欲往就寻究不知所在，徒自疲劳无所克获。解知诸法皆悉如是，无强无牢不可恃怙，是故说，幻法野马也。断魔华敷者，所谓魔者称为自在天子，彼所著结发，以见谛思惟道往断，断已断当断，剥已剥当剥，打已打当打，是故说，断魔华敷也。不覩死王者，见谛思惟道所应断结已尽无余，不复进趣向于自在天子，亦复不为天所牵连，是故说，不覩死王也。

此身如沫， 幻法自然， 断魔华敷，
不覩死王。

此身如沫者，犹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，捉便消灭不可护持，此四大身亦复如是，无力无强亦无坚固，是故说，是身如沫也。幻法自然者，犹如幻化

之物诳惑他人，非真非实，愚人染着谓为己，有智者观察无一可贪，是故说，幻法自然。断魔华敷者，见谛思惟所断结使永尽无余，更不适彼言而亲近之，是故说，断魔华敷也。不见死王者，见谛思惟结已尽，独王三千，存亡自由，更不为自在天子所拘录，是故说，不见死王也。解身与贪，一而不异，学能舍牢有，如选忧昙钵，比丘度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学能舍牢有者，有中牢者何者是？可谓五欲是。心意染着不能舍离，令此众生兴意染着，流转五道周而复始，一形毁坏复受一形。世间复有何者牢？所谓五盛阴身是。复使众生类终日翫习不能去离，然彼学人执意牢固。能舍此牢有者，可谓贤圣，能舍五盛阴身及五欲者，是谓应贤圣行，是故说，学能舍牢有也。如选忧昙钵者，善别之人选择妙华求忧昙钵，形神疲劳不能克获，意便疲厌即舍而去，是故说，如选忧钵也。比丘度彼此者，所谓比丘者，破诸结使毁辱形体，着衣持钵行乞度人。度彼此者，谓内外六情，内六入外六尘，是故说，比丘度彼此也。如蛇脱故皮者，贤圣人，三有牢者，为贤圣之道也，圣人能舍贤圣道，入无为泥洹城，是故说，如蛇脱故皮也。

出曜经马喻品第二十

如马调软， 随意所如， 信戒精进，
定法要具， 忍和意定， 是断诸苦。

如马调软，随意所如者，如有善调马之士以策御马，随意所如不失本彻，马性刚直复恐鞭捶，恒自将护以虑为失，是故说，如马调软，随意所如也。信戒精进，定法要具者，比丘执行亦如彼马，内恒思惟恐有过失，复恐诸梵行人来见呵责，信心向佛法僧，精进牢固不可沮坏，意常入定，分别诸法亦不漏失，是故说，信戒精进，定法要具也。忍和意定者，学人进行调御诸根不令放逸，于诸根门悉得自在忍力具足，若人毁誉称讥苦乐，不兴恚心亦无是非，是故说，忍和意定也。是断诸苦者，有中有余无余尽能断入泥洹中，是故说，是断诸苦。

从是住定， 如马调御， 断恚无漏，
是受天乐。

从是住定者，彼习定人收摄诸根，执意不乱心无他念，心所念法亦不流驰，是故说，从是住定也。如马调御者，如彼调马人，见彼恶马[怡·台+龙]悞不调，着之羈絆加复策捶然后乃调，随意所如无有疑滞，是故说，如马调御也。断恚无漏者，诸恚已尽无复诸漏，更不受当来有、后不复生，是故说，

断恚无漏也。是受天乐者，诸天昼夜卫护罗汉说功德，舍天重位来至人间，称誉贤圣功德，展转远布无不闻者，是故说，是受天乐也。

不恣在放恣， 于眠多觉寤，
如羸马比良， 弃恶乃为贤。

不恣在放恣，于眠多觉悟者，如彼修行人心无放逸，叹说不放逸之德，乐于闲静不处愤乱，见放逸者劝使除贪。夫放逸人不获善本多失财货，于眠多觉悟，忆佛契经如来所说：「若人睡眠多有所损，应成之物反更坏败，不应成物反更成立，皆由睡眠而有此变。」是故说，不恣在放恣，于眠多觉悟也。如羸马比良，弃恶乃为贤者，犹如两马同趣一向，一马肥良走速，一者羸劣走不及伴，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，后良马以进超过于劣马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有利根人贪着睡眠不肯修学，有钝根人意勤修学不着放逸，是故说，如羸马比良，弃恶乃为贤。

惭愧之人， 智慧成就， 是易诱进，
如策良马。

惭愧之人，智慧成就者，如人习行耻不及众，得一望一转欲前进，于行阙一者便自羞耻，「吾宿有何缘习行而不果获？」烦惋自责如丧二亲，意常欲离恶不善法。是故说，惭愧之人，智慧成就也。是易诱进，如策良马者，尽能灭一切诸恶，永拔根原无复尘翳，如斯之人易进为道，是故说，是易诱进。良马者，彼御马人调御恶马能令调良，豫知人意之所趣向，是故说，如策良马。

譬马调正， 可中王乘， 调为人尊，
乃受成信。

譬马调正者，如彼王厩有三种马，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，饑食养育尽无差别，上马者王数观视，中马者遣人看视，下马者遣奴看视。是故说，譬马调正也。可中王乘者，金银控具种种缨络，乘有所至行步安庠，如王所念终不违错，是故说，可中王乘也。调为人尊者，处众人中为尊为上无有过者，最为第一无以为喻亦无侔匹，是故说，调为人尊也。乃受成信者，闻彼讥谤不怀忧戚，逆愆其人后当受殃，已终不瞋亦无恚怒，不生恶心向于前人，是故说，乃受诚信也。

虽为常调， 如彼新驰， 亦最善象，
不如自调。

虽为常调者，犹如调马人少来知马进趣，良善驽钝悉皆了知，某者易调、某者难调，某者性急、某者性缓，能别此者乃谓善察，是故说，虽为常调也。如彼新驰者，复知恶马不可调御，方始教习乘走东西，未经旬日复得调良，若志固不可调者，即付外人驮薪负草，是故说，如彼新驰也。亦最善象者，最善象者意伏心调，身体羸涩兽中最大，为人所爱观者无厌，是故说，亦最善象也。不如自调者，人能自调御除非去邪，为诸天世人、诸佛世尊、神通得道者所见敬，是故说，不如自调也。

彼不能乘， 人所不至， 唯自调者，
乃到调方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不能乘此乘至无畏境，亦复不能乘此乘至安隐处，复不能乘此至无灾患处，是故说，彼不能乘也。唯自调者，乃到调方者，人能自调御，识神速到安隐处，不调者能使调，不正者能使正，永处无为，不复经历忧悲喜怒，是故说，唯自调者，乃到调方。

彼不能乘， 人所不至， 唯自调者，
灭一切恶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不能乘此乘去离地狱饿鬼畜生，亦复不能超越八难，是故说，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也。唯自调者，灭一切恶者，人能自调众善普会，于诸结使最得自在，尽能灭地狱饿鬼畜生踪迹，是故说，唯自调者，灭一切恶。

彼不能乘， 人所不至， 唯自调者，
脱一切苦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乘此乘不能尽苦原本从此岸至彼岸。何以故？乘者非至竟乘、非第一义乘。是故说，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也。唯自调者，脱一切苦，永尽于苦无复生死，是故说，唯自调者，脱一切苦也。

彼不能乘， 人所不至， 唯自调者，
得至泥洹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不知踪迹，况当知泥洹有可见耶？此事不然，是故说，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也。唯自调者，得至泥洹，解知泥洹亦自虚寂，专意一向无他异念，是故说，唯自调者，得至泥洹。

常自调御， 如止奔马， 自能防制，
念度苦原。

常自调御者，念自调御去恶即善，如契经说，佛告呪那曰：「自不调御意不专一故，调御余者，此事不然，欲得调人，先当自调。」是故说，常自调御也。如止奔马者，如彼调马人，调和奔逸马避危就安，是故说，如止奔马也。自能防制，念度苦原者，众行已具便不履苦越过苦表。何者苦表？灭尽泥洹是，彼无复众苦热恼，是故说，自念防制，念度苦原也。

自为自卫护， 自归求自度，
是故躬自慎， 如商贾良马。

昔佛在罗阅城竹园迦兰陀所。尔时耆域药王请佛及比丘僧，又除般特一人。所以然者，以彼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诵扫箒名得。尔时如来及比丘僧，往到彼家各次第坐，耆域即起行清净水，如来不受清净水，耆域白佛言：「不审如来以何因缘不受水？」佛告耆域：「今此众中无有般特比丘，是故不受水耳。」耆域白佛：「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诵扫箒名得，行道放牛牧羊人，皆诵得此偈。何故请此人？」佛告耆域：「汝不请般特者，吾不受清净水。」时耆域承佛教诫，即遣人往唤般特。佛告贤者阿难：「汝授钵与般特。」佛复告般特：「莫起于坐，遥授钵盂着如来手中。」尔时耆域见神力如是，乃自悔责：「咄我大误，毁辱贤圣，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。」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，乃不殷懃于五百人许。尔时世尊广说曩昔因缘：「过去久远无数世时，尔时耆域身躬为马将，贩卖转易。时，驱千疋马往诣他国，中路有一马产驹，其主即以驹与人，驱马进路。寻进他国与国王相见，王问马将：

『吾今观此千疋马，是凡常马，然其中有一马，悲鸣声不与常马同，此马必生驳驹，其驹设长大者，价与此千疋马等。若我得此驹者诸马尽买，不得驹者吾不买马。』马将报曰：『自涉路已来，不忆马产驹。』王告彼人：『吾诵马相，闻马母声必知其驹好恶。』马将追忆退还自念：『近于道路此马母如产驳驹，即与中路主人。』其驹未经旬日便作人语，语其主曰：『若使马将来索我者，得五百疋马持我身与，不得五百疋马莫持与之。』数日之中马将自至，近留马驹以相付托：『君有养活劳苦，今以一疋好马赎之，愿见相

还。』其人答曰：『吾本不强从君索驹，自君去后勤苦养活，若今以五百疋马赎，尔乃相还。』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马赎，乃得本驹。」佛告耆域：「汝昔先薄贱马驹用持乞人，后以五百疋马赎取，先贱而后贵。今亦如是，请五百比丘，留般特一人，今反贵重般特，薄贱五百人。斯缘久矣，非适今日。」是故说，如商贾良马也(马喻品第二十竟)。

出曜经卷第十九

出曜经卷第二十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患品第二十一

除患去憍慢， 超度诸结使，
不染著名色， 除有何有哉？

除患去憍慢者，夫人瞋患败善行人，所以竞利多少亡家破国种族灭尽皆由患，以憍慢灭已灭当灭，是故说，除患去憍慢也。超度诸结使者，瞋患憍慢结使为本，除本则无有枝叶，是故说，超度诸结使。不染著名色者，尽除虽有名色存，众生有乐想，皆由名色与共相毁誉，我色像名望胜卿，卿色象名望不胜我，是故说，不染著名色。除有何有哉者，所谓有者结使名号，未能度有至无，为使所使、为结所结、为缚所缚；彼修行人以虚寂止观，永尽无余度有至无，是故说，除有何有哉也。

降患勿令起， 欲生当制之，
渐断无明根， 修谛第一乐。

降患勿令起者，患炽如火当念速灭，若令滋长者多所伤败，患生则祸至，犹人把火逆风自烧身，是故说，降患勿令起也。欲生当制之者，欲心适生即求方便令不生，如彼毒蛇方欲出穴，即当制御令不暴逸，欲心如是，即生便灭使不滋长，是故说，欲生当制之也。渐断无明根者，无明者世间之大冥，覆蔽心识不得开舒，当求方便以勇猛心断根不生，是故说，渐断无明根也。修谛第一乐者，行者所以不速成道，犹其淫怒痴染污身心，此三结使由四谛

断，不获谛人不能除此三事，从无数世以来未曾获无为乐，得四谛者尔乃为乐，是故说，修谛第一乐。

断恚得善眠， 恚尽不怀忧，
恚为毒根本， 甘甜为比丘，
贤圣能悉除， 断彼善眠睡。

断恚得善眠者，夫人瞋恚昼夜不睡，如遇蛇啗、如病发动、如失丧财货，此恚之相貌。人无瞋恚不见众恼，安卧睡眠天晓不悟，如服甘露心识淡然，是故说，断恚得睡眠也。恚尽不怀忧者，人怀恚怒现在前时，昼夜愁戚如丧亲亲、如失财宝，恚已得除无复愁忧苦恼，是故说，恚尽不怀忧也。恚为毒根本者，毒中根者莫过于恚，人当恚盛，覆诸功德不得露现，是故说，恚为毒根本也。甘甜为比丘者，已拔毒根本无复毒栽更生美药，如彼甘露去诸秽恶，是故说，甘甜为比丘也。贤圣能悉除，断彼善睡眠者，所谓贤圣者诸佛弟子，众恶悉除诸善普会，灭恚生本更不造新，意不兴念念此恚想，善得睡眠无复忧虑，是故说，贤圣能悉除，断彼善睡眠也。

人兴恚怒， 作善不善， 后恚已除，
追念昔事， 如火炽然。

人兴恚怒，作善不善者，如人为恚怒所缠，心意倒错无所识知，犹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，彼恚怒人亦复如是，为恚怒所缠，不见善与不善、好之与恶，是故说，人兴恚怒，作善不善也。后恚已除，追念昔事，如火炽然者，犹如失道之士时变为要，瞋恚之人速悔为上，内怀惭愧即自悔责：「恚为虚诈何为兴怒？怒怒相报终无休已，如火炽然。」心意变悔，羞为恚所使，是故说，后恚已除，追念昔事，如火炽然也。

无惭无愧， 复好恚怒， 为瞋所缠，
如冥失明。

无惭无愧者，人之恚盛不别尊卑，无有惭耻，如颠惑狂，众人围绕终日嗤弄不自觉知，匿事发露谎言无本，是故说，无惭无愧也。复好恚怒者，彼恚怒人，行无清白心怀秽浊，无由得修梵行，是故说，复好恚怒也。瞋恚所缠，如冥失明者，彼恚怒人瞋怒炽盛，观昼如闇天地悉冥，无所复覩己无身光，虽复千日竟照何益于己？是故说，为恚所缠，如冥失明也。

彼力非为力， 以恚为力者，
恚为凡朽法， 不觉善响应。

彼力非为力，以恚为力者，所以瞋恚由非义兴，内自思惟：「吾所行是，彼所行非。」会至众诘问前却，乃为小儿所嗤。方自觉悟退追不是，所谓贵胜理直则胜，瞋恚力者不可恃怙，亦无牢固，败人善性。是故说，彼力非为力，以恚为力者也。恚为凡朽法，不觉善响应者，尽灭善本出语成恶，不虑前后触类兴骂语常羸[馱-夫+黄]，以瞋恚为首。夫人有德远近称庆，必有善响所在流布。今论此人，但闻恶声无有善响，虽少多有善，为恚所覆不得显露，是故说，恚为凡朽法，不觉善响应也。

有力近兵， 无力近软， 夫忍为上，
宜常忍羸。

有力近兵，无力近软者，自恃力势谓为第一，为弱者轻忍不还报，设当打捶亦不兴恚，力力相从羸羸相就，力者终不设意，于羸羸者反更举意向强，是故说，有力近兵，无力近软也。夫忍为上，宜常忍羸者，所谓忍者，不见过咎是与不是乃名为忍，不恃己强陵易弱者，设当轻易弱者，便为众人所见嗤笑，是故说，夫忍为上，宜常忍羸。

举众轻之， 有力者忍， 夫忍为上，
宜常忍羸。

举众轻之者，或有一人为众所轻，其中有点慧者便能忍之。何以故？彼人单弱无所归趣，岂复在是一人当兴瞋恚？是故说，举众轻之，有力者忍也。夫忍为上，宜常忍羸者，忍为第一力，世间无过者，虽神通鉴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，达明今世后世彻照无外亦由忍力，是故说，夫忍为上，宜常忍羸。

自我与彼人， 大畏不可救，
如知彼瞋恚， 宜灭己中瑕。

自我与彼人，大畏不可救者，夫人思惟先自察己，然后观彼相其颜色，即能分别，斯性弊恶、斯性良善，恒自谨慎不造恶行，恐后世报受苦无量，从今世至后世无有解脱。是故说，自我与彼人，大畏不可救也。如知彼瞋恚，宜灭己中瑕者，知彼瞋恚颜色隆盛，己便默然内自思惟：「设我与彼竞者则非其仪，我今宜默，与彼诤为？」是故说，如知彼瞋恚，宜灭己中瑕也。

二俱行其义， 我与彼亦然，
如知彼瞋恚， 宜灭己中瑕。

二俱行其义，我与彼亦然者，亦自为己复为他人，亦自护己复护他身，恒自思惟避于二事：一者恐现身受殃，二者恐后得报。是故说二俱行其义，我与彼亦然也。如知彼瞋恚，宜灭己中瑕者，躬见前人瞋恚隆怒，或见把持瓦石欲来见害，己亦防备瓦石拒之，如有一人手执白杖欲往鬪诤，手所执杖即化为刀，其人见以即投刀于地。时有国王在高楼上遥见此人，始以把草复化为刀，寻复见之即投于地。王寻遣信唤来诘问：「汝何以故前如把草草化为刀？所以投刀于地。」其人白王：「曾闻佛经言，佛告侍者：『吾将沦虚寂灭无为，时后五鼎沸世，众生共诤捉推瓦石即化为刀剑。』臣积善来久，不敢为恶原首，是故投刀于地。」王闻此语，大自感激叹未曾有，即赏彼人给与民户。是故说，如知彼瞋恚，宜灭己中瑕也。

俱行二义， 我为彼然， 愚谓无力，
观法亦然。

俱行二义，我为彼然者，常护己身亦护彼人，如护宝货，内自思惟降伏己心不饶前人，亦使彼人不来得我，彼此将护不令有失，是故说，俱行二义，我为彼然也。愚谓无力，观法亦然者，愚者意闇不察来变，谓鬪者常鬪未始有解，和者常和未始诤说，智者观见非鬪者必有损，虽得称胜莫若本无鬪，是故说，愚谓无力，观法亦然。

若愚胜智， 羸言恶说， 欲常胜者，
于言宜默。

若愚胜智，羸言恶说者，常恶同友坏败良善，发言恶至终日无善，恶恶相随积罪如山，同类叹誉各诤胜如，此名秽浊不至究竟，是故说，若愚胜智，羸言恶说也。欲常胜者，于言宜默者，贤圣默然智者所叹，恶来加己不以为戚，若得荣宠不以为欢，骂不报骂行忍为业，若挝捶者默受不报，是故说，常欲胜者，于言宜默也。

当习智者教， 不与愚者集，
能忍秽漏言， 故说忍中上。

当习智者教，观胜己人慎莫违彼教，犹尚不与卑贱共诤，况复与胜己者诤乎？此事不然。何以故？智慧之人为尊为上无有过者。是故说，当习智者教也。不与愚者集，以类相从，善入善聚恶入恶友，善者闻恶见则避之，恶者闻善便欲毁蔑，诸佛贤圣及诸得道者，叹说不鬪诤之德，是故说，不与愚者集。能忍秽漏言者，弊恶之人不自惜身，为人所憎性行卒暴，与彼诤者为人所嗤，既自毁辱朋友不欢为人所责，云何以金宝身贸彼瓦石？是以智者以忍为默。是故说，能忍秽漏言也。故说忍中上者，贤圣之人具足众业，善本无漏皆悉成就，见彼秽行自摄其心：「我今何为复与彼同？」遇圣无数由忍得成，昼夜防备如处炽然，意念修善日欲增多，若复过恶日损使灭，是故说忍中上。

患者不发言， 处众若屏处，
人患以炽然， 终已不自觉。

患者不发言者，受此人形积无数行乃得成办，既得人身舌根具足，常当叹说佛法圣众，承事二亲敬奉师尊，昼夜诵习深妙契经。何以故？佛亦引喻，舌为剑戟招致殃祸，由舌蚩言丧灭门族，舌有十号言为殊异，为人重任未始离舌。是故说，患者不发言也。处众若屏处者，夫习学人常自谨慎护口过失，若在大众及在屏处，出言柔软不伤彼意，前言覆后理不烦重，是故说，处众若屏处也。人患为炽然，终已不自觉者，如彼恶人喜怒发动，患盖所覆不自照见，但自损辱无益于世，垢腻自缠不自拔濯，一日为恶乃积亿劫之殃，况复终身行恶，望欲得道终已不可得。是故说，人患以炽然，终已不自觉也。

谛说不瞋患， 乞者念以施，
三分有定处， 自然处天宫。

谛说不瞋患者，人行至诚人所恭敬，为数千万人所见念待，斯由不瞋致斯德也。乞者念以施，不怀慳悋，有来乞亦不逆意者，此乃名曰开泰人也。乞者不为贪求欲后世缘，缘积善满自然得圣道，是故说，乞者念以施也。三分有定处，自然处天宫者，三业是行不枯朽，必生天上人中，往反周旋不处卑贱。犹如有人从观至观、从园至园，五乐自娱终无忧戚，便能闭地狱饿鬼畜生门，开天人径路，转进功业便至无为。是故说，三分有定处，自然处天宫也。

息意何有患， 自捡寿中明，
等智定解脱， 知己无有患。

息意何有患者，学人息心降羸弊意，心如死灰身如朽木，见前悲乐不以经怀，心如安明不可移动，是故说，息意何有患也。自捡寿中明者，学人自检自养其寿，恒以无漏而自荣护，不贪世荣有悌望，是故说，自捡寿中明。等智定解脱，知己无有患者，彼修行人，平等解脱不以无等，无等解脱者，斯是世俗断欲人也，平等解脱人终无患怒，所有患怒结使之垢永已除尽，是故说，等智定解脱，知己无有患也。

夫为恶者， 怒有怒报， 怒不报怒，
胜彼鬪负。

夫为恶者，怒有怒报者，行恶之人彼此受殃，犹野火行值前被然，先患怒者令生患怒，先恶心者令生恶心，是故说，夫为恶者，怒有怒报也。怒不报怒，胜彼鬪负者，昔波斯匿王宠养诸奴，遣使攻伐他国，善解战法所往皆伏。后诸妻妇请道人供养求愿，复为说微妙法，皆得须陀洹道。后征人还，妇等语诸夫曰：「君征去后，我等请诸道人供养求愿，愿君安隐早归。为我说法，我等已得须陀洹道，君等更可请之。」即如妇言请诸道人供养说法，诸夫复得阿那含道。彼界复有贼寇，王教召诸群奴令往攻击，奴辈闻之内自思惟：「我等各各皆得道谛，慈愍一切不害生类，云何当往攻伐彼敌？」复重思惟：「设不应命受王教者，身自丧灭殃及妻息，宁就彼死，不在存此罪及妻息。」即皆严驾往向彼敌，诸天龙神感应，摧破彼众安隐还家，国主欢喜四远宁泰。是故说，怒不报怒，胜彼鬪负也。

忍辱胜怨， 善胜不善， 胜者能施，
真诚胜欺。

忍辱胜怨者，昔阿阇世王集四种兵，往攻舍卫城，时波斯匿王复集四种兵，出外战鬪摧破大众，生擒阿阇世身，将至如来所白世尊曰：「姊子阿阇世，叛逆无道横兴恶意攻伐我国，本无怨讎自生怨讎，本无鬪诤自生鬪诤，今原赦其罪放还本国。何以故？为我大姊见放之。」是故说，忍辱胜怨也。善胜不善者，无功德人喜自称说：「吾所知多，彼所知少。」实无技术称言有之，实无方略自言多方，临事之际摄腹如步屈之虫。若见智者无然独立，如死肉聚无复神识。是以智者劝人积学，学者宁神之宝宅，心意自在通达四远，由学得成，营家立国法度邪非，斯由学也。是故说，善胜不善也。胜者能施者，所谓胜者胜彼慳贪，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妬贤，见人惠施代惜财货，恒作是念：「我施彼者后何所望？」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，亦不选择不愿

果报，乞者填门不立禁限，四远云集不距微细，是故说，胜者能施也。真诚胜欺者，真诚行人宗室眷属，所在称扬无不闻者，妄语之人人见不欢人所憎嫉，是故说，真诚胜欺。

无患亦不害， 恒念真诚行，
愚者自生患， 结怨常存在。

无患亦不害，恒念真诚行者，彼修行人知时知法，可避知避可就知就，所说真诚为世人所敬不诳惑人，是故说，无患亦不害，恒念真诚行也。愚者自生患，结怨常存在者，愚人所习瞋患为首，存在心怀未始舍离，犹如凿石作字文章分明，不为暴风所灭，是故说，愚者自生患，结怨常存在也。

患能自制， 如止奔车， 是为善御，
去冥入明。

患能自制，如止奔车者，患怒即生还能制者，此名人中雄也，犹如马车奔逸，御者能止此名善御，是故说，患能自制，如止奔车也。是为善御，去冥入明者，此善御者非御车御，亦非象马御，所谓御者，能自摄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，志趣无为不着世累，为人重任作良佑福田，可敬可贵为供养最，是故说，是为善御，去冥入明也。

沙门及道， 行斯爱念， 新水华香，
马患为十。◎

◎出曜经如来品第二十二

最正觉自得， 不染一切法，
一切智无畏， 自然无师保。

最正觉自得者，昔六师在世贪着利养，竞自称己独谓为尊，闻佛出世神德过人，六师云集各共结誓：「我等六人世无等伦，近闻有佛出世，神德威力踰越我等，宜可同议心齐意等语不相违，然后乃得胜彼瞿昙。」即遣一人往观如来，颜色视瞻为如人不？即往观见视无厌足，还白六师如其所见。「瞿昙颜貌世之希有，威神光明踰于日月，如我所见无譬可喻。」六人复念：「其人出于王种，理应端正何足复怪？今且更遣一人往观瞿昙容仪无畏，为躁疾局促耶？」即往观相，如师子王在群兽中无所畏难，还告六师：「瞿昙在众，如兽中王，无所畏难。」六人复念：「愚人希更事故，贪彼光明故围绕

之耳，此是常宜何足复怪？彼瞿昙者出自王宫，六万婬女昼夜娱乐，未更师法曾不造学，更可遣人往听所说，颇有经理为如凡夫耶？」即遣明达一人往观视之。具闻所说，还白六人：「彼瞿昙所演，达古知今前知无极却覩无穷，判义析理理不烦重。」六师闻已复作是念：「世多有人辩辞捷疾悦可人心，然不存理不可寻究，复可遣人往观瞿昙，众人闻其所说，寂然听受？为愤乱不听耶？」即往观听。见诸大众渴仰闻法专一心意，渴仰如来目未曾眴，还白六师：「瞿昙所演，味如甘露，众人渴仰听无厌足。」六人复作是念：「人集徒众，初心极猛久必退散，复何疑怪？更遣一人往瞻瞿昙，义理深邃？为浅薄无绪耶？」即遣高胜一人往观瞿昙。具闻所说，还白六师：「瞿昙所演如海无崖，我等所见如牛蹄水，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为弟子，焉知其余者？」前后使人各共相将诣如来所，复有无数众生云胝竞至到如来所，即闻佛说此偈曰：

「最正觉自得，不染一切法，
一切智无畏，自然无师保。」

最正觉自得者，觉悟一切诸法，无细不入无微不察，以神通力如实知之，是故说，最正觉自得也。不染一切法者，利衰毁誉称讥苦乐，不为此八法所染，是故说，不染一切法也。一切智无畏者，离一切患无复众恼，不为水火恶贼所见陷溺，超越厄难独善无忧，是故说，一切智无畏也。自然无师保者，独王三千大千国土，无有俦侣，等者犹无况欲出耶？是故说，自然无师保。

志独无等伦，自获于正道，
如来天人尊，一切智力具。

志独无等伦者，我以天眼观三千大千刹土，颇有斯类与我等耶？遍而观之无有等者，况欲出耶？此事不然。是故说，志独无伦也。自获正道者，吾求于道，无师教授自然获之，亦无伴侣独步无畏，是故说曰，自获于正道也。如来天人尊者，何故名为如来？如过去等正觉来，吾从彼来，于三阿僧祇劫执行勤苦，或施国财妻子头目髓脑，能自拔济，从中来故名如来。复从如来法性，就世间义故，谓如来。如过去诸佛世尊，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殊胜之法，大慈大悲，广度一切不离如性，我今亦尔故谓如来。何以故名为天人尊？曰所以称天人尊者，天人缘彼得修善本，越次取证成于圣道，尽有漏成无漏，三达神通无所罣碍，是故说，如来天人尊也。一切智力具者，

如来遗体力者，体有百二十节，一节有百二十八臂，神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，是故说，一切智力具也。

我为世尊， 断漏无淫， 诸天世人，
一群从心。

我为世尊者，世者有三：一者阴世，二者器世，三者众生世。何以故名为无著者？三义故名为无着：一者断结故谓无着，二者堪受人施故谓无着，三者三界无种亦无根本亦不复生故谓无着。是故说，我为无着也。断漏无淫者，谓无上义无有过上者，亦无俦匹，觉悟一切诸法，无微不入无细不达，复为坐中众生解狐疑故说无上义。过去无数恒沙诸佛寿命极长，弟子徒众不可称计，国土清净无有瑕秽，谓为过佛神力多我今日。莫作斯观。所以然者？神通智力一而不二，但众生心自有增减。是故说，断漏无淫也。诸天世人，一群从心者，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魔，若魔天释梵四王，吾为独尊独悟无与等者，是故说，诸天世人，一群从心也。尔时六师弟子，闻佛说此偈已，心坚固者即求为道，心怀犹豫者，还至师所具白所闻，三界独尊典领十方实无等伦，宜各驰散各求所安。

我既无师保， 亦独无伴侣，
积一行得佛， 自然通圣道。

尔时世尊于树王下，为梵天所请，即从坐起，诣波罗[木*奈]国。尔时忧毘梵志，遥见世尊来便作是念：「瞿昙今日颜色容悦内外清彻，将有何故？师为谁从谁学道？为学何法修何技术？」尔时世尊即向梵志而说此偈：

「我既无师保， 亦独无伴侣，
积一行得佛， 自然通圣道。」

我既无师保者，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，观达三世无事不知，为后众生未觉悟者而说斯偈。「吾善逝后当有比丘，一名摩诃僧祇，二名婆蔡审鞞，称言文殊师利。」释迦文师欲除彼犹豫故，是故说此偈也。复有说者，诸外道异学各作是论，沙门瞿昙，从阿兰迦兰闻法，然后成道，欲除彼犹豫，故说我既无师保也。亦独无伴侣者，如来等正觉，观达三世当来过去现在，无事不察，当来二部比丘，一名摩诃僧祇，二名婆蔡审鞞。舍本就末有人界土则佛出世，下方地狱畜生饿鬼，上方天乐自娱终不出佛，如来所化无处不遍，若一处不遍不名为佛。彼二部者谓为不遍，如来神力登一须弥顶，如是所经历

教化周旋无有穷极，是故说，亦独无伴侣也。积一行得佛者，于此三世成最正觉，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，生于中国不在边地，所以生此阎浮利地者，东西南北亿千阎浮利地，此间阎浮利地最在其中，土界神力胜余方，余方刹土转不如此，是故说，积一行得佛也。自然通圣道者，舍热恼结使冷而无熅，人有忧心颜常不欢，无忧心者颜常和悦，如来世尊亦复如是，众患已尽无复热恼，是故说，自然通圣道也。尔时有忧毘梵志前白佛言：「君今自称为最胜耶？」尔时世尊以偈报梵志曰：

「己胜不受恶， 一切胜世间，
 叡智廓无壅， 开蒙我为胜。」

己胜不受恶者，一切胜世间、能胜怨，世称曰胜。此胜非为胜，断漏尽诸使，众结永尽乃称为胜，独王世界无能及者，是故说，己胜不受恶，一切胜世间也。叡智廓无壅，开蒙我为胜者，世间恶法坠随罪恶者，吾已永灭得不起法忍，当来受有生爱十二牵连永灭无余，是故说，叡智廓无壅，开蒙我为胜也。尔时忧毘梵志前白佛言：「瞿昙今日为欲何趣？」尔时世尊复以偈报曰：

「今往波罗[木*奈]， 欲击甘露鼓，
 当转于法轮， 未曾有转者。」

梵志问佛：「为审尔不？」佛告梵志：「如来言无有二。」梵志闻已颌头叹咤而去。

智人不处愚， 观世随而化，
 说于无垢迹， 永息无有上。

智人不处愚，观世随而化者，谓佛及诸弟子先观世间，谁应得度、谁不应度，周遍观察谁堪受化、谁不受化，谁种解脱根栽、谁不种解脱根栽。是故说，智人不处愚，观世随而化也。说于无垢迹，永息无有上者，无垢迹者，贤圣八道，永息者灭尽泥洹，圣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贤圣道，初不离无漏行，是故说，说于无垢迹，永息无有上也。

勇猛大吼， 正法如来， 法说义说，
 觉者永安。

勇猛大吼，正法如来者，勇猛者佛及诸弟子，释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，是故名为勇猛。六师纵逸好修非法不按正律，如来所演如法所行越过世法，是故说，勇猛大吼，正法如来也。法说义说，觉者永安者，人法非为法，人所嗤众所憎恶，如来所说，法说义说闻者欢悦，除忧热恼永无苦患，常得安隐心识淡然，是故说，法说义说，觉者永安也。

勇健立一心， 出家日夜灭，
诸天常卫护， 为佛所称记。

勇健立一心者，彼修行人，定意一心无他余念，众德具足意不可坏，入定之人所愿必果，是故说，勇健立一心也。出家日夜灭者，所谓出家，不但舍妻息离五欲，求出欲界修上界道，初禅休息行无起灭，是故说，出家日夜灭也。诸天常卫护者，入定之人诸天卫护承事礼敬，欲使增其功德，是故说，诸天常卫护也。为佛所称记者，从此世界上至净居天，叹说立根人，阎浮利地众生快得善利，如来现在广说法味，所度众生不可称限，是故说，为佛所称记也。

彼于天人中， 叹说等正觉，
速得而自觉， 最后离胎身。

彼于天人中，叹说等正觉者，诸天世人恒咏佛功德，各献善心至于成佛未曾违离，是故说，彼于天人中，叹说等正觉也。速得而自觉者，人民之类叹未曾有，如来功德甚奇甚特，我等众人谓为如来在于斯坐，何图如来游于无量百千世界，教化众生不以为倦。是故说，速得而自觉也。最后离胎身者，最后受身临欲泥洹，佛自叹说告语阿难：「如来此身更不受生，无为永寂不复起灭。阿难当知！吾观方域及上空界，更不受之，生分毕矣。阿难！我更不染俗，俗中躁扰吾不复更。」是故说，最后离胎身。

诸谓过去佛， 及已当来者，
现在等正觉， 多除众人忧。

彼杂阿毘罗契经所说，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人共会不相恭敬，甚为苦哉！我恒发此念：『世颇有人沙门婆罗门有胜我者，我当承事供养礼敬。』然我观察沙门婆罗门，可恭敬者乎？时比丘我复作是念：『昔我成佛，由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直行，我今承事供养如敬尊长，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亦由此法成最正觉，

当来恒沙诸佛，亦缘此法而得成道，我今现在如来至真等正觉，亦缘此法成于道果，我今躬自思惟分别此法。』」是故说，诸过去佛及已当来者、现在等正觉，多除众人忧也。

尽共敬重法， 已敬今敬者，
若当甫恭敬， 是谓佛法要。

欲引三世恭敬，故说此偈。

「若欲自求要， 正身为第一，
恭敬于正法， 忆念佛教诫。」

若欲自求要，正身为第一者，人欲成道必自求要，进趣于道恭敬于诸法，追忆过去恒沙诸佛所说教诫，如现在前亦不漏失，是故说，若欲自求要，正身为第一，恭敬于正法，忆念佛教诫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二十

出曜经卷第二十一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如来品之二

◎诸有不信佛， 如此众生类，
当就于厄道， 如商遇罗刹。

诸有不信佛者，阎浮利地有众多贾客，共相率合入海采宝，正值回波恶风吹坏大船，复有诸人乘弊坏船，顺风流进堕罗刹界。众多罗刹女辈，颜貌端正众宝自璎珞身，前迎贾客：「善来男子！此间饶财多宝，随意明珠无价杂珍恣意取之无守之者，我等既无夫主，汝无妻妾，可止此间共相娱乐，后得善风良伴归家不远。又诸君当知！海水昼夜回波无有定方，若见左面有道者，慎莫随从，设于梦中左面道亦莫陈说。」时商客中有一智达者，内自思惟：「此诸妇女所说左道，事不徒尔，会当有缘。」即设权诈窃为阴谋，向暮与女共卧交接，伺女已睡窃即起，进涉左道行数里，中闻一城里数千万人称怨

唤呼，或呼父母及己兄弟姊妹妻息，云何舍阎浮利地就此命终？贾客闻已衣毛皆竖，还摄心意直前诣城，周匝观察，见城铸铁垣墙，亦无门户出入处所，去城不远尸梨师树高广且大。即往攀树，见城里数千万人啼哭号唤，遥问城里人曰：「何为称唤父母兄弟耶？」城里人报曰：「我等入海采致宝物，为风所漂，又为罗刹女所诳，堕此鬼界闭在牢城。前有五百人渐渐取杀，今有二百五十人在。君莫呼此女谓为是人，皆是罗刹鬼耳！」其人闻已即还下树，诣彼女村窃就女卧。

明日晨旦语诸同伴：「吾有匿事欲共论说，各往闲静处，慎莫男女自随。」诸人响应各诣隐处，即便告曰：「卿等知不？昨夜吾歆生此念：『斯女人等何故殷懃说莫从左面道。』」见女睡眠窃起往观，见大铁城闭数百人，[口*罽]哭唤呼。吾上树头遥问意故，众人报我为摩竭鱼所见坏船，恶风吹浪堕此鬼界，闭在铁城高数十丈，劝我还家善求方计。卿等今日意欲云何？」众人答曰：「卿昨夜何不重问彼人，颇有权宜方计，众人及我身得安隐归家不乎？」人即报曰：「我昨夜退不问此事，今暮窃起当往重问之。」说此语已各还所在。彼智达人向暮与女交接已，相女睡眠窃起，诣彼树上，问城里人曰：「颇有权宜方计，卿等诸人复及我身，得还阎浮利地不耶？」城里人报曰：「我等适生念欲还阎浮利地，此铁城便作数重不可败坏，死者日次无由得免；唯卿外人少有权宜，可得度脱还至本土。十五日清旦有一马王，从鬻单越食自然粳米，来至此鬼界住高山顶，三自唤呼：『谁欲还归阎浮利地？』」卿等若闻马王声者，皆往礼敬求还本乡。」其人闻是语已，即还伴中具陈情状，众人报曰：「今可去不？」智者答曰：「须十五日至，马王当来，乃得去耳。」未经数日马王便至在高山顶，三自唤呼：「谁欲还归阎浮利地？」声极远震。商客闻已，皆往至马王所前白王言：「我等咸欲还本乡里，愿见将接得归无为。」马王告曰：「卿等专意听我所说，各欲归家还本乡者，心意专正便得归家，心不专正不得归也。此诸妇女各抱男女，追逐卿后啼哭唤呼。其中诸人兴恋慕心，正使在我脊上犹不得去；若能舍恩爱正心一意无所恋着，至心捉我一毛便得归家。」如其所语诸妇女至，各语夫曰：「诚可舍我贱身，何为捐弃儿女？」先教儿女往抱父颈啼哭唤呼：「舍我等为欲何去？」心意恋著者便不得还，唯有大智师子一人即安隐还归。是故说，诸有不信佛，如此众生类，当就于厄道，如商遇罗刹。

诸有信佛者，如此众生类，安隐还得归，皆由马王度。唯有师子一人安隐得归，余者由恋慕心皆堕厄难也。时，罗刹妇抱其男女，往逐师子商客在在处处，告诸村落：「师子身者是我夫主，共生男女舍我逃走不知所趣？」诸人

闻已问师子曰：「观卿妇女体性容貌人中英妙，儿女可愍，何为舍之？」师子报曰：「此亦非人，是罗刹鬼耳。住海渚中杀噉商贾不可称数，吾伴数百闭在铁城，唯我一人幸得免济。今此鬼女复逐我后，规欲害我恐不免济。」说此语已转复前行还至本国，鬼亦逐后到其国土。鬼往白王：「我与师子共为夫妇，生此男女后望得力，非图今日永已见舍，师子意不用我身，当录取男女，我故年少，岂更不能适趣耶？」王召师子问其情实：「卿妇幼少颜貌端正，男子殊异有君子相，何为舍之不肯纳受？」师子白王：「此非人形，乃是噉人罗刹鬼，化作男女追逐我后，望人意倾欲取我杀。前将五百贾客入海采宝，尽为罗刹所噉食，唯我一人得免济耳。今复见逐，将知如何？」王告师子：「设卿不用可持与我。」师子报曰：「此实非人是罗刹鬼，备有愆咎后莫见怨。」师子复语左右诸臣：「斯鬼至此间，必有伤害王。今不信欲内深宫，如是不久王及内宫尽当灰灭。」王复瞋恚语师子曰：「女中恣容如天玉女，何缘复称为罗刹鬼耶？速出在外吾自观察之。」王将鬼女入内宫中，牢固门合已入一宿。明日食时宫门不开，诸臣共议：「王新纳妻，意相贪乐故门不开耳。」师子说曰：「不如来议。王及夫人并诸嫔女，必为罗刹所食噉尽，故门不开耳。」即施高梯踰墙入内，见死人骸骨满数间舍，复见坑孔新出土壤，诸臣问师子曰：「王今已死内宫丧亡，骨成于积不可识别，云何葬送王身？」师子报曰：「尽聚诸骨一处焚烧，但言葬王，余者不在其例。」葬送已讫，诸臣责师子曰：「正坐汝身将罗刹鬼，杀王丧国宫殿灭亡，卿今意欲云何？」师子答曰：「吾先有言契，此非人身是罗刹鬼，备有愆咎后莫见怨。卿等何为复见责数？」诸臣人民前白师子：「王今已死更无胤嗣，唯愿师子当登王位，统理人民永得康宁，使我诸臣尊奉有处。」师子告曰：「若欲举我为王者，当随我教，设不从我教，尽为罗刹所噉。」诸人异形同响咸皆称善，即随王教。王告诸臣：「彼罗刹子女睡眠有时，当共集兵乘船入海攻击。」即往攻击杀罗刹男女大小，不可称数无有遗在，复往破坏铁城出其中人，因彼住止人民，炽盛富乐自然，珍奇异物不可称量。因名彼城号曰师子。迸落诸罗刹鬼不在例者，移在山西。铁围东垂土俗常法，若一人不事佛者，当送山西付鬼噉之。自尔已来佛法炽盛得道无数。是故说，诸有信佛者，如此众生类，安隐还得归，皆由马王度。又彼国常仪，国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无数，尽出作道，诵习佛经三藏备举，还复罢道登陟王位，梵语不通经籍不举，则不得陟王位也。住在外渚故，称师子渚国。

如来无等伦， 思惟二观行，
善观二闲静， 除冥超神仙。

如来无等伦者，如来处世神德无量，行过虚空所化无限，普引众生导示慧明，四等育养见者得度，是故说，如来无等伦，思惟二观行，善观二闲静，除冥超神仙也。

善获获自在， 爱尽无所积，
解脱心无漏， 恩惠天世人。

善获获自在者，众生处在荼炭，流转五趣回波七使，欲趣于道不知何路得至？是故如来不舍弘誓之心，拔济苦难，普处众生类指示自在堂，是故说，善获获自在也。爱尽无所积者，得四无畏永尽于爱，是故说，爱尽无所积也。解脱心无漏者，心永得解脱无所罣碍，复获无漏永除诸垢，是故说，解脱心无漏也。恩惠天世人者，一切众生皆来归仰，是以圣人应时适化救济无乏，是故说，恩惠天世人也。

犹人立山顶， 遍见人村落，
审观法如是， 如登楼观园，
人忧除无忧， 令知生死趣。

犹人立山顶，遍见人村落者，如有目之士遍见村落，行者坐者出入行来，啼哭歌舞喜笑皆悉观之。如来世尊亦复如是，立智慧山顶，观五趣众生，黠者愚者有至无至，皆能分别而往化之。是故说，犹人立山顶，遍见人村落也。审观法如是，如登楼观园者，如来天眼一切遍见，乘高楼观一一分别难度易度，可与言者与言，不可与言者而自默然，随其前人所念成道，是故说，审观法如是，如登楼观园也。人忧除无忧，令知生死趣者，如来观察有忧无忧有少智多智，皆悉分别，教示众生令知生死之趣，是故说，人忧除无忧，令知生死趣也(如来品第二十二竟)。

出曜经闻品第二十三

善闻好行， 善好闲静， 所行不左，
安如沙门。

善闻好行者，多闻学士为人所誉善哉善哉！人之有闻所行必善，是故说，善闻好行也。善好闲静者，求出欲界色界无色界，不乐愤乱无所系缚志趣闲静，是故说，善好闲静。所行不左者，身口意所行常顺正理终不左也，最胜

最妙无有出者，是故说，所行不左也。安如沙门者，顺沙门行不逆沙门行，如彼所行所修，是故说，安如沙门也。

愚者不觉知， 好行不死法，
善解知法者， 病如芭蕉树。

愚者不觉知，好行不死法者，愚者所习恒习弊行，不别善法恶法，若好若丑尽不觉知，不计无常变易之法，营一身之资谓千年不尽，保物久常无有耗减，是故说，愚者不觉知，好行不死法也。善解知法者，病如芭蕉树者，虽善解于法经耳便过，如芭蕉树遇风则叶落，病者顿极加以毒汤，是故说，善解知法者，病如芭蕉树也。

犹如盖屋密， 闇冥无所覩，
虽有众妙色， 有目不见明。

犹如盖屋密，闇冥无所覩者，犹如造屋舍闭塞窓牖，内外致密冥然不见明，是故说，犹如盖屋密，闇冥无所覩也。虽有众妙色，有目不见明者，彼屋舍里虽有众妙色罗列殊好，有目者入中永不见色，是故说，虽有众妙色，有目不见明也。

彼如有一人， 智达广博学，
不闻则不知， 善法及恶法。

彼如有一人，智达广博学者，世饶有人，优婆塞优婆夷刹利长者居士及诸庶人，心慧意朗，先不闻者则知善恶之法，极智慧人，先不闻法者则无所别知，是故说，不闻则不知，善法及恶法也。

犹如人执烛， 悉见诸色相，
闻已尽能知， 善恶之所趣。

犹如人执烛，悉见诸色相者，犹如智达之人手执明灯，尽能分别好恶诸色，是故说，犹如人执烛，悉见诸色相也。闻已尽能知，善恶之所趣者，彼知学人闻法即知善恶诸法，近法远法、有记无记尽能了知，是故说、闻已尽能知、善恶之所趣。

虽称为多闻， 禁戒不具足，
为法律所弹， 所闻便有阙。

虽称为多闻、禁戒不具足者，多闻博智善分别法，于禁戒不大殷懃，触有所犯戒律不具，是故说，虽称为多闻，禁戒不具足也。为法律所弹，于闻便有阙者，戒律之人以法弹举，斯人犯律不行正法，为人所讥行惭愧事，是故说，为法律所弹，于闻便有阙也。

行人虽少闻， 禁戒尽具足，
为法律所称， 于闻便有阙。

行人虽少闻，禁戒尽具足者，持戒完具无有缺失，不广习学，是故说，行人虽少闻，禁戒尽具足也。为法律所称，于闻便有阙者，彼持戒人为人所称，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贵，昼夜精懃行道不废，不广博学达古知今，于闻便有阙，是故说，为法律所称，于闻便有阙也。

虽少多有闻， 持戒不完具，
二俱被诃责， 所愿者便失。

虽少多有闻，持戒不完具者，既自少闻、戒律不具，为众多人民所见嗤笑，人修人本必全一行，云何斯人尽拔善本？或有兴念怜愍彼人，身后长夜受恼无量。是故说，虽少多有闻，持戒不全具，二俱被诃责，所愿者便失也。

智博为多闻， 持戒悉完具，
二俱得称誉， 所愿者尽获。

多闻戒具足，不犯于众恶，便为天、世人、龙、鬼神、阿须伦、真陀罗、摩休勒等，悉见恭敬承事尊奉，是故说，智博为多闻，持戒悉完具，二俱得称誉，所愿者尽获也。

多闻能奉法， 智慧常定意，
如彼阎浮金， 孰能说有瑕？

多闻能奉法者，思惟正法无所缺漏，分别一句义演出无量，复能略说还至一句，是故说，多闻能奉法也。智慧常定意者，分别慧明欲尽有漏至无为处，亦无造作成就贤圣无漏智，心常禅寂而无乱想，是故说，智慧常定意也。如彼阎浮金者，余弊恶金多有瑕者，此阎浮金内外无瑕亦无尘垢，是故说，如阎浮金也。孰能说有瑕者，犹如戒行清净人，内外清彻行，无玷缺无所违失，无有能讥彼行人者，是故说，孰能说有瑕也。

诸有称己色， 有叹说名德，
斯皆谓贪欲， 然自不觉知。

佛契经说，如来世尊先当成二业：一眼知色，二耳知声。愚者错闻，一者谓如来着色，二者谓如来贪声。如来声者如梵羯毘鸟。佛言：「不尔。吾所说异，义不如此。智者分别解如来义。如来积行于阿僧祇劫，先净眼耳声，然后方修余行。」是故说，诸有称己色，有叹说名德，斯皆谓贪欲，然自不觉知也。

内无自知， 外无所见， 内不见果，
便随声往。

昔王波斯匿集四种兵，夜非人时出城游行。时有一比丘名罗婆那拔提，寂然闲静呗声清彻，令四种兵莫不闻者。时波斯匿王于彼众中便生此念：「若我明日见此呗比丘者，当赐三百千两金。」王复渐近内自思惟：「声音如似近，然复不见。」转复前进见其人，身在一函里，便赐三贝珠，是故说：

「内既知之， 外无所见， 内见果实，
便随声往。 内既不知， 外有所见，
二果俱成，

「便随声往。 内有所知， 外有所见，
彼有朗智， 不随声往。」

时波斯匿王前白佛言：「向呗道人今为所在？吾欲观之。」佛告王曰：「欲见者勿兴懈怠。」佛即遣信唤比丘来。王寻见之生变悔心，悔夜所许极为奢侈，寻与三枚贝珠，意犹欲悔。王白佛言：「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声？复作何行受此小形？唯愿世尊敷演其义。」尔时世尊即以宿命智，观察当来过去现在，便告王曰：「往昔久远世时人寿二十千岁，人民之类共相敬待谦逊承事，时世有佛名曰迦叶，在世游化教诫周讫便取灭度。是时国王臣民兴恋慕心，即起偷婆高而且广。其人尔时亦在其侧，称言：『造此偷婆何^何为高广？』即夜以一铃悬于佛图竿，寻发誓愿：『若我后生在在处处，声响清彻上彻梵天，遭遇彼圣得尽诸漏，于弟子中声响清彻。』缘昔吐言嫌寺广大，由此果报受身极小；复以鸣铃悬寺上，蒙此果报得致妙声。」内既知之者，自观己身内无所有，若好悉能分别。内自知者，知内六根。是故说，内自知之也。外有所见者，便观外身一一分别，若见剥割斫刺亦无所觉，解知虚

诈。又言外有所见者，外见六入。是故说，外有所见也。彼有朗智者，分别内外身，一一思惟善察无滞，解知所有，以智观之悉无所有，是故说，彼有朗智也。不随声往者，人之声响，乱人善念之原首，彼入定者，外声不入内乱不出，解知彼声犹如空等。是故说，不随声往也。了知四偈，义各如是。

耳识多所闻， 眼识多所见，
闻见不牢固， 事由义析理。

耳识多所闻者，或闻佛经，或外道异学、歌咏诗诵，好者便受、恶者舍离，是故说，耳识多所闻也。眼识多所见者，眼识亦多所见，若好若丑善色恶色，是故说，眼识多所见也。闻见不牢固，事由义析理者，若见闻念知尽能了别，见当说见闻当说闻，是故说，闻见不牢固，事由义析理也。

智牢善说快， 闻知定意快，
彼不用知定， 速行放逸者。

智牢善说快者，彼善思惟、言不错乱，承受不忘失则应行此行，是故说，智牢善说快也。闻知定意快者，皆由闻故然后得定，已得定意所适无碍，是故说，闻知定意快也。彼不用知定，速行放逸者，放逸之人转能行恶，不顾后缘不念后世，犹如以谷子投火，欲望苗干者，事终不然。犹如小块塞江，欲以止流者，终不可得。放逸之人意行暴虐，欲求毫厘善者，吾亦不见。是故说，彼不用知定，速行放逸者也。

贤圣乐于法， 所行应于口，
以忍思惟定， 闻意则牢固。

贤圣乐于法者，乐应贤圣法，未始去离终已翫习意无厌足，皆是诸佛贤圣之所演说，是故说，贤圣乐于法也。所行应于口者，行如禁法无所违失，是故说，所行应于口也。以忍思惟定者，受人教诫一心奉行，不兴憎嫉彼此之心，闻其善言甘心禀受，昼夜诵习不离定意，是故说，以忍思惟定也。闻意则牢固者，佛所说法，从初至竟上中下义，终日讽诵初不忘失，是故说，闻意则牢固也(闻品第二十三竟)。

出曜经我品第二十四

当学善言， 沙门坐起， 一坐所乐，
求欲息心。

当学善言者，昼夜诵习善言好语，采取众妙度世之要，是故说，当学善言也。沙门坐起者，比丘常当作是念：「分别上下不侵他坐，斯是食坐斯是行道坐，吾当坐此舍此。」是故说，沙门坐起也。一坐所乐者，专其一心求于定意，分别诸情摄取诸根，一坐心乱者非为一坐，意不外驰便能超越度魔境界。是故说曰，一坐所乐也。求欲息心者，藏匿心识不摄心者多诸思想，若更受形趣三恶道，地狱畜生饿鬼中，不遇三宝诸佛世尊，不值清净诸梵行人，不知惭耻，当从一生至百千生；求欲息心则无生死，是故说曰，求欲息心也。

一坐一卧， 独步无伴， 当自降伏，
只乐山林。

一坐一卧者，降伏内外生死炽然，虽复一坐一卧，心意不定非为坐卧也。复当思惟三有之难，恒当系意使不散。是故说曰，一坐一卧也。独步无伴者，在众若野心恒一定，若行若坐心不驰骋，如彼行人随时乞食，内自思惟食所从来，受施之人求报其恩，自知止足，复当念佛身相功德，持意忍辱亦不散。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众生，不兴乱想，如彼山林而不有异。是故说曰，独步无伴也。当自降伏者，恒自息意令不驰散，常能按计内外诸物，以能降伏，便为诸天世人承事供养，八部鬼神随时拥护，为佛世尊所见叹誉。是故说曰，当自降伏也。只乐山林者，持心专意恒乐空闲，虽入大众意如空无，天雷地动心不错乱，然后乃应如来圣典。是故说曰，只乐山林也。

千千为敌， 一夫胜之， 莫若自伏，
为战中胜。

千千为敌，一夫胜者，或有众生一人胜千，不自降者则非为胜，便为堕落不至究竟。能自摄意内外降伏，乃得越次至无为境，胜诸怨讎无所畏忌，乃谓为胜，能灭三界结使根本永尽无余，名为健夫，三界结本已灭无余更不造新。或有众生一人胜千，或胜万人，非为健夫。何以故？犹在生死不远八难。是故说曰，千千为敌，一夫胜之，莫若自伏，为战中胜也。

自胜为上， 如彼众生， 自降之士，
众行具足。

自胜为上者，夫人在世，能自降伏精神不错，复为天、龙、鬼神、犍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旃陀罗所见供养，天魔波旬虽统六天，亦不能得其便，是故说曰，自胜为上也。如彼众生者，如彼修行人，既自慕学，复能使人执行，此心内不兴垢外尘不入，乃应净清无为处，是故说曰，如彼众生也。自降之士，众行具足者，人有十名号亦不同，或言众生，我人寿命有形之类，皆名众生，如斯之辈能自降伏不生外想，实谛第一义，无形不可见，欲求无为道者，念自降伏，不生十八本，持不漏诸界，斯亦复名自降之士。诸根具足，功德备具，随时行道不失时节，是故说曰，自降之士，众行具足也。

非天犍沓和， 非魔及梵天，
弃胜最为上， 如智慧比丘。

非天犍沓和，非魔及梵天者，或有世人祭祠诸天欲求恩福，或事犍沓和修其净行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，或事梵天谓天为道，外道异学心想梵天，众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，以是之故事于梵天。如来说曰：「此非真道，自既迷惑，复使他人内于邪径，亦非坚固不可恃怙。所谓真正道者，智慧比丘是也。执心清净不漏诸结，为人说法无彼此心，意如虚空不可沮坏，利根速疾亦不障碍，意之所念无往不克。」是故说曰，非天犍沓和，非魔及梵天，弃胜最为上，如智慧比丘也。

先自正己， 然后正人， 夫自正者，
乃谓为上。

先自正己，然后正人者，夫人修习自守为上，昼则教诫夜则经行，孜孜汲汲终日匪懈，然后训诲众生安处大道。如佛契经所说，佛告均头：「如人已自没在深泥，复欲权宜拔挽彼溺者，此事不然。犹人无戒欲得教诫前人者，亦无此事。广说如契经。」如器完具所盛不漏，人神淡泊堪受深法，亦能教化一切众生，其闻法者莫不信乐，是故说曰，先自正己，然后正人，夫自正者，乃谓为上也。

先自正己， 然后正人， 夫自正者，
不侵智者。

夫人习行不唐其功，毕竟其学不辞劳苦，以己所信平等无二，懃加精进日有新业，附近明智不亲弊友。夫人有智，皆由明哲成人之慧，非师不克，是故说曰，不侵智者也。

当自克修， 随其教训， 己不被训，
焉能训彼。

当自克修，随其教训者，如人习行备具诸行，戒闻施慧以自庄严，念定三昧尽诸有漏，然后乃得训诲一切，其闻法者自归笃信不怀狐疑。是故说曰，当自克修，随其教训也。己不被训，焉能训彼者，如人修学素无善师，无有将导便致蹶碍，遇善师者能自修责，必获所愿无事不克。犹如善御马将，随马良善，善者育养、恶者加捶，然后乃知善恶有别，方之贤愚亦复不异，善者生天、恶者入狱，方当经历毕诸罪苦，其间艰难何能具宣？如人出行必求良佑，意欲所至无愿不获。是故说曰，当自克修，随其教训，己不被训，焉能训彼也。

念自克修， 使彼信解， 我已意专，
智者所习。

念自克修者，恒当专精使意不乱，灭十迹行应身口意，使无数众生莫不渴仰，迟闻所说欲修奉行。是故说曰，念自克修也。使彼信解者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、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，闻正言教心意信乐终不违逆，是故说曰，使彼信解也。我已意专，智者所习者，如人习术意专乃克，若失良师便自坠落不能自拔，出入进止为天世人所见爱敬，若至他方异域刹土，见者心欢终不中退。是故说曰，我已意专，智者所习也。

为己或为彼， 多有不成就，
其有觉此者， 正己乃训彼。

为己或为彼，多有不成就者，人之习行以己所修邪见之业，复以己智授彼使学，此则坠堕不至无为，如复有人己身专正习正受行，以己所见教训前人，受者信解不唐其功。是故说曰，为己或为彼，多有不成就也。其有觉此者，明人所习当究本行，如佛所说，不能自利焉能利人？习行之人当念观察，思惟非常苦空非身，悉解非有彼无我空，岂有身也？是以圣人示人轨则，导以微教布见切禁。是故说曰，其有觉此者，正己乃训彼也。

身全得存道， 尔时岂容彼，
己以被降伏， 智者演其义。

身全得存道者，由彼习行之人专精克己，为尊为贵为无有成，进止行来不逢凶虐，恒为诸天世人、天龙鬼神、揅沓和、阿须伦、旃陀罗、摩休勒，所见供养，卫护其身便不遭患。是故说曰，身全得道存，尔时岂容彼也。已以被降伏，智者演其义者，如人慕修深奥之法，得第一义越过三界，便得成就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品道，是谓如来甘露法门，所愿者得，四事供养，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。是故说曰，已以被降伏，智者演其义者也。取要言之，偈成三句，其文一同，但益智者获其法一句也。法谓二义：一名字礼义体，第二者所谓第一义四沙门果是也。智者得其戒，此二句也，戒有二种：一名二百五十戒，二名无漏身戒。智者被叹誉，此三句也。此亦二义：一者俗所叹誉，二者为内藏所叹誉。所谓俗者，言语辩才和颜悦色不伤人意，其闻法者欢喜承受乐闻其法。无漏身戒者，所行不左常遇贤圣，离八不闲处，其有见者心开意解，共相告令欢说其德。智者闻其名，此四句也，或有学人，俗闻其名道闻其名。智者获其乐，乐有二种：俗乐、道乐。在俗受其福德，为檀越施主所见念待，受其供养，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。道乐者，受禅定福，根力觉意贤圣八道。智者获其慧，慧有二种：或有俗慧，或有道慧。所谓俗慧者，分别名字众不滞碍。所谓道慧者，得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，得诸根具足空无相愿。是故说曰，智者获其慧也。智者获其心，心者众行之本，若心不正流驰万端，外着色声香味细滑法，若能降伏摄心不乱，便能成就无为道果。然彼行人服其心意，思惟曩昔为心所惑，劫数难量经历生死皆由于心。然我今日觉心所为，更不造新为心所使也。智者获其道，众生流转从劫至劫不可称记，如契经所说，众生入地狱者，多于大地尘土。如我今日越过三界，以天眼观众生之类，蜎飞蠕动共相伤害无有竟已，由如陶家脚蹴轮转成其坏器，或轮上坏者，或在地坏者，或入陶坏者，人亦如是，是故学人当念慕修。又复引经：「吾以天眼观众生，生天者如爪上土，盖不足言。」是故说曰，智者获其道，处天久游观。若有众生久生天者，胜后生天三事。何谓三事？一者天寿，二者天色，三者福禄。是故说曰，处天久游观也。处天久受福，共相娱乐视东忘西，是故说曰，处天久受福也。处在宗族中如日贯云，出为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见爱敬，断诸一切缚，尽能断一切，诸结使永尽无余，缚着爱染悉皆除弃，是故说曰，尽能断一切，诸结使处忧。不己忧心解是非解知无常，恩爱别离世之常法，有乐必苦生当有死，不生则无，死岂可避，以是义推，忧为是谁？乐所从来？是故说曰，处忧无忧心，如死灰澹然。无为尽灭一切恶趣，所已恶趣者，地狱饿鬼畜生，边地夷狄之中，亦名恶趣。是故说曰，灭一切恶趣也。脱一切苦恼，脱八苦根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

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离苦、所欲不得苦，取要言之五盛阴苦。行者于中脱此众苦，泥洹为第一，无为无作无有众变，是故名为泥洹也(我品第二十四竟)。

出曜经卷第二十一

出曜经卷第二十二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广演品第二十五

虽诵千章，不义何益？宁解一句，
闻可得道。

虽诵千章，不义何益者，夫人在世多诵广学，不晓义理亦复不了味义句义，犹如有人多负草木至百千担，正可劳苦无益时用。是故说曰，虽诵千章，不义何益也。宁解一句，闻可得道者，如昔有士，多贮财货饶诸谷食，意欲远游，便以家谷粿之易宝，积珍无量，后复以珍宝多易好银，意复嫌多，便以好银转博紫磨金，意复嫌多，时以好金转无价如意摩尼宝，所愿毕果终不差违。此亦如是，虽多学问，不解句义，解一义者，所获必克。是故说曰，宁解一句，闻可得道也。

虽诵千章，法义具足，闻一法句，
可从灭意。

虽诵千章，法义具足者，人多修学义味成就，然复不能思惟义趣，便自坠落不至究竟，是故说曰，虽诵千章，法义具足也。闻一法句，可从灭意者，世多有人博学多闻，能思一句至百千义，义义相次不失其绪，以渐得至无为大道，是故说曰，闻一法句，可从灭意也。

虽复寿百年，毁戒意不定，不如一日中，供养持戒人。虽复寿百年，毁戒意不定者，夫犯戒之人不护三事，坐禅诵经佐助，如斯之类不可亲近，虽久在世积恶无量，死入地狱受无数苦，火车炉炭刀山剑树，畜生饿鬼亦复如是，是故说曰，虽复寿百年，毁戒意不定也。不如一日中，供养持戒人者，持戒

之人修行定意，一日功德无数无量，不可以譬喻为比，久处于世积德无量，若生于天自然受福，是故说曰，不如一日中，供养持戒人。

虽寿百年， 无慧不定， 不如一日，
黠慧有定。

虽寿百年，无慧不定者，世多有人不知惭愧，与六畜不别，犹如骆驼骡驴象马猪犬之属，无有尊卑高下。人之无智其譬亦尔，愚闇缠裹莫知其明，是故说曰，虽寿百年，无慧不定也。不如一日，黠慧有定者，黠慧之人深入法典，从一句义至百千义，思惟反复不以为难，是故说曰，不如一日，黠慧有定也。

虽复寿百年， 懈怠不精进，
不如一日中， 精进不怯弱。

虽复寿百年，懈怠不精进者，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愿不成，既自坠落复使他人没在生死，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，不至无为大道之处，自迷于道转教他人没在生死；若受檀越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不能消化，从生至死堕于地狱饿鬼畜生，虽得为人，边地佛后世智辩聪八难之处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身不积德也。是故说曰，虽复寿百年，懈怠不精进也。不如一日中，精进不怯弱者，或有世人勇猛精进解世非常，人身难得佛世难遇，生值中国亦复难遭，诸根完具亦复难得；于贤圣法中求作沙门亦不可得，闻真法言复不可得。有智之人能解此者，当念精进求于道果，得至泥洹亦复不难也，已以办具，便能成就无漏法身。是故说曰，不如一日中，精进不怯弱也。

虽复寿百岁， 不知生灭事，
不如一日中， 晓了生灭事。

虽复寿百岁，不知生灭事者，人在世间无明自缠不能得解，计百年之中积罪无量，亦复不知生者灭者，虽得出家为道，在如来法中不了生灭，恒在凡夫之地，不至无为也，斯非比丘沙门之业，远如来藏不近佛篋，是故说曰，虽复寿百岁，不知生灭事也。不如生一日，晓了生灭事者，人之在世观达诸法一一虚无，生者不知所以生，灭者不知所以灭，一一别之能知根本，临死之日亦不畏惧无所怖难，所生之处神识不错，遭贤遇圣闻法得度，是故说曰，不如一日中，晓了生灭事也。

取要言之，观痛所从生，夫人处世不知痛灭所兴，虽为比丘，不达沙门之行，是故说曰，观痛所从生也。当观有漏尽，人之习行不达有漏，便当留滞三界五趣，流转生死无有出期。智者习行观此有漏，知所从生知所从灭，生不知所以生，灭不知所以灭，渐渐得至无漏境界。复当观察不动行迹，若复有人不能观察不动行迹者，便自堕落坠乎生死，虽处沙门非沙门行，虽处婆罗门非婆罗门行。由四事因缘，虽深奥法者，若复学人，观察了知不动行迹，意不倾动亦不移易，渐渐得至登无为岸。复当观察不死行迹，如人在世不知死生，死为神徙风去火次魂灵散矣，身体挺直无所复中。然此习道之人，荷服法衣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不能观察死之为死生之为生，亦复不能修清净梵行。所谓不死行迹者，灭尽泥洹，是以得入中无为之处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乐。是故说曰，当观不死行。复当观察清净行迹，道之清净非秽浊，所学道能去垢，非习垢所学，次当观察天形像，法不可覩见，习上人迹，于一切诸法最上最尊无能及者，所谓灭尽泥洹是也。行人观察甘露行迹，无饥渴想无烦热想，其不覩者永坠生死，不达本无获甘露者，福业具足以已施彼，无所悋惜也。

虽复寿百岁， 山林祭祀火，
不如须臾间， 执行自修慕。

虽复寿百岁，山林祭祀火者，昔有梵志劳形苦体，在于旷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，随时瞻拜不违其文，选择净薪采取好葩，烧种种香以用供养望得恩福。时，彼梵志退自念言：「我在此山习学奇术，念事此火以经百年，今当自试知火恩福，若识恩养证验当见，设不尔者复祭祀为？」时彼梵志意不远虑，即以两手前探炽火，寻烧手臂疼痛难言，梵志自念：「吾祭祀火经尔许年，唐劳其功损而无益，将是我身招此患苦。」尔时彼山有学道比丘相去不远，知而问曰：「梵志当知！火者体热不别恩养尊卑高下。卿欲知者，吾有圣师三界独尊，行则蹶虚无所罣碍，坐则扬光照彻十方，宁可与卿往彼亲覲，备得闻其深奥之法，从此岸得至彼岸。」梵志闻已心开意解，便与道人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。尔时世尊观彼梵志应得度脱，在大众中而说斯偈：

「虽复寿百岁， 山林祭祀火，
不如须臾间， 执行自修慕。」

尔时梵志，豁然心解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佛告梵志：「卿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诸神，唐劳其功不至究竟。汝今乃知真道之处，不如须臾间执行自修

慕。」世人执愚至死不克，百年事火不自觉地，抱愚投冥不能自改，若能自觉知之非真，恒常思惟，知病所兴为所从来为所从去，悉了非真实法。若复受他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便能消化不令有失，承事供养名华捣香杂香缯彩幢幡，如是之福不可称计。百岁事火，不如须臾弹指之顷一行慈心，其福最尊为无有上，难称难量不可以譬喻为比。犹如芥子仰比须弥，牛迹之水与海掬量，爪上末尘自称胜地，萤火之虫与日竞明，慈心之德其事如此，况复百年修德具足乎？乘此之福经百千劫，未曾坠堕在凡夫地，众人仰望莫不敬奉，皆由前世积行所致。是故说曰，不如须臾，一行慈心也。

从月至其月， 愚者用抔食，
彼不信于佛， 十六不获一。

从月至其月，愚者用抔食者，或有生类贪着饭食以养其形，不虑后世殃祸之灾，四大之体其性不同，神处其中识别是非，智者识真愚者倒见，不知今世后世善恶之行，展转三涂八难无有出期。是故说曰，从月至其月，愚者用抔食也。彼不信于佛，十六不获一者，若有众生一日半日、一时半时、弹指之顷，笃信于佛意不移易，其福难量不可称计，不可以譬喻为比，福至冥报无形无像，忽然自至功祚无穷。是故说曰，彼不信于佛，十六不获一也。取要言之，彼不信于法，十六不获一，亿千万劫时闻法声，所谓法者，灭尽泥洹是也。如契经所说，告诸比丘：「今当与汝说三第一之尊：一者佛为第一之尊，二者法为第一之尊，三者僧为第一之尊。彼云何佛为第一之尊？诸有众生之类，无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众多足，有色无色有想无想，乃至非想非无想，如来于中为尊为最为无有上。是以比丘！其有众生笃信佛者，为信第一之尊；以信第一之尊，便受第一之福；以受第一之福，便生人天第一豪尊。是谓名曰，佛为第一之尊。彼云何法为第一之尊？所谓法者，有为法无为法，灭尽无欲无生灭法泥洹法者，为尊为最为无有上。其敬法者，为敬第一之尊；以敬第一之尊，便获第一之福；以获第一之福，便生天上第一豪尊。是谓名曰，法为第一之尊。彼云何僧为第一之尊？诸有大众大聚大会翼从之徒，如来圣众为尊为最为无有上，是以比丘！其有众生笃信僧者，第一之尊；以信第一之尊，便受第一之福；以受第一之福，便生天人第一豪尊。是谓名曰，僧为第一之尊。」不以慈心者，十六不获一，众生之类昼夜含毒，瞋恚所缠共相茹食，由怀忿怒向乎二亲，岂当有慈加被众生乎？此事不然也。是故说曰，不以慈心者，十六不获一也。不愍众生者，十六不获一，由如境界方域，其中众生名号姓字不可称计；若有入慈定之士，于中教化周穷济乏，不择好丑亦不兴想，斯可施与，斯不可与，平等无二一而不异乃谓

真施。是故说曰，不以慈心者，十六不获一也。或有国土，称其众生名曰蠕动之类，于中勇猛不辞勤劳，适彼国界供给所须不令阙减，是谓施心。蠕动之类不以神祇故，十六不获一，不以正法故，众生自坠，堕外道异学。尼犍子等自称为尊，以铁鍱腹跨行世间，自相谓曰：「此诸释种沙门道士，世之狂夫，露头左衽自称为尊，我等观察，正是不祥之应，世人狂惑，何为尊事？若有众生施此人者，后得秽恶不净之报，梦想见之寤则遇恶，况当行道与共相见！」是故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能于正法信心不断，遭遇百千艰苦众难心不变易，一意信向不习倒见，尔乃名曰如来正法。其不信者，于十六分未获其一，其有信心向正法者，其福无量不可称计，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」何以名曰十六分不获一也？所以论十六者，谓十六者，谓十六大国也，此阎浮境仁义所居，无有出此十六大国，博古揽今敷演深奥，随时决断永除狐疑使无犹豫。十六国名其号：一为鸯伽。二者默偈陀蒺沙王。三者迦诗。四者拘萨罗波斯王。五者素摩。六者须罗咤。七者恶生王拔蹉。八者拔罗忧填王。九者遏波。十者阿婆檀提忧陀罗延王。十一者鸠留。十二者般遮罗阿拘岚王。十三者椽难。十四者耶般那。十五者剑桴(本阙十六)。此十六大国，包识万机众事不惑，众辩捷疾学不烦重，畅达妙义寻究本末，演布无量寻之难穷，斯出十六大国之中。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慕妙义者，但当游行历十六国，威仪礼节自然修成，不加于师无有摸则也。

若人祷神祀， 经岁望其福，
彼于四分中， 亦未获其一。

若人祷神祀，经岁望其福者，想外道异学颠倒邪见执愚不寤，祭祀神祠乃经一岁，其中费耗生民之货亦不可计。以若干种甘饌饮食焚烧于火，谓为获福反更遇祸，斯由执愚不自改更，至令死后入于闇冥，不覩大光智慧之明。是故说曰，于四分中，亦不获其一也。是故圣人训之以渐、道之以路，获诱愚惑至安隐处，须臾行善胜彼一年也。广演品竟。

出曜经亲品第二十六

无信怀憎嫉， 鬪乱彼此人，
智者所屏弃， 愚习以为乐。

无信怀憎嫉，鬪乱彼此人者，夫人在世信心不固，亦复不信佛法圣众、真如四谛苦习尽道，积财至天犹不可恃怙，舍寿之日财不自随，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，毕故不造新。犹如有鸟素贪肉食，山树有叶其像肉色，昼夜伺

捕延颈仰望，在树像肉堕即为叶，迷惑所缠不自觉寤，如是不息丧命于彼。所以然者？皆由贪心不自改更故。此间闻语传至于彼，设从彼闻复传于此，鬪乱彼此使不成就，意中兴嫉转生尘垢，是故说曰，无信怀憎嫉，鬪乱彼此人也。智者所屏弃者，智人知礼节避嫌远疑，不处惑乱之中，弹指之顷不与从事，况当至竟与共游乎？所谓智者，明古知今博通众事，防患未然所行不左，心口相应言无有失，分别深义意不倒错，从一句义演布无数，愚者所惑，是故说曰，智者所屏弃也。愚习以为乐者，设复有人，善心劝谏诱进童蒙，训之以道使见道门，不从其教反更疑惑，以地狱为堂室，不虑后世殃祸之根，教行恶业不从善教，转复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之中，是故说曰，愚习以为乐。

有信无憎嫉， 精进信多闻，
智者所敬待， 贤圣以为乐。

有信无憎嫉者，如复有人笃信佛法圣众，至意信解苦习尽道，不怀谀谄心意柔软，承事敬待诸梵行人，昼则懃受夜则经行，孜孜汲汲不失威仪，和颜悦色先笑后言不伤人意，是故说曰，有信无憎嫉也。精进信多闻者，人之修行精进为上，况复广学采取多闻，戒闻施慧广布一切，安处无为宁处道场，以己所见演示前人，是故说曰，精进信多闻也。智者所敬待者，常当亲近承受不及，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，定身慧身见身见解脱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，是故说曰，智者所敬待。贤圣以为乐者，夫人修行追贤逐圣不辞寒苦，正使遭遇七千亿难能舍身命，虽遭斯苦不分其意，是故说曰，贤圣以为乐。

不亲恶知识， 不与非法会，
亲近善知识， 恒与正法会。

不亲恶知识者，彼修行人遭恶知识者日增恶行，堕入地狱饿鬼畜生，正使行清意洁随恶染其素，由若有人爱犬猪羊心不远离，猪犬随逐亦不相离，猪犬所乐粪除为上，厕溷为浴池共相染污，亲恶知识者亦复如是，共相追逐终以无善。是故说曰，不亲恶知识也。不与非法会者，非法人者五无救罪，无戒无信无闻无慧无施，如此之人不可亲近，其有追逐以为伴者，堕入恶趣不至善处，是故说曰，不与非法会也。亲近善知识者，学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应，设有之造不伤人意，先笑后言文句相应，是故说曰，亲近善知识。恒与正法会者，所谓正法会，佛辟支佛声闻是也，更无众生出于佛者，除佛以更

无众生出于辟支佛者，除佛辟支佛更无众生出于声闻者，其有信心向此三者，得至究竟，不坠三涂厄难之处，是故说曰，恒与正法会也。

行路念防虑， 持戒多闻人，
思虑无量境， 闻彼善言教，
各各知差别。

行路念防虑者，群徒在途出言防虑，旷野之中多诸鬼神，若论恶语神即得便，论说善者鬼神营护，所至到处不遇恶人，亦复不逢劫盗人者，是故说曰，行路念防虑。持戒多闻人，受佛言教不去心首，如佛所说，告诸比丘当修三昧正受定意，若行若坐无令违失，便为诸天鬼神所见营护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承受正佛言教。是故说曰，持戒多闻人也。思虑无量境者，昼夜思虑坐禅诵经戒闻施慧，是故说曰，思虑无量境也。闻彼善言教，各各知差别，如彼学人闻彼善教，意不错乱文句相应，便成道果，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增益善根至无为道，是故说曰，闻彼善言教，各各知差别。

近恶自陷溺， 习善致名称，
妙者恒自妙， 此由身真正。

近恶自陷溺者，如复有人亲近恶友，但有日损不至究竟，犹若半月日有闇冥无有大明，亲近恶友亦复如是，日损善根增益恶法，是故说曰，近恶自陷溺也。习善致名称者，胜人所习日有名称，犹如月欲盛满日有光明远照无外，修善之人亦复如是，善名广着名称远布，是故说曰，习善致名称也。妙者恒自妙，所行专正修无上道，犹如须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，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，阿那含家仰修阿罗汉道，阿罗汉家转自增益诸善功德，是故说曰，妙者恒自妙也。此由身真正者，当求巧便求诸功德璎珞其身，意中欲得名称广布者，欲得诸天世人敬待，当自谨慎不与尘劳怀来道故，是故说曰，此由身真正也。

善者终以善， 斯由亲近善，
智慧为最上， 禁戒永寂灭。

善者终以善，斯由亲近善者，智人求于智，以成其圣道，犹如紫磨真金内外清彻，造作器皿无不成就；智者亦尔，贤圣相习留教在世永世不朽，是故说

曰，善者终以善，斯由亲近善也。智慧为最上，禁戒永寂灭者，夫人习行先当求上人之法，是故说曰，智慧为最上，禁戒永寂灭者也。

如鱼湍聚凑， 人之贪着取，
意着不觉臭， 习恶亦如是。

如鱼湍聚凑，人之贪着取者，犹如群鱼集聚一处秽污难近，人意贪着不顾臭秽，愚人执意谓为甘美，不知久久不便于身，臭气流溢布见于外；习恶之人亦复如是，与亲近者即成其恶，损减善根增益恶部，是故说曰，如鱼湍聚凑，人之贪着取，意着不觉臭，习恶亦如是也。

木槿葵霍叶， 众生往采取，
叶熏香远布， 习善亦如是。

木槿葵霍叶，众生往采取者，如有善察之人往采其香，虽不得根而获香叶香气苾芬，正使舍彼故处犹香；善知识从事者亦复如是，成人之德功德日积，是故说曰，木槿葵霍叶，众生往采取，叶熏香远布，习善亦如是也。

已自不习恶， 亲近习恶者，
为人所诬笑， 恶名日增炽。

已自不习恶，亲近习恶者，世多有人不行恶事淫嫉盗窃，性不饮酒、不博弈戏乐，然彼众生或在酤酒家坐，或入淫种村中，或在博弈家坐，为主人所见，谓为斯人习此非法兴犹豫想：「此人先自贞洁清静，今日何为习此非法？」恶声遂显流闻四远，百千众生共相告语，诽谤之名从是日滋。是故说曰，已自不习恶，亲近习恶者，为人所诬笑，恶名日增炽也。

观习而习之， 知近而亲近，
毒箭在其束， 净者被其污，
勇夫能除污， 去恶不为伴。

观习而习之，知近而亲近者，世多有人未在道捡，意不坚固与恶从事，不被教训见物而习，见恶习恶见善习善，以己所见示见于人，身自不正焉能正人？犹如毒箭污染余者，己身行恶教人习之，智者观察此已终不行其恶，是故说曰，观习而习之，知近而亲近，毒箭在其束，净者被其污，勇夫能除污，去恶不为伴也。

是故知果报， 智人悉分别，
非亲慎莫习， 习当近于贤，
比丘行于道， 忍苦尽诸漏。

是故知果报，智人悉分别者，众生造行果报不同，或豊轻而药妙，或罪重而易疗，唯有觉者能消灭耳；智人所习自审明矣，设有愆咎即能悔过，犹马蹶蹶加之杖策然后调伏，智人习行亦复如是，寻隙所生自悔不及，是故说曰，圣人知果报，智者悉分别也。非亲慎莫习，习当近于贤者，所谓非亲，所行非义，口吐言教终无善响，布毒于人以为快乐。其有众生翫习此者，便为长夜流转生死受恼无量，神识倒错心意烦热。所谓贤者，包识众事万机不惑，为人师范辩才无碍，以己明慧演示众生，其闻音者斯蒙度脱。是故说曰，非亲慎莫习，习当近于贤也。比丘行于道，忍苦尽诸漏者，行人执意众业备具，贤圣八品如来圣道，诸佛世尊常所修行，复以贤圣苦忍之法，尽诸有漏成乎无漏。是故说曰，比丘行道，忍苦尽诸漏也。

愚者尽形寿， 承事明智人，
亦不知真法， 如瓢斟酌食。

愚者处世虽受百年与智者同俱，然意矇矇不别真法，是以圣人以瓢为喻，终日酌物不知咸酢，喻彼愚者虽遇贤圣，意迷心惑不达正教，寄生于世无益于时。是故说曰，愚者尽形寿，承事明智人，亦不知真法，如瓢斟酌食。

智者斯须间， 承事贤圣人，
一一知真法， 如舌知众味。

智人所学意志捷疾，闻一知万豫达未然，随时之行亦不错谬，悉能分别亦无滞碍，犹舌尝味，甜酢咸淡悉能知之；学人所习究畅本末别白黑法，知病所兴知病所灭，斯非颠倒斯是颠倒，皆能别了投之圣药，是故说曰，智者斯须间，承事贤圣人，一一知真法，如舌知众味也。略说其事，彼不解慧愚人所习，唯有智者能究其事，彼无眼目，所谓愚者是也；眼目者，贤圣眼目是也，唯有智者而有此耳。彼不知真法，三耶三佛说，所谓不知真法者，愚者是也。

智者寻一句， 演出百种义，
愚者诵千句， 不解一句义。

智者寻一句，演出百种义者，智者执意明达道术，禅燕不乱练精神识，永无尘垢四辩具了，问一句之义达百千之章，是故说曰，智者寻一句，演出百千义也。愚者诵千句，不解一句义者，愚者意迷，从冥至冥不覩大明，虽诵千章不解一义，是以智人常当远之不与从事，是故说曰，愚者诵千句，不解一句义也。

一句义成就， 智者所修学，
愚者好远离， 真佛之所说。

昔有比丘往至佛所，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大慈垂愍，开悟未及，愿为说法应适人意，我闻法已心意开悟得蒙度脱。」尔时世尊略说其义，告比丘曰：「非汝则舍。」比丘白佛：「我以知矣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我义云何汝以知乎？」比丘白佛：「色非我有，我以舍矣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说。」是故说曰，一句义成就，智者所修学也。愚者好远离，真佛之所说，圣人处世教诫众生平等大道，愚者意迷神识难革，或见如来而掩目者，或闻说法而塞耳者，或见如来行迹轮相在地而蹋坏者，斯等之类罪垢深固难可改更。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终讫说法于无余境，然众生类执愚积久，甘露滋降不覩不闻，舍形受形轮转生死无有出期，斯由愚惑无明所缠故也。

怨憎有智胜， 不随亲友义，
愚者训非道， 渐趣地狱径。

怨憎有智胜者，怨憎之人自知隙咎，本性明达防患未然，恒自思惟：「设我今日行非法者，便自陷溺不毁彼人也，如有怨讎众多，思欲报怨力所不至，知当如何？不如行慈乃可得胜。」是故说曰，怨憎有智胜也。不随亲友义者，亲友之人心意款到，意之所好教授前人与共同欢，恶则同恶好则同好，后受报对入地狱中，是故说曰，不随亲友义，愚者训非道，渐趣地狱径。

愚者自称愚， 当知善黠慧，
愚人自称智， 是谓愚中甚。

愚者自称愚，当知善黠慧者，愚自思惟悔本不及，我本所行实为非法，种诸罪根开地狱门，塞泥洹路，昼夜恳责，我今处世众结自缠尘垢污染，舍身受身轮转生死不离三有，便自悔责追师逐侣，渐渐得至无为之处。是故说曰，愚者自称愚，当知善黠慧也。愚人自称智，是谓愚中甚者，愚人生世恒自叹誉，我为尊贵余者不如，不达今世后世殃黻之罪，我所知见世之希有，自扬

其名抑彼之德，不知生死之难，修凡夫行，是故说曰，愚人自称智，是谓愚中甚。

若复叹誉愚， 毁些智者身，
毁智犹有胜， 叹愚不为上。

若复叹誉愚者，愚者所习见物叹誉，不别尊卑善恶之行，所可叹者反更毁些，是故说曰，若复叹誉愚也。毁些智者身者，虽被诽谤不以忧戚，自知果报缘对所至，是故说曰，毁些智者身犹有胜也。叹愚不为上者，众生处世群愚党惑，闻彼称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不知久后于身不便，是故说曰，叹愚不为上也。

莫见愚闻声， 亦莫与愚居，
与愚同居难， 犹如怨同处。

昔佛在罗阅祇，将侍者一人，名曰阿难，在路游行。尔时世尊遥见调达逐路前进，佛告阿难：「我等可共就余路行，何为与此愚人相见？」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如来，今日畏此调达乎？何为欲避就于余路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我自忆念，本所造福自致无上等正觉，亦复不见魔若天外道异学沙门梵志，能使如来有恐怖者。此事不然。吾昔在树王下众结未尽，弊魔波旬将十八亿众，人身兽头猿猴师子，虎兕毒蛇恶鬼形貌，担山吐火把持刀剑戈牟铠钋，扬声哮吼填塞虚空时来恐我，犹尚不能动我一毛，况今我身成等正觉三界独尊，岂当畏于愚调达耶？此事不然。」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莫见愚闻声， 亦莫与愚居，
与愚同居难， 犹如怨同处，
当选择共居， 如与亲亲会。」

夫人处世，当与黠慧之人共居，出则和颜入则同欢，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无异，犹如亲亲心意款至，如此相敬皆至无为。是故说曰，当选择共居，如与亲亲会也。

是故事多闻， 并及持戒者，
如是人中上， 犹月在众星。

是故事多闻，并及持戒者，多闻众生解世非常明鉴三有，知今世后世之报，自知众德具足，恒亲近贤人，戒成就者，定成就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

就。说曰，是故事多闻，并及持戒者也。如是人中上，犹月在众星中者，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，在大众中独尊只步无有侔匹，犹如明月在众星中，光明远照无有及者。是故说曰，如是人中上，犹月在众星(亲品第二十六竟)。

出曜经卷第二十二

出曜经卷第二十三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泥洹品第二十七

如龟藏其六， 比丘摄意想，
无猗无害彼， 灭度无言说。

如龟藏其六，比丘摄意想者，犹彼神龟畏丧身命，设见怨讎藏六甲里，内自思惟：「若我不藏六者，便为猎者所擒，或梟其首，或伤前左右足，或断后左右脚，或毁我尾，今不防虑定死无疑。」比丘习行亦复如是，畏恶生死摄意乱想，恒自思惟：「虽得为人寄生无几，今不自摄者，便为弊魔波旬及欲尘魔自在天子，使得我便。」是故说曰，如龟藏其六，比丘摄意想也。无猗无害彼，灭度无言说者，不得猗于众结缚着邪业颠倒，欲有所猗者唯依于圣谛，欲有所至安隐达彼，喻如久病羸瘦着床，卧大小便不能动摇，或老羸极不能起居，要须健夫扶持两腋，意欲所至安隐至彼。众生之类其譬亦尔，诸根闇钝于诸深义不大殷懃，设遇良友凭仰有处，渐渐得免生死之处，是以世尊演教后生，无猗生死起谋害心，无猗无所害乃成道迹。是故说曰，无猗无害彼也。灭度无言说者，犹如炽火光焰赫赫，焚烧山野树木枝叶无有遗余，火灭之后更无赫焰之兆；凡夫之士亦复如是，以贪炽火瞋恚炽火愚痴炽火，焚烧功德善根永尽无余，既自丧福复使他人不至究竟。若得罗汉诸尘垢尽，淫怒痴火永不复见，己身得道复能度人。是故说曰，灭度无言说也。

忍辱为第一， 佛说泥洹最，
不以怀烦热， 害彼为沙门。

释迦文佛昔为菩萨时，处在深山无人处，劳神苦体修行忍辱，内自系意众相不起。时有迦蓝浮王出行游戏，将诸宫人嫖女五乐自娱，弹琴鼓瑟作倡伎乐

恣意自由，闻乐疲厌即便睡眠。宫人嫔女各各驰散采拾妙花，遥见菩萨在树下坐，颜貌端正如桃华色，其有覩者莫不喜踊，如日初出靡不普照，如月在空众星岳峙。诸嫔女见奔趣向跪各一面立。是时，菩萨徐开目视威仪庠序，渐渐导引与说妙法。「欲不净行，漏为大患，夫人贪欲染污形者，后堕鸟兽鸽雀之中，臭秽不净堕入恶趣，非是贤圣真人所学。诸妹当知！夫淫欲者，当受火车炉炭之报。」如是菩萨无数方便说欲秽污。时迦蓝浮王从睡而觉，左右顾视不见诸嫔女众，即拔利剑，轻乘疾马驰奔求觅良久乃见，遥覩菩萨颜色纵容嫔女围绕，王意自念：「此人端正世之希有，必与我嫔女欲情交通。」内兴恚怒憎疾之心，瞋恚赫炽不顾其理，直前问曰：「卿为仙士在此习术，卿为得第一禅耶？」对曰：「不也。大王！」复重问：「颇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耶？」对曰：「不也。大王！」王告之曰：「卿今在此学于道术，于此诸德不获其一，何为在此丧其日月？」菩萨报曰：「吾所以捐弃家业在此学者，欲修忍辱之定。」王复自念：「此人在此学来积久，向瞻我色知我瞋盛，是以报我修行忍辱，吾今试之为审尔不？夫试忍之法，不可饮食肴饌作倡伎乐乃得知之，要用威怒切痛伤肌之恼乃知现验。」王语仙士：「设卿行忍辱者，速舒右手，吾欲试之。」是时，菩萨欢悦舒之，时王恚盛不顾后世，寻拔利剑斫右手断次斫左手，复斫右脚次斫左脚，截耳截鼻，王问仙士：「汝今何所志求？」仙士报曰：「吾今行忍辱不舍斯须，正使王今取我身体碎如芥子，终不退转失慈忍辱。夫人瞋恚污染之心，形毁之后漏血无量，我今得忍加被毁形，诸疮孔中悉出乳汁，以此为验故行忍辱。」去彼不远复有仙士数百之众在彼学道，闻此菩萨为王所毁，皆来奔趣围绕问讯：「不审仙士疼痛不至剧耶？」对曰：「非也。」诸贤诸仙复问曰：「汝今形体分为七分，岂得复言无疼痛耶？」菩萨报曰：「心痛形不痛者，便堕地狱饿鬼畜生，形痛心不痛者，便成无上为最正觉。」尔时诸仙士各各叹曰：「善哉善哉！神仙忍之为妙无有过者，捷疾利根长养其福，必果其愿将至不久。」是故说曰，忍辱为第一也。佛说泥洹最者，法中之微妙者莫过泥洹，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澹然无为无起灭想，法中之上无复过者。是故说曰，佛说泥洹最也。不以怀烦热者，所以舍家捐弃妻子，除去五欲舍世八业，不顾俗荣出家修道，何为于中恼热众生？是故说曰，不以怀烦热也。害他为沙门者，夫为沙门应第一义，随沙门法不越次序，无有憎嫉诈诳于人，护彼如视己，不从教，令进学。是故说曰，害他为沙门也。

言当莫羸犷， 所说应辩才，
少闻共论难， 反受彼屈伏。

言当莫羸犷者，佛在世与大目犍连说法：「卿今日目连！夫为说法当如法说。其间不容杂糅之义，说正法时心意端正，不得左右顾视，岂当浮说不急之事。何以故尔？夫羸言者多诸瑕隙，后更受形一身百头，如彼迦比罗比丘不异。」是故说曰，言当莫羸犷也。所说应辩才者，知天文地理星宿变异灾怪所出，六艺通达博练典籍，造作无端便为智者所见嫌疑，若唤责数倍增恚怒，如斯之徒不可亲近，是故说曰，所说应辩才也。少闻共论难，反受彼屈伏者，人相是非此来久矣，我所说是汝所说非，互相高下遂生忿怒，犹如二人谤毁于佛，一人有受教不审。一人无信诸根闇钝。如斯二人受地狱饿鬼畜生根栽，若生为人，六情不具言语謇吃。是故说曰，少闻共论难，反受彼屈伏也。

数自兴烦恼， 犹彼器败坏，
生死数流转， 长没无出期。

数自兴烦恼，犹彼器败坏者，如人执愚至死不改，结使缚着颠倒乱想，邪见贸诚而自缠络，犹若破器漏出所盛无所复中，尘土垢坌而自污染，是故说曰，数自兴烦恼，犹彼器败坏也。生死数流转，长没无出期者，人不豫虑必受其殃，犹若陶轮轮转不停，久处生死求出难克无以为喻，是故说曰，生死数流转，长没无出期也。

若不自烦恼， 犹器完牢具，
如是至泥洹， 永无尘垢翳。

若不自烦恼，犹器完牢具者，若能自专不兴诸着去诸缚结，便当获致无漏慧根，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贤圣八品道，犹如完器堪任受盛，众人见者莫不爱乐，是故说曰，若不自烦恼，犹器完牢具也。如是至泥洹，永无尘垢翳者，人无此瑕滓，得至灭尽泥洹之处，永寂永息无所起灭，是故说曰，如是至泥洹，永无尘垢翳也。

无病第一利， 知足第一富，
知亲第一友， 泥洹第一乐。

无病第一利者，世多有人宿少疹患，皆由前世报应之果。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峻他国治生，未经几日积财无数。一人缘至卒遇重患，所有财货疗患亦尽，穷困顿笃不蒙瘳除；一人无病不费财货，虽获大利犹怀怨诉：「我今所得盖不足言。」安隐归家无所损失，昼夜怨诉不获财利，亲族劝谏语商人曰：

「卿今无病安隐至家，何为[口*罨]叫言不获利？有身全命宝中之上。」是故说曰，无病第一利也。知足第一富者，如佛律藏所说，世有二人难可厌足。云何为二？一得财而费耗，二者得财而深藏。若使阎浮地内，天降七宝满此世界，与此二人者犹不知足。未断欲之人贪着财货，得而复求不知厌足，唯有履道之人，明知非常解释非真不顾其珍，解知幻化不得久停。犹若琢石见火电之过历目，如斯之变迁转不住。是故说曰，知足第一富也。知亲第一友者，人共知亲以欸到为本，先信后义乃可同处。犹昔有一人情爱至深，但与朋友从事，不与兄弟言谈，官遣禁防来召此人，其人醉酒杀官来使，寻走奔向归趣朋友，以己情实具向彼说：「我今危厄投足无地，唯见容受得免其困。」朋友闻之皆共愕然：「咄卿大事难可藏匿，直可时还勿复停此，设事显露罪我不少，卿有兄弟宗族昌炽，何为向我叛于骨肉？」其人闻之寻还归家，投归兄弟五体归命，以实自陈所作愆咎。宗族闻之皆共慰劳：「勿为惧怖，当设权计使免此难。」五亲云集严驾行调，各各进路适他国界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倍胜本国，财宝日炽仆从无数。是故说曰，知亲第一友也。泥洹第一乐者，泥洹之中终无患苦，尘劳众结永无复有休息灭尽，是故说曰，泥洹第一乐。

饥为第一患， 行为第一苦，
如实知此者， 泥洹第一乐。

饥为第一患者，昔蒺沙王为儿阿闍世闭在深牢，人信断绝粮饷不通，在彼饥困告诉无所。王欸思惟念佛在心忆本所说，寻于狱中而说斯偈：

「最胜言教， 流布无际， 世共传习，
实无有厌。 如无等伦， 所说善教，
身苦所逼， 何过饥患？」

患中之苦者莫过于饥，是故说曰，饥为第一患也。行为第一苦者，夫人处世志趣不同所习各别，饥寒勤苦切身之酷，若人受形当有处胎冥室之患，设复降形有折体之恼，诸情具足当有衰丧老病所困，形受神从便当受彼善恶之报，斯由造行之所致也。是故说曰，行为第一苦也。如实知此者，泥洹第一

乐，人之修行求于永寂永离众患，安处无为无复众恼苦痛之患，是故说曰，如实知此者，泥洹第一乐也。

趣善之法少， 趣恶之法多，
如实知此者， 速求于泥洹。

人在世间修善者少，虽复行善愿不从意，设当众行具足，是时诸天唯人为善处，人以天为福堂。犹如杂契经所说，佛告比丘：「诸天自知五瑞应至皆共云集。」语彼天子曰：「汝从此没愿生善处，至彼至是快得善利，以得善利安处无为。」尔时比丘前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，诸天善处，快得善利，安处无为。此三句义何者是也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道根具足，于正法中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不乐家属出家学道，是谓比丘！诸天之善处。云何安处无为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得四圣谛思惟分别，是谓比丘！诸天安处无为。」在世行道修善者少，趣善之徒少也，趣恶之徒多者，所以然者？众生之类修恶者多，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，亦复不分别善恶好之与丑，但种地狱饿鬼畜生之根栽，从冥入冥无复出期，犹盲执烛照彼不自明。是故说曰，趣恶之徒多也。如实知此者，速求于泥洹者，人有利疾俱寤不同，或有闻而自寤，或有覩形而解者，是以圣人布教若干，应病适前投药不虚，其中利根之徒，观世万变难可同处，上求无为如救头然，所以者何？彼处虚寂闲静安乐，永合虚表澄神不动。是故说曰，如实知此者，速求于泥洹也。

有因生善处， 有缘生恶趣，
有缘般泥洹， 如斯皆有缘。

有因生善处者，云何为缘？所谓缘者，施戒闻慧思惟，清信士威仪，出家威仪，大道人威仪，舍善行迹，是谓因缘趣道之基，是故说曰，有因生善处也。有缘生恶趣者，有何因缘？喻如有人内怀憎嫉施心不开，犯戒杀生不与取，如此十恶之行不能改更，遂致坠堕趣于三涂，是故说曰，有缘生恶趣也。有缘般泥洹者，所说泥洹皆用贤圣真道，断诸结使前趣无为，离此圣品则不可获，犹如外道梵志自相谓言：「世无因缘亦无本末，有者自然而有，无者自然而无。何以知其然？犹若旷野荆棘生其棘针，岂有巧匠削利针乎？如鹿百兽群鸟树栖，衣毛杂色形像不同，岂复有人彩画其体乎？论其品类受性不同，地性素栗石性素坚，岂复有人造坚栗耶？斯皆无因缘而自然生。」如此之类执迷来久，共相教授至今不绝，是故世尊说曰：「其事有缘，不唐苦尔。复何因缘？众生修行十善，众生所处其地平正，尔时坑坎高岸荆棘逆

草自然平整；其有众生修行恶者，是时普地尽生荆棘高岸绝坑，蜿蜒毒虫孚乳滋多，皆由先身积恶所致。」是故说曰，如斯皆有缘也。

鹿归于野， 鸟归虚空， 义归分别，
真人归灭。

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园侧因帝石室。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寂然无尘垢，见有众群鹿遇彼猎师，怀惊愕驰奔嶮岨之中。尔时世尊复以天眼，见有群鸟避罗高翔驰趣虚空，如来天眼复见比丘言辩义趣柔和畅达，寻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缘，反复究悉逆顺本末，如来天眼亦复覩之，复见异比丘，通夜之中反复思惟，入解脱禅定，夜将欲晓闇复欲尽，于无余泥洹界，而般泥洹，复是如来神眼所监。尔时世尊观此义因缘所起，欲使弟子演布其教，复使正法久住于世，使后群生覩其大明，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鹿归于野， 鸟归虚空， 义归分别，
真人归灭。

「不以懈怠意， 怯弱有所至，
欲求至泥洹， 焚烧诸缚着。」

不以懈怠意，怯弱有所至者，如佛契经《中阿含》所说，佛告比丘：「此法精进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，然性懈怠不能自进，焉能巧便得至泥洹？犹如有人素性怯弱素无两目，岂能设意露宿旷野？多诸盗寇路难得越，欲求度彼嶮难处者，以有健夫勇猛之士，乃得自济，安身无为；怀愚性邪意信倒见，终不得越嶮难之处。要有智慧之目贤圣之术，然后能到无为之场。」是故说曰，不以懈怠意，怯弱有所至，欲求至泥洹，焚烧诸缚着也。

比丘速抒船， 以抒便当轻，
永断贪欲情， 然后至泥洹。

昔有比丘欲渡江河，值有弊船朽故不治，是时船师报比丘曰：「道士欲有所之，可以己功抒此储水，船轻身全何往不克。」尔时比丘尽其乳哺之力，抒其船水穷，乃得越至彼岸。收摄衣服整顿威仪，渐渐往至亲近世尊，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如来知彼应得济渡，是以顾眄熟视而已，非是辟支罗汉之所及也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比丘速抒船， 以抒便当轻，
永断贪欲情， 然后至泥洹。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今乃虑目前之难，乃更反惧后世之忌。船者危峻世之常法，权渡群生不以为倦，形如真器纯盛不净，何不遗弃，抒秽漏病断淫怒痴，乘贤圣船得至泥洹者也。」

我有本以无， 本有我今无，
非无亦非有， 如今不可获。

我有本以无，本有我今无者，外道异学所见不同各自为正，我本姓某字某虽有而无，虽无而有，无有而自生，是故说曰，我有本以无，本有我今无也。非无亦非有者，非无者过去也，亦非有者当来也，如今不可获者现在也。执愚之士岂离沙门梵志，行此邪径不自改更。所以尔者？不解第一之义泥洹之道，信于邪见不信泥洹。是故说曰，我有本以无，本有我今无，非无亦非有，如今不可获也。

难见谛不动， 善观而分别，
当察爱尽原， 是谓名苦际。

难见谛不动，善观而分别者，灭尽泥洹极为微妙，无形而不可见，有为之法动转不停，无形法者不可移转，唯有如来、辟支佛及声闻等，以智慧眼善观而分别一一决了，是故说曰，难见谛不动，善观而分别者也。当察爱尽原，是谓名苦际者，知爱根本兴病若干，于中自拔永断无余，是故说曰，当察爱尽原，是谓名苦际也。

断爱除其欲， 竭河无流兆，
能明此爱本， 是谓名苦际。

断爱除其欲者，爱之为病众患之本，以拔爱本枝叶不滋，于中自拔永断无余，欲本自灭更不复生，由爱生欲流，犹如驶河漂溺生类，亿千万众丧其命根不得全济，河竭之后众生往来无形伤害，是故说曰，断爱除其欲，竭河无流兆也。能明此爱本，是谓名苦际者，爱为形质、欲为枝叶、痴为润津，若彼学人思惟妙观，能断此者超越苦际，是故说曰，能明此爱本，是谓名苦际也。

见而实而见， 闻而实而闻，
知而实而知， 是谓名苦际。

何以故说见而实而见？何以故非见实而非见？如复有人，若眼见色分别色本，思惟识缘不起想着。非见实而非见者，如彼愚惑之人，眼见色而生眼识，此虽见不如非见。何以故？由其眼见而兴眼识故也。是故说曰，见而实而见也。闻而实而闻者，若人闻微妙之声，不兴识着，是故说曰，闻而实而闻者也。知而实而知者，如复有人分别识身，采取善根舍弃不善根，诸垢永尽更不造新，是故说曰，知而实而知，是谓名苦际也。

伊宁弥泥， 陀俾陀罗俾，
摩屑妬屑， 一切毘罗梨，
是谓名苦际。

昔佛世尊与四天王说法，二人解中国之语，二人不解；二人不解者与说昙密罗国语，宣畅四谛；虽说昙密罗国语，一人解一人不解，所不解者，复与说弥梨车语，摩屑妬屑一切毘利罗。时，四天王皆达四谛，寻于坐上得柔顺法忍。

无身灭其想， 诸痛得清凉，
众行永休息， 识想不复兴，
是谓名苦际。

无身灭其想者，是身无牢为磨灭法，是身不坚必当离散，唯有五分法身乃谓牢固，意从想生想兴万病，能灭其想乃应道真，是故说曰，无身灭其想也。诸痛得清凉者，此众生类流转生死之海，江湖四渎投之无厌，斯由痛本以受其困，众生相残共相杀害，皆由于痛而致此患，唯有智者不造其痛，是故说曰，诸痛得清凉也。众行永休息者，人之受识由行而生，行以滋长以成万病，善行趣善恶行趣恶，智人习行不造行本，是故说，众行永休息也。识想不复兴者，识想流驰兴病万端，是以圣人摄识不散，人之兴识多起痴根，以三百药灭百识，晨用百药，中用百药，暮用百药，而灭识想；复以无漏圣行顶忍之法而灭识想，是故说曰，识想不复兴也。有依便有动，有动便无灭，已无灭则知无厌，以知无灭则不见去来今，以无去来今则无生死，以无生死愁忧苦恼，由此苦阴生诸众病，斯由习兴众结，缠裹。人之修行必有所依，所谓依者，山河石壁有形之类，目所覩者皆谓依也，能灭此者乃应第一义，于第一义不见来往周旋，以无来往周旋则无生死；不解此者则兴尘劳，生老

病死日日滋长，从是生忧愁恼万端，寻之不见其绪，展转相生成其五阴苦形，能灭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。或有比丘有生有实有为，或有比丘无生无实无为，比丘不为无为者亦不有生，设不有生不有实不有为者，则因生因实因有为而说无为也。设当众生无此患者，如来终不说灭尽泥洹之乐。

知生之本末， 有为知无为，
生老所缠裹， 衰者甚难制。

知生之本末者，如彼契经《中阿含》所说，大爱之本末所说，佛告阿难：「若生无有生者，则不告人说生之法，下至群徒鱼水之类，设龙有龙性鬼有鬼性，天有天性人有人性。如是阿难！我知有生故说生矣。」是故说曰，知生之本末也。有为知无为者，无形无像不可观察于变易法，是故说曰，于有为知无为也。生老所缠裹者，人之处世衰老则知死，二事见逼不免其患，是故说曰，生老所缠裹也。衰者甚难制者，斯由众行淫欲瞋恚愚痴憍慢嫉妬患痴，为老病所使，由此而起，是故说曰，衰者甚难制也。

非食命不济， 孰能不揣食？
夫立食为先， 然后乃至道。

众生之类悠悠在世，皆由于食，人不得食无以行道，是故说曰，非食命不济也。孰能不揣食者，觉此非常知食所出审谛无疑，受者施行非有狐疑，是故说曰，孰能不揣食也。食之为物生死滓浊之法，有形则累其食，是故说曰，夫立食为先也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我知诸入非地非水非火非风，所以非识非空非不用非识非有想无想，非今世后世，非及日月所照处，如斯之类非缘所及。其中倒见之人求日解脱，尼犍子等自相教训求解脱者，要当入六十肘百由延，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脱。」佛观此义已欲断生死狐疑，欲遮尼犍子颠倒之想故说此事，欲断后世狐疑故说斯事。「日月不俱明，邪正不竞兴，此事明矣。是故比丘！我亦不说周旋往来生死起灭，此谓苦际之本也。」

地种及水火， 是时风无吹，
光焰所不照， 亦不见其实。

应化之人或凭所豪，或因有所济，应豪贵度者不加言声，所凭度者豁然自寤不须师匠，谦恭卑下者自然得寤，是故说曰，光焰所不照，亦不见其实也。

非月非有光， 非日非有明，
审谛观此者， 乃应梵志行。

非月非有光，非日非有明者，犹如日月之光众尘自蔽，不能广布宣其教命，犹若忉利天上及一究竟天，光光自照无有日月光明，皆由曩昔积行所致，是故说曰，非月非有光，非日非有明也。审谛观此者，乃应梵志行者，所谓梵志者，越过三界行充德满故曰梵志，是故说曰，审谛观此者，乃应梵志行也。

端正色纵容， 得脱一切苦，
非色非不色， 得脱一切苦。

有色无色生于苦本，能脱此苦者，诸苦中得脱，是故说曰，端正色纵容，得脱一切苦。

究竟不恐惧， 越缚无狐疑，
未断有欲刺， 岂知身为患？

究竟不恐惧者，究竟有二事：一者用意究竟，二者自然究竟。心正而不畏其曲，是故说曰，究竟不恐惧也。越缚无狐疑者，断诸结缚永尽无余，生死久长轮转五道轮转无际，不知惭愧耻辱之法，是故说曰，越缚无狐疑也。未断有欲刺，岂知身为患者，夫人处世行法不同，未得断有欲者，其事有三：一者欲有，二者色有，三者无色有。所谓欲刺者邪径之刺，打捶而重捶损而重，是故说曰，未断有欲刺，岂知身为患也。

所谓究竟者， 息迹为第一，
尽断诸想着， 文句不错谬。

所谓究竟者，息迹为第一者，所谓究竟者，法中之上无有过越，病中之重缚着欲心永尽无余，是故说曰，所谓究竟者，息迹为第一也。尽断诸想着，文句不错谬者，所谓想着，兴欲是想、瞋恚是想、愚痴是想，如彼杂契经所说，佛告比丘：「瞿多当知！欲怒痴想此为行本，彼诸众想永尽无余，亦不兴想念彼欲意，所说言句终不错谬。所以然者？行有究尽有不尽者，是故设教训彼后生。」是故说曰，尽断诸想着，文句不错谬。

知节不知节， 最胜舍有行，
内自思惟行， 如卵坏其膜。

知节不知节者，节为有为之行，不知节者久抱疹患，不容思惟道，六情閤塞不通道义，是故说曰，知节不知节也。最胜舍有行者，至真等正觉是为最胜，舍其三有不造其行，是故说曰，最胜舍有行也。内自思惟行，如卵坏其膜者，犹若入定不定，得其定意成其道果，犹如孚乳之类，舍皮而就其形；今亦如是，舍其本行而就无漏之行。是故说曰，如卵坏其膜也。

众施法施胜， 众乐法乐上，
众力忍力最， 爱尽苦谛妙。

众施法施胜者，众施之中，何以故说法施为胜？所谓法施者，为良为美为无众患，其中众生所闻法者，心意开寤靡不解脱。所谓财施者，一人足充，二者嫌恨，施意高下其事不同。由如与洴沙王说微妙之法，八万诸天万二千摩竭众生，复与释提桓因，在石室之中说微妙法，八万诸天皆得微妙法，诸情通达无形罣碍也，是故说，众施法施胜也。所谓财施者，今日受施明当更求，其中至求天上道者，彼人闻法从劫至劫无有穷尽，是故说曰，众施法施胜也。众乐法乐上者，在俗处乐乱想之本，至趣此正造地狱行；夫法乐者，畅达演说问则不滞，畅达观意洋洋入耳。是故说曰，众乐法乐上也。众力忍力最者，昔有邻国之王，兴兵起众往攻敌国，左右诸臣语其王曰：「邻国兴兵今来逼近，愿王自备共相攻击。」王语诸臣：「此是闲事，何必须吾公自临敌？」贼以逼近攻伐城门，诸臣启王：「贼今在外，明王宜当深虑斯理。」王告诸臣：「贼虽在外不足远虑，但自营私何虑公务？」时贼暴虐转入城里，左右启曰：「贼今逼近，不审明王竟何备虑？」王告诸臣：「此事微细何足上闻？」邻国大王转进至殿，诸臣启曰：「邻国之王今以见逼，不审圣尊有何思虑？」其王告曰：「我今处世变易不停，兴者必衰合会有离，宜可脱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，磨何自退往适深山，思惟道德可以自娱。设此暴王欲获我身擒杀形体者，不辞其愆。所以然者？亡国失土皆由一人，我今受死万民无患，岂不于我有大幸乎？」时彼敌国之王叹未曾有，举声唱言：「善哉善哉大王！自古迄今未有斯比，我虽得胜未如王比，开怀大通不顾世荣。自今已往还治本国，与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己无异。」是故说曰，众力忍力最。爱尽苦谛妙者，爱之为本众结之本，学人习道先断爱结，然后渐进无漏道捡，是故说曰，爱尽苦谛妙也(泥洹品第二十七竟)。

出曜经卷第二十三

出曜经卷第二十四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观品第二十八

善观己瑕隙， 使己不露外，
彼彼自有隙， 如彼飞轻尘。

善观己瑕隙者，人但见彼恶不见己愆，互相是非共相诽谤，由如典场之人抄谷高扬，轻者在远重者在近，是故说曰，善观己瑕隙，使己不露外，彼彼自有隙，如彼飞轻尘。

若己称无瑕， 二事俱并至，
但见外人隙， 恒怀危害心，
远观不见近。

夫人在世多自矫誉，自称功德与世无双，我之所行戒闻施慧，为尊为特为无俦匹，是故说曰，若己称无瑕。二事俱并至者，此自博掩之人，逆者得胜顺者恒负，执行之人修德亦尔，自知己愆不露见彼，是故说曰，二事俱并至。但见外人隙，恒怀危害心者，人不自审但见外事诸不善法弊恶之患，堕入恶趣不至善处，种地狱畜生饿鬼之苦，是故说曰，但见外人隙，恒怀危害心也。虚空与地各各离别，不见真法不见非真法，是故说曰，远观不见近也。

知惭寿中上， 鸢以贪掣搏，
力士无畏忌， 斯等命促短。

知惭寿中上者，人之处世不知惭愧无所畏难，犹如暴逸之牛无所畏难，彼愚騃人亦复如是，出意造行无所畏忌，是故说曰，知惭寿中上也。鸢以贪掣搏者，犹如飞鸢贪餐无厌，掣搏人物无有忌度，众生之类亦复如是，贪着财色无有厌足，是故说曰，鸢以贪掣搏。力士无畏忌者，如彼力人无所畏难，在大众中恣意所作无有及者，其有呵谏来劝喻者，寻怀瞋恚断其命根，是故说曰，力士无畏忌也。斯等命促短者，夫人处世轻人贵己，但执颠倒迷惑不寤，侵三尊物强梁自恃，如斯之类命不久停，是故说曰，斯等命促短也。

知惭不尽寿， 恒求清净行，
威仪不缺漏， 当观真净寿。

知惭不尽寿者，彼惭愧之人，于诸衣食不大殷懃，所得财货分布与人，羸衣恶食不着庄饰，唯存命于世无所荣冀，是故说曰，知惭不尽寿也。恒求清净行者，所行清净不造邪部，身口意净应无上行，亦知外净出言适前无所伤害，是故说曰，恒求清净行也。威仪不缺漏者，收摄诸根不使流逸，是故说曰，威仪不缺漏。当观真净寿者，进止行来出口言语，饮食取以养其寿，是故说曰，当观真净寿也。

世间普盲冥， 有目眇眇耳，
群鸟堕罗网， 生天不足言。

世间普盲冥者，犹如盲人，不见善色恶色平地高岸，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淫怒痴所覆，不见善恶之行，不知好丑，亦复不知白黑之法，意自迷惑不求善处，是故说曰，世间普盲冥也。有目眇眇耳者，犹若《长阿含》契经所说，佛告长爪梵志：「世皆修善甚少少。取要言之，怀倒见众生多于大地之土，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不识父母，亦复不别尊卑高下。怀正见众生者如爪上土，见虽不错愿求不同；犹如外道梵志尼捷子等，出家学道各自谓尊，书籍别异求于解脱，执愚意迷不达大道，正见之人盖不足言。」是故说曰，有目眇眇耳。群鸟堕罗网者，犹如猎者施张罗网悬弥捕鸟，克获无数鸟兽之属，其得脱者若一若两；生天之众亦复如是，若一若两得受天福。如《杂阿含》契经所说，佛告比丘：「众生入地狱者多于地土，从地狱终还生地狱，饿鬼畜生亦复如是；生天众生如爪上土。」是故说曰，群鸟在罗网，生天亦复尔。

观世衰耗法， 但见众色变，
愚者自系缚， 为暗所缠裹。

观世衰耗法，但见众色变者，夫人处世千转万端，所行不同。世有三事：一者器世，二者阴世，三者众生世。所谓器世者，三千大千刹是也。众生世者，三界众生四生五趣是。阴世者，色阴无色阴。于三世中取众生界。何以故说衰耗之法？所谓衰耗法者，为淫怒痴所衰耗，犹如商贾远涉涂路，遇贼亡失所获财宝，为贼所劫；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淫怒痴所劫，劫断善根财货，众人皆见知其衰耗，亿千万众时有脱者，是故说曰，观世衰耗法，但见众色变也。愚者自系缚，为暗所缠裹者，世多有人行迹不同，恒为二缚所系，一者结使，二者阴缚，为此二事所缚无明所阴，盖亦不堪任越次取证尽有漏成无漏；犹若有罪之人，闭在牢狱不覩日月光明，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

以无明暗室所见缠裹，夫为欲怒痴所系缚，欲求解脱难可得也。是故说曰，愚者自系缚，为暗所缠裹也。亦不见于行，观而无所有，以性观察都不见功德之本，复以知他人心智，欲免此难者，无一善根可济免也；犹若有人没溺深厕粪除所污，复有慈愍之人，欲得免济彼难，求觅净处欲往手捉，遍悉观之无一净处，便舍而去。无漏之人观察众生，颇有毫厘善本可疗治乎？遍观察之无有善本可疗治者，圣人自念：「咄嗟衰耗群徒，罪重乃至于是。」是故说曰，亦不见于行，观而无所有。

众生皆有我， 为彼而生患，
一一不相见， 不覩邪见刺。

众生皆有我，为彼而生患者，世多有人性怀颠倒，众生之类我所造、为从我而生；复有说者，从他而生、从他而有。是故说曰，众生皆有我，为彼而生患也。一一不相见，不覩邪见刺者，一一者，所谓外道梵志是，不思惟正见信邪颠倒，是故说曰，一一不相见，不覩邪见刺。

观此刺因缘， 众生所染着，
我造彼非有， 彼造非我有。

观此刺因缘者，所谓刺者，邪见之刺也，因缘者，地狱饿鬼畜生人道人天，各各别异所种不同，是故说曰，观此刺因缘也。众生所染着，外道异学昼夜孜孜汲汲，各自谓真信邪倒见，不能舍离就于正路，是故说曰，众生所染着。我造彼非有，彼造我非有者，各自谓正共相干错，众生之类，我作我造非彼所有，复自思惟：「彼造彼作非我所有。」是故说曰，我造彼非有，彼造我非有也。

众生为慢缠， 染着于憍慢，
为见所迷惑， 不免生死际。

众生为慢缠，染着于憍慢者，彼人自念意性憍豪：「我今在众最尊最上，宗族姓望屋宅田业，仆从家产无及我者。」心意坚固不能舍离，是故说曰，众生为慢缠，染着于憍慢也。为见所迷惑，不免生死际者，计常见不与断灭见相应，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，不能免此生死至无为岸，是故说曰，为见所迷惑，不免生死际也。

以逮及当逮， 二俱受尘垢，
习于病根本， 及学诸所学，
观诸持戒者， 梵行清净人，
瞻视病瘦者， 是谓至边际。

世有众生邪见心盛，贪着爱欲不能舍离，洁欲清净翫而习之，于中兴起憍慢不自改更，是谓第二边际，是谓诸贤增益诸着。以逮及当逮者，得阴持入，或有不得阴持入者，此二俱受尘，一者邪见尘，二者爱欲尘，为结所使不能舍离，是故说曰，二俱受尘垢也。习于病根本者，外道异学是，习彼技术而自荣己，及学诸所学者，诸有众生学其技术，乘马御车造作无端皆能备悉，具此行者乃得解脱，是故说曰，及学诸所学也。观诸持戒者，或有梵志奉持禁戒，或持乌戒举声似乌，或持秃梟戒随时跪拜効秃梟鸣，或持鹿戒声响似鹿，是故说曰，观诸持戒者也。梵志清净人者，彼外道异学自相谓言：「其有两两行净行者，便得解脱至清净处，若复事火日月神珠药草衣服宫殿屋舍，然后乃至无为之处。」是谓名曰，一边际也。世有众生邪见心盛，贪着爱欲不能舍离，计欲清净外人习之犯欲无隙，是谓诸贤增益诸着，能得知此者亦不随流转。有目者观，所谓有目者，诸佛世尊是，信能观察流转停息，是故说曰，有目者所见。解此二边者，无所染着不兴尘劳，此名边际。

当观水上泡， 亦观幻野马，
如是不观身， 亦不见死王。

当观水上泡，亦观幻野马者，如彼水泡不得久停。昔有国王女为王所爱，未曾离目，时天降雨水上有泡，女见水泡意甚爱敬，女白王言：「我欲得水上泡以为头花鬘。」王告女曰：「今水上泡不可获持，云何得取以为花鬘？」女白王言：「说不得者我当自杀。」王闻女语，寻召巧师而告之曰：「汝等奇巧靡事不通，速取水泡与我女作鬘，若不尔者当斩汝等！」巧师白王：「我等不堪取泡作鬘。」其中有一老匠，自占堪能取泡，即前白王：「我能取泡与王作鬘。」王甚欢喜即告女曰：「今有一人堪任作鬘，汝可自往躬自瞻视。」女随王语在外瞻视，时彼老匠白王女言：「我素不别水泡好丑，伏愿王女躬自取泡我当作鬘。」女寻取泡随手破坏不能得之，如是终日竟不得泡，女自疲厌而舍之去。女白王言：「水泡虚伪不可久停，愿王与我作紫金鬘，终日竟夜无有枯萎。」水上泡者诳惑人目，虽有形质生生便灭；盛焰野马亦复如是，渴爱疲劳而丧其命，人身虚伪乐少苦多，为磨灭法不得久停，

迁转变易在世无几，不为死王所见，是故说曰，当观水上泡，亦观幻野马，如是不观身，亦不见死王。

当观水上泡， 亦观幻野马，
如是不观世， 亦不见死王。

不观世者，五盛阴身如是不久当复消灭，设能灭此五阴身者，不与死王相见也。

如是当观身， 如王杂色车，
愚者所染着， 善求远离彼。

如是当观身，如王杂色车者，如国王车杂色庄严，虽有形色亦不牢固，不任重载，是故说曰，如是当观身，如王杂色车也。愚者所染着，善求远离彼者，愚人所贪翫而习之，智者所弃若捐粪除，是故说曰，愚者所染着，善求远离彼也。

如是当观身， 如王杂色车，
愚者所染着， 智者远离之。

智人知动摇，心不愿乐，常意欲远离如避火灾，是故说曰，智者远离之。

如是当观身， 知病之所因，
病与愚合会， 焉能可恃怙？

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缘，多病少病形貌好丑，是故说曰，如是当观身，众病之所因，病与愚合会，焉能可恃怙？

当观画形像， 摩尼绀青发，
愚者以为缘， 不求越彼岸。

当观画形像，摩尼绀青发者，众香芬熏沐浴其发，众香沐浴香气远布，是故说曰，当观画形像，摩尼绀青发也。愚者以为缘，不求越彼岸者，愚者所缠裹不能得远离，无有巧便得至彼岸，所谓彼岸者灭尽泥洹，是故说曰，愚者以为缘，不求越彼岸也。

当观画形像， 摩尼绀青发，
愚者以为缘， 智者所厌患。

智慧之人，分别妙观思惟计较，不兴想着，是故说曰，智者所厌患。

强以彩画形， 庄严丑秽身，
愚者以为缘， 亦不自求度。

昔有豪族之家，饶财多宝七珍具足，长者自念：「今时年少道人情欲未断，我今宜请来在家，使诸妇女擎食供养，设有欲情者我当知之。」即往在寺请，诸年少道人诣长者家，庄严妇女更着新衣，尽出礼拜兴恭敬意。时有六通罗汉寻而觉知，即化死人骸骨血肉消尽，髑髅手脚各自一处。尔时罗汉告诸比丘：「当自专意以求度世，莫视女色兴秽污心。」时彼长者覩彼瑞应叹未曾有，内自克责知为不是，五体投地自求悔过：「我今乃知法之微妙。」诸妇女各各惭愧即还入舍。是时，罗汉告长者曰：「佛法宽博汪洋无涯，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圣人，斯非正理，犹若拳许土块仰比须弥，升合之器欲量海水。」尔时比丘便说此偈：

「强以彩画形， 庄严丑秽身，
愚者以为缘， 亦不自求度。
分发为八分， 双部眼耳瑯，
愚者所染着， 亦不自求度。」

尔时比丘说此二偈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时彼长者及诸妇女善心自生，恭敬三宝，后日各各成其道迹。

着欲染于欲， 不究结使缘，
不以生结使， 当度欲有流。

着欲染于欲者，群徒在世志趣不同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，欲偏多者不达贤之法，是故说曰，着欲染于欲也。不究结使缘者，贪嫉慳结病中之重者，入骨彻髓医所不疗，积财亿万不肯惠施，至其寿终不能持一钱自随；其有众生修行贪嫉者，身无威神遂致贫穷，宗亲不和为人所轻，是故说曰，不究结使缘也。不以生结使，当度欲有流者，流有四品，其事不同。云何为四？一者欲流，二者有流，三者无明流，四者见流。众生之类沈溺生死皆由此四，流浪四使不能自免，方当涉历流转五道，是故说曰，不以生结使，当度欲有流也。

上一切无欲， 当察此大观，
如有解脱， 本所未度者。

上一切无欲者，上者色界无色界，欲者欲界也，于此三界无复三毒，于中永得解脱，是故说曰，上一切无欲也。当察此大观者，无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，佛有四弟子，罗汉为胜为尊为贵为无有上，是故说曰，当察此大观也。如有解脱者，圣人执行不自为己，于诸四馱永得自在，更不着有在身口行，是故说曰，如有解脱也。本所未度者，昔所经历生死之难，未曾为度，当求方便度此三有，更不受有造四大身，是故说曰，本所未度者。

非园脱于园， 脱园复就园，
当复观此人， 脱缚复就缚。

昔佛在释翅搜迦维罗竭国尼拘类园中。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，将侍者阿难入迦维罗竭城乞食。尔时童子难陀，在高楼上，遥见世尊入城乞食，速下高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启世尊言：「如来之姓国中豪族，转轮圣王所至之处，何为自尊持钵乞食？」尔时难陀取如来钵，入内盛甘饌饮食。佛见难陀入舍之后，告阿难曰：「我今向尼拘类园，难陀出者勿复取钵。汝语难陀：『躬自送钵还于如来。』」难陀受教从后送钵，妇复随后语难陀曰：「速还勿久，须来乃食。」前进未久，妇重遣信时还勿停，所以郑重者，恐舍家学道。难陀持至世尊所，手自擎钵授与如来：「唯愿时受，今欲还家。」佛告难陀：「卿以至此，今宜远家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何为复辞欲还到家？」是时，如来以威神力逼迫难陀出家为道，闭在静室不使还家。如是经历日月之数，次第当直遂至难陀。难陀闻之内自欢喜：「我今当直事得从容，因此闲暇逃走还家。」是时，难陀受直使办水扫地，事事不阙。是时，天神侍卫难陀，汲水至满自然翻弃净地之中，草土更滋，关闭门户户自然开。难陀思惟：「我家王者之种，饶财多宝无所乏短，我今逃走向家。设有漏失以物偿之，今当窃逐细径，按大途者备值如来。」尔时难陀脱三法衣，更被白服磨何而去。行未经时，正值如来从彼而进，难陀见已奔趣大树欲自隐形，如来神力反使大树在难陀后，难陀周惶安身无处。尔时世尊复以神力，拔彼大树悬在虚空。尔时难陀入树根处隐形自蔽，如来寻往与共相见。「难陀！何为乃来至此？」难陀默然惭愧不对。如来再三告难陀曰：「汝欲何趣，默然不对？」难陀言：「还家与妇相见。」佛告难陀：「夫人学道心不自专，贪着欲心不顾后世烧身之祸。」尔时世尊便说偈言：

「非园脱于园， 脱园复就园，
当复观此人， 脱缚复就缚。」

「我今将汝天上游观，宜当自专勿怀恐怖。」是时，世尊以神足力，手接难陀将至天上。见一宫殿七宝所作，金银刻镂玉女营从不可称计，纯女无男亦无夫主。是时，难陀前白佛言：「是何天宫殿快乐无比？七宝殿堂弹琴鼓瑟，作倡伎乐共相娱乐昔所未闻。然此天女无有夫主，唯愿世尊解我狐疑。」尔时世尊告难陀曰：「汝自往彼问其情实？天女自当与汝说之。」难陀受教至彼天宫，以其情实问天女曰：「汝等天女自然受福，七宝殿堂五乐自娱，汝等夫主竟为所在？」天女报曰：「汝不知乎？阎浮利地迦维罗竭国，释迦文佛并父弟名曰难陀，命终之后当来生此处在天宫，彼人即我等夫主。」难陀闻之密自欢喜：「今所论者正是我也。」即还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：「此诸宫殿玉女营从尽是我许。」佛告难陀：「快修梵行，如是不久当来至此受福自然。」是时，世尊以神足力，手接难陀将至地狱，路经铁围山表，见一猕猴瞎无一目。佛语难陀：「汝孙陀利妇何如是瞎猕猴乎？」难陀白佛：「止止世尊勿复说此！岂当以此方之彼人？孙陀利者女中英妙，六十四术无事不闲。」尔时世尊告难陀曰：「瞎猕猴比孙陀利，复以孙陀利比诸天女，亿千万倍不以譬喻为比。」是时，世尊即接难陀将至地狱，示彼苦痛考掠撈笞酸毒难计，八大地狱汤煮罪人，一大地狱十六隔子围绕其狱，刀山剑树火车炉炭，烧炙焦煮苦痛难陈。有一大镬狱卒围遶，汤沸火炽不见罪人。难陀白佛：「不审，世尊！斯诸地狱皆有罪囚，斯是何镬不见罪人？」佛告难陀：「汝躬自往问彼狱卒，自当为汝说其本末。」是时，难陀受佛教诫，往问狱卒：「斯是何镬空无罪人？」狱卒报曰：「阎浮利地，真净王家儿得成道，并父弟甘露王儿，名曰难陀，为人放逸淫欲情多，自恃豪族轻忽万民，彼命终之后当来入此镬中，经历劫数乃得免脱。卿欲知者其事如是。」难陀闻已衣毛皆竖，形体战栗颜色变异，往趣世尊前白佛言：「唯然天师二界大护，今覩此变倍怀恐惧。」寻于佛前而说此偈：

「今舍天上位， 不造生死本，
求离地狱苦， 愿说泥洹灭。」

尔时世尊渐与难陀说微妙法，安处无为令至道场。

青衣白盖覆， 御者御一轮，
观彼末尘垢， 永便断缚者，

人多求自归， 山川树木神，
园观及神祠， 望免苦患难。

人怀恐惧意迷不寤，值前祷祀不别真伪。昔月支国有王名恶少，王此天下莫不靡伏。母教勅王：「设卿有临死之难，慎莫左旋佛寺，当念右旋，慎莫违吾此教。」是时，恶少王大出兵众攻纯西城，手自执剑杀三亿人，不满四亿，规满五亿，后战不如，乘象奔走，顾见佛图忆母教诫，便回象右旋，敌国见之皆伏还国。王见贼退寻后追摄，即还坏贼擒获王身，便忆佛语：「自归佛者，为尊为上无有及者。设我不右旋者，岂能坏此贼乎？」是故说曰，人多求自归，山川树木神，园观及神祠，望免苦患难也。

此非自归上， 亦非有吉利，
如有自归者， 不脱一切苦。
若有自归佛， 归法比丘僧，
修习圣四谛， 如慧之所见。
苦因苦缘生， 当越此苦本，
贤圣八品道， 灭尽甘露际。
是为自归上， 非不有吉利，
如有自归者， 得脱一切苦。

人之修道唯有信义，信根以全戒则不毁。诸有众生能自归此三宝者，无愿不成，为天人所供养，自致得道，亦复受永劫之福。人之无怙犹树之无根，若有所凭何事不果也。

观以观当观， 不观亦当观，
观而复重观， 观而不复观。

所谓观者，苦习尽道真如四谛，彼执行人，以观苦习尽道真如四谛，观者现在以观过去当观未来，兴于尘劳皆由三世，坠堕生死不至于道，是故说曰，观以观当观也。不观亦当观者，所谓不观者，不见苦习尽道，如是当观深察分明，知为不见苦习尽道真如四谛，是故说曰，不观亦当观也。观而复重观者，信能分别苦习尽道，一一思惟究畅其义。观而不复观者，已观已知不复思惟，是故说曰，不观亦当观，观而复不观也。

观而复重观， 分别彼性本，
计昼以为夜， 宝身坏不久。

观而复重观者，观有二种：一者财观，二者第一义观。夫财观者增益结使，第一义者尽有漏成无漏行，是故说曰，观而复重观也。分别彼性本者，或有人性造行不同，国界若干法教非一，圣人在中一一分别；或有意开寤者，或有意不开寤者，或有开寤不开寤者，众生受性寤有迟疾，是以圣人训之以道，懃加修行昼夜匪懈，是故说曰，分别彼性本也。计昼以为夜者，众生之类性行不同，或思善本，或不思善本，是谓计昼以为夜也。宝身坏不久者，世间财货世之常法，终日聚集要当消坏，善根财货者终不腐败，是故律本说曰：「当以不宝之身易宝身，不宝之财易宝财，不宝之命易宝命。」是故说曰，宝身坏不久也。

观而不重观， 虽见亦不见，
如见而不见， 观而亦不见。

观而不重观者，彼修行人思惟妙观，道者观察知彼行人亦无妙观。得思惟定者有二种人：一人得观，一者不得观。复更有导师观察行人，颇有应于圣谛者不？遍思观之不应圣谛，是故说曰，观而不重观也。观而亦不见者，多有思惟修集道行，复观久远过去世事，或有达者，或有不达者，一一分别亦不错乱，是故说曰，观而亦不观也。

云何见不见？ 何说见不见？
因何见不见？ 因为出何见。

云何见不见者，行人修法计有是常清淨之法，所谓不见者，不见苦习尽道，是故说曰，云何见不见也。何说见不见者，行人唯见一缘，或缘色或缘色声香味，或有思惟或不思惟，是故说曰，何说见不见也。因何见不见者，犹如二人众行以具功德备悉，虽在生死不怀怯弱，意求断结亦无疑滞，一人意偏不达究竟，一者不见断诸有漏，一者不见在诸生死，是故说曰，因何见不见也。因为出何见者，由贤圣法自见出要义，所愿必克无所畏忌，是故说曰，因何出何见也。

犹若不观苦， 常当深自观，
以解苦根源， 是谓明妙观。

犹若不观苦者，如彼学人不见苦空非身无我，亦不分别于诸行阴，便为堕落；自观身中污秽不净，从头至足无一可贪，我自我有色自我色，亦不分别色之本末，是故说曰，犹若不观苦，常当深自观也。以解苦根源，是谓明妙

观者，所解苦空无常非身之义，身之为患流溢万病，行人思惟意不乱错，深知病之根源，身寄于世四大合成，从无数劫以来不覩大明，斯由痴惑所缠裹故，我今以脱不造彼缘。是故说曰，以解苦根源，是谓明妙观也。

谁令凡夫人， 不覩众行本，
因彼而观察， 去冥见大明。

谁令凡夫人，不覩众行本者，世间盲冥不覩大明谁之所造，众生游游不识正路，现有四大阴持入苦，愚者染着不信为患，兴诸邪见遂增尘劳；因彼行人而自观察，昼夜思惟断结为业，去冥见大明，大明之本无冥根是，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，亦复不识真如四谛苦习尽道，不修境界清净之行，是故说曰，谁令凡夫人，不覩众行本也(观品第二十八竟)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二十四

出曜经卷第二十五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恶行品第二十九

诸恶莫作， 诸善奉行， 自净其意，
是诸佛教。

诸恶莫作者，诸佛世尊教诫后人三乘道者，不以修恶而得至道，皆习于善自致道迹，是故说曰，诸恶莫作也。诸善奉行者，彼修行人普修众善，唯自璎珞具足众德，见恶则避恒修其善，所谓善者，止观妙药烧灭乱想。是故说曰，诸善奉行。自净其意者，心为行本招致罪根，百八重根难解之结缠裹其心，欲怒痴盛憍慢慳嫉种诸尘垢，有此病者则心不净，行人执志自练心意使不乱想，如是不息便成道根，是故说曰，自净其意也。是诸佛教者，如来演教禁戒不同，戒以检形义以摄心，佛出世间甚不可遇，犹如优昙钵花亿千万劫时时乃有；是故如来遗教教化，圣圣相承以至今日，禁戒不可不修，惠施不可不行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，皆由禁戒惠施所致也。是故说曰，是诸佛教。

惠施获福报， 不藏恚怒怀，
以善灭其恶， 欲怒痴无余。

昔日大目犍连同产弟，饶财多宝七珍具足，金银珍宝、车璩马瑙、真珠虎珀，库藏盈溢仆从奴婢不可称计。是时，目连往到弟家而告弟曰：「闻卿慳嫉不好惠施。佛常演说，夫人惠施获报无数。卿今施者得福无量。」弟闻兄教开藏惠施，更新立库藏欲受其报。未经旬日财宝竭尽，故藏悉空新藏无报，甚至懊恼向兄说曰：「前见告勅施获大报，不敢违教竭藏惠施，当来过去诸贫穷者靡不周遍；然财宝货尽旧藏空竭新藏无报，将无为兄所疑误乎？」目连告曰：「止止族姓子！莫陈此语。无使异学邪见之士闻此麤言。若使福德当有形者，虚空境界所不容受，吾今权且示汝微报，若欲见者随从我来。」尔时目连以神足力，手接其弟至于六天。彼有宫殿七宝合成，前后浴池香风远布，库藏盈溢不可称计，玉女营从数千万众，纯女无男亦无夫主。弟白目连：「是何宫殿巍巍乃尔？不见有男，纯是女人。」目连告弟：「汝今往问，自当知之。」即往问之：「天女当知！我有所问愿见发遣。」天女问曰：「有何狐疑而欲见问？」其人报曰：「是何宫殿七宝合成，巍巍堂堂悬处虚空？谁有斯德于中受福？愿解我疑永无犹豫。」天女报曰：「汝不知乎？我等在此积有年岁，食福自然无复是过，欲知我夫主者，施在心怀今当与说。阎浮利内迦比国界释迦文佛神力弟子，名曰目连，彼有贤者弟大富长者，好惠惠施周穷济乏，彼命终之后当来生此，与我等作夫主，七宝宫殿及我等身惠施之报。」其人闻惠善心生焉，还至兄所具白其情。目连告曰：「云何族姓子？夫人惠施当有报耶？为无报耶？」弟怀惭愧头面忏悔，还至世间广施不倦。是故说曰，惠施获福报。不藏恚怒怀者，夫人怀毒藏匿在内，伺人之恶恼人之善，如斯之类不可与亲；如灰覆火，目虽不覩，蹈则烧脚，身无防备唐突禁戒，当时意勇不觉伤损。人之伤害自古有之，或先怀嫌，或卒兴怒，卒兴怒者犹尚可恕，先怀嫌者斯意难亲。所以然者？夫人阴谋必有伤克，群愚相逐遂致恶灾，外扬不密内共情通，共相称誉成恶朋友，事与愿违遂致丧没，家属财产斯皆入官，人所憎嫉恶闻其声。是故说曰，不藏恚怒怀也。以善灭其恶，欲怒痴无余者，所谓善者贤圣道品是也，乘此道品，犹四渎水断流而无所畏难，灭渡诸恶部使不复生，有灾吐毒欲怒痴生，拔三根栽种其三业，仰修道观进趣四道有何难受？是故说曰，以善灭其恶，欲怒痴无余也。

只行勿逐愚， 欲群当逐智，
智者灭其恶， 如鹤择乳饮。

只行勿逐愚者，所谓只行者，在闲静之处意不分散，思惟善本系念在前，设欲同处当与善知识从事，莫与恶知识从事，是故说曰，只行勿逐愚也。欲群当逐智者，世多有人慕及上贤，追逐有智持戒精进辩才深邃，堪说道教不坏疲劳，是故说曰，欲群当逐智也。智者灭其恶者，智慧之人明古达今，出言所说必有所济，昼夜孜孜思惟道术，承受明智所吐言教，以善功德消灭众恶，是故说曰，智者灭其恶也。如鹤择乳饮者，如昔有人多捕群鹤孚乳滋长，展转相生其数无限，养鹤之法，以水和乳乃得食之，鹤之常法当食之时，鼻孔出气吹水两辟纯食其乳，鸟之顽鹵由能分别去水食乳。今之比丘能不尔乎？当选其善蠲除其恶，如彼鸟鹤深知好恶也。是故说曰，如鹤择乳饮也。

观世若干变， 知法起灭迹，
贤圣不乐世， 愚者不处贤。

观世若干变者，所谓世者世有三品：一者器世，二者阴世，三者众生世。此三世者贮病之牢室，内外坚固非医所疗治，内者四百四病同时俱作，外者含毒之类，虻蛇百足蝮蝎虎狼所见噬螫，众变若干其事不同，水火盗贼怨讎之类窃来伤害。是故说曰，观世若干变也。知法起灭迹，知迹起灭其事有二：一者结迹，二者阴迹。能灭其事乃应无为，是故名曰，知法起灭迹。贤圣不乐世，愚者不处贤者，贤圣永灭诸恶不处群俗，鹤飞则高不乐丘冢，猩猩好净不处厕溷，贤圣之人亦复如是，不处群俗与共同光；愚者好恶不处贤众。是故说曰，贤圣不乐世，愚者不处贤也。

解知念待味， 思惟休息义，
无热无饥想， 当服于法味。

解知念待味者，经历无数生死已来，未曾得此念待之味，世多甘美殊胜之味，昔蔗糖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称数，昼夜享之无有厌足；然不从此得至无为，念待味者未曾经口，设当一遇永无饥渴，其余味者展转生死坠堕三涂，欲求出期实为难矣。是故说曰，解知念待味也。思惟休息义者，彼修行人专精一己思惟禅定，心所念法终不错乱，从初至竟不识其绪，是故说曰，思惟休息义也。无热无饥想者，贪欲是热、瞋恚是热、愚痴是热、饥渴是热，能断此饥渴热者，其事甚难；正使饮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，未始见也。欲除其渴永使不生，唯有八解澄净之味，乃得消此众渴之本。是故说曰，无热无渴想。当服于法味者，所谓法味，众施法施胜，众味法味胜，得此味者法身不

离苦本，断诸世俗饥渴之患，人欲修学求其解脱，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，安坐无为？不自殷懃欲求得道迹者甚为难矣。是故说曰，当服于法味也。

人不损其心， 亦不毁其意，
以善永灭恶， 不忧堕恶道。

人不损其心，亦不毁其意者，人初立行先习善法，初意犹豫乍信乍不信，其意勇者闻辄信解，意狐疑者不达于法，此人必当经历生死，亿佛超过不蒙得度。设损其心不毁其意，欲得至道取之甚易。人欲修学专意乃获，如匹夫闻彼有法，中路多难无由经过，一念念彼形意以达。何以故知？如彼得通之人，心念形以随，是故说曰，人不损其心，亦不毁其意也。以善永灭恶，不忧堕恶道者，夫人习行敦崇道业，世俗见根而现在前，虽有善根，斯是世俗有漏之行，不兴想着求于上及，斯人终不忧堕恶趣。是故说曰，以善永灭恶，不忧堕恶道也。

人欲练其神， 要当数修琢，
智者易雕饰， 乃名世之雄，
能亲近彼者， 安隐无忧恼。

人欲练其神，要当数修琢者，旧学之人外虚内实，或有潜隐山藪，或有佯狂游世，行虽不同所济等一，此不取形器，此纯练精神定意不错，行人权现千转百化，要设方便导引众生至百练室；所谓室者，泥洹虚寂无为城是。是故说曰，人欲练其神，要当数雕琢也。智者易雕饰，乃名世之雄者，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，必欲所度得四辩才，义辩法辩辞辩应辩，义辩法辩者此二摄内法，辞辩应辩者此二摄外法。是故说曰，智者易雕饰，乃名世之雄也。能亲近彼者，安隐无忧恼者，人执威仪进止去来周旋往返，皆执威仪不失其节，犹如众花竞敷香气远布；履行之人亦复如是，戒闻施德诸总持门定意不散者，能亲近此无所违失，便能成就无漏圣行。是故说曰，能亲近彼者，安隐无忧恼。

永息无过者， 柔和不卒暴，
吹弃诸恶法， 如风落其叶。

永息无过者，柔和不卒暴者，诸根具足无所流溢，所说专正言不卒暴，威仪礼节无所漏失，如斯之人，无有俦匹亦无过者，是故说曰，永息无过者，柔和不卒暴也。吹弃诸恶法，如风去其叶者，行人执意铿然不动，执信坚固毫

厘不犯，去诸恶法日进其善，昼夜校饰不令有尘，如铁生垢莹治乃明，人心重垢须慧乃照，是故说曰：吹弃诸恶法，如风去其叶也。

无故畏彼人， 谤毁清净者，
寻恶获其力， 烟云风所吹。

无故畏彼人，谤毁清净者，人之修学除秽为上，行人除垢唯修清净，功德充满何惧不达，心无慳嫉者，崇其道根豁然自寤，斯由通达了深要故。清净之人无有结使，愚者谤毁谓为不净，谤毁圣者受无择罪。斯由福报积行所致。是故说曰，无故畏彼人，谤毁清净者也。寻恶获其力，烟云风所吹者，世人执迷以恶为妙，由是殃祸渐入泰山，造地狱饿鬼杂畜生之罪，是故说曰，寻恶获其力，烟云风所吹也。

人之为行， 各各自知， 善之为善，
恶之为恶。

人之为行，各各自知者，人之修行志趣若干，恶者自知恶、善者自知善，虽为善恶不自知者受报一倍，善者受福无穷，恶者受罪一倍，净者受净行，不净者受不净行；临终之时善恶然别，若神来迎，见宫殿屋舍园观浴池神不错乱，衣被服饰自然着体，天女围遶共相娱乐，还自见光所照无碍。积恶之人临死之日神识倒错，但见大火剑戟，见蹲鸱野狐罗刹妖魅虎狼恶兽，复见刀山剑树荆棘坑坎恶鬼围遶。是故说曰，善之为善，恶之为恶也。

人之为恶， 后自受报， 已不为恶，
后无所忧。

人之为恶，后自受报者，夫人为恶自招祸患，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；自不为恶后不受报，如此之人，生则遇圣当受其福，非父母兄弟代获其庆，意自清洁不累于人，自行清净自受其报。是故说曰，人之为恶，后自受报，已不为恶，后无所忧也。

达己净不净， 何虑他人净？
愚者不自练， 如铁钻纯钢。

达己净不净，何虑他人净者，己自清净亦能使彼行清净，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净行？是故说曰，达己净不净，何虑他人净也。愚者不自练，如铁钻纯

钢者，愚人所习终日不穷，一日所造坠堕永劫，虽遇贤圣不蒙济度，犹铁钻纯钢功至不可获。是故说曰，愚者不自练，如铁钻纯钢也。

若眼见非邪， 黠人求方便，
智者善寿世， 亦不为众恶。

若眼见非邪者，夫人习行专精为恶，若眼见色不起眼识，若好若丑意悉平等，设见好色不兴染着，设见恶色亦不怀戚，是故说曰，若眼见非邪。黠人求方便者，见彼眼色知为非真，为磨灭法迁转不住，生者有尽常者亦灭，愚者翫习智者所嗤，是故说曰，黠人求方便也。智者善寿世，亦不为众恶者，智人所施教权化非一，防恶于无形，养福于自然，执行不累于世，言教不损于形质；在世周旋，未几彼寿，见短如有耻，见长不自称，在世讫其寿，终不为恶行。是故说曰，智者善寿世，不为众恶也。

商人在路惧， 伴少而货多，
经过险难处， 然有折轴忧。

商人在路惧，伴少而货多者，昔有众贾商人冒涉途路，经过旷野险难之中，路多盗贼无由自免，所赍财宝无有资粮，同伴行人无有器仗用自防备，行人既少财宝极多，心怀恐惧神识炽然。有一黠者告其同伴：「勿生恐惧，吾当设计得免此难。」众人意正便得无他。是故说曰，商人在路惧，伴少而货多也。经过险难处，然有折轴忧者，道路险难不遇良伴，舍其大道随其细径，不达所至中遇车坏，前伴不顾后伴共相捐弃。是以世尊借此为喻，欲使后生深识罪福，受化者无毫厘之碍，演教者不捐其功。是故说曰，经过险难处，然有折轴忧。

有身无疮痛， 不为毒所害，
毒无奈疮何， 无恶无所造。

犹如调达在罗阅城，兴谋害心，后事彰露举国闻知，时王阿阇世语调达曰：「汝宜出国，不须住此，十六大国莫不闻知。云何此有调达造作众恶，起伤害心向于如来？」调达闻已内怀忧戚，心不自宁便还本国，宿怨不尽为悲结所缠，唐突菩萨宫内，语瞿夷曰：「我今取汝拜为第一夫人，不审圣女为可尔不？」瞿夷闻之语调达曰：「前汝右手吾欲把之。」调达寻舒手使把，扼腕骨碎五指血出，当时迷闷良久乃稣。瞿夷语曰：「除悉达力，更无有人出我上者，设当与汝相把持者，身体碎烂剧于尘雾，犹如力人指坏千树，随意

碎之有何难乎？」是时调达，转进入宫殿坐菩萨床，宫人见之悉共嫌恨，即前竞捉掷于床下，即伤左腕不堪行来，家人輦舆还归本舍。诸释皆嫌皆来告语：「汝今调达宜可改更向佛忏悔。」调达闻之私设巧诈，密作铁爪害毒涂之，外形柔和内怀瞋恚。尔时调达忆佛所说：「瞿昙沙门恒陈此言：『有身无疮痂，不为毒所害，毒无奈疮何，无恶无所造。』我今当往佯如忏悔，以爪搥坏其脚，毒气流溢自当取死。」诸人輦舆往诣世尊，去世尊三七仞，语左右人：「下我在地，吾欲步往。」寻下在地。寻时地中勇火沸出，缠裹其身将入地狱。是故说曰，有身无疮痂，不为毒所害，毒无奈疮何也。

多有行众恶， 必为身作累，
施善布恩德， 此事甚为难。

多有行众恶，必为身作累者，世多有人布恶自侵不合圣谛，屠割鱼猎养猪畜鸡，张施悬弜以捕群鹿，为贼杀贼缚就狱卒，真陀罗种弦索飞纶，如是恶行众生不可称说，如斯之类必为身作患，死入地狱受痛难量，是故说曰，多有行众恶，必为身作累也。施善布恩德，此事甚为难者，人能自察前世后世善恶报应，广施周穷，侵肌之贷，以施于人，此事甚难。是故说曰，施善布恩德，此事甚为难也。

善哉修善者， 善哉为甚恶，
恶恶自为易， 恶人为善难。

善哉修善者，善人修善行应自然，为恶之徒不可亲近，为善之人诸佛卫护，诸天世人所可爱敬，所至之方终不离善知识，是故说曰，善哉修善者。善哉为甚恶者，人之为恶日增无损，犹如蔓草不种自滋，正使铲其地净故处，犹生不息，是故说曰，善哉为甚恶也。恶恶自为易，恶人为善难者，犹如真陀罗种，恒担死人捐弃冢间，心恒喜欢无所畏忌，心倍欢喜以自娱乐；犹若典狱之人守护桎械，昼夜行恶自谓为尊。贤圣之人观此众变以为大患，应死之人将诣都市，举足下足以近死地，三界酸楚何可贪慕？是故说曰，恶恶自为易，恶人为善难也。

愚者自谓正， 犹恶未成熟，
恶以成熟满， 诸苦亦复熟。

愚者自谓正，犹恶未成熟者，愚人自念所行专正，余者所作皆为非法，见行善者共憎嫉之，罪根以具痴心纯熟，然后乃知我所作非。今我造恶非父母

为，亦非兄弟宗亲所造，分受其罪悔无所及，非天非鬼非沙门梵志之所造，我今自知罪之根本，上不怨天下不尤地，甘心受罪知复奈何。是故说曰，愚者自谓正，犹恶未成熟也。恶以成熟满，诸苦亦复受者，积罪之人入狱受报，十三种焰缠裹其身，死而复稣求死不得，要偿故罪以尽无余，然后乃出；若在畜生，愚痴所蔽不识真道，领肿脊坏穿鼻羈头枷锁手脚；若生饿鬼，昼夜饥渴腹若泰山咽细若针，身长四十里，一寸千隔；若在人中，贫贱困悴衣不盖形食不充口。是故说曰，恶以成熟满，诸苦亦复熟也。

贤者见于恶， 不为恶所熟，
如恶以不熟， 恶者观其恶。

贤者见于恶，不为恶所熟者，彼执行人见其行恶随时诤谏，此非妙行轮转生死求出甚难，于三恶道造罪根本，是故说曰，贤者见于恶，不为恶所熟也。如恶以不熟，恶者观其恶者，如人作恶后寻怀悔：「咄我所作，将非其宜，人之所嫉，我今习之，将非是我执意误乎？自今改悔，观恶秽污。」是故说曰，如恶以不熟，恶者观其恶也。

贤者观其恶， 乃至贤不熟，
设以贤熟者， 贤贤自相观。

贤者观其恶，乃至贤不熟者，贤人守戒众德具足，多闻辩慧言无缺漏，出言柔和常行真诚，行四等心慈愍一切，见小过隙便怀恐惧，况当造无择之罪？是故说曰，贤者观其恶，乃至贤不熟也。设以贤熟者，贤贤自相观者，贤者自察自观性行：「我今所致供养者，皆由前身积学所致，宿不种福布施功德，今日何缘得此福报？今不谨慎重行其德者，后更受形无福可凭，复当流浪经历生死，方便积行久乃成就，其间艰难非度所知非算所筹，过佛恒沙不覩不闻，由行自坠至今不度。」是故说曰，设以贤熟者，贤贤自相观也。

人虽为恶行， 亦不数数作，
于彼意不乐， 知恶之为苦。

人虽为恶行，亦不数数作者，人为恶行当自改更，备受三涂八难之苦，于中求出亦甚难得。是故智者，制以禁法防以未然，设受其报犹轻，若在地狱汤冷水微受苦无几，斯由悔过知罪根本；若作畜生负担不重，食以随时不加苦痛；若为饿鬼，鬼有四种，生作豪尊饿鬼，衣食自然；若处人间，豪富大族无所渴乏；若生于天，微福之报，食以覆口自耻福少。是故说曰，人虽为恶

行，亦不数数作也。于彼意不乐，知恶之为苦者，学人见恶意不愿乐，自摄其意不使分散，罪虽微细报如泰山，猛火虽小焚烧山野，是以智者常当防患，知恶根源众苦之首。是故说曰，于彼意不乐，知恶之为苦也。

人能作其福， 亦当数数造，
于彼意愿乐， 善受其福报。

人能作其福，亦当数数造者，人生一世所以致贫穷者，皆由前身慳结所误。是以圣人触类所说，先以施惠为首，虽复贫穷，要当少多减损以补曩愆，虽无财货当自役己出力作使，修补神祠佐助众事，不使日夜阙其福业，弹指之顷念善亦是，况复躬自行功德乎？是故说曰，人能作其福，亦当数数造也。于彼意愿乐，善受其福报者，人之修福多所润及，见行善者代其欢喜，辄自出财劝助为福，见身获佑善名流布，见者心欢靡不致敬，生辄遇圣不堕八无闲处，是故说曰，于彼意愿乐，善受其福报。

先当制善心， 摄持恶根本，
由是兴福业， 心由乐于恶。

先当制善心，摄持恶根本者，善心具足勿令分散，执意在前如擎油钵，战战兢兢如避劫烧，当以无常苦空非身，除心秽垢沐浴使净，是故说曰，当先制善心，摄持恶根本也。由是兴福业，心由乐于恶者，人不行善作后世资粮者，命终烧身之患，日夜为恶不能自改，是故说曰，由是兴福业，心由乐于恶也。

为恶虽复少， 后世受苦深，
当获无边报， 如毒在心腹。

为恶虽复少，后世受苦深者，人意不固所行无记，少多为罪或觉不觉，要当受报不免其对，无惭无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，是故说曰，为恶虽复少，后世受苦深也。当获无边报，如毒在心腹者，少多有隙尘垢染意，便当受于无边之罪，或触娆人使兴恶行，由是自致堕无边罪，或离别眷属鬪乱家室，如此之苦众恼无数。是故说曰，当获无边报，如毒在心腹也。

为福虽少， 后受大福， 当获大报，
如种获实。

为福虽少，后受大福者，人之为福唯存在心，不在财物有多有少，设施物多内心恻惜，后获其福亦不足言；施物虽少心意普等，广及一切不自为己，后获其福不可称限。是故说曰，为福虽少，后受大福也。当获大报，如种获实者，后受天人自然之福，颜色从容，恒处中国不在边境，言从语用不伤人意，饶财多宝不怀憎嫉，在家修德宗族和穆，设当出家捐弃恩爱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，苦形学道除荣冀心，越次取证尽其有漏成无漏行，众德普备功福具满，犹如田夫多种获报，仓库盈满意志欢喜，内自庆贺功不唐举。是故说曰，当获大报，如种获实也。

无过而强轻， 无恚而强侵，
当于十品处， 便当趣于彼。

无过而强轻，无恚而强侵者，如彼有人无有恚嫉憍慢之心，然愚騃之人，兴意向彼起谋害心，诸佛世尊慈愍一切，见有哀苦拔济其难，兴念生类如母爱子。是故说曰，无过而强轻，无恚而强侵也。当于十品处，便当趣于彼者，所谓十品者，一名无救，二名焰，三名大焰，四名黑绳，五名啼哭，六名大啼哭，七名等害，八名等命，九者畜生，十者饿鬼。其有众生恶心炽盛，寿终之后不离此十处。是故说曰，当于十品处，便当趣于彼也。

痛痒语麤犷， 此形必坏败，
众病所酷切， 心乱而不定，
宗族别离散， 财货费耗尽，
王者所劫略， 所愿不从意，
或复无数变， 为火所焚烧，
身坏无智慧， 亦趣于十品。

此上诸偈，尽是如来神口所说，调达愚教阿阇世酒饮暴象醉向如来。是时，世尊寻向彼象而说斯偈。

作恶勿言无， 久作言无罪，
屏猥言无罪， 斯皆有证验。

夫人作恶事有轻重，意盛不舍不能去离不求出要，藏隐自匿，亦复不能向人陈说；是以世尊教诲后人，新作旧造下至屏猥之处，善恶冥报不可藏匿。是故说曰，作恶勿言无，久作言无罪也。屏猥言无罪，斯皆有证验者，人欲设

意在屏猥处造诸罪根，当时虽可免萌类谤，然复不免后世报对。是故说曰，屏猥言无罪，斯皆有证验也。

作恶言有忧， 久作亦言忧，
屏猥亦言忧， 彼报亦有忧。

人之造恶初意赫炽不自觉知，当时心勇谓为应尔。尔时世尊便引其喻，如日初没之际，山川树影皆各垂阴遂至于冥，今此群惑之徒执迷亦尔，造身口行不善之本，临终之日诸恶重阴，各各自随渐渐将至冥室受报。是故说曰，作恶言有忧，久作亦言忧，屏猥亦言忧，彼报亦有忧也。

此忧彼亦忧， 恶行二俱忧，
彼忧彼受报， 见行乃知审。

所谓此忧者今现世忧，所谓彼忧者后世之忧，所谓此忧，不死不命终，所谓彼忧者已死已命终，是故说曰，此忧彼亦忧也。恶行二俱忧者，彼忧彼受报，见行乃知审。

此喜彼亦喜， 福行二俱喜，
彼喜彼受报， 见行自清静。

昔琉璃王兴兵，攻伐迦维罗竭国，摧破人民擒获七千，圣人见道迹者悉埋其足，使暴象蹋踏杀之。略说其义。佛告比丘：「拘萨罗王现无反复，违圣叛真，兴无择罪，斯等之类却后七日自当受报。拘萨罗国，王种当绝，无复继嗣，无择地狱火焰当出，缠裹王身及诸侍从，悉入无择地狱之中。」琉璃闻之即日严驾四种之兵，宫人嫖女出城避灾，寻诣恒水张帆乘船谓为免难。时，阿鼻地狱火焰来接及诸群众，翼从多少悉入地狱无得脱者。琉璃王先未避灾之时，来至舍卫城内，遥闻作倡伎乐歌舞戏笑五乐自娱，王问左右：「斯是谁家戏笑之声乃彻于此？」诸臣白曰：「此是祇头太子家中音乐之声。」王寻遣信速唤使来。「我今征伐与贼战鬪忧虑国事，祇头今日方更欢乐，以五乐自娱，设我战鬪不如贼者，此人必望得王尊位。」祇头太子闻王召唤，寻出奉迎。王告太子：「吾与贼战心忧万国，汝今方更五乐自娱。」即拔利剑斩而舍去。祇头舍身即生天上，内宫妓女五乐自娱不觉失主，天上嫖女前后围遶，亦复作倡伎乐共相娱乐。尔时世尊以天眼，观见祇头王子二处受福，在大众中而说斯偈：

「此喜彼亦喜， 福行二俱喜，
 彼喜彼受报， 见行自清静。」

尔时世尊，复与琉璃王而说斯偈：

「此煮彼亦煮， 罪行二俱煮，
 彼煮彼受罪， 见行自有验。」

尔时世尊，以天眼观见琉璃王处在地狱，拷掠榜笞五毒酸楚，是故世尊而说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恶， 皆由宿行法，
 终不畏死径， 如船截流渡。」

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觉时，为菩萨身，号曰一切施，为婆罗门故，自缚诣阙。敌国王曰：「汝今畏吾？」尔时一切施而说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恶， 皆由宿行法，
 终不畏死径， 如船截流渡。」

昔有噉人鬼，在人中作王，恒食人肉以为厨宰，邻国征伐得九十九王，二十一人以为常则，九十九王白罗刹王曰：「邻国有王名曰善宿，好行施惠修菩萨德，有所求索不逆人意，大王设能擒获彼者，我等甘心受死万无一恨。」尔时罗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，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园观浴池游戏。有一梵志，辞家外学，夫梵志之法，临辞去时白父母言：「我今离家追伴学问，计还之日且未有期，设财货穷乏从王举贷我还当偿。」其人学问以得成就，来至家中，但见空屋不见人众，即问邻比：「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为所在？」邻比报曰：「汝学之后举王财贿无以当偿，为王所系今在牢狱，欲往看者宜知是时。」其人自念：「家穷事狭无有财宝，设我诣狱亲覲父母，复当拘执同受其苦不免王法，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窃行求索，毕偿官物乃得出身耳。」其人复念：「邻国有王号善宿，修行道德施心不绝，当往至彼至诚告情，必不见违，足偿王物。」寻往至彼随王乞索。王言：「大佳！当相供给，须吾沐浴讫当惠施，小停勿忧不负言信。」王诣浴池为鬼兵所擒，王寻还顾悲戚涕零，鬼王问曰：「我等闻王仁和博爱靡不周济，虽遭厄困何为悲戚？」王报鬼曰：「我生惠施未曾有悔，向有梵志在外乞索，许而未与，是以忧戚耳。」鬼王白王：「王守诚信由来不改，如今放王施讫时还。」乃知王心不

失诚信，王得还宫开藏惠施恣彼人意，寻还就信诣鬼王所。鬼王告曰：「汝不畏吾乎？何为受死而来？」尔时善宿大王向彼鬼王，而说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恶， 皆由宿行法，
终不畏死径， 如船截流渡。」

鬼王闻之内怀惭愧，改心易行思修善本，即告善宿王曰：「今闻所说人中难有，今放九十九王。我舍此位，愿王统领以法治化，我领鬼众还归本居住，若俱健者自当数覲。」即共离别各还所在。万民称庆国界清泰，共行十善不修恶业，善宿积行不息，后得成佛于树王下，复说斯偈：

「作福不作恶， 皆由宿行法，
终不畏死径， 如船截流渡。」

(恶行品第二十九竟)

出曜经卷第二十五

出曜经卷第二十六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[雨/只]要品第三十

夜光照于冥， 至日未出间，
日光布大明， 夜光便黯[黑*炎]。

观此义已如来引喻，欲使后生明达其事，犹若夜光之虫处在幽冥，布其光明远有所照，谓为已明无有及者，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升于东方，尔时无复有夜光虫明，颜色黯[黑*炎]像如纯墨，是故说曰，夜光照于冥，至日未出间，日光布大明，夜光便黯[黑*炎]也。

察者布光明， 如来未出顷，
佛出放大明， 无察无声问。

外道梵志所行不同，或有察而知者，或有入定而知者，或有闻教而寤者，此三种人在世跨行各自谓尊。所以然者？盖由如来未现于世。设如来降神于世，放大光明流教布化，尔时外道梵志自然消歇，其道不行无复威神。是故说曰，夜光照于冥，至日未出间，日光有大明，夜光便黯[黑*炎]也。

不牢起牢想， 牢起不牢想，
彼不至于牢， 由起邪见故。

不牢起牢想者，此众生类恋慕生死，若自生念人处世间，乐着五欲以自娱乐者乃为牢固，是故说曰：不牢起牢想也。牢起不牢想者，邪见之人执意来久，共相指授乃兴此论，窃闻佛家称说泥洹，无生无灭无起灭想，亦复无有歌叹喜舞宗亲五族，行来进止园观浴池，都无此者有何牢固？佛言不尔。斯等颠倒邪心不灭，牢而固者莫过泥洹，反更毁眚以为不牢。是故说曰，牢起不牢想也。彼不至于牢，由起邪见故者，灭尽泥洹无有众患，澄然无为凝神不动，亦不变易，愚者不解以为非真，是故说曰，彼不至于牢，由起邪见故也。

牢而知牢者， 不牢知不牢，
彼人求于牢， 正治以为本。

若有众生解灭尽泥洹无生无灭，亦不欺诳诬惑于世。诸佛世尊永息之室，其有众生入此室者，宠位至不以增欢，毁辱逼不以加戚，与倒见异其辞、邪部殊其趣，冥然太虚永息不起，智者之所慕，非愚之所习。欲至彼室者，要涉八正之径路，求度十二之洪崖，以渡生死之峻岸，安神无为之澹然，顾眄悠悠之楚酷，苦哉愚惑之滋甚，是故说曰，牢而知牢者，不牢知不牢，彼人求于牢，正治以为本也。

愚意以为牢， 反被九结缚，
如鸟投罗网， 斯由爱深固。

愚意以为牢者，夫人在世意愚难革，或言阴聚为牢，或言结本为牢，于中兴想不别真伪，虽复出家学道反习邪行，是故说曰，愚意以为牢也。反被九结缚者，人之修道要当舍家，遇恶知识指授邪径，舍故结缚反被九结，如蛾投火不顾后虑，斯由爱深固，是故说曰，反被九结缚，如鸟投罗网，斯由爱深固也。

诸有怀狐疑， 今世及后世，
禅定尽能灭， 无恼修梵行。

诸有怀狐疑者，彼修行人，思惟恶露不净之想，除去狐疑憎嫉之心，闻则得信不重思惟，是故说曰，诸有怀狐疑也。今世及后世者，今者现身后者后身，今者现世后者后世，于中不兴犹豫生狐疑者，乃应定意。是故说曰，今世及后世也。禅定尽能灭者，入定之人心意坚固，尽能消灭不兴想着，是故说曰，禅定尽能灭也。无恼修梵行者，不为结使所烦恼，执意清净常如一心，所修德本超越人上，是故说曰，无恼修梵行。

无尘离于尘， 能持此服者，
无御无所至， 此不应法服。

人之修道常怀染污，淫怒痴垢不去于心，虽披袈裟不去三毒，此则不至于道，是故说曰，无尘离于尘也。能持此服者，唯有贤圣之人防塞众恶，能服此真法之服，无有此者则不应服，是故说曰，能持此服者，无御无所至，此不应法服。

若能除垢秽， 修戒等慧定，
彼应思惟业， 此应服袈裟。

若能除垢秽，修戒等慧定者，人之修学除秽为本，三毒结使永尽无余，虽得罗汉不入定意，无记对至乃知谬误，修戒除垢秽不失其道心，是故说曰，若能除垢秽，修戒等慧定也。彼应思惟业，应此服袈裟者，入定之人必有所益，心有所念无事不果，诸天世人魔及魔天释梵四天王，靡不宗奉而承事者，是故说曰，彼应思惟业，应此服袈裟。

不以柔和言， 名称有所至，
人有善颜色， 乃怀巧伪心。

不以柔和言，名称有所至者，世多有人与人言谈，内怀奸宄外如现愚，是故说曰，不以柔和言，名称有所至也。人有善颜色，乃怀巧伪心者，往昔波斯匿王园观游戏，见二梵志苦形学道，仰事日月祭祀水火。王见此人学道志苦，寻往佛所白世尊言：「向行游观见二梵志，苦形学道至为难及亦无俦匹。」佛告王曰：「人之修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，要当同止观察威仪寻省来语，然后乃知有戒无戒。」王闻斯语内怀惭愧，即从坐起头面礼足辞退而

去，还至宫殿告语傍臣：「汝速诣彼唤二梵志在我后园，吾观察之，审有苦行求于道德？为虚称诈逸行不合已？」臣受其教即唤在园，王自楼上遥观其行，知彼巧伪诈称为道，重怀惭愧思心自悔，信心隆盛贪乐佛道，即令国界人民之类：「其有供事外学异道者，皆受诛戮不得从容。」王至佛所头面礼足，悔本不及，自今以往，四事供养恭敬三宝，尽其形寿不违此誓。是故说曰，人有善颜色，乃怀巧伪心也。

有能断是者， 永拔其根本，
智者除诸秽， 乃名为善色。

有能断是者，永拔其根本者，世人多怀奸宄之心，虽披法服内行不真，能断此者乃应道门，是故说曰，有能断此者，永拔其根本。智者除诸秽，乃名为善色者，智人习法要应为道，非法不行学者所贵，颜色怡耀众人敬仰，是故说曰，智者除其秽，乃名为善色也。

不以色从容， 鬻覩知人意，
世多违行人， 游荡在世界，
如彼虚伪鍤， 其中纯有铜，
独游无畏忌， 内秽外不净。

不以色从容，鬻覩知人意者，世多有人颜色从容，与人言谈辞义辩美，然内心虚伪心口相违，虽名为人性行不均，外如贤士内怀毒行，虽暂相见贤愚不别，犹夜覩火遥见光明，若当往捉便烧其手，此亦如是，虽有颜色内怀炽焰，是故说曰，不以色从容，鬻覩知人意也。世多违行人，游荡在世界者，当来愚人巧诈滋繁，渐渐遂至谤贤毁圣，奸宄万端幻惑世人，与人言谈颜色不正，出言成章辩聪无碍，堪在大众为无轨事，众人覩者莫不拭目，是故说曰，世多违行人，游荡在世界也。如彼虚伪鍤，其中纯有铜者，巧诈之人多诸方略，以烟熏铜色胜真金，诳惑世人贪取财货，是以如来引此为喻，如彼伪鍤获世重利；奸宄之人亦复如是，甘言美辞诱进檀越，获致供养四事不乏，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，虽获其供养，后当偿之，报受洋铜，经历苦恼罪积未毕，是故说曰，如彼虚伪鍤，其心纯有铜也。独游无畏忌，内秽外不净者，如彼奸宄之人，多将翼从人间游处，众人见者莫不兴敬，如贼暴虐多坏村落，然后乃知非是真人也。是故说曰，独游无畏忌，内秽外不净也。

贪饕不自节， 三转随时行，
如圈被养猪， 数数受胞胎。

贪饕不自节，三转随时行者，如彼愚惑之人，为人标首受人供养，自养其形身体肥盛不能转侧，檀越施主随时礼覲，愚人佯坐入定思惟，由是自致得大供养。是以世尊假以为譬，如被养猪卧食不动，不知久久当受屠割，舍身受身无有休已。是故说曰，贪饕不自节，三转随时行，如圈被养猪，数数受胞胎也。

人能专其意， 于食知止足，
趣欲支其形， 养寿守其道。

昔佛与波斯匿王而说此偈，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响自应，于后园中，自然生甘蔗之树，流出甘浆昼夜不绝，于彼园中自然生一株粳米，垂穗数百取之无尽。王受其福食之无厌，身体肥重喘息苦极不能转侧。时往佛所，低身揖让在一面坐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人能专其意， 于食知止足，
趣欲支其形， 养寿守其道。」

王闻斯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即从坐起辞佛还宫，即勅厨宰作食之人：「设汝擎食在吾前者，先说斯偈尔乃得食。」自是以始常以为法，王转减食身体轻便，进止行来无所患苦。

观净而自修， 诸根不具足，
于食无厌足， 斯等凡品行，
转增于欲意， 如屋坏穿漏。

观净而自修，诸根不具足者，初履行人意不坚固，内自思念发毛爪齿，爱着清净兴着欲想，增益瞋恚愚痴滋长，不摄诸情根门不定，放逸自恣遂失道明，由火赫炽复益酥油，深明此理，岂是灭火之兆乎？夫欲息淫怒痴火永不生者，当兴恶露不净之想，是故说曰，观净而自修，诸根不具足也。于食无厌足，斯等凡品行，彼修行人乞求无厌，得而藏囊慳心不舍，若后命终受凡品行，是故说曰，于食无厌足，斯等凡品行也。转增于欲意，如屋坏穿漏者，行人执愚不修善根，欲意炽盛不自改更，当复经历生死之难，犹若盖屋

覆治不牢，天雨则漏浇濯衣服净者使污，人情如是，意不坚固漏淫怒痴，是故说曰，转增于欲意，如屋坏穿漏。

当观不净行， 诸根无缺漏，
于食知止足， 有信执精进，
不恣于欲意， 如风吹泰山。

当观不净行，诸根不缺漏者，行人御意不暇食息，观察此身漏出不净一一分别，料简身中三十六物秽污不净，从头至足无一可贪，收摄诸根不使漏失，是故说曰，当观不净行，诸根无缺漏也。于食知止足，有信执精进者，行人执意得无漏信，多食瞪瞢不容入定；信心勇炽堪行精进，超群独迈寻受其证。是故说曰，于食知止足，有信执精进也。不恣于欲意，如风吹泰山者，行人用意众想不乱，欲为祸根主生灾患，见身神慌不受慧明，死则对至烧身之痛，料别此理悉为苦患；制意不兴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外御六尘内摄六情，内外清净不漏欲意，犹若泰山安峙坚固，不为飘风之所吹动，心如金刚不可沮坏，是故说曰，不恣于欲意，如风吹泰山也。

空闲甚可乐， 然人不乐彼，
无欲常居之， 非欲之所处。

空闲甚可乐者，所以圣人论此语者，欲使行人速获其法，闲静之中意得专一，思惟计较不移时节，意念向应如人呼声，是故说曰，空闲甚可乐也。然人不乐彼者，如此之徒皆是凡夫，意着爱欲不能舍离，意着女色以为实用，一旦亡没乃知非真，是故说曰，然人不乐彼也。无欲常居之者，所以言圣人者，无淫怒痴诸结缚着豁然除尽，净如天金亦无微翳，若在人村周游教化，到时持钵福度众生，随施多少祝愿施主，檀越施主值闻声者，则闻道教贯彻心怀；设值辟支佛者，飞钵空虚作十八变，形虽在众心存旷野，是故说曰，无欲常居之也。非欲之所处者，着欲之人心意有在，犹人堕罪闭在牢狱，官不决断遂经年岁，望欲求出良难得矣。淫泆之人亦复如是，痴心所裹闭在欲狱，不遭无漏圣药之药，欲得免济甚复难克也。是故说曰，非欲之所处也。

在村闲静， 高岸平地， 应真所过，
莫不蒙佑。

真人所居必有善应，地主四王常来拥护，所居之方不被灾患，福能抑恶众害不生，由圣居中威神所致。是故说曰，在村闲静，高岸平地，应真所过，莫不蒙佑也。

难移难可动， 如彼重雪山，
非贤则不现， 犹夜射冥室。

贤圣之人心不可移动，意欲所规必克不难，犹若众山竞出好药，随意取之分别毒害，是故智者说众德具足，是故说曰，难移难可动，如彼重雪山也。非贤则不现，犹夜射冥室者，不以善知识，不亲近善知识，闻恶不出其本，闻善不叹其德，犹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，是故说曰，非贤则不现，犹夜射冥室也。

贤者有千数， 智叡在丛林，
义理极深邃， 智者所分别。

贤者有千数，智叡在丛林者，所谓贤者有所分别，闻一句义畅演无数辩才之法，思惟分别皆由观练，是故说曰，贤者有千数，叡智在丛林也。义理极深邃，智者所分别者，分别诸法不失次第，义理深邃究畅其法，知所从生知所从灭，分别义理一一不失，是故说曰，义理极深邃，智者所分别。

多有众生类， 非射而不值，
今观此义理， 无戒人所耻。

多有众生类，非射而不值者，所谓值者，所修非法之人是也，是故说曰，多有众生类，非射而不值也。今观此义理，无戒人所耻者，利根捷疾，观是常非常有净无净，戒德具者叹说其净，犯戒之人闻彼教训，谓为诽谤不说真诚；自不称名姓号之本，亦不自卑叹誉彼者，犹若善射之人，分别善者而効其矢。所以然者？欲使恶者改修其行，修善者敦崇正法。是故说曰，今观此义理，无戒人所耻也。

观有知恐怖， 变易知有无，
是故不乐有， 当念远离有。

观有知恐怖，变易知有无者，有者恐怖不可恃怙，如实而不去离，是故说曰，观有知恐怖，变易知有无也。是故不乐有，当念远离有者，夫人不乐众苦之本，亦不思惟本业所造，是故说曰，是故不乐有，当念远离有也。

无信无反复， 穿墙而盗窃，
断彼希望意， 是名为勇士。

无信无反复者，如有诸佛弟子，无有笃信之意。何以故？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，亦复不信苦习尽道，尽者为灭尽泥洹是，彼人不信亦不恭奉，是故说曰，无信无反复也。穿墙而盗窃者，彼执行人，穿坏有漏三界之墙，于中贸易望其福庆，是故说曰，穿墙而盗窃也。断彼希望意，是名为勇士者，断其利养之想无有希望，人中之士无有过者，是故说曰，断彼希望意，是名为勇士也。

除其父母缘， 王家及二种，
遍灭其境土， 无垢为梵志。

除其父母缘者，如来所以说是者，现其爱心永尽无余更不复生，是故说曰，除其父母缘也。王家及二种者，所以论王现其憍慢，二种者：一者戒律，二者邪见，除此憍慢更不复兴，是故说曰，王家及二种也。遍灭其境土，无垢为梵志者，如来所以说此者，欲现已慢永尽无余修其净行，是故说曰，遍灭其境土，无垢为梵志也。

若人无所依， 知彼所贵食，
空及无相愿， 思惟以为行。

若人无所依者，修行之人无众结使，亦不藏贮，是故说曰，若人无所依也。知彼所贵食者，世人依食以存其命，知其持食所出本末，更乐食者兴意想着如彼生牛之皮，意想食者如彼火聚，识想食者犹如剑戟，如彼持食之人观食本末，或自手执或在钵中，思惟翻覆食所从生？为从何灭？观诸恶露不可贪乐，是故说曰，知彼所贵食也。空及无相愿，思惟以为行者，如彼众生入三解脱门，思惟念道不去心首，是故说曰，空及无相愿，思惟以为行也。

鸟飞虚空， 而无足迹， 如彼行人，
说言无趣。

鸟飞虚空，而无足迹者，虚空飞鸟悉名凤凰，虚空之中不见足迹，周旋往来都无处所，是故说曰，鸟飞虚空，而无足迹也。如彼行人，说言无趣者，彼修行人观此义理，都不知东西南北所趣之方，是故说曰，如彼行人，说言无趣也。

诸能断有本， 不依于未然，
空及无相行， 思惟以为行。

诸有行人断有根本，所论有者，欲有色有无色有，永尽无余更不复兴，是故说曰，诸能断有本也。不依于未然者，不知未变之事兴衰之变，是故说曰，不依于未然也。空及无相行，思惟以为行者，着三解脱灭尽之门，以自娱乐不能舍离，是故说曰，空及无相行，思惟以为行也。

希有众生， 不顺其径， 有度不度，
为死甚难。

希有众生，不顺其径者，希有众生生于中国者，复有众生遇贤圣者亦复少耳，是故说曰，希有众生，不顺其径也。有度不度者，多有众生求度世者亦复少耳，不知生死根栽有无是非，斯由鄙浊不达性行，是故说曰，有度不度也。为死甚难者，人之贪生但见目前，不知趣死众苦之患，亦不思惟度世之业，是故说曰，为死甚难也。

诸有平等说， 法法共相观，
尽断诸结使， 无复有热恼。

诸有平等说，法法共相观者，夫人处世观察是非，法法成就无有高下，是故说曰，诸有平等说，法法共相观也。尽断诸结使，无复有热恼者，如彼行人思惟计较，断诸结使去诸想着，无复热恼之患，是故说曰，尽断诸结使，无复有热恼。

行路无复忧， 终日得解脱，
一保证使尽， 无复有众恼。

行路无复忧，终日得解脱者，履行之人修德自然，毕众苦恼不兴尘垢，是故说曰，行路无复忧，终日得解脱也。一保证使尽，无复有众恼者，如彼行人执意牢固，结使永尽无余，是故说曰，一保证使尽，无复有众恼也。

无造无有造， 造者受烦热，
非造非无造， 前忧后亦然。

无造无有造，造者受烦热者，人前为罪深知非法，向人布现求改忏悔不自隐藏，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恼，是故说曰，无造无有造，造者受烦热也。非造非

无造，前忧后亦然者，人前为过寻时改悔，寿终之日神不错乱，善神卫护不至恶道，是故说曰，非造非无造，前忧后亦然也。

造者为善妙， 以作不怀忧，
造而乐而造， 生天受欢乐。

造者为善妙，以作不怀忧者，人修善行众德具足，众人所敬莫不宗奉，寿终之后生善处天上，是故说曰，造者为善妙，以作不怀忧，造而乐而造，生天受欢乐也。

亦复不知论， 贤圣不差别，
若复知论议， 所说无垢迹。

亦复不知论，贤圣不差别者，如彼行人不解议论不别句义，若在大众不知威仪礼节，贤愚不别，是故说曰，亦复不知论，贤圣不差别也。若复知论议，所说无垢迹者，无垢之论去诸想着，内怀欢喜称庆无量，所闻法味充饱一切，不趣恶道饿鬼畜生地狱之恼，是故说曰，若复知论议，所说无垢迹也。

说应法议说， 当竖仙人幢，
法幢为仙人， 仙人为法幢。

说应法议说，昌炽法味与人演布，文句具足展转相教。仙人者，诸佛世尊也，说名身句身，一一分别无有错谬，欲使正法久存于世。是故说曰，说应法议说，当竖仙人幢，法幢为仙人，仙人为法幢也。

或有寂然骂， 或有在众骂，
或有未声骂， 世无有不骂。

或有寂然骂者，心内炽然呪咀不息，欲使彼人遭水火盗贼，内心思惟不彰露在外，是故说曰，或有寂然骂也。或有在众骂，高声大唤不避尊卑，是故说曰，或有在众骂也。或有未声骂，权在众中，亦不高声对面相骂，是故说曰，或有未声骂，世无有不骂。

一毁一誉， 但利其名， 非有非无，
亦不可知。

一毁一誉但利其名，诸善功德育养其身，设得供养不以为欢，若彼毁辱不以为戚，过去已灭善心不绝，当来未至未有生兆，现在不住当复漂转，是故说曰，一毁一誉，但利其名，非有非无，亦不可知也。

叡人所誉， 若好若丑， 智人无缺，
叡定解脱， 如紫磨金， 内外净彻。

叡人所誉，若好若丑，觉见广见敷演一义而不可及，皆蒙得度济神离苦，犹如如来行则履虚离地四寸，地上印文炳然自现，其中虫蠹有形之类蒙光得度，七日安隐永无众苦无能伤害；犹如紫磨纯金，内外清净无有瑕滓，是故说曰，叡人所誉，若好若丑，智人无缺，叡定解脱，如紫磨金，内外清彻也。

犹若安明山， 不为风所动，
叡人亦如是， 不为毁誉动。

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，终不为风所动，如来处世去世八法，不为毁誉所动。有一梵志多闻广见无事不苞，闻佛出世不为毁誉所动，持心如地不记好丑，往至佛所，以百种骂毁訾如来，后复以百种语赞誉如来，如来心意铿然不动，是故说曰，犹若安明山，不为风所动，叡人亦如是，不为毁誉动也。

如树无有根， 无枝况有叶，
健者以解缚， 谁能毁其德？

如树无有根，无枝况有叶者，无明根本众患之源，爱生枝叶以兴邪见，是故说曰，如树无有根，无枝况有叶也。健者以解缚，谁能毁其德者，所谓健者谓佛世尊，脱诸缚着更不受胞胎之形，亦复不从今世至后世，是故说曰，健者以解缚，谁能毁其德也。

无垢无有住， 身塹种苦子，
最胜无有爱， 天世人不知。

无垢无有住者，去诸结使永尽无余，有结则有住，无结则无住，亦无身塹亦无苦子，是故说曰，无垢无有住，身塹种苦子也。最胜无有爱，天世人不知，如来坐禅寂然入定，三昧正受灭形自隐，诸天圣人欲得知如来者，此事不然。是故说曰，最胜无有爱，天世人不知也。

犹如网丛林， 无爱况有余，
佛有无量行， 无迹谁迹将？

犹如网丛林者，佛告比丘：「今当与汝说爱根本枝叶滋蔓，善思念之。广说如契经，流转生死分着五道。」是故说曰，犹若网丛林，无爱况有余者。如来成道永无有爱，永断五道不处三界不受四生，是故说曰，无爱况有余也。佛有无量行，无迹谁迹将者，所谓佛者，教寤一切诸法，无事不知无事不达，修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根力觉道，广布演说无有穷极，高而无上无能量度，深邃无下深不可测，有结则有迹无结则无迹；夫人有足，便得游行东西南北，四维上下，结有迹者，将入三界游驰五道不离生死，结无迹者，则不至三界八难之处。是故说曰，佛有无量行，无迹谁迹将也。

若有不欲生， 以生不受有，
佛有无量行， 无迹谁迹将？

若有不欲生，以生不受有者，舍身受形经历生死亿千万身，生死无量不可称计，今得成道，毕故身更不受形受诸苦恼，是故说曰，若有不欲生，以住不受有，佛有无量行，无迹谁迹将也。

若欲灭其想， 内外无诸因，
亦无过色想， 四应不受生。

若欲灭其想，内外无诸因者，所谓想者，欲想色想无色想，行人永灭亦不使生，亦复不造三界结使，内外清净不造尘垢，是故说曰，若欲灭其想，内外无诸因也。亦无过色想，四应不受生者，如彼行人观过去色过去造色，未来色未来色造色，现在色现在造色，一一分别四无有色；如彼转轮圣王统四天下，身有大人之相众好具足，行人观彼如己无异，不以色好而兴好想，不以色丑而兴恶想，不见我是彼非彼、是我非我，亦复不见是非是是非非，都无好丑之想，永断四应不与从事，是故说曰，亦无过色想，四应不受生也。

舍前舍后， 舍间越有， 一切尽舍，
不受生老。

舍前舍后，舍间越有，所谓前者，舍过去阴持入结使缚着；舍后者，舍未来阴持入结使缚着；舍间越有者，舍现在阴持入结使缚着；舍一切者，于现身

中得虚无道，王三千典十方，由意自从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。是故说曰，舍前舍后，舍间越有，一切尽舍，不受生老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二十六

出曜经卷第二十七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乐品第三十一

胜则怨灭， 负则自鄙， 息则快乐，
无胜负心。

胜则怨灭，负则自鄙者，如彼怨家昼夜伺察彼人，于彼有大怨嫌，从世至世不舍罪怨，如是经历数百千身，报怨乃息，负者自鄙，是故说曰，胜则怨灭，负者自鄙也。息则快乐，无胜负心，一保证使永尽无余，更不复起想着之念，亦复无胜负之心，我胜彼不如、彼胜我不如，都无彼此之心，是故说曰，息则快乐，无胜负心也。

若人娆乱彼， 自求安乐世，
遂成其怨憎， 终不脱苦患。

若人娆乱彼，自求安乐世者，世多有人执迷惑意，怨讎心深触娆于，人自望快乐宗族蒙庆，如种苦栽冀望甘菓，唐丧功夫无益于时。是故说曰，若人娆乱彼，自求安乐世也。遂成其怨憎，终不脱苦患者，卒鬪杀人犹尚可恕，怀毒阴谋乃不可亲，如斯之类必趣恶道，所以然者，由其执愚不舍故也。是故说曰，遂成其怨憎，终不脱苦患也。

善乐于爱欲， 以杖加群生，
于中自求安， 后世不得乐。

善乐于爱欲者，一切众生皆贪乐乐不乐苦恼，见苦则群心不愿乐，已自行杀教人杀生，已自淫泆教人淫泆，已自妄言绮语复教人妄言绮语，已自不与取复教他人窃盗他物，是故说曰，善乐于爱欲也。以杖加群生者，所行非法滥

枉百姓，意之所存以伤为本，是故说曰，以杖加群生也。于中自求安，后世不得乐，人作恶行皆自为己，舍身受形遭诸苦恼，经历生死沈漂五道，所生之处罪苦自随，是故说曰，于中自求安，后世不得乐也。

人欲得欢乐， 杖不加群生，
于中自求乐， 后世亦得乐。

人欲得欢乐，杖不加群生者，一切众生皆贪于乐不乐于苦，见彼苦者兴慈愍心，四等平均视彼如赤子，初不起怨捶打众生，处世皆求安身。「设我今日触娆彼者，后世之中受对无数。」是故说曰，人欲得欢乐，杖不加群生，于中自求乐，后世亦得乐也。

乐法乐学行， 慎莫行恶法，
能善行法者， 今世后世乐。

夫人在世务行于法，选择善法去其恶者，周旋往来追善知识采取善教，所至到处兴有法事，是故说曰，乐法乐学行，慎莫行恶法，能善行法者，今世后世乐也。

护法行法者， 行法获善报，
此应法律教， 行法不趣恶。

护法行法者，行法获善报者，能自拥护法不使漏失，后获其福，是故说曰，护法行法者，行法获善报也。此应法律教，行法不趣恶者，彼执行人以法自护，所生之中不遇恶灾，从小至大悉受其对，天受福尽下生人间复重受福，是故说曰，此应法律教，行法不趣恶也。

护法行法者， 如盖覆其形，
此应法律教， 行法不趣恶。

彼修行人拥护深法微妙之教，去诸阴盖，如猛赫热而获好盖得蒙济度，是故说曰，护法行法者，如盖覆其形，此应法律教，行法不趣恶也。

恶行入地狱， 所至堕恶道，
非法自陷溺， 如手把蛇虺。

恶行入地狱，所至堕恶道者，人为恶行，非父母兄弟宗亲所为，皆由己身为罪所致，作罪自受其殃无能代者；外道异学所见不同，外道所见己身作罪他人受报。是故说曰，恶行入地狱，所至堕恶道也。非法自陷溺，如手把蛇虺者，犹如彼人手把蛇虺，或以呪术而取者，或以药草而取者，或被师教而手翫弄恶蛇，呪罢之后为蛇所啗，死入地狱饿鬼畜生，经历生死无有休已。是故说曰，非法自陷溺，如手把蛇虺也。

不以法非法， 二事俱同报，
非法入地狱， 正法生于天。

不以法非法，二事俱同报，此众生类造善恶行，不自觉知殃福之报，为善者不知善之有报，为恶者不知恶之有报。如彼有人得杂毒之食，得而享之，不知食中有毒，毒气流炽不便其身。行恶之人亦复如是，当时甘口后受其殃，遂丧其命不至善处。有目之士观食知之，斯是清静其中无毒，便取食之后无苦患。是故说曰，不以法非法，二事俱同报，非法入地狱，正法生于天也。

施与战同处， 此德智不誉，
施时亦战时， 此事二俱等。

昔舍卫城内有一长者，名曰最胜，更有长者名曰难降，二人慳贪国中第一，饶财多宝七珍具足，象马车乘仆从奴婢，谷食田业不可称计。二人门户各有七重，勅守门者，无令乞儿入我门户中庭之中，铁笼覆上恐有飞鸟啄拾谷食，屋舍四壁铸铁垣墙，恐鼠穿啮坏器物也。是时，五大声闻各以次第诣彼教化，从地踊出教以法施，长者二人闻之各不受化。后佛自往，坐卧虚空放大光明，佛与长者说微妙法，长者虽闻心犹不达，内自思惟：「佛来至舍，不可虚尔使还精舍，宜入藏里取一白[迭*毛]布施如来。」即起入藏选一恶者反更得好，舍而更取倍得好者，心意共诤不能自决。当于其日，阿须伦与忉利天共鬪，或天得胜、阿须伦不如，或阿须伦得胜、诸天不如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长者心，或时慳心得胜、施心不如，或时施心得胜、慳心不如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施与战同处， 此德智不誉，
施时亦战时， 此事二俱等。」

长者遥闻内怀惭愧：「如来所说正谓我身。」即出好[迭*毛]持用为施，难降长者出五百两金持用惠施，心开意解各见道迹也。

人遭百千变， 等除憍慢怨，
时施清净心， 健夫最为胜。

人遭百千变，等除憍慢怨者，学人在家恋着财业，众事愤乱心不一定，人欲修道当离家业，除去憍慢不兴想着，乃得惠施不望其报，谦恭卑下修德之本，轻人贵己殃祸之灾，是以教人闲静之处，然后乃得修于道真。是故说曰，人遭百千变，等除憍慢怨也。时施清净心，健夫最为胜者，施有五时获五功德，除去憍慢自大之心，意常清净不怀秽浊，是故说曰，时施清净心，健夫最为胜也。

忍少得胜多， 戒胜懈怠多，
有信惠施者， 后身受善报。

忍少得胜多，戒胜懈怠多者，多有众生信心极少，瞋恚隆炽，持戒忍辱亦复少少耳，以能行忍则胜怨讎，持戒之人胜懈怠者，犹如阿那律一有施德与辟支佛，九十劫中未曾趣恶道，后生释种家，佛并父弟，出家学道成其道果。是故说曰，忍少得胜多，戒胜懈怠多，有信惠施者，后身受善报也。

快哉大福报， 所愿皆全成，
速得第一灭， 渐入无为际。

快哉大福报，所愿皆全成者，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，值良福田种子虽少获报无量，若复前身触娆贤圣，施心不纯无平等意，设受人形形状丑陋为人所轻，作恶受恶作福受福，是故说曰，快哉大福报，所愿皆全成也。速得第一灭，渐入无为际者，众结除尽诸德普具，净如光明内外清彻，意欲所求第一义者寻时即获，欲得永入虚无之处，寻时即得无有疑滞；正使外邪弊魔之度，欲来毁坏为福之人，寻时自坏，无奈之何。犹昔魔王将十八亿众，百头一身，形像可畏，虎狼师子毒蛇恶虺来恐如来，如来福力使魔断坏。魔王退后，尔时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快哉大福报， 所愿皆全成，
速得第一灭， 渐入无为际。」
若彼求方便， 贤圣智慧施，
尽其苦原本， 当知获大幸。

若彼求方便，贤圣智慧施者，学人欲习贤圣法者，勇猛精进意不分散，然后乃应贤圣之法，是故说曰，若彼求方便，贤圣智慧施也。尽其苦原本，当知获大幸者，所谓苦者五盛阴是，能灭此者乃应道教，是故说曰，尽其苦原本，当知获大幸也。

爱法善眠寤， 心意洁清静，
贤圣所说法， 智者所娱乐。

学人习行达了深法，晓了分别义句所趣，心意澹然无余异想，入定一意，不为众邪之所倾动，贤圣所言教，翫而习之不能舍离，智者所习非愚所论，是故说曰，爱法善眠寤，心意洁清静，贤圣所说法，智者所娱乐也。

若人心乐禅， 亦复乐不起，
亦乐四意止， 并及七觉意，
及彼四神足， 贤圣八品道。

若人心乐禅，亦复乐不起者，彼修行人所以乐禅者，欲于无余泥洹界而取灭度，不起不灭，是故说曰，若人心乐禅，亦复乐不起也。亦乐四意止，并及七觉意者，止结不起谓之意止，有所觉寤故谓觉意，是故说曰，亦乐四意止，并及七觉意也。及彼四神足，贤圣八品道者，夫神足法亦断结使，于现法中快乐无为，贤圣八品道于现法中亦断结使，快乐善利，是故说曰，及彼四神足，贤圣八品道也。

善乐于揣食， 善乐摄法服，
善乐于经行， 乐处于山藪。

善乐于揣食，善乐摄法服者，如彼行人以获断一切之智，分别食想意不染着起于食想，食若好若丑意无是非，法服齐整不违先圣所制服饰，是故说曰，善乐于揣食，善乐摄法服也。善乐于经行，乐处于山藪，如佛契经所说，夫经行之人获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堪任远行，二者多力，三者所可食噉自然消化，四者无病，五者经行之人速得禅定。习道之人得真如四谛微妙之法，闻法意寤，即入深山无人之处禅定习道，即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。是故说曰，善乐于经行，善乐于山藪也。

以逮安乐处， 现法而无为，
以越诸恐惧， 超世诸染着。

以逮安乐处，现法而无为者，如彼修行之人，于有余泥洹界真法自娱乐，渐渐乃至灭尽泥洹界，是故说曰，以逮安乐处，现法而无为也。以越诸恐惧，超世诸染著者，以见道迹越诸苦难，超世诸染著行过三界，为众佑福田，是故说曰，以越诸恐惧，超世诸染著也。

善乐于念待，	善观于诸法，
善哉世无害，	育养众生类。
世无欲爱乐，	越诸染着意，
能灭己憍慢，	此名第一乐。

如来降神来适王家，观世非常万物如幻，舍世王位深山学道积年苦行，坐树王下成等正觉，七日七夜观树不眴。如来尔时即从坐起，诣文鳞龙王所，至彼宫殿而说斯偈。龙闻此偈心开意解，眼目得开覩如来形，怵然挥泪自鄙宿𡇗。是故说曰：

善乐于念待，	善观于诸法，
善哉世无害，	育养众生类。
世无爱欲乐，	越诸染着意，
能灭己憍慢，	此名第一乐。

耆老持戒乐，	有信成就乐，
分别义趣乐，	不造众恶乐。

耆老持戒乐者，夫学道之人年虽耆艾，不辞劳苦中有退心，虽复年盛目覩世荣而复懈怠，道之在心不问老少，唯在刚烈乃至道耳，信心以存何往不克。是故说曰，耆老持戒乐也。有信成就乐者，人有信心四事难动，正使化作佛形现诸光相，欲来诡调者，不能使心移转，是故说曰，有信成就乐者也。分别义趣乐者，人之辩才皆由宿行，亿千万劫乃获其辩，虽出言教分别诸义，一一所趣不失次绪，从一句义演至百千，终不吐出麤犷之言，是故说曰，分别义趣乐也。不造众恶乐者，夫人无恶则生天上人中受福，是故说曰，不造众恶乐也。

世有父母乐，	众聚和亦乐，
世有沙门乐，	静志乐亦然。

世有父母乐，众聚和亦乐者，如佛契经所说，父母恩重不可得记，若使孝子欲报其恩，右肩负父左肩负母，从生至长周行天地经百千劫，亦不能报父母一日之恩。何以故？皆由父母长养五阴敷张六情使覩光明，推燥居湿随时扶侍。是以孝子虽欲报恩，百千分未获其一。是故说曰，世有父母乐，众聚和亦乐也。世有沙门乐，静志乐亦然者，出家学道断诸恩爱离弃家业，恒行三业不失其操，复为百千群生所见爱念，随时供养供给所须，出家梵志懃身苦体求断缚着，所行清静不造恶本，是故说曰，世有沙门乐，静志乐亦然也。

诸佛兴出乐， 说法堪受乐，
众僧和亦乐， 和则常有安。

诸佛兴出乐者，如来出现甚不可遇，犹若优昙钵花数千万劫时时乃出。尔时群生见优昙花，各各欢喜自相谓言：「如来降世将在不久，瑞应以现岂有虚乎？古昔经籍自有成文，若有此花出现世者，如来出世亦复不久。」诸天世人共相庆贺，皆设供养之具，迟覩如来光相形容。是故说曰，诸佛兴出乐也。说法堪受乐者，佛初得道众相具足，七七四十九日寂然入定，不与众生敷演法味，后为梵天所请，便与四部之众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诸天龙神、捷沓和、阿须伦、旃陀罗、摩休勒、人与非人，畅演善法，群生蒙恩靡不济度。是故说曰，说法堪受乐也。众僧和亦乐，和则常有安者，众者其事非一，或四或八或生无数，如来众者为最第一；如来众中，有四[雨/只]八辈十二贤士，诸有众生之徒竞来供养，修敬圣众者获福无量；如斯福田出生道果，为良为美为无旱霜，随意所愿靡不克获，圣众所贵唯和为上，是故说曰，众僧和亦乐，和则常有安也。

持戒完具乐， 多闻广知乐，
覩见真人乐， 解脱行迹乐。

持戒完具乐者，其有众生遇持戒者承事供养，随时瞻视后获其报，安处无为快乐自由，是故说曰，持戒完具乐也。多闻广知乐者，复有众生遭遇多闻之人承受其教，一一不失常身句身味身，义理通达寻究畅义，闻便即寤不复重受，是故说曰，多闻广知乐也。覩见真人乐，解脱行迹乐者，设有众生宿殖德本，遭遇贤圣值彼罗汉，得灭尽定及空寂定。其有众生施真人者现身获报，钱财集聚所愿从意无愿不果，于诸结使永无所染。是故说曰，覩见真人乐，解脱行迹乐也。

駛水清涼樂， 法財自集快，
得智明慧快， 滅慢無邪快。

駛水清涼樂者，猶若駛河澄靜清涼，声响微細不傷害物甘甜味極美，學者所貪多所成就，是故說曰，駛水清涼樂也。法財自集快者，所謂法財者，以法合集不枉物理，不為縣官盜賊水火災變所見侵欺。何以故？皆由正法獲其財利，不枉人物故使其然。是故說曰，法財自集快也。得智明慧快者，如彼學人得世間第一智，盡能分別一切眾法，普放光明有所接寤，是故說曰，得智明慧快也。滅慢無邪快者，人懷憍慢必凌蔑人，從永劫以來懷善德不究竟皆由興怒，是故說曰，滅慢無邪快也。

得覩諸賢樂， 同會亦復樂，
不與愚從事， 畢故永以樂。

得覩諸賢樂，同會亦復樂者，賢聖之人道果以具眾德悉備，曩所修學積行乃致，其有恭敬承事賢者，後受其樂財業無數，家人和穆宗族日炽，是故說曰，得覩諸賢樂，同會亦復樂也。不與愚從事，畢故永以樂者，善人修德慕求良伴，見惡知識終以遠離，所以然者，惡人所稟終無善行，墮人在冥不覩大明，是故說曰，不與愚從事，畢故永以樂也。

如與愚從事， 經歷無數日，
與愚同居難， 如與怨憎會，
與智同處易， 如共親親會。

如與愚從事，經歷無數日者，若彼行人與愚從事，晝夜墮落墮在生死，億佛過去不蒙濟度，是故說曰，如與愚從事，經歷無數日也。與愚同居難，如與怨憎會者，怨憎會苦難，皆由無明故，不逐良師不與善知識從事，是故說曰，與愚同居難，如與怨憎會也。與智同處易，如共親親會者，智人學必當上及相見同歡，先笑後語和顏悅色，內外清泰無有諍訟，是故說曰，與智同處易，如共親親會也。

人尊甚難遇， 終不虛托生，
設當托生處， 彼家必蒙慶。

人尊甚難遇，終不虛托生者，億千萬劫不可遭遇，所謂人尊者，諸佛世尊是，所謂生之處，其種清淨父母真正，其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，金銀珍寶、

车璩马瑙、真珠虎珀、象马车乘无所渴乏，所生国土上下和穆共相顺从。是故说曰，人尊甚难遇，终不虚托生也。设当托生处，彼家必蒙庆者，眷属成就处在中国不在邪僻，是故说曰，设当托生处，彼家必蒙庆也。

一切得善眠， 梵志取灭度，
不为欲所染， 尽脱于诸处。
尽断不祥结， 降伏内烦热，
永息得睡眠， 心识悉清彻。

昔佛成道未久，初度五人，次后五人、江村十三人、贤士众中三十七人，通佛六十一人。尔时世尊告诸弟子：「汝等各各四面教化，度阎浮利地人。吾欲独往诣江水侧。」度三迦叶师徒千人，次度舍利弗、目犍连，次度泐沙王，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尔时阿那邠低长者，有少俗缘来至罗阅城中，造大长者欲得寄住，正值彼家男女仆从各各作役，或破薪然火，或吹生熟食，或有布置坐具毳毼毼[登*毛]。是时，长者躬敷高座悬缯幡盖香汁洒地。是时，阿那邠低长者问彼长者：「贵家今日办具待宾之调亦非小节，为欲请国王过舍？为是贵家男欲娶妇？女欲嫁乎？愿闻其意。」其主报曰：「我今所办肴馔之具，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测度，亦非国王群臣百僚，男不娶妇女不出门。我所以办具甘馔饮食者，清旦请佛及比丘僧在家供养。」阿那邠低闻佛名号及比丘僧，衣毛悚竖悲而且喜，寻往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，斯须退坐前白佛言：「伏惟天尊兴居轻利游步康强，闻侨在此得善眠乎？」尔时世尊与阿那邠低而说斯偈，是故说曰：

「一切得善眠， 梵志取灭度，
不为欲所染， 尽脱于诸处。
尽断不祥结， 降伏内烦热，
永息得睡眠， 心识悉清彻。」
慎莫着于乐， 当就护来行，
当念舍于世， 观于快乐事。

慎莫着于乐，当就护来行者，夫人学道不苦不成，要当须苦然后乃成，舍世俗禅及俗解脱，修无漏禅无漏解脱，是故说曰，慎莫着于乐，当就护来行。当念舍于世，观于快乐事者，人遇小乐当更求索增其乐本，是故说曰，当念舍于世，观于快乐事也。

如世俗欢乐， 及彼天上乐，
此名为爱尽， 十六未获一。

如世俗欢乐，及彼天上乐者，世俗乐者欲界之乐，及彼天乐者色界之乐，众生之类长夜之中，迷惑五趣不知稟真，贪着世俗禅福之报，流转五趣周而复始，谓为得道永灭不起，是故说曰，如世俗欢乐，及彼天上乐也。此名为爱尽，十六不获一者，其有行人先断爱根永去枝叶，执意怀惧防恶未然，后得无漏之乐游心自然，于十六分中未得其一。是故说曰，此名为爱尽，十六不获一也。

能舍于重担， 更不造重担，
重担世之苦， 能舍最快乐。

能舍于重担，更不造重担等者，如人负重担经过险难处，所负既不要世俗不急货，亦非金银珍宝、车璩马瑙、真珠琥珀，乃是世俗不要之货，傍人谏语：「观君所负，非是真宝，何不舍之，更求真者？」其人即舍，更求真者。观此众生亦复如是，负五阴身游处欲界，宛转生死不能得出。圣人告曰：「汝今所负五阴之形，秽漏臭处荷负是为？宜可速舍更求轻者。」尔时众生即设方便，舍欲界形受色界身。已受色界之形，圣人复往就彼教化，使令舍身就无漏智五分法性。是故说曰，能舍于重担，更不造重担，重担世之苦，能舍最快乐也。

尽断诸爱欲， 及灭一切行，
并灭五阴本， 更不受三有。

如彼行人以无漏慧观，灭欲爱色爱无色爱，身行口行意行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尽无余，解知五阴兴起本末，更不复着三有之行。是故说曰，尽断诸爱欲，及灭一切行，并灭五阴本，更不受三有也。

义兴则有乐， 朋友食福乐，
彼灭寂然乐， 展转普及人，
苦为乐为本。

义兴则有乐，朋友食福乐等者，犹若商贾之人劳形苦体，冒涉危险采致重宝，安隐还家宗族庆贺，男女大小靡不欢喜，朋友同伴悉皆蒙恩；若使开意

惠施普及一切，无复众苦以乐为本，宗族娱乐不能舍离。是故说曰，义兴则有乐，朋友食福乐，彼灭寂然乐，展转普及人，苦为乐为本也。

犹彼火炉， 赫焰炽然， 渐渐还灭，
不知所凑。

如是等见人， 免于爱欲泥，
去亦无处所， 以获无动乐。

犹彼火炉，赫焰炽然者，犹若彼匠火烧铁丸，极自炽然甚难可近，是以圣人观众生类淫怒痴火，而自烧炙不自觉知。是故说曰，犹彼火炉，赫焰炽然也。渐渐还灭，不知所凑者，如彼热铁丸渐渐至冷，不知热之所凑，亦复不知冷之所在，是故说曰，渐渐还灭，不知所凑也。如是等见人，免于爱欲泥者，彼修行人得等解脱无复罣碍，免于爱欲之深泥，便得离于生死之岸，是故说曰，如是等见人，免于爱欲泥也。去亦无处所，以获无动乐者，如是之类神与冥合识与空体，亦复不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来亦不知所从来，去亦不知所从去，犹如热铁丸渐渐欲冷，不知热之所凑，亦复不知冷之所在，是故说曰，去亦无处所，以获无动乐也。

中间无有患， 有变易不停，
除忧无有愁， 寂然观世有。

中间无有患者，所谓患者，染污人心不至于道，唯有无垢之人，乃能免此患怒之心，是故说曰，中间无有患也。有变易不停者，世多有行，行有轻重举操不同，或有冥契运至不造结使，或有知而故犯以兴尘劳。是以圣人布诫后生，欲令执行之人改既往之失、绝将来之祸，贪学之人翫之宝之，未坠于心便能进适贤圣之室，然后方知圣法之可崇，秽法之叵近。是故说曰，有变易不停也。除忧无有愁者，如彼修行人，永拔愁忧之本，与乐根共相应，寂然观世变，如彼幻野马也。是故说曰，除忧无有愁，寂然观世有也。

有乐无有恼， 正法而多闻，
设见有所损， 人人贪于色。

有乐无有恼，正法而多闻者，如彼入定人，昼夜禅寂不离定意，空无相愿以为游观，当时虽复身遭苦行，神寂无为无所伤损，如彼行人无瞋怒心，慈愍群萌与己无异，是故说曰，有乐无有恼，正法而多闻也。设见有所损，人人

贪于色者，如彼学者观彼根原，淫怒痴病众祸之首，皆起欲怒心意，共相染污以成大患，便不能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众患之原。是故说曰，设见有所损，人人贪于色。

无结世善寿， 大法知结原，
人当明结瑕， 人人心缚着，
亦缚于色本。

无结之人淫怒痴尽，不复乐俗众结之本，怨讎恚心亦复不兴，明人所鉴能断斯病，既自去病复治他人使无有病，亦复不念着于众色，利衰毁誉其心不动，是故说曰，无结世善寿，大法知结原，人当明结瑕，人人贪缚着，亦缚于色本。

一切受辱苦， 一切任己乐，
胜负自然兴， 竟不有所获。

一切受辱苦，一切任己乐者，人遭困厄意不得舒，瞻人颜色恒恐失意，自恣之人随意所欲，如念即至如响应声，是故说曰，一切受辱苦，一切任己乐也。胜负自然兴，竟不有所获者，如人处世贵贱无常，或为转轮圣王，后便为粟散诸王，一尊一卑或高或下，唯有贤圣之道无有尊卑高下，是故说曰，胜负自然兴，竟不有所获也。

诸欲得乐寿， 能忍彼轻报，
忍者忍于人， 不忍处诸有。

取要言之略说其义，无害而生害，无恼而生恼，无恚而生恚，无怨而生怨，如上无异。

诸欲得乐寿， 于惑而无惑，
惑者惑于人， 我斯无有惑。
诸欲得乐寿， 终已无结着，
当食于念食， 如彼光音天，
恒以念为食， 意身无所猗。
村野见苦乐， 彼此无所烧，
虽值更乐迹， 无迹焉有更？

村野见苦乐，彼此无所烧者，人之修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，或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或时遇苦众人痛心，时复遭乐不以为欢，不兴更乐起十二种病。彼者彼六尘，此者此六情。是故说曰，村野见苦乐，彼此无所烧也。虽值更乐迹，无迹焉有更者，人之处世心恒放逸，先更后乐遂增罪根，或时生彼地狱更乐，无更则无迹，亦复无有地狱更乐，是故说曰，虽值更乐迹，无迹焉有更也。

所在有贤人， 不着欲垢秽，
正使遭苦乐， 不兴于害心。

所在有贤人，不着欲秽垢者，圣人处世多自隐遁，不着欲想不兴欲垢，所谓贤人，阿那含、阿罗汉是。故说曰，所在有贤人，不着欲秽垢也。正使遭苦乐，不兴于害意者，虽遭苦乐不兴想着，是故说曰，正使遭苦乐，不兴于害意也。

出曜经卷第二十七

出曜经卷第二十八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心意品第三十二

轻难护持， 为欲所居， 降心为善，
以降便安。

轻难护持者，所以如来世尊出现于世，正欲降伏人心去秽恶行，如彼修行之人，恒自思惟兴心设论，所谓心者，招致众祸使人入地狱饿鬼畜生之道，是故说曰，轻难护持也。为欲所居者，彼修行人观病所兴皆有因缘，究欲之原斯在心意，犹若盗贼依险劫盗，设无险者无由生患。欲亦如是心为窠窟，展转流驰以成灾患，是故说曰，为欲所居也。降心为善，以降便安者，人能降心不记彼寿，所至到处为人所敬，寿终之后漏尽意解得灭尽泥洹，是故说曰，降心为善，以降便安也。

如鱼在旱地， 以离于深渊，
心识极惶惶， 魔众而奔驰。

如鱼在旱地，以离于深渊者，犹如彼鱼以失于渊宛转于地，心意烦恼不得自在，是故说曰，如鱼在旱地，以离于深渊也。心识极惶惶，魔众而奔驰者，犹彼岸上鱼跳踉不得自在，心亦如是，驰趣诸结使不能自止，便为众邪所得便。是故说曰，心识极惶惶，魔众而奔驰。

心走非一处， 犹如日光明，
智者所能制， 如钩止恶象。

心走非一处，犹如日光明者，如彼日光初出之时，悉照四方靡不通达，心亦如是，奔趣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不能自制使不流驰，如彼恶象凶暴难御，以得钢钩然后乃制，是故说曰，心走非一处，犹如日光明，智者所能制，如钩止恶象也。

我今论此心， 无牢不可见，
我今欲训诲， 慎莫生瑕隙。

我今论此心，无牢不可见者，彼修行之人专其一意系心在前，以若干方便诲责其心：「由汝心本，无数劫中经历生死，舍身受身不可称记，或在三涂八难之处，或在天上人中往来；我今为人遭佛圣法，宜可舍本染着之想。」以无数方便诲责心已，复更告心：「汝今轻脆不可恃怙，于此见身当尽爱结。」是故说曰，我今论此心，无牢不可见，我今欲训诲，慎莫生瑕隙也。

汝心莫游行， 恣意而游逸，
我今还摄汝， 如御暴逸象。

汝心莫游行，恣意而放逸者，心之为物犹豫不定，着色声香味细滑法，犹如猿猴贪着菓蓂，舍一取一意不专定，心亦如是横生万端，造作众患不能舍离，是故说曰，汝心莫游行，恣意而放逸也。我今还摄汝，如御暴逸象者，我当以不净观摄此心意使不流驰，如御暴象不使放逸，是故说曰，我今还摄汝，如御放逸象。

生死无有量， 往来无端绪，
求于屋舍者， 数数受胞胎。

生死无有量，往来无端绪者，人处生死经历劫数不可称记，或在地狱畜生饿鬼，其中受苦甚难可计，是故说曰，生死无有量，往来无端绪也。求于屋舍者，数数受胞胎者，不灭行迹往来不息，系于肥白贪着形色数数受胎，是故说曰，求于屋舍者，数数受胞胎也。

以观此屋， 更不造舍， 梁栈已坏，
台阁摧折。

以观此屋者，危脆不牢要当坏败为磨灭法，正使安明巨海尽当融烂。更不造舍者，所以然者？以知根原病之所由，更不受形造五阴室，是故说曰，以观此屋，更不造舍也。梁栈已坏，台阁摧折者，所以论此者，乃论结使之原本；身坏四大散，万物不久合，此乃论成道之人，舍形神逝澹然虚空，肢节形体各归其本，地还归地、水还归水、火还归火、风还归风，神逝无为不复惧畏更来受形，是故说曰，梁栈已坏，台阁摧折也。

心已离行， 中间已灭， 心为轻躁，
难持难护。

心已离行者，所谓行者众结之首，所以群萌沈湮生死者，皆由造行致斯灾变，圣人降世精勤自修，断诸行本使不复生，是故说曰，心已离行也。中间已灭者，三世之法永尽无余，是故说曰，中间已灭也。心为轻躁者，如佛契经所说：「我今说心之本轻躁速疾，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亿念，念念异想造行不同。」是故说曰，心为轻躁也。难持难护者，发心之顷造善恶行，念善之心寻响即至间无滞碍，念恶之心如响应声，欲令守护者未之有也。犹若恶兽之类，虎狼蛇虺蝮蝎之属，欲使将护其意，使不行恶者，亦未前闻。是故说曰，难持难护。

智者能自正， 犹匠搦箭直，
有患则知患， 有患知有患。

智者能自正，犹匠搦箭直者，夫人习行先正其形，恒知苦空非身无我之法，六思念行以自诫身使不邪曲，犹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无节，堪任御敌亦无所难，是故说曰，智者能自正，犹匠搦箭直也。有患则知患，有患知有患者，怨怨自兹为怨，息怨者自古未有，要当息怨灭怨，然后乃知无怨，是故说曰，有患则知患，有患知有患也。

是意自造， 非父母为， 除邪就定，
为福勿回。

意造众行为身招患，为恶斯恶斯由心造，亦非父母兄弟宗族仆从奴婢之所为也；明审此者，乃知从邪生此尘劳，复不守护使心不乱，是故说曰，是意自造，非父母为，除邪就定，为福勿回也。

盖屋不密， 天雨则漏， 人不惟行，
漏淫怒痴。

犹若世人造作宫殿屋舍亦不至密，天雨之日无处不漏，人不正其行，便漏色声香味细滑法，亦不思惟不净之观，漏出三毒暴溢之水，是故说曰，盖屋不密，天雨则漏，人不惟行，漏淫怒痴也。尽应为偈略说其要，愚痴亦尔、瞋恚亦尔、慳嫉亦尔、憍慢亦尔、爱结亦尔。

盖屋不密， 天雨则漏， 人自惟行，
无淫怒痴。

犹如至密之人，造作宫殿屋舍致密，天雨不漏，人自惟行，去淫怒痴不漏诸患尽。应为偈略说其要，愚痴亦尔、瞋恚亦尔、慳嫉亦尔、憍慢亦尔、爱结亦尔。

心为法本， 心尊心使， 中心念恶，
即言即行， 罪苦自追， 车轹于辙。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自今以后先说劝食偈，然后乃食。」舍卫城里有二乞儿，至众僧中乞食，正值圣众未说劝食之偈，其中有一乞儿，嫉妬心盛便发恶心：「设我后得自在为国王者，当以车轮轹断尔许道人头。」说偈之后，乞儿乞食得贖无央数，出在路侧饱满睡眠，数百群车路由其中，轹断其头，死入地狱受苦无量。

心为法本， 心尊心使， 中心念善，
即言即行， 福庆自随， 如影随形。

彼第二乞儿内心自念：「设我后得富贵为王者，尽当供养尔许圣众使不渴乏。」时彼乞儿乞充本意，寻出卧在树下睡眠，神识澹静无有乱想。尔时彼国丧失国主，更无复嗣继王者种，群臣百僚云集共论：「今国无主复无继

嗣，将恐人民散在不久，亡国破家，由是而兴君等，各各欲何方谋，令国全在民无异趣？」中有智臣明达第一，告诸人民：「我等失主且无继嗣，宜可遣使巡行国界，若有威相福禄足者，使绍王位。」即遣按行，见一树下有人眠睡，日光以转树影不移，荫覆人身如盖在上，使者见之即往观视：「人中奇异何复是过。此人正应绍继王位。」即唤使觉扶舆辇载，前后围绕将诣王宫，人称万岁国界清泰。尔时世尊观此二义已，即说斯偈：

「心为法本，	心尊心使，	中心念恶，
即言即行，	罪苦自追，	车轹于辙。
心为法本，	心尊心使，	中心念善，
即言即行，	福庆自随，	如影随形。」
念无适止，	不绝无边，	福能遏恶，
觉者为贤。		

念无适止，不绝无边者，夫修行人纵意游逸不能专一，正使闻法不贯心怀；所谓不绝无边者，戒盗身邪也。是故说曰，念无适止，不绝无边也。福能遏恶，觉者为贤者，夫积善之人，永去淫怒痴憍慢之心，如斯之人履道则易，从是福庆渐至道场。是故说曰，福能遏恶，觉者为贤也。

不以不净意，	亦及瞋怒人，
欲得知法者，	三耶三佛说，
诸有除贡高，	心意极清静，
能舍伤害怀，	乃得闻正法。

诸佛世尊，恒以天眼观三世事，知将来世愚惑众生，自憍蔑人不事三宝，吾身去世遗法存在，族姓子汝传吾经诫演布后人，众生闻者靡不蒙济。有一比丘波罗梨大国鸡头园中，为数千万众前后围遶，升于高座敷演法教，其闻法者，靡不蒙济，随行所趣各充其愿。外国旧典内法之宜，入寺听法及礼佛者皆当脱帽。时，有国王头素少发加复有疮，又且脚着履屣，自恃豪尊以[迭*毛]裹头入内听经。王曰：「比丘与我说法。」比丘告曰：「如来有教，其有众生脚着履屣者不与说法。」王闻怀恚即脱履屣，语比丘曰：「卿速说法称悦我情，违我本意者当梟汝首。」比丘告王：「又复如来禁戒所忌，不得与覆头者说法。」王闻斯语倍复瞋恚奋赫天威，语比丘曰：「卿欲辱我今故前却，我今正尔露头听卿说法，若不解吾疑结者，当取汝身分为三分。」尔时比丘，寻向彼王而说斯偈：

「不以不净意， 亦及瞋怒人，
欲得知法者， 三耶三佛说，
诸有余贡高， 心意极清静，
能舍伤害怀， 乃得闻正法。」

王闻斯偈惭颜愧形，即起于坐五体投地自归忏悔，求灭身口意过，长跪叉手白比丘言：「不审此偈为是如来神口所说，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后说乎？」比丘告王：「此偈乃是如来神口所说，此来久矣，非适今也。」王自思惟：「善哉大圣三达之智靡所不通，乃知将来有我之徒有患害心，今重自悔更不造新。」尔时比丘渐与说甚深之法，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，见法得法无所畏难。

心无住息， 亦不知法， 迷于世事，
无有正智。

心无住息，亦不知法者，心如驰流难可制还，水出泉源昼夜下流，欲使还入泉源者斯难获也，如此之人不知正法，亦复不知可就知就可舍知舍；譬如有人聋听五音，盲执于烛，是故说曰，心无住息，亦不知法也。迷于世事，无有正智者，如彼行人贪乐于世，信邪倒见，或事诸神水火日月，祭祀先祖母兄弟，意中望得正法功德，如人空中欲安宫宅者，甚为难也。如经文说：「杀生祀生，交受害也。」是故说曰，迷于世事，无有正智也。

三十六馱流， 并及心意漏，
数数有邪见， 依于欲想结。

三十六馱流者，三十六邪，身邪有三，三界各有一；边见有三，欲界一色界一无色界一；邪见有十二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；见盗有十二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；戒盗有六，欲界二色界二无色界二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，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见，是以智人防虑未然。是故说曰，三十六馱流，并及心意漏。三十六邪由心而生，流溢万端遂成邪见，是故说曰，并及心意漏也。数数漏邪见，依于欲想结者，此邪见者乃论计常见断灭见，此二邪见不与相应，计常见不与断灭见相应，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，二人所见各各不同，缘是邪见牵致地狱饿鬼畜生，复起三想，贪恚想无明想，是故说曰，数数漏邪见，依于欲想结也。

舍意放其根， 人随意回转，
为少灭名称， 如鸟舍空林。

舍意放其根，人随意回转者，世多有人好憙五音，若眼见色起于眼识遂成眼根，若耳闻声起于耳识遂成耳根，若鼻嗅香起于鼻识遂成鼻根，若口知味起于口识遂成口根，若身知细滑起于身识遂成身根，若意知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，是故说曰，舍意放其根，人随意回转也。为少灭名称，如鸟舍空林者，人之为过不顾后虑，积日为善失在斯须，为诸檀越施主所见讥论：「我等本呼戒具清淨，何图今日乃见瑕隙？」皆共薄贱不复兴敬。犹如群鸟恒宿茂林，贪五菓香华气味，华菓适尽各舍而逝，犯戒之人其喻如此，福尽罪至自当除散。是故说曰，为少灭名称，如鸟舍空林。

在静自修学， 慎勿逐欲迹，
莫吞热铁丸， [口*罽]哭受其报。

在静自修学，慎勿逐欲迹者，常当端执意心之行，不为欲意所见钩连，欲者令人迷惑不别尊卑，是故说曰，在静自修学，慎勿逐欲迹也。莫吞热铁丸，[口*罽]哭受其报者，如火所烧痛彻骨髓，死入地狱酸楚万端，抱热铜柱吞热铁丸，[口*罽]哭受报靡知所诉，是故说曰，莫吞热铁丸，[口*罽]哭受其报也。

应起而不起， 恃力不精懃，
自陷人形卑， 懈怠不解慧。

应起而不起者，形谓起者佛伴善知识，然不造善功德，生虽遇时无益人行，天雨七宝遍满世界，愚者意惑不收其宝，恒受人形无有远虑，虽名为人无益于时。此亦如是，遭遇佛世畅演深法，愚人执惑不肯承受，是故说曰，应起而不起也。恃力不精懃者，如有行人气力强壮堪任受化，然复懈怠不大精懃，是故说曰，恃力不精懃也。自陷人形卑，懈怠不解慧者，自陷于生死不顾后世殃，虽遭佛世遭善知识与贤圣相遇，不肯受慧分别义趣，是故说曰，自陷人形卑，懈怠不解慧也。

乱观及正观， 皆由意所生，
能觉知心观， 愚心数数乱。

乱观及正观，皆由意所生者，所谓乱观者，欲观悲观无明观，行人离此诸观习于正观，正观定意超越殊胜众定中尊，自非圣人漏尽无着得此观定，是故说曰，乱观及正观，皆由意所生也。能觉知心观，愚心数数乱者，进学之人当习出要之观，空无想无愿观，洗除心垢舍世八事，修清净心解诸相好，一一虚寂，所说教诫殊胜难及，四谛如尔昼夜修习。愚人执惑数数意乱，犹甘美浆愚谓辛苦，岂须圣人擘口与之，执意迷误难革如斯。是故说曰，能觉知心观，愚心数数乱也。

智者如是观， 念者专为行，
咄嗟意无着， 唯佛能灭此。

智者如是观，念者专为行者，所谓智者演说微吐，或畅疑遣难豫明人情，处在大众独步无侣，数问郡党谁有疑惑，吾当以大慧之火，焚烧汝等犹豫之聚，随时观察意不错乱，学人所修以此为业，是故说曰，智者如是观，念者专为行也。咄嗟意无着，唯佛能灭此者，彼修行人得定三昧，尽舍世俗有漏之行，亦复舍于世俗善本解脱定意。此者是谁？唯佛世尊能舍之耳。是故说曰，咄嗟意无着，唯佛能灭此。

观身如空瓶， 安心如立城，
以叡与魔战， 守胜勿复失。

观身如空瓶者，犹如朽故之瓶内外不牢，虽可受盛亦不久停；此四大身亦复如是，恒苦败坏不得久停。如彼朽弊，亦盛于好亦盛于丑会归磨灭；就彼灰聚；此危脆身亦复如是，亦受于好亦受于丑，所受善者诸善功德璎珞其身，所受恶者舍于善行染污其心，命终之后浪在丘冢。是故说曰，观身如空瓶也。安心如立城者，所以立城牢固深壑者，但厌患群贼盗窃民物；心亦如是，厌患诸结使所缠裹故。城则牢固贼不得便，心正不邪结不得便，是故说曰，安心如立城也。以叡与魔战者，伎术以备六艺具足，则能与彼自在天子共战，是故说曰，以叡与魔战也，守胜勿复失者，以胜淫怒痴无复余想，恒系意在前无他异心，是故说曰，守胜勿复失。取要言之，观世亦尔。

观身如聚沫， 解知焰野马，
以叡与魔战， 守胜勿复失。

犹若聚沫生生便灭不得久停，此四大身亦复如是，聚则为人散则为气，本由父母得有四大，推其本末皆虚皆寂，推之不见其前，寻之不见其后；生生而

灭、生生而生，灭灭而灭、灭灭而生，生不见生、灭不见灭，凡夫所习颠倒不寤，是故说曰，观身如聚沫，解知焰野马，以叡与魔战，守胜勿复失。取要言之，观世亦尔。

心念七觉意， 等意不差违，
当舍愚惑意， 乐于不起忍，
尽漏无有秽， 于世取灭度。

心念七觉意，等意不差违者，如彼修行之人，修习觉意之法，昼夜思惟不舍于怀，是故说曰，心念七觉意，等意不差违也。当舍愚惑意，乐于不起忍者，若有众生不起慈心向一切众生，则不至道有所成就；要当舍愚惑之意不着色想，乃应道真乐舍不起法忍，无生灭意乃入道室，是故说曰，心念七觉意，等意不差违也。尽漏无有秽，于世取灭度者，彼修行人尽有漏成无漏，心得解脱叡得解脱，于现法中而得自在，如斯之人入无为境取般泥洹，永寂永灭更不复生，是故说曰，尽漏无有秽，于世取灭度也。

当自护其意， 若牦牛护尾，
有施于一切， 终不离其乐。

当自护其意，若牦牛护尾者，心为行道造作无端，常当摄意使不有失，犹彼牦牛昼夜护尾恐有断绝，宁丧命根失其妻息，不使尾毛坠落于地；比丘学道亦复如是，宁丧身命不犯于戒。是故说曰，当自护其意，若牦牛护尾也。有施于一切，终不离其乐者，要当兴意愍慈一切，视怨家如赤子，阿须伦、迦留罗、旃陀罗、摩休勒、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，自然受福快乐无极。是故说曰，有施于一切，终不离其乐。

一龙出众龙， 龙中六牙者，
心心自平等， 独乐于旷野。

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讼未曾欢乐，不乐山野闲静之处。尔时世尊数往呵谏，不受如来言教，如来数与说法，不肯承受，便舍而去。去彼不远见有一象，独在空山闲静无为，象自念言：「我在大众中时，为众象所挠，逐群食草则得弊恶草食，饮水得浊，今日在此不为众象所挠，何乃快哉？」尔时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一龙出众龙， 龙中六牙者，
 心心自平等， 独乐于旷野。」

如来说此偈已，便舍而去。

不以无害心， 尽为一切人，
 慈心为众生， 彼无有怨恨。

不以无害心，尽为一切人者，尽当除弃怨憎恨心，慈愍一切众生之类，是故说曰，不以无害心，尽为一切人也。慈心为众生，彼无有怨恨者，视己如彼身而无有异，若闻好语丑语不经心怀，无有怨恨无复害意，向一切众生战战兢兢终不舍离，是故说曰，慈心为众生，彼无有怨恨也。

慈心愍一人， 便获诸善本，
 尽当为一切， 贤圣称福上。

慈心愍一人者，如佛契经所说，若有人施一切众生，加以慈心施一人者，其福何者为多？比丘报曰：「行慈之人愍念众生者，其福甚多。」是故说曰，慈心愍一人，便获诸善本也。尽当为一切，贤圣称福上者，惠施一人其福难量，况施一切众生之类乎？其福无限无量不可称计，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，是故说曰，尽当为一切，贤圣称福上也。

普慈于一切， 愍念众生类，
 修行于慈心， 后受无极乐。

普慈于一切，愍念众生类者，人之行慈发意平等，众生之类多于地种，能普慈心愍一切众生者，后受人身受乐无厌；若生天上受福自然，视东望西玉女营从不可称计；若生人中，豪族富贵生四姓家，七宝具足无有减少，父母真正不处卑贱。是故说曰，普慈于一切，愍念众生类，修行于慈心，后受无极乐也。

若以踊跃意， 欢喜不懈怠，
 修于诸善法， 获致安隐处。

若以踊跃意，欢喜不懈怠者，彼修行人息淫怒痴，执意刚强不舍本愿，所获功德尽施于无上正真道等正觉，不待此福求转轮圣王粟散诸王，亦复不求帝

释梵天，亦不求作魔若魔王，彼尽求作灭尽泥洹、无为无作无生灭法，是故说曰，若以踊跃意，欢喜不懈怠，修于诸善法，获致安隐处。

息则致欢喜， 身口意相应，
以得等解脱， 比丘息意快，
一切诸结尽， 无复有尘劳。

息则致欢喜，身口意相应者，人意以息众病都废，不复造于身口意行，若布施持戒摄意受斋，皆求无为之道，正使出家修习福业，舍世辩聪习四辩才，以得八解脱法，比丘习法不离贤圣，是故说曰。息则致欢喜，身口意相应也。所谓结者结缚人心，结结相缠，如蛾自裹，缠缚人心不见大明，除彼尘劳乃自照见，是故说曰。一切诸结尽。无复有尘劳也。

正使五乐音， 不能悦人意，
不如一正心， 向于平等法。

正使五乐音，不能悦人意者，彼修行人志在禅定，分别五阴成败所趣，正使诸天作倡伎乐，欲使此人心意动转，此事不然。何以故？由心正见无颠倒故。是故说曰，正使五乐音，不能悦人意，不如一正心，向于平等法也。

最胜得善眠， 亦不计有我，
诸有心乐禅， 不乐于欲意。

最胜得善眠，亦不计有我者，如修行人不计吾我染着荣职，宁取冷石宛转土中，不以缚着之心卧于高床帟帐之内。是故说曰，最胜得善眠，亦不计有我也。诸有心乐禅，不乐于欲意者，入定之人心不移变，当入定时寂无音响，千车同响、万雷同震，不能令入定之人离于正受。所以然者？由其心意得普慈故。是故说曰，诸有心乐禅，不乐于欲意。

最胜踊跃意， 亦不见有我，
诸有心乐禅， 不乐于欲意。

最胜踊跃意者，见无我之人，分别内外所出四大，一一解了虚而不真，是故说曰，最胜踊跃意，亦不见有我，诸有心乐禅，不乐于欲意也。

诸结永以尽， 如山不可动，
于染无所染， 于患不起患。

诸结永以尽，如山不可动者，如彼行人诸结永尽，内外清静无有瑕秽，意犹金刚不可沮坏，亦如泰山不可移动。何以故？由其执心甚牢固也，处欲不污在祸不惧，形神俱虚无可恋着。是故说曰，诸结永以尽，如山不可动，于染无所染，于患不起患也。

诸有如此心， 焉知苦踪迹？
无害无所染， 具足于戒律，
于食自知足， 及诸床卧具，
修意求方便， 是谓诸佛教。

诸有如此心，焉知苦踪迹者，如彼行人练精其心去诸秽着，意存断结日进不怠，尔时焉知有苦踪迹？是故说曰，诸有如此心，焉知苦踪迹？无害无所染，具足于戒律者，亦不自害复不害人，戒律所说不失次绪，既自修德复以此德转教人民，是故说曰，无害无所染，具足于戒律。于食知止足，及诸床卧具者，如彼行人量食而进亦不贪饕，趣支其命行道而已，所以取膏而膏车者，欲使重载有所致也；如人疮痍以膏傅之，所以傅者，欲使新者不增、故者除愈。是故说曰，于食知止足，及诸床卧具也。修意求方便，是谓诸佛教者，修行之人采取要义，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，是故说曰，修意求方便，是谓诸佛教也。

行人观心相， 分别念待意，
以得入禅定， 便获喜安乐。

行人观心相者，如彼行人知心根源，适生即灭不使滋长，知念待之进退分别善恶，永劫以来所修行事，是故说曰，行人观心相，分别念待意也。以得入禅定，便获喜安乐者，入定之人，何以故说入定之人？定有三义禅最为首，犹如国王统领四方，正可富于世财无有道财；禅定之人当富道财无有世财，所谓道财者，三十七品禅定三昧诸善之本。乐有二义：或有净乐，或有不净乐。不净乐者，饮食衣被服饰之具，香华脂粉缯彩幡盖，斯谓不净乐也。有净乐者，入禅正受澹然无为无他异想，是谓有净之乐也。是故说曰，以得入禅定，便获喜安乐也。

护意自庄严， 嫉彼而营己，
遭忧不患苦， 智者审谛住。

护意自庄严，嫉彼而营己者，彼修行者，恒护结使缚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不使众想杂错其间，复以三十七品七觉意花而自庄严，是故说曰，护意自庄严，嫉彼而营己也。遭忧不患苦，智者审谛住者，彼修行人以得入无畏之处，智者神审谛而不移动，是故说曰，遭忧不患苦，智者审谛住也。

人不守护心， 为邪见所害，
兼怀调戏意， 斯等就死径。

人不守护心，为邪见所害者，行人不守护色声香味细滑法，其有众生修习邪径，便当趣于地狱饿鬼畜生之道；不习邪见者生天上人中，处在中国不在边地八不闲处。是故说曰，人不守护心，为邪见所害也。兼怀调戏意，斯等就死径者，行人所以迷于道者，皆由阴盖所覆，不得窥看智慧光明，加复调戏五盖所覆重云所翳，欲得见慧明者此则不然，命终之后必趣死径。是故说曰，兼怀调戏意，斯等就死径也。

是故当护心， 等修清净行，
正见恒在前， 分别起灭法。

是故当护心，等修清净行者，彼修行人恒常拥护心意，行威仪法舍于非法，可行知行可坐知坐，进止行来不失其仪。是故说曰，是故当护心，等修清净行也。正见恒在前，分别起灭法者，人之修德深自知己，如家有财主自能别，行道之人亦复如是，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驶之秽浊，执智慧之庭燎，照三毒冥室，分别起灭之所由，归之一定而无碍，于中取道有何难乎？是故说曰，正见恒在前，分别起灭法也。

比丘除睡眠， 尽苦更不造，
降心服于药， 护心勿复调。

比丘除睡眠，尽苦更不造者，观行比丘除去睡眠阴盖之患，尽诸苦际更不造新，是故说曰，比丘除睡眠，尽苦更不造也。降心服于药，护心勿复调者，常当拥护心，所愿必克则能及圣，修无漏行，斯由降心去秽所致也。行不放逸不娆于人，复是行者深要之业。是故说曰，降心服于药，护心勿复调也。

众生心所误， 尽受地狱苦，
降心则致乐， 护心勿复调。

众生心所误，尽受地狱苦者，迷误为心所使，种地狱根栽，经历无数亿千万劫，屠割剥裂受苦无量，是故说曰，众生心所误，尽受地狱苦，降心则致乐，护心勿复调也。

护心勿复调， 心为众妙门，
护而不漏失， 便在泥洹门。

心正则道存，邪者有高下，众生愚惑不别真伪，是以坠堕不至于道，惑者意迷谓道在空，乃不自觉心为道本虚无寂寞，法之极尊众行究竟，永离三有不处三界，度众苦恼毕寿不生。是故说曰，护心勿复调，心为众妙门，护而不漏失，便在泥洹门也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二十八

出曜经卷第二十九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◎沙门品第三十三

比丘乞求， 以得无积， 天人所誉，
生净无秽。

比丘乞求，以得无积者，乞食比丘恒作是念：「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，不留遗余计为财货，设有遗余寻施与人不留遗长。如佛律禁所说，父母年迈老病着床，及同学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来，听使乞索，不问多少供养老病。」是故说曰，比丘乞食，以得无积也。天人所誉，生净无秽者，比丘执行少欲知足，到时乞求无所藏积，诸天卫护称叹其德，名闻四远靡不闻知。论此比丘生净无秽，所以诸天称叹其德者，持戒之人，死必生天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，是故说曰，天人所誉，生净无秽也。

比丘为慈， 爱敬佛教， 深入止观，
灭行乃安。

比丘执意行四等心，慈悲喜护愍念一切，爱敬三宝信心不断，深入分别止观所趣，在在乞求处处留化；所以除贪制意者，欲除世荣不贪利养，究尽生死灭诸恶行，度有至无乃谓永安。是故说曰，比丘为慈，爱敬佛教，深入止观，灭行乃安也。

比丘尽诸爱， 舍爱去贡高，
无我去吾我， 此义孰不亲。

比丘尽诸爱，舍爱去贡高者，彼苦行比丘灭诸想着，欲色色色无色色、欲爱色爱无色爱，三界憍慢众邪颠倒泓然除尽，是故说曰，比丘尽诸爱，舍爱去贡高也。无我去吾我，此义孰不亲者，苦行比丘不滞三界，解知内外悉无有主，计我之人横来求福，虽得从愿后必堕落；在凡夫地不见吾我之人者，解知内外万物虚寂，孰者吾我？吾我是谁？为人所系及得骂詈，悉虚悉寂都无所有，为人所骂音声来往，中间内外悉无所有。是故说曰，无我去吾我，此义孰不亲也。

当知是法， 身之出要， 如象御敌，
比丘习行。

当知是法，身之出要者，习行比丘得博采众要，择修善德以补不及，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径，求道窠窟必有其路，出要路者四谛真如是。是故说曰，当知是法，身之出要也。如象御敌，比丘习行者，如彼暴象饮以醲酒奔逸向敌，虽被刀射至死不退，要有所擒及还本营。所以然者，畏上御者不畏外寇：习行比丘亦复如是，要从导师承受苦教，隐在心怀反复思惟不失义迹。是故说曰，如象御敌，比丘习行也。

人不寿劫， 内与心诤， 护身念谛，
比丘惟安。

夫修学之人得四神足昼夜修习，意欲住寿一劫若过一劫，随意所念则无有难，离诸缚着常与心诤，不使流驰断诸悵望，去是非意与欲永别，亦复不见三界窠窟，然后乃应无亏损行，是故说曰，人不寿劫，内与心诤，护身念谛，比丘惟安。

念亲同朋友， 正命无杂糅，
施知应所施， 亦令威仪具，
比丘备众行， 乃能尽苦际。

行人成就皆由朋友，功成德满称过四远，禀受之人日有其新，所行真正不着外部，所出惠施，施佛比丘僧与师及诸尊长。所以然者？斯等诸人皆有威仪，执诸礼节知苦之所由。是故说曰，念亲同朋友，正命无杂糅，施知应所施，亦令威仪具，比丘备众行，乃能尽苦际。

手足莫妄犯， 节言慎所行，
常内乐定意， 守行谓比丘。

世多有人凶暴为恶，手卷相加遂致伤害，内恣六情，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。如斯之人虽得为道，不应法行，进无修道之法，退失贤圣之仪，如担死人种，无所复中直。此比丘等亦复如是，能自专意所行随顺，坐禅定意六时行道，不失本行，是故说曰，手足莫妄犯，节言慎所行，常内乐定意，守行谓比丘也。

乐法欲法， 思惟安法， 比丘依法，
正而不费。

学人修行分别诸法，见法得法深入观法，若坐若卧众神往来思惟安法，比丘依法乃得灭度，于诸圣道益而无费，日有增益终无减损，亦使正法久存于世，是故说曰，乐法欲法，思惟安法，比丘依法，正而不费也。

当学入空， 比丘静居， 乐非人处，
观察等法。

执行之人观此五阴，计为是常牢固不败，不能舍离兴于尘劳，然执行之人，分别五阴内外悉空，正使在于旷野之中树下冢间，思惟法本求于道果，先当习空乃应道真。昔诸道人室内坐禅空行，须菩提在外求索开门，内人应曰：「汝是谁乎？」须菩提对曰：「世人假名须菩提者也。」人所乐者，弹琴鼓瑟作倡伎乐，此是人所乐，非人所乐者，禅定数息系意在一，非人所念。是故说曰，当学入空，比丘静居，乐非人处，观察等法也。

当制五阴， 服意如水， 清净和悦，
为甘露味。

初学之人观此五阴，皆当坏败无一可贪，分别诸持悉不牢固，意均平等颜色和悦，清净无瑕尽诸苦际，是故说曰，当制五阴，服意如水，清净和悦，为甘露味。

如彼极峻山， 不为风所动，
比丘尽愚痴， 所在不倾动。

犹若安明山不为四种风所倾动，尽痴比丘亦复如是，不为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所动，是故说曰，如彼极峻山，不为风所动，比丘尽愚痴，所在不倾动也。

一切名色， 非有莫惑， 不近不爱，
乃为比丘。

名色六入，行者之所弃，我所非我所都无所有，不近于危峻之法。法有种种，或有真实或有危峻，所谓真正者诸度无极，所谓危峻者世俗常则。比丘具足此者乃谓应真，是故说曰，一切名色，非有莫惑，不近不爱，乃为比丘。

比丘非别， 慢诞无戒， 舍贪思道，
乃应比丘。

息心非别， 放逸无信， 能灭众苦，
为上沙门。

尔时世尊，到时持钵整顿衣服，径向乞求婆罗堕者婆罗门所。尔时梵志遥见世尊，梵志自叹说曰：「我亦乞士君亦乞士，二乞士中何者为胜？」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比丘非别， 慢诞无戒， 舍贪思道，
乃应比丘。

「息心非别， 放逸无信， 能灭众苦，
为上沙门。」

尔时梵志闻斯偈已，即以所有财货施于世尊。尔时如来寻不受之，语梵志曰：「我今所说非歌颂所赞，何缘取汝所施之物？」梵志白佛：「不审今者以此所施为付何人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持此所施持着净处，若着无草之

地，若着清淨水中。」尔时梵志受如来教，即以所施写着水中。是时，水中自然涌出，作若干种声，渐渐于中出大光明。梵志见已踊跃欢喜不能自胜，如来即说真如四谛，寻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

比丘得慈定， 承受诸佛教，
极得灭尽迹， 无亲慎莫覩。

比丘得慈所在解脱，分别万行无事不达。设复有人见众生之类，步兵象兵马车兵共相鬪讼，入慈之人愍彼不及，拔济众生至无为岸，犹如平称平等无二。于如来所得四坚固之心不可倾动，犹如最胜长者及以比丘覩佛无厌足，正使化佛在其前者，亦不能使心有所倾动。行人得灭尽之迹无复众恼，知可近知近可从知从，如是行踪迹，灭行则为本。略说其要，如是结使本为火之所烧，如是渐以次断诸结使源，如是颇有梵志无乃至于泥洹。

心喜极欢悦， 如以爱念者，
比丘多熙怡， 尽空无根源。

彼修行之人，欢喜踊跃无有懈怠，闻喜不以为欢，闻恶不以为戚，比丘入定无有错乱，恒自思念，从无数劫以来，修行众德不失行本，究尽空源无边无崖，是故说曰，心喜极欢悦，加以爱念者，比丘多熙怡，尽空无根源。

息身而息意， 摄口亦其善，
舍世谓比丘， 渡渊无有碍。

彼修行人执持威仪不失其则，护口四过无所违失，不使其心有所流驰，所说言教无有麤犷，先笑后言适可人情。舍世谓比丘，何者为比丘？所谓比丘者，离色声香味细滑法，去淫怒痴，是故说曰，息身而息意，摄口亦其善，舍世谓比丘，渡渊无有碍也。

无禅不智， 无智不禅， 道从禅智，
得近泥洹。

夫人学问，先从诵四阿含三藏具足，然后乃名称为禅定，此是世俗之智。无智不禅者，无漏慧观必有所至无有罣碍，设有二事具足者，便近于泥洹，是故说曰，无禅不智，无智不禅，道从禅智，得近泥洹。

禅无放逸， 莫为欲乱， 无吞洋铜，
自恼焦形。

如彼修行之人摄身口意，少欲知足不大殷懃，虽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趣自支形不慕世荣，威仪礼节不失其度，床卧坐具恒知止足，莫受后世洋铜灌口，是故说曰，禅无放逸，莫为欲乱，无吞洋铜，自恼焦形。

能自护身口， 护意无有恶，
后获禁戒法， 故号为比丘。

夫人习行，身不行恶、口不骂詈、意不妬嫉，具此三者乃为比丘。是故说曰，能自护身口，护意无有恶，后获禁戒法，故号为比丘也。

诸有修善法， 七觉意为本，
此名为妙法， 故曰定比丘。

如彼行人善修其法，先得无漏尽苦之源，便得七觉意华，渐至无为得近泥洹。是故说曰，诸有修善法，七觉意为本，此名为妙法，故曰定比丘也。

如今现所说， 自知苦尽源，
此名为善本， 是无漏比丘。

于现法中而自观了，求其巧便尽于苦际，所谓尽苦际者灭尽泥洹，是故诸根具足成就无漏行，所行如意无所违失。是故说曰，如今现所说，自知尽苦源，此名为善法，是无漏比丘也。

不以持戒力， 及以多闻义，
正使得定慧， 不着于文饰，
比丘有所持， 尽于无漏行。

夫人习行，不但精进忍辱一心智慧求于解脱，亦复不以多闻解慧知内外法至于无为，要得世俗定意，然后至于妙际，或在山野空闲之处，与善知识相遇，说其正径不说邪路。比丘当知此行习无漏法，所以尽苦际者，皆是漏尽罗汉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犹尚涉诸苦恼。是故说曰，不以持戒力，及以多闻义，正使得定意，不着于文饰，比丘有所持，尽于无漏行也。

当观正觉乐， 勿近于凡夫，
观此现世事， 分别于五阴。

如彼学人观正觉乐，以自娱乐不近于凡夫。所以然者？非彼境界所有。观此世事者，知众生之类生者灭者进退所趣，知苦所由，分别五阴成败所趣，是故说曰，当观正觉乐，勿近于凡夫，观此现世事，分别于五阴。

为之为之， 必强自制， 舍家而解，
意犹复染。 行懈缓者， 劳意弗除，
非净梵行， 焉致大宝？

执行之人兴诸想着起结使本，或有分别计有今世后世之累，于苦而不自免，比丘莫着此，自谓清静之行。诸有沙门婆罗门不知出要之法，我不说此人应得度也。所以然者？不离缚着之所致。比丘当知，非有而言有，此习邪见非真谛法。何以故？皆由五阴身本而兴此病，以有此病复生恶行，由此诸病不得尽苦际。比丘当知究尽其源，解知无常为变易法。

夫学之人观此法者，无坚无牢为无有要，解知无身则知生死，不以为死魔之所沮坏，以得胜彼更不造有，尽一切之有，此名苦际更无有上。

心得永休息， 比丘摄意行，
以尽老病死， 便脱魔缚着。

如彼行人永尽诸结，意所染着不复造行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复在怀，自知罪毕更不受胎，永离魔界亦不与欲尘相应，是故说曰，心得永休息，比丘摄意行，以尽老病死，便脱魔缚着。

心以得永寂， 比丘摄意行，
以尽老病死， 更不复受有。

有者生死之累，所以沈漂周旋五道者，皆由意惑不尽其源故，是故说曰，心以得永寂，比丘摄意行，以尽老病死，更不复受有。行人执意多有所济，常求方便以自济渡。

以断于爱根， 比丘摄意行，
以尽老病死， 更不复受有。

爱之为病多所危害，欲界爱者其事有二：一者食爱，二者欲爱。色界无色界禅味爱。是故说曰，以断于爱根。

无有结使心， 比丘摄意行，
以尽老病死， 更不复受有。

所谓结使者，众行之本漏诸秽浊，是故说曰，无有结使心，比丘摄意行，以尽老病死，更不复受有。

不以断有根， 比丘摄意行，
以尽老病死， 更不复受有。

以度生死，更不受有。

比丘摄意行， 以尽老病死，
更不复受有， 以脱于魔界。

永离于魔界，更不处于欲界，以脱永脱更不受有。

以胜丛林刺， 及除骂詈者，
犹如凭泰山， 比丘不受苦。

以胜丛林刺者，此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，更复有者，何者为林刺？所谓林刺者，淫怒痴病最为根本，唯有诸佛世尊乃能除耳。设彼骂我，解知无形，内自思惟，身为苦器内外无主，分别此身何可贪乐？一病以发，四百四病同时俱作，此名身之内患。所谓外患者，荆棘丛林诽谤之名毁形污辱，或被挝打，如斯之类从外而至，或被虻蛇毒害百足之虫，此皆外事来逼其身。犹若泰山，不用幻呪奇术之法所可移动，是以比丘欲得离众苦之本，唯有真如四谛。彼比丘不知苦乐，所谓不知苦乐者，苦至不以为酸楚，乐到不以欢娱。是故说曰，以胜丛林刺，及除骂詈者，犹如凭泰山，比丘不受苦。

不念今后世， 观世如幻梦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犹若明行人，意知今世后世变易不停，是故说曰，不念今后世，观世如幻梦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

能断爱根本， 尽竭欲深泉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所以说此喻者，欲使行人知其深浅，料量正行皆顺于法。尔时世尊训以道德，恐后众生不别爱本，是故演说知其出源。是故说曰，能断爱根本，尽竭欲深泉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略说其要，欲怒痴憍慢亦复如是，着欲者说其欲，着瞋者说其瞋，着騃者说其騃。

能断于五欲， 断于欲根本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犹如有人身被五系，愁忧苦恼无复情意，后得蒙赦得免危厄。是以如来为喻，欲使后生审知明白，是故说曰，能断于五欲，断于欲根本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

能断于五结， 拔于爱欲刺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所谓五结者，贪欲结、瞋恚结、睡眠结、调戏结、疑结，覆盖人心使不覩慧明，使人盲冥不覩光明，灭于智慧永断诸趣，不得至于泥洹。是故说曰，能断于五结，拔于爱欲刺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拔于爱欲刺者，刺有三义：欲刺、恚刺、无明刺，尽断无余更不复生，无起灭法见断五盖。是故说曰，拔于爱欲刺也。

诸有无家业， 又断不善根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彼修行人执苦来久，修菩萨德终日不舍，舍家出学不贪世荣，是故说曰，诸有无家业，又断不善根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

诸不有热恼， 又断不善根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所谓热恼者，一者欲热恼，二者瞋恚热恼，三者愚痴热恼，三热恼中恚最为上，火所焚烧从欲界乃至初禅地；三毒炽火烧欲界至无色界，能灭此三毒界者，乃为第一无为之乐。是故说曰，诸不有热恼，又断不善根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

断欲不遗余， 如拔不牢固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人之着欲无不丧命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意断心惑之所致。是以圣人先制淫欲。是故说曰，断欲不遗余，如拔不牢固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略说其要，贪欲瞋恚愚痴憍慢，亦复如是。

爱生而流溢， 犹蛇含毒药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人随爱意不自禁制，渐从欲界乃至三有，流转五趣不离四生。所以论比丘胜彼此者，彼者六尘此者六情，比丘能灭彼此者，如蛇脱故皮。

诸有断想观， 内不造其心，
比丘胜彼此， 如蛇脱故皮。

观有三观：欲观、恚观、无明观，能灭此者乃谓为道士。是故说曰，诸有断想观，内不造其心，比丘胜彼此，如蛇脱故皮。

持戒谓比丘， 有空乃行禅，
行者究其源， 无为最为乐。

比丘执行以威仪为本，戒以检形服以法衣，所行法则不违先圣，有空定意然后名为禅，不舍假号。如彼行人受则信解分别其义，求于无为快乐之处，无有饥寒苦恼之患。是故说曰，持戒谓比丘，有空乃行禅，行者究其源，无为最为乐也。

比丘忧忍忧， 分别床卧具，
当念无放逸， 断有爱无余。

比丘修行，处乐不以为欢，遭难不以为苦，利衰毁誉无增减心，在闲静处一意端坐心不流驰，断诸结使念无想着，是故说曰，比丘忧忍忧，分别床卧具，当念无放逸，断有爱无余也。

◎

◎出曜经梵志品第三十四

所谓梵志，不但裸形，居嶮卧棘，
名为梵志。

尔时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自今以后，听诸弟子皆悉裸形不着衣服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咄！愚所戾不应法律，此梵志之法，非是内藏所修行也。人怀惭愧，便有尊卑高下，知有父母兄弟，何为复说裸形行世？」尔时复有一异比丘诣佛所，头面礼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自今以后，听诸道人各留头发。」佛告比丘：「咄！愚所戾不应法律，此梵志之法，非是内藏所修行也。」复有异比丘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前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听诸道人皆白灰涂身。」复有异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自今以后听诸道人服气不食。」复有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自今以后听诸道人裸形露地卧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咄！愚所戾。」复有异比丘头面礼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自今以后，听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淨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不以此法得至于道。」

弃身无猗，不诵异言，两行以除，
是谓梵志。

昔佛在波罗奈国仙人鹿野苑中。尔时世尊度五比丘未经数日。尔时波罗奈国有一长者，名曰夜输，种姓豪族饶财多宝，颜貌端正世之无双。欸一日之中得非常观，自观家里男女之属，斯如死身无一可念，视己形体冢间无异，即从坐起并作是说：「惑愚至深不别幻化。」尔时长者即自舍家逃走出城，脱琉璃履屣价直一万，即渡江水奔趣世尊，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寻白佛言：「世事多故变易非一，万物幻化不可恃怙，我今自归，欲求无为安乐之处。」佛告长者：「善哉善哉！族姓子！贤圣法中甚大宽弘，正是汝身之所愿乐。」尔时长者闻如来教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。尔时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，施论戒论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。尔时长者闻斯法已，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，彼以见法得法成就诸法，即从坐起重自归命，头面礼足白世尊言：「唯然天中天！听在道次出家学道。」佛告长者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自然法服，重闻说法得罗汉道。尔时长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，仪从严重驾象马追迹，求觅夜输长者，到江水侧见琉璃履。父自思惟：「我子将渡江水必然不疑，所以知其然，今脱此琉璃履价直亿万，吾今渡江所在求觅。」即渡江水，遥见世尊光相炳然，至世尊所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唯然世尊！颇见夜输童子游此过乎？」佛以神足隐彼夜输比丘使父不见，佛告长者：「汝今求子不如自求，汝但速坐吾与汝说法。」长者寻坐，佛为说法，

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。尔时世尊即舍三昧使父见子，父告子曰：「汝速还家，汝母愁苦恐汝不还。」佛告长者：「止止长者！勿作斯语。云何长者！如有修行之人，本在学地爱欲未尽，后得无学离于学地，欲使无学之人习于学法，于长者意云何！为可尔乎？」长者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佛告长者：「汝子今日以得无着住无学地，长者当知以得无着，焉得还家习于五欲？」长者闻之欢喜踊跃，即起礼子五体投地，自归真人永无所著。尔时世尊即与长者而说斯偈：

「弃身无猗， 不诵异言， 两行以除，
是谓梵志。 今世行净， 后世无秽，
无习无舍， 是谓梵志。」

人执邪见至死不改，计常之人不与断灭见相应，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，能舍此见不着三世，是故说曰：「今世行净，后世无秽，无习无舍，是谓梵志。」

若猗与爱， 心无所著， 已舍已正，
是灭终苦。

初习行之人虽在学次，未能分别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绪，未获者获、未得者得，是故说曰，若猗与爱，心无所著，已舍已正，是灭终苦。

诸有无所猗， 恒习于正见，
常念尽有漏， 是谓为梵志。

犹如大象从寸孔出，欲得出城门不容象，众人见之各各惊愕，谓彼象曰：「汝今出于寸孔往来无难，然欲出城反更不受。」是以圣人借以为喻，众生之类虽得出家修习道法，不能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智慧解脱，是故说曰，诸有无所猗，恒习于正见，常念尽有漏，是谓为梵志。

愚者受猥发， 并及床卧具，
内怀贪浊意， 文饰外何求？

愚者不自觉长养其发，所以剃发者剃其结使，非但剃发，愚人执迷长养其发以为文饰。过去恒沙诸佛之法，各各相授，剃除须发法服齐整，自古有之非适今日。今日愚人贪着卧具，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遗余，树下冢间以此为

常，广说如其本。内怀邪见兴贪浊意，外自文饰谓为无瑕，舍迷就道其法不惑，是故说曰，愚者受猥发，并及床卧具，内怀贪浊意，文饰外何求也。

被服弊恶， 躬承法行， 闲居思惟，
是谓梵志。

修行之人，被服龌恶不着文饰，思惟法行无所贪求，节言省语不鬪乱彼此，是故说曰，被服弊恶，躬承法行，闲居思惟，是谓梵志。

见痴往来， 堕墮受苦， 欲单渡岸，
不好他语， 唯灭不起， 是谓梵志。

夫人执痴意不开悟，亦复不能越次取证，恒在嫌疑不净之地，此则非净行之人。断诸有漏永尽无余，是谓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见痴往来，堕墮受苦，欲单渡岸，不好他语，唯灭不起，是谓梵志。

截流而渡， 无欲如梵， 知行以尽，
是谓梵志。

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于道者，水性之类皆称于道，但非沐浴而至于道，分别诸法审谛其义，清净无瑕众结智行永尽无余，是故说曰，截流而渡，无欲如梵，知行以尽，是谓梵志。

不以水清净， 多有人沐浴，
能除弊恶法， 是谓为梵志。

夫人沐浴不能去腹里垢，尽除恶法更亦不造，乃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不以水清净，多有人沐浴，能除弊恶法，是谓为梵志。

非剃为沙门， 称吉为梵志，
谓能灭众恶， 是则为道人。

所谓沙门者，未必剃除须发，内有正行应于律法乃应为沙门。夫为梵志，终日称吉得生梵天者，见人尽当生于彼处，但彼称吉生于梵天，谓能灭众恶修清净行。是故说曰，非剃为沙门，称吉为梵志，谓能灭众恶，是则为道人。

彼以无二， 清净无瑕， 诸欲结解，
是谓梵志。

尽舍一切弊恶之法，出入行来周旋之处，言不及杀、不害一切无所伤损，清净无瑕永无诸缚，是故说曰，彼以无二，清净无瑕，诸欲结解，是谓梵志。

出恶为梵志， 入正为沙门，
弃我众秽行， 是则为舍家。

梵志之行去诸恶法，内外清彻众秽永尽，不怀悵望贡高于人，意定不移觉寤一切诸法之本，梵行已立所作已辨，更不复受有，修清净行无所遗失，是故说曰，出恶为梵志，入正为沙门，弃我众秽行，是则为舍家。

人无幻惑意， 无慢无愚惑，
无贪无我想， 是谓为梵志。

人之在世不怀幻惑，梵志自谓言：「百劫一过大海之中，自然有幻惑食噉天下人。」去诸憍慢不兴着想，如来，至真，等正觉，离世八法不染于世，亦名为比丘亦名为沙门亦名佛。是故说曰，人无幻惑意，无慢无愚惑，无贪无我想，是谓为梵志。

我不说梵志， 托父母生者，
彼多众瑕秽， 灭则为梵志。

所谓梵志从父母生多诸瑕秽，或复出家离诸世俗，修清净行无选择施，平等无二不杂想施，或复施时求作国王生天，此名杂想之施。无杂想施者，尽为一切不自为己。是故说曰，我不说梵志，托父母生者，彼多众瑕秽，灭则为梵志。

身口与意， 净无过失， 能摄三行，
是谓梵志。

出言柔和初无骂詈，分别义趣如掌观珠，音响清净听者乐受，多所成就，净无过失不触娆人，是故说曰，身口与意，净无过失，能摄三行，是谓梵志。

见骂见击， 默受不怒， 有忍辱力，
是谓梵志。

击人得击骂人得骂，皆由不忍致此患害，夫能忍者战中为上，忍为良药能愈众病，若有骂者默然不对。是故说曰，见骂见击，默受不怒，有忍辱力，是谓梵志。

◎出曜经卷第二十九

出曜经卷第三十

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

梵志品之二

◎若见侵欺， 但念守戒， 端身自调，
是谓梵志。

若复有人所见侵欺，不兴恶怀有瞋怒意，守戒多闻降伏意识，身正影直心平道存。是故说曰，若见侵欺，但念守戒，端身自调，是谓梵志。

世所善恶， 修短巨细， 无取无与，
是谓梵志。

世俗方略事有若干，欲察人情先采其语，说善说恶不记于怀，不见有长短广狭，亦复不见有取有与，具足如是行者是谓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世所善恶，修短巨细，无取无与，是谓梵志。

身为行本， 口意无犯， 能办三处，
是谓梵志。

身不行杀、口不恶骂、意不嫉妬，于五鼎沸世能具此三行者，乃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身为行本，口意无犯，能办三处，是谓梵志。

来不作欢， 去亦不忧， 于聚离聚，
是谓梵志。

彼习行人持心牢固毁誉不动，见有来者不孚用欢，设见去者亦不用忧，若在大众若复离众，心恒平等亦无高下。是故说曰，来不作欢，去亦不忧，于聚离聚，是谓梵志。

来亦不欢， 去亦不忧， 无忧清净，
是谓梵志。

若见爱念不爱念者亦不用作欢。所以然者？恐心染着兴起因缘。设见去者便自念言：「我于彼人各无所犯，内外清净息意不起亦名为梵志。」是故说曰，来亦不欢，去亦不忧，无忧清净，是谓梵志。

以断恩爱， 离家无欲， 爱有已尽，
是谓梵志。

如彼行人修习于道，永断恩爱离家无欲远游无碍，尽诸有爱缺三界漏，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以断恩爱，离家无欲，爱有已尽，是谓梵志。

适彼无彼， 彼彼以无， 舍离贪欲，
是谓梵志。

所谓彼者外六入也，所谓无彼者内六入也，行人执意观内外诸情斯悉虚寂，舍离贪淫不兴六情，具足如此众行之本者，乃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适彼无彼，彼彼以无，舍离贪欲，是谓梵志。

适彼无彼， 彼彼以虚， 不染三处，
是谓梵志。

彼习行人解知内外皆无结使，不着欲界色界无色界，能具足如此众行者，乃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适彼无彼，彼彼以虚，不染三处，是谓梵志。

能舍家业， 拔于爱欲， 无贪知足，
是谓梵志。

夫人离家莫与世俗从事，正使出家不修其法，毁戒不精进，亦不多闻，亦不应与坐起从事，更不思惟当来利养，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能舍家业，拔于爱欲，无贪知足，是谓梵志。

如今所知， 究其苦际， 无复有欲，
是谓梵志。

于见法中能分别微妙无有众恶，知苦是众病之原首，能断此者乃应于妙。于见法中不与欲意共相应，瞋恚愚痴永尽无余离诸缚着，能具如此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如今所知，究其苦际，无复有欲，是谓梵志。

于罪与福， 两行永除， 无忧无尘，
是谓梵志。

正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为入身，由故不脱生老病死。又复作罪种三恶本经历生死，罪之与福二不足贪，两行永除无复尘垢，能具此行者，是谓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于罪与福，两行永除，无忧无尘，是谓梵志。

于罪与福， 两行永除， 三处无染，
是谓梵志。

福之与罪无欲无染，中间禅乐无色禅乐，行人尽舍无所染着，不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于罪与福，两行永除，三处无染，是谓梵志。

犹如众华叶， 以针贯芥子，
不为欲所染， 是谓名梵志。

犹如莲华之叶不受尘水，彼修行人亦复如是，以离于欲不复着色声香味细滑法，犹若以针欲贯蓝豆及与芥子，难可获也。彼修行人无有淫欲，略说其要，不为恶所染。是故说曰，犹如众华叶，以针贯芥子，不为欲所染，是谓名梵志。

心喜无垢， 如月盛满， 谤毁已除，
是谓梵志。

犹如月盛满清净无瑕秽无有五翳，众星围遶放大光明靡所不照。彼比丘清净行人，永除五翳无复五结，心得解脱诸觉道品，众定正受而自围遶，于中独尊无有众瑕，舍世八法毁誉已除，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心喜无垢，如月盛满，谤毁已除，是谓梵志。

如月清明， 悬处虚空， 不染于欲，
是谓梵志。

如秋时月不为五事所翳，清净无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，修行比丘亦复如是，不为淫怒痴五结所翳，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如月清明，悬处虚空，不染于欲，是谓梵志。

避诤不诤， 犯而不愠， 恶来善待，
是谓梵志。

彼入定人不起诤讼，禅定一意念待喜安，自守五行具足乃名为定。设有恶意来相向者恒以善待。是故说曰，避诤不诤，犯而不愠，恶来善待，是谓梵志。

解微妙慧， 辨道不道， 体行上义，
是谓梵志。

诸有人闻筹量算计图度万物分别义趣，一一分明辨其道趣，可就知就可舍知舍，体行上义。所谓上义者，灭尽泥洹是，能具足此法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解微妙慧，辨道不道，体行上义，是谓梵志。

诸在人间， 乞索自济， 无我无着，
不失梵行， 说智无崖， 是谓梵志。

或有贵族姓子，从四姓中出家学道，舍憍慢意去高就下不着荣冀，在在处处周旋往来。兴有佛事恭奉三宝，若得衣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便为呪愿使彼施家世世受福，或以神足腾在虚空作十八变，施主见者莫不欢喜，便从受法皆得开悟，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诸在人间，乞索自济，无我无着，不失梵行，说智无崖，是谓梵志。

若能弃欲， 去家舍爱， 以断欲漏，
是谓梵志。

如彼行人尽能断欲，亲近道门爱而不舍，或有梵志未尽究竟，欲意未断贪着五乐，虽称梵志不离于欲。诸有学人永灭欲漏不习恩爱，能具足此行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若能弃欲，去家舍爱，以断欲漏，是谓梵志。

慈愍于人， 使不惊惧， 不害有益，
是谓梵志。

众行之要四等为本，恒当慈愍加被众生，见有恐惧怀忧恼者，便往恤化永处安稳，无害于人兴致供养，能具此行者名曰梵志。是故说曰，慈愍于人，使不惊惧，不害有益，是谓梵志。

避怨不怨， 无所伤损， 去其邪僻，
故曰梵志。

行人执意志操不同，用心平等设见怨家视如赤子，慈心普等平均无二。犹若忍心如地平等如秤，蝓飞蠕动蚊行喘息，视如己身，念之如父、念之如母、念之如子、念之如身，而无有异。能具此众行者名曰梵志。是故说曰，避怨不怨，无所伤损，去其邪僻，故曰梵志。

于后于前， 及中无有， 无操无舍，
是谓梵志。

犹如有人，于未来世不作众恶行，已不作当不作，于过去世不作众恶行，已作众恶行，已不作当不作现不作，及其中间作众恶行不作众恶行，已不作当不作现不作。能舍此众恶行者，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于后于前，及中无有，无操无舍，是谓梵志。

去淫怒痴， 憍慢诸恶， 针贯芥子，
是谓梵志。

如彼行人欲为污心，不得至于虚寂之道，除去憍慢诸不善法，便得渐进至泥洹境，犹若针贯芥子终不可得。彼心亦复如是，不为淫怒痴系所拘碍，能具此行者是谓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去淫怒痴，憍慢诸恶，针贯芥子，是谓梵志。

城以堑为固， 往来受其苦，
欲适渡彼岸， 不肯受他语，
唯能灭不起， 是谓名梵志。

生死久远涉苦无数，唯有禅定之人越此生死之难，去邪疑意无复犹豫，舍烦恼结使，受清净结使。能具此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城以堑为固，往来受其苦，欲适渡彼岸，不肯受他语，唯能灭不起，是谓名梵志。

人能断爱， 今世后世， 有爱已尽，
是谓梵志。

爱根未尽则不至道，爱根已尽者乃能为道，欲求道者不断三界结使则不至于道，能断爱根然后乃至于道，能具足此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人能断爱，今世后世，有爱已尽，是谓梵志。

人无希望， 今世后世， 以无希望，
是谓梵志。

所谓希望者，天下万物皆人之所希望，然此希望故未断绝，如今现身未死见存于世，正使后世取其命终，身死神逝无复希望。能如此功德具足者，名曰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人无希望，今世后世，以无希望，是谓梵志。

自不识知， 天捷沓和， 知无量观，
是谓梵志。

当佛如来坐禅之时，诸天世人竟不知佛今为所在。有一比丘名曰多耆奢，往至世尊所，便以此偈而赞如来曰：

「归命人中尊， 归命人中上，
不审今世尊， 为因何等禅？
唯愿天中天， 敷演其教义。」

如来自说：「梵行之中无有出我者，所以知其然，禅解脱正受定意，犹是世之常法，诸天龙神不能知我之所在，况我当行佛事众智之妙门？天龙鬼神能知我处乎？」是故说曰，自不识知，天捷沓和，知无量观，是谓梵志。

自识宿命， 见天人道， 知生苦源，
智心永寂。

自识宿命无数劫事，观知地狱天上之事，余者不能，唯有佛。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观珠，知生苦源究畅其本，捷疾之智速成罗汉道，随意所念而无流滞。是故说曰，自识宿命，见天人道，知生苦源，智心永寂。

自知心解脱， 脱欲无所著，
三明以成就， 是谓为梵志。

如彼行人知心所念，解脱者不解脱者皆悉明知，欲想诸行永得解脱。所谓三明者，自识宿命、天眼、漏尽，若具足如是行者名曰梵志。是故说曰，自知心解脱，脱欲无所著，三明以成就，是谓为梵志。

自识于宿命， 知众生因缘，
如来佛无着， 是谓为梵志。

是时，如来知无数事，观众生性行一一分明，生者死者皆悉了知，犹如天雨普润世界，是时，世尊观生死之类亦复如是，生者死者无不观练。

尔时世尊与舍利弗，在闲静室独共游处。尔时有人已取命终，处在中阴精神不移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今观此中阴中识神，为从何许中来？设复迁转为处何所？」是时，舍利弗即入四禅定意，观此人神为从何来？设当迁转为处何处？时，舍利弗不知此人为从何来？为趣何处？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曰：「汝今所见不及诸佛境界，此神所从来处此无数世界，非汝神力之所能见。」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复观此精神当生何处？」时舍利弗复入三昧，而不知精神所凑，舍利弗即从三昧起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日入定遍观世界不知神之所凑。」佛告舍利弗：「此神今日复当过一亿世界，当生某甲家姓某字某。如来所见，非是声闻辟支佛所及知，宿命通唯有如来等正觉得此宿命通。」是故说曰，自识于宿命，知众生因缘，如来佛无着，是谓为梵志。

尽断一保证， 亦不有热恼，
如来佛无着， 是谓为梵志。

诸有众生断一保证使，罗汉辟支虽断结使，由有相似结在，诸佛世尊无有相似，是故如来佛无所著。是故说曰。尽断一保证。亦不有热恼。如来佛无着。是谓为梵志。

仙人龙中上， 大仙最为尊，
无数佛沐浴， 是谓为梵志。

所谓仙人者，得五通道，在群最尊无有出上，内外清彻无有众瑕。仙者亦名为象，长育形体兽中最大，执意刚强能却众敌。无数沐浴，所谓沐浴者八解

正浴池，去诸尘垢无有结使。如来舒手，手所及处尘垢不着，伺察恶人不得其便。是故说曰，仙人龙中上，大仙最为尊，无数佛沐浴，是谓为梵志。

所有尽无， 渡流无漏， 从此越岸，
是谓梵志。

彼修行人，都越一切诸法，审谛分明解世所有悉无所有。所谓流者，流有四名：一名欲流，二名有流，三名无明流，四名见流。渡此四流者，然后乃得无漏之行。罗汉辟支犹尚思惟空无想愿忍暖顶法，虽可思惟有漏俗法意结所在，或有是时，欲念无漏先念有漏，是以如来深藏则有大阙。如来大圣系意禅定从有至无，于无漏法观未始有阙，得诸总持强记不忘，十力、四无畏、大慈大悲、三无碍道及神足行，是谓如来所修之法，非罗汉辟支佛所修之法。是故说曰，所有尽无，渡流无漏，从此越岸，是谓梵志。

无禅无说， 亦不念恶， 禅智清静，
是谓梵志。

彼修行人不念恶禅，夫入禅之人，无言无说常思善法。设见骂詈但守其法，若得味相应禅及中间禅，执意守之无所娆恼，能具足此行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无禅无说，亦不念恶，禅智清静，是谓梵志。

比丘塚间衣， 观于欲非真，
坐树空闲处， 是谓为梵志。

塚间衣有四种：一者发家着衣出家学者，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护，三者百纳拾诸遗余，四者塚间污秽不净。如来初学发家着衣，观欲非真舍六万夫人，弃转轮王位，出家学道在闲静处，坐树王下，降伏魔王破十八亿众。能具此众德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比丘塚间衣，观于欲非真，坐树空闲处，是谓为梵志。

人无识知， 无语无说， 体冷无暖，
是谓梵志。

如来出世，无事不知无事不包，无语无说者，永除狐疑不怀犹豫，诸烦恼结使永尽无余，逮甘露灭，能具此众行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人无识知，无语无说，体冷无暖，是谓梵志。

弃捐家居， 无家之畏， 逮甘露灭，
是谓梵志。

所以居家者，安处人民得自生活，身者众结之屋室，是以圣人教人离家，在于闲静求甘露灭，能具如是众德者故曰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弃捐家居，无家之畏，逮甘露灭，是谓梵志。

断绝世事， 口无麤言， 八道审谛，
是谓梵志。

如来世尊光相炳着，初转法轮，八万诸天及二王人、梵志七人，摩竭国王泐沙万二千人，摩竭国界石室之中，释提桓因万二千天，拘尸那竭国，最后度须拔。佛灭度后当有罗汉出世，名曰优波掘，于其中间济度众生不可称计，演说八道无碍之法。是故说曰，断绝世事，口无麤言，八道审谛，是谓梵志。

远逝独游， 隐藏无形， 难降能降，
是谓梵志。

如彼行人兴无涯之想、散无边之念，身形在此心在海表，人欲观意知其形状者甚为难克。心意流驰弹指之顷，过数千万亿江河山表，是以故说远逝独游。复有问者，心有十大地法，心为十一，何以故说远逝独游乎？报曰：「心者恒逐因缘随前任行，当心在色声，尔时无有香味细滑法；当心在香，尔时无有色味细滑法；心在味，无色香细滑法；心在细滑，尔时无色声香味法；心在法，无上五事。当在色时心为法本，犹如王行羽仪宾从无不备有。但以王为名。此亦如是，心造因缘十法备有但不受名，亦如飞鸟飞行空中依其六翮，然但以鸟为名。此亦如是，心之无形亦无窠窟，非是世人肉眼所见，依止五阴，阴散则离非有形质，心之难化犹木钻钢。是以圣人遗教后生，欲降伏心者，晨用百药中用百药暮用百药，空无想愿止观灭尽，用疗心病使得除愈，能具此者故曰梵志。」是故说曰，远逝独游，隐藏无形，难降能降，是谓梵志。

无色不可见， 此亦不可见，
解知此句者， 念则有所由，
觉知结使尽， 是世最梵志。

无色不可见者，何者？心也？夫心兴患与身招殃，犹若象马刚强[怡-台+龙]戾不调，有目之士加于捶杖，使知楚痛，然后调良？人心为患，牵致地狱饿鬼畜生，虽得为人处在卑贱，颜色丑陋为人所嫉，是故说曰？无色不可见，此亦不可见？解知此句者？念则有所由？觉知结使尽？是世最梵志。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，正欲降此弊恶之心，诸佛世尊慈愍一切，弘慈普盖靡所不照，虽处于世无所染着。

断生死河， 能忍超度， 自觉出漚，
是谓梵志。

如彼行人为五欲所系，流转生死之河，要须大圣指授权宜，从此岸得至彼岸。如来降形非事不豫，要接有缘后乃灭度。漚者憍慢之漚，能度此漚不为憍慢所系。能具此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断生死河，能忍超度，自觉出漚，是谓梵志。

当求截流渡， 梵志无有欲，
内自观诸情， 自谓为梵志，
能知如是者， 乃复为梵志。

如彼行人不断爱流四驶四渊者，进趣于道不亦难乎？如河暴溢必有所伤，梵志贪欲死趣恶道。是以如来诫以除贪，与说欲本污秽不净，当断诸邪使不流驰。能具此众行者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当求截流渡，梵志无有欲，内自观诸情，是谓为梵志，能知如是者，乃名为梵志。

先去其母， 王及二臣， 尽胜境界，
是谓梵志。

先去其母者，爱心流驰以为源本，无漏意识能去斯病使尽无余。王者我慢也，二臣戒盗身见。尽胜境界者，一切诸结使，能去众结之患。故曰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先去其母，王及二臣，尽胜境界，是谓梵志。

不捶梵志， 不放梵志， 咄捶梵志，
放者亦咄。

所谓梵志者，得阿罗汉道，不得以手卷刀杖加彼真人，不放梵志者，此是真人，恒当供养衣被服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四事供养令不减少。咄捶梵志，

行恶之人，放者亦咄，复是恶人，不留供养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，能具此行故名为梵志。是故说曰，不捶梵志，不放梵志，咄捶梵志，放者亦咄。

诸有知深法， 不问老以少，
审谛守戒信， 犹祀火梵志。

昔佛在世周旋教化。时诸比丘不广多闻，尔时世尊便作是念：「今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懃，复自观察当来过去三世之事，知当来世当有比丘，嫉妬恚痴不顺道教，便兴诽谤损如来法轻慢于师，亦复不敬说法之人。」是以世尊观察后世遗法中间，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别，老恃耆艾少恃聪叡。老者自陈：「吾所目覩，非卿所知，汝今所见如萤火虫。」少者自陈：「老顿瞿卤，情丧心塞，知何可归？」如来教曰：「当自守戒，犹若事火梵志五处然火，昼夜承事不失时节，香华繒彩事事供养。」是故说曰，诸有知深法，不问老以少，审谛守戒信，犹祀火梵志，归命人中尊，亦如事火神。

诸有知深法， 等觉之所说，
审谛守戒信， 犹祀火梵志。

如来出现，亿千万劫时时乃出，遭贤遇圣实不可得，人能守戒信不失仪，如祀火梵志。昔佛在世诫诸比丘：「自今以后不得诵外书外道异学所诵习者。何以故？彼所陈说非真正义，亦复不是至道之本。」是故说曰，诸有知深法，等觉之所说，审谛守戒信，犹祀火梵志，真诚归命佛。

于己法在外， 梵志为最上，
一切诸有漏， 皆尽皆无余。
或复观于痛， 皆尽皆无余，
或复观合会， 皆尽皆无余。
或复观因缘， 皆尽皆无余。

于己法在外者，彼修行人观了一切众法，无事不关无事不知，犹若梵志知天文地理星宿灾变皆悉观了，一切诸漏皆尽无余。观诸苦痛若好若丑，皆归于尽，观其合会必有离别因缘，暂有亦复归灭。

犹若内法本， 梵志为在表，
若使共床褥， 如彼婆钩卢。

所谓内法者，四谛真如一一分别不失次绪，梵志于内则谓为表。是故说曰，犹若内法本，梵志为在表，若使共床褥，如婆钩卢者。此婆钩卢比丘出家以来，未曾与人说四句之义，正使与共同坐不闻说其正法，从生至老八十一钵和蓝，未曾畜沙弥弟子及余使人，若为人鲜洁托志虚无系意玄寂。是故说曰，若使共床褥，如彼婆钩卢。

犹如内法， 梵志在表， 知生知老，
转当至死。

所谓内法者不诳惑人，一向而无倾，一向而无邪，唯有如来能越此境界，以尽其生更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故说曰，犹若内法，梵志在表，知生知老，转当至死。

日照于昼， 月照于夜， 甲兵照军，
禅照道人， 佛出天下， 照一切冥。

日照于昼者，当日天子初出之时，放亿百千万光明，使星宿月光无复光明；若复日没之时，月及星宿皆共竞明，俱有所照其明不同。犹若大将之士两敌相向，扬威奋武决战胜负，震撼精刃钟鼓雷鸣。禅定之人移山飞岳海水扬尘手扞日月，有此神力不自称誉。方此诸人虽有此德，不及如来。佛出世间众相具足，放大光明靡所不照，光明所及昼夜不绝，其见光者聋盲瘖哑考掠苦痛自然休息。是故说曰，如日照于昼，月照于夜，甲兵照军，禅照道人，佛出天下，照一切冥。

梵志无有是， 有忧无忧念，
如如意所转， 彼彼灭狐疑。

梵志无有是，意着于殊妙之法，见乐不以为喜，见忧不以为戚，如如意所转恒自念善，彼彼自灭恶，得习圣谛分别诸使。是故说曰，梵志无有是，有忧无忧念，如如意所转，彼彼灭狐疑。

出生诸深法， 梵志习入禅，
能解狐疑网， 身知其苦痛。

如来等正觉初成佛时，七日之中禅定正受思惟十二因缘，一一分别知起知灭。尔时如来即从三昧起而说斯偈：

「出生诸深法， 梵志习入禅，
能解狐疑网， 身知其苦痛。

「如我所习积行所致，今日成等正觉实而不虚。」梵志习入禅，去诸恶法悉坏狐疑网，于诸深法得无碍智，所念自在深知苦际，深知因缘合数之法权诈非实。略诵其要，当观因缘法，复当观尽法，一切诸法皆由合数，一切诸法皆由于痛，当知尽灭不造有漏。

出生诸深法， 梵志习入禅，
遍照一切世， 犹日在虚空。

法能成人非法不就，昼夜思惟不去胸怀，身口意行不妄有犯，能成就如此法，便能照一切法。以己所得尽施众生，犹若明日处在虚空普有所照，其有覩者莫不蒙光。是故说曰，出生诸深法，梵志习入禅，遍照一切世，犹日在虚空。

出生诸深法， 梵志习入禅，
能却魔众敌， 如佛脱众垢。

出生诸深法者，如来成等正觉，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，身口意行与无漏相应，降伏魔怨进却时宜，如来等正觉脱一保证使。

出曜经卷第三十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12 出曜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6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5/26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